武侠世界



第38年

21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天馬柔情」巨型小說。「通天教」欲吞併「神龍教」，暗中擄走少教主兆震中，幸虧寶姑娘暗中放了他，四尊使護送他回教路上被八色騎追殺，岌岌可危之際，遇到一武功高强姑娘，且驅趕一輛巨型篷車，車內有車，設計奇巧……爲何這姑娘會驅趕一輛奇異的馬車等在當地呢？她的目的是甚麼？少教主的安危，以及「神龍教」的命運如何呢？欲知箇中詳情，請細閱。

*　　*　　*

今期短篇續刊李斯先生撰寫的「異國情仇」下闕。亞强與布岱西亞家族有何仇恨呢？故事結局愛恨交織，纏綿緋惻，請欣賞。

霍去病先生撰著的中篇「九手抓鬼」故事，深獲廣大讀友的熱烈歡迎，好評不斷，本刊多謝讀友的捧場，將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認眞爲讀友揀選更精彩的故事，以饗讀友。

*　　*　　*

下期將刊「七絕招」巨型小說，由石磊先生撰編，屆時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馬柔情（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神龍教」四尊使護送重傷的少教主欲回教中，被八色騎苦苦追逼，幸虧……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異國情仇（奇情哀艷短篇故事）◀下▶
化解種族仇　獲得眞摯愛……李斯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九手抓鬼（江湖踩雲生故事）◀二▶
各方梟霸來吊唁　詐死鏢師囑行藏……霍去病 63

香車夫人（新派俠義倫理故事）◀三▶
去而復返四姐妹　湯中下藥反被擒……西門丁 71

巧奪死光錶（現代奇俠偵探故事）◀三▶
互鬥心智獲消息　隻身駕艇赴小島……魏力 79

古桃源傳奇（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兜兜轉轉見信符　始知師傅昔日威……東方玉 87

彎月刀（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昔日仇敵接踵至　女友復遭人脅逼……辛彥五 95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夫妻反目拚內力　愛女垂危急停手……臥龍生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情未了（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亡羊補牢未算遲　唱做俱佳唬冤家……辛棄疾 111

神劍（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避重就輕賺高手　方能脫險存實力……司空羽 121

85.9.7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1期

（總號1933）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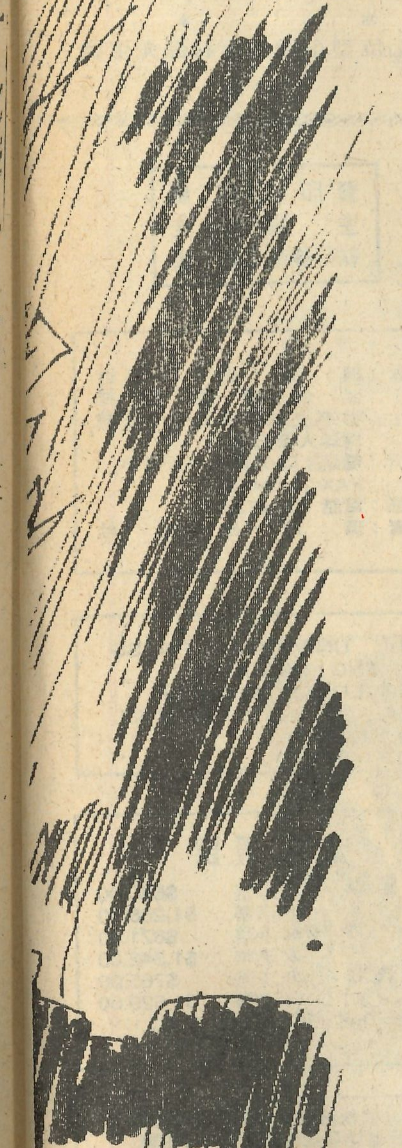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天馬柔情



尋找馬神　援手救人

滂沱大雨。

那輛破舊的篷車在這傾盆大雨當中，就好像一葉孤舟在波濤洶湧的大海內顛簸不定。

牽動篷車的兩匹馬，在那粗壯馬伕鞭策之下，並沒有慢下來。

篷車像一柄利刀，割開了一重一重的雨幕。

狹窄的篷車內，躺着一個人，這人相當年輕，不時發出沉重的呼吸聲音。

看來他是受了重傷。

在旁邊却有四個大漢，他們本都是魁梧漢子，但爲了照顧與保護受傷的年輕人，他們迫不得已的緊貼車廂，身體是屈曲着，神情却是緊張的。

突然，那年輕人發出了「咯咯」的聲音。

四個漢子都緊張起來。

其中一人道：「少主，你怎麼了？」

那被稱爲「少主」的年輕人，並沒有回答，那「咯咯」的聲音來自他的喉間，看來他是受傷不輕。

另一人道：「少主，你忍耐着……」他沒有說下去，因爲他明知這話在此刻並無意義。

接着，少主又再發出「咯咯」的聲音，俊秀的臉孔，突然抽搐起來。

「老二，快！」

那個被稱爲「老二」的漢子，立時在少主身上，迅速的按了幾下，所按的部份，都是人體重要穴道。

少主的抽搐臉孔，立時放鬆。

老二再爲少主把脈。

「怎樣啦？」

「老大……」老二似欲言又止。

「快說，有甚麼便說甚麼！」老大有點不耐煩。

「少主內外俱傷，我看他祇能多捱兩個時辰，如果沒有適當的藥物。」

「老二，你怎麼說少主內外俱傷？」

「老三，少主遍體鱗傷，不用我多言，但剛才我再爲他把脈，我發覺他脈搏紊亂，是中毒的跡象。」

一直沒有說話的第四個漢子，當然是他們當中的老四，老四道：「中毒？中甚麼毒？」

老二搖了搖頭。

老四又再道：「怎麼，連你也不知道？」

「天下毒物五花八門，下毒的人更是莫測高深，我怎能知道？除非……」

老大道：「除非甚麼？」

「除非停下來，讓我用內力，迫他嘔吐，也許我可以從他嘔吐物中，看到一些端倪，不過……」

沒有人答話，因爲每個人都知道，此刻要停下來，根本是廢話。

問題本身是廢話，那麼，所有答案當然是廢話。

老大坐在最前的位置，他掀開了篷車帆布的縫隙，往外道：「甚麼時候才到？」

外面依然是滂沱大雨。

馬伕道：「本來可以在兩個時辰之內到。」

老大有些沉不住氣，道：「我不要聽本來。」

「因爲雨大，兩匹馬已乏力，因此，三個時辰……」

老大嘆着氣道：「三個時辰！」

老四忽然接口道：「我們下車，減輕重量，馬匹可否跑快些？」

馬伕在外面接口道：「可以！」

老大道：「其實我早已想過，不過，我們這輛舊篷車，還可以掩飾着，如果我們四人在旁，那麼，連盲眼的人，也會知道這輛篷車……」

老三道：「士急馬行田。」

三個漢子齊望着老大。

老大似乎無法作出一個決定。

突然，馬伕道：「你們不想下車，也不可以了。」

四人同問道：「爲甚麼？」

「因爲距離我們百丈之外，有八匹馬追來。」

「八匹馬？」

坐在篷車後面近出口處的老三老四，立時掀開帆布，往外望去。

那有馬匹的踪影？祇有横風横雨。

老大道：「不用再看，篷車與馬匹的事情，瞞不過馬先生。」

老大居然尊稱那個馬伕爲馬先生，由此可知，這個馬伕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馬伕。

老大續道：「士急馬行田，我們四人下車，擋着這八人來勢，馬先生！」

馬伕應道：「蒼龍使，請吩咐！」

蒼龍使道：「你一定要在兩個時辰之內，護少主回到堡中。」

馬先生道：「在下盡力而爲！」

蒼龍使道：「少主內外俱傷，外傷仍然可以，但內傷是中毒，也不知中了甚麼毒，他絕對不能受風寒，否則，元氣一洩……」

馬先生道：「在下明白。」

蒼龍使嘆了口氣。

馬先生接口道：「蒼龍使，你不用擔心，吉人自有天相，我一定可以保護少主回去。」

「好極！」蒼龍使知道，這時多說，也沒意義。

馬先生又道：「八匹馬已可隱約見到。」

蒼龍使道：「三位老弟，我們

快下去，讓馬先生有多些時間。」

他第一個飛身而出。

其餘三人，也跟着下了篷車，四人一字，橫立而排。

雨依然像永不歇止的，狂瀉下來。

不一會，他們已可以聽到馬蹄的聲音，不過，因爲雨水太密，他們仍然看不到馬匹。

四人蓄勢以待。

八匹馬已在他們不遠前面，慢了下來。

八匹馬有八個顏色的馬鞍，分別是紅、綠、黑、白、紫、橙、黃、藍八個顏色。

連坐在馬上的八人，也是八個不同顏色，他們身上的衣着，配合了馬鞍的顏色。

這正是通天教轄下的著名八色騎。

那穿着赤紅衣的紅騎，叫道：「閣下可是神龍教的四大尊使？」

蒼龍使傲然道：「何必多此一問！」

原來這四個魁梧大漢，正是神龍教的四大尊使，爲首的一位，是蒼龍使田守仁。

第二位是白龍使周天原。

第三位是海龍使裘領浪。

第四位是飛龍使茹士祥。

紅騎道：「四大尊使，在下是通天教轄下的八色騎，咱們剛接到消息，知道貴教少主受了傷。」

白龍使周天原怒道：「咱們少教主受了伏擊，都是你們幹的好事，還在惺惺作態！」

紅騎道：「白龍使，你這話怎說？」

在旁的綠騎，接口道：「赤紅騎，咱們枉作好人，本想來助他們救少教主，却被他們誣譭。」

海龍使裘領浪道：「你們少說廢話，咱們神龍教一直與你們通天教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你們竟用此卑鄙手段。」

穿着黑衣的墨黑騎叫道：「想不到神龍教四大尊使竟是如此無賴，你們四大尊使，八隻眼睛，那一隻眼睛，看到咱們通天教伏擊你們少主？」

此話一出，四大尊使竟然是啞口無言。

蒼龍使田守仁道：「既是伏擊，那自然是沒有人看見的了。」

墨黑騎笑道：「啊，你們根本沒有看見，祇不過是猜測而已，那麼，你們剛才所說，祇是誤會，對，是誤會，一場誤會。」

赤紅騎道：「在下再請教四位尊使，貴教少主，可是在前面的篷車之上？」

蒼龍使田守仁道：「是又如何？」

飛龍使茹士祥道：「不是又如何？」

赤紅騎道：「兩位尊使問得非常好，假若貴教少主在前面的篷車之內，咱們當然要上前去，看看有甚麼可以協助一下。」

墨黑騎接口道：「假若貴教主不在前面篷車之內，那麼，咱們要再加多一把勁，趕上前去。」

白龍使周天原怒道：「你們還在胡言亂語？咱們神龍教與你們所謂通天教，一向勢不兩立，就算是少教主有甚麼，也不關你們的事。」

赤紅騎道：「白龍使，閣下此言差矣，閣下對通天教有甚麼誤會，在下不管，不過，貴教教主與我們教主早已訂了會晤之期，難道你們不知道？」

蒼龍使田守仁道：「這個會晤，咱們當然知道。」

赤紅騎續道：「既然知道，那麼，兩教之間，便不是你們所說的勢不兩立，其間有些誤會，也許貴教教主，對於這高峯會晤，並不曾與你們談及。」

四尊使聽了這話，非常憤怒，赤紅騎說的話，無疑是低貶了四大尊使在神龍教的地位，換句話來說，是說他們並未有資格知悉兩教會晤這麼重要的事情。

墨黑騎道：「既然四位並不知道，那咱們也不會怪責你們，好了，咱們上路。」

蒼龍使田守仁道：「你們要往那裏去？」

墨黑騎道：「咱們自然是要追上去，好好打救貴教少教主。」

這人出語輕蔑，並引得衆騎笑了起來。

白龍使周天原怒道：「咱們少教主的事，不容你們插手。」

赤紅騎道：「那麼，你即是說，貴教少教主的確在前面篷車之內！」

四大尊使並沒有再回答。

墨黑騎道：「你們都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們不識也不要緊，我們識……」

他一揮手，對旁邊四騎道：「紫騎、橙騎、黃騎與藍騎，你們先追上去。」

四騎應命，同時揚鞭，四騎十六蹄，轉瞬之間，消失在大雨之中。

神龍教四大尊使並沒有移動，事實上他們亦知道，阻也阻不了這四色騎。

通天教中這八色騎，是著名的快速部隊。

赤紅騎笑道：「看來那輛破舊的篷車，在這個時候，也應該到了懸崖的絕處。」

神龍教四大尊使聽了，心中疑惑，但却不能表示甚麼，因爲若有

所表示，那即是證實他們少教主眞在車內。

墨黑騎道：「先讓紫橙黃藍四騎好好招呼了少教主，然後咱們一到，便可以接少教主回去。」

赤紅騎道：「四位尊使，你們眞的不去？」

蒼龍使田守仁道：「我們不會中你們的奸計，你們這四騎去了又如何！」

赤紅騎道：「那麼，你是說咱們便去不得？」

蒼龍使田守仁道：「正是。」

赤紅騎道：「你們眞的有此本領？」

墨黑騎也笑道：「咱們給四位尊使拖延時間，看來也拖夠了。」

翠綠騎道：「龍神四使眞看得起咱們赤紅、墨黑、素白騎與翠綠四騎，寧願放走紫橙黃藍四騎，也不肯讓咱們多移一步？」

這位翠綠騎一直沒有多說話，但一出口，却是直刺到四大尊使的骨子裏，因爲他說中了他們的策略，而他也故意刺激他們，連四大尊使的「尊」字，一提也不提，這明顯是根本看不起他們。

看來一切的部署，都被這八色騎了然於胸。

沒錯，他們放走紫橙黃藍四騎，是因爲這四騎在武功騎功方面較弱，放走他們，對篷車影响不大。

最重要是阻止這赤翠黑白四騎，這四色騎才是八色騎中的首選，拖延了他們，才是上上之策。

最重要的一點是，四大尊使害怕，阻止得紫橙黃藍四騎，却防範不了赤翠黑白四騎，因此他們選擇了屹然不動，否則，稍一動，既阻止不了較弱的四色騎，更阻止不了較强的四色騎，那反而是顧此失彼。

蒼龍使田守仁內心突然湧起一陣莫名的悲憤，想道：「當年神龍教四大尊使，名重江湖，有誰不是一聽四大尊使，便退避三舍，而今却被這八色騎有意無意之間，極盡奚落，難道神龍教眞是……」

他不敢再想下去。

赤紅騎似乎也明白這一番言語，他們是佔盡了上風，立時接口道：「請滾開！」

蒼龍使田守仁猛吼一聲，抽出龍頭刀。

白龍使周天原、海龍使裘領浪與飛龍使茹士祥立時圍住了這四色騎，也抽出了龍頭刀。

四色騎同時，各抽出了斬馬刀。

蒼龍使大吼一聲，四大尊使同上，一時之間，龍頭刀與斬馬刀硬碰，這本是昏天黑地的時刻，霎時迸發出了懾人的火花，照亮大地！

這一戰足足戰了一個時辰，由滂沱大雨直至霪雨紛飛，四大尊使與四色騎各有損傷。

四色騎勝在有馬匹，在無法佔上風的情形之下，赤紅騎忽地發出一聲呼嘯。

其餘三人，立時一扯馬頭，跟着赤色騎，消失在道路的盡頭。

四大尊使倒了在地上。

白龍使周天原受傷較爲厲害，被斬馬刀劈中了肩胛骨，血流如注，幸好並沒有傷及筋骨。

蒼龍使田守仁道：「我們先回去！」

白龍使道：「你們不用理我，還是追上去，看看少教主……」

蒼龍使田守仁道：「不用了，我對馬先生有絕對的信心，況且，這時再追上去，唉……」

他們都明白蒼龍使的心意。

飛龍使茹士祥道：「那麼我們抄小徑回教，說不定少教主早已在教中等候我們！」

這話雖是假設，但也可以暫時使他們精神振奮起來。

* * *

自四大尊使下了這破舊的馬車之後，馬先生便立時躍下，上了繫着兩馬的繩索之間。

這兩匹馬其實也跑得筋疲力盡，再沒有能力加快，何況雨水撲面而來，牠們越是跑得快，越是受罪。

馬先生知道，再不加快，他們可能擺脫不了後面那八色騎，那麼，少教主大有可能落在他們手上。

他絕對不能讓少教主落在他們的手上，尤其是落在通天教的手上。

神龍教教主對自己的恩惠，實在不敢或忘，況且自己也是神龍教的一份子，保護少教主是天職。

馬先生先站穩在車轅之上，然後，伸出兩手，搭着兩匹馬的鬃毛，兩匹馬的鬃毛已是濕透。

給馬先生用手一撥而過，雨水自鬃毛中流了出來，可是，當他雙手離開，鬃毛又再濕透。

不過，兩匹馬被馬先生這一撫，却似乎着了一種魔力似的，立時加速起來。

牠們好像有了新生命，篷車迅速在雨中消失。

馬先生一直站在那車轅之上。

以他計算，篷車應該遠離了八色騎了。

雨開始弱下來。

馬先生又再拍拍兩馬的身體，似乎是含有嘉許之意，兩匹馬甚爲高興，脚步並沒有慢下來。

馬先生一個翻身，向着原來的馬車座位，再一躍，上了篷車頂，然後，頭伸到車廂入口，向內道

：「少教主，你沒事？」

篷車之內，並沒有回答。

馬先生有些不安，想入車廂之內，但自己一身濕透，又怎能入車廂之內。

他又再問了一次。

少教主發出了一聲：「哼！」

看來少教主暫時沒有問題，他趕快躍回車轅。

雨眞正的停了下來，馬匹依然疾奔，不過，碍於地勢向上，牠們也盡了能力。

其中一匹馬，口角之處，有白沫溢出。

馬先生知道，再迫牠們跑下去，肯定會迫死牠們，他是個非常愛馬之人，他絕對不能讓馬匹在他跟前死去。

他索性叫了一聲：「吁……」

兩匹馬停了下來。

這時，天稍爲亮了一點，馬先生看看四周，自言自語道：「咦？」

馬先生向來熟悉這一帶，可是，在大雨滂沱，迷濛一片當中，他似乎跑錯了路。

這也難怪，當時四周祇能見雨，馬匹速度又快，根本無法知道跑在甚麼地方。

馬先生再環視四周，祇見前面有不盡的山道，很明顯馬匹上了不應上的山。

馬先生自言自語道：「那也好，走了另一條路，那八色騎就算追來，也追不到！」

這大有可能是錯有錯着！

馬先生再不理會，先勉强弄乾了自己身上衣物，然後揭開篷車，入內看少教主。

少教主依然是閉着雙眼，呼吸濃重。

馬先生摸摸他的額頭，再把把腕脈，看來一切正常，祇要及時趕回堡，少教主一定沒有甚麼大問題。

馬先生下了篷車，又再走回馬匹之處。

兩匹馬經過這一段休息，神情雖仍疲困，但不致於倒下，他摸着兩匹馬的馬頭，道：「辛苦你們了！」

兩匹馬好像懂得他在說甚麼似的，立時昂起脖子，輕嘶幾聲。

馬先生又道：「既然你們也說可以上路，那麼，我們便上路吧！」

兩匹馬立時抖擻起精神。

馬先生竟然是懂得馬語的？兩匹馬又懂馬先生所說？

馬先生上了車，輕輕用鞭在空中一揚，發出了「辟啪」兩聲，兩匹馬又開始跑，慢慢的，然後加速。

跑了大約一盞茶的工夫，馬先生突然覺得有點不對，似是自言自語，道：「小心！」

兩匹馬突然狂嘶一聲，同時人立。

馬匹非常懂性，若非遇到重大事情，絕對不會如此，果然，前面有另外一輛篷車。

一輛金色的篷車。

前面有八匹駿馬，馬的顏色並不一樣，但牠們身上都裹有馬革，金色的馬革，因此，驟眼看來，這八匹駿馬，都是金色的駿馬。

這情景不單使馬先生吃驚，連那兩匹馬也吃驚，頓時狂嘶，人立起來。

那八匹金馬，也同時發出了嘶叫。

馬先生一看，一聽馬嘶，便知道這八匹金色駿馬，絕非上乘馬匹，祇是普通的馬。

那八匹金馬，加上那輛金色的大篷車，完全把去路阻塞。

馬先生看不見有人，祇好朗聲道：「請問……」

他話未說完，却聽到後面有馬匹奔來的聲音，這些馬蹄之聲，沉實有力。

馬先生知道，正朝這方而來的馬，不但馬好，騎馬的人也是不弱。

「是八色騎？」馬先生心想。

他回過頭來一看，來的並不是八匹馬，而是四匹。

八色騎向來是一齊行動，紅綠黑白紫橙黃藍八色，可是，而今前來的，祇有四色。

紫橙黃藍四色。

馬先生心中害怕，但他表面却是並無半點懼色，一個翻身，在空中翻了三個觔斗，落在篷車後面。

馬先生並不是一個魁梧的人，但他有氣勢。

四色騎停在他不遠的地方，他們的衣衫都濕透，可是，而今這地方再沒下雨，所以，他們看來有些古怪，仍像四隻落湯鷄。

淡紫騎道：「閣下可是神龍教中著名的馬先生？」

馬先生拱手道：「不敢當。」

「篷車之中，可是貴教少教主？」金橙騎道。

馬先生道：「這一點——是我的秘密！」這個答案聽起來也算得體。

鵝黃騎道：「那得罪了……」

這鵝黃騎倒也是個直率的人，他話剛說完，便似有所行動。

馬先生仍是不愠不火，道：「這是敝教私隱，既是私隱，不宜讓人知道，咱們神龍教，有一個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鵝黃騎也是一怔。

淡紫騎道：「馬先生似乎有點誤會，我們四色騎，並不是來刺探閣下的私隱，而是來救貴教少教主！」

「救？神龍教的事，祇由神龍教去管，用不着通天教的人干預！」

天藍騎道：「爲甚麼你們總是那麼拒人於千里？」

淡紫騎接口道：「馬先生不是這樣的人……」他已作了一個眼色。

四人立時抽出了斬馬刀。

他們四色騎，顏色本已奪目，加上四人坐在馬上，英姿颯颯，而今手上有斬馬刀，更是氣勢迫人。

馬先生以一敵四，當然沒有這個能耐。

但他仍然沒有露出半分懼色，他知道此時，他是神龍教的代表，稍有差池，他便成爲神龍教的罪人。

戰死無罪，失去神龍教的英雄本色才是罪。

他知道自己與四色騎在武功上並沒有較量的能力，只要他們一揮刀一斬，他可能立時被斬成八塊。

不過，他有他的本領。

一個馬伕，在江湖上行走，可以被人尊稱爲馬先生，當然有他獨特的本領。

馬先生突然一個翻身，身體斜飛，向着四匹馬而去。馬本是十分機靈的動物，祇要稍有風吹草動，牠們都會知道，不過，馬先生實在快。

快得連四匹馬幾乎沒有反應。

祇見馬先生在這翻飛撲身而過四匹馬前，他好像伸手輕輕撫了四匹馬的鼻子與頸下與胸交界的地方。

然後，馬先生一個非常瀟灑的姿勢，站回原位。

四色騎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雙手抽轠，再雙腿夾馬，跨下之馬，竟是完全沒有反應。

四匹馬竟然被馬先生點了穴！

馬匹也竟然可被點穴！

四色騎登時對馬先生有些改觀。

馬匹既然不能動彈，他們分別下馬。

四人雖然下了馬，但手持斬馬刀，走到馬先生面前，仍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馬先生似是以不變應萬變。

他連兵器也沒有抽出來。

淡紫騎道：「走開！」

馬先生並沒有走開。

淡紫騎把斬馬刀揮起。

立時，「轟」的一聲，並不是爆炸，而是一下響亮清徹的金屬響聲。

很明顯，那是有硬物撞在他的斬馬刀上。

淡紫騎呆住。

其餘三人也呆住。

淡紫騎知道，能發出這暗器的人，已是手下留情，假若他不向自己的斬馬刀射來，而是射向自己身體任何一部份，自己可能已魂歸極樂！

馬先生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三人呆立，淡紫騎斬馬刀仍在半空。

馬先生才稍爲轉身，看到自己那輛破舊的篷車之上，竟坐着一人。

那人一身白色素衣，長髮披肩，一時之間，竟然分辨不出，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

看來，這顆暗器定是由此人發出。

「人多欺人少，這就是似通天教的所爲！」這人開口，竟然是一把溫柔的女聲。

淡紫騎慢慢放下那斬馬刀，道：「閣下是……」

那少女並不回答。

四色騎身形一閃，圍住了那破舊篷車，四人手上斬馬刀，蓄勢待發。

那少女似乎並不受他們這四色騎的陣勢所影响，仍然溫柔的道：「馬先生！」

她居然也認識這位馬先生。

馬先生也有些愕然，回首道：「多謝這位姑娘……」

少女嫣然一笑，道：「馬先生是個愛馬之人？」

馬先生點點頭。

少女輕輕嘆了口氣，道：「我也是！」

「我愛馬匹，也敬重愛馬之人！」馬先生道。

「那你不忍四匹可愛的駿馬，被你點了穴道，而呆立當前？」

「啊！」馬先生微笑。

「你不想爲馬匹解開穴道？」少女問。

「我會，但不是這時候！」馬先生道。

「好極，先解決四位的問題，馬先生，你不怪我多事？」少女又問道。

馬先生與這少女並不相識，也不知此人來頭，但看來她極有把握與這四色騎周旋。

爲了少教主，爲了自己，他找不出一個理由，去拒絕她的幫忙。

馬先生道：「不會，因爲我們……」他實在想找一個較好聽的理由，可惜一時之間，無法想出。

少女道：「我們是同道中人！」

「你是……」

「我並不是神龍教的人，但我們都是愛馬之人，那豈不是同道？」

這是一個好理由，至少聽來，並不太勉强。

「對，我們是同道中人！」

「既是同道中人，我會好好打發這四人！」少女話聲溫柔，但並不禮貌。

四色騎是通天教下著名的部隊，他們八色騎也名重江湖，怎能讓人「打發」？

四人心下極怒。

少女向四人道：「你們打不打？」

這話不但不禮貌，而且帶有輕蔑。

四人再無法忍，揮刀而上。

少女道：「馬先生，你稍站一旁！」

馬先生不想讓開也不能，因爲四色騎已同時揮刀前來，他閃身在篷車旁。

少女躍下。

那輕盈的姿態，有點仙女下凡的味道。

她手中並無兵刃，只見她一個翻飛迴旋，雙袖在空中飄舞，四把斬馬刀也同時劈下。

少女衣袖無損，並且發出剛勁的袖風，使四人無法不躍了開去。

少女在四人中間站穩，道：「再打！」

四人極怒，又再揮刀而上，這一次，他們再沒有半點輕敵之心。

四把斬馬刀向少女攻來。

少女仍然是揮起雙袖。

雙袖本是非常柔軟無力的，但在少女揮舞之下，竟然一時像長蛇，一時像雙刀，與斬馬刀相碰，竟是鏗然有聲！

馬先生在旁，當然也感到勁風撲面，心下想：「天下間竟有如此厲害的武功！竟有如此的少女！」

少女雙袖越使越快，招式也層出不窮。

突然，雙袖有如瀑布紛飛，水花四濺。

「噓！」

只見少女雙袖一捲，四把斬馬刀，居然被她捲着，在她發出一聲「噓」之時，四柄刀被她捲了起來，飛射向天，然後落在四人附近！

這一下功夫，實在叫人嘆爲觀止。

四色騎四人久歷江湖，碰過的戰陣，不知凡幾，那會不知眼前是個勁敵？

如果這雙袖一捲，並不捲他們手中的斬馬刀，而是捲他們的身體，那麼，捲上半空，再被摔下來，雖不能說會被摔死，但重傷卻是不能免！

少女傲然翻身，又再坐上了那破舊篷車車頂上。

一時之間，四色騎不知如何是好。

少女似不再理會他們，向馬先生道：「馬先生，我已爲你辦了一件小事！」

「謝謝！」

「小事本來不足掛齒！」

這話實在令四色騎咬牙切齒。

少女又道：「不過，你剛才答應過我一件事！」

「甚麼事？」馬先生問道。

「爲馬解穴。」

「我似乎並沒有答應過……」

少女並沒有說話，臉色稍變，但隨即又再平和。

馬先生道：「對，我應該爲你做這件小事！」

少女聽了，竟然天眞的拍起掌來。

馬先生走近那四匹馬前，他首先摸摸其中一匹的馬鼻，然後再摸摸馬鬃，再拍拍馬身，那匹馬居然立時動了！

馬先生再掃了那馬的馬鬃幾下，那匹馬輕輕嘶叫，似乎在感謝馬先生。

少女見了，又再拍掌叫好。

馬先生以同樣的手法，解開了其餘三匹馬的穴道。

少女看着，十分開心，但臉孔之上，浮現了一種疑惑的神色。

馬先生道：「你不相信你自己所目睹的一切？」

少女道：「不，我只是不明白……」

「不明甚麼？」

「馬有穴道？」

「當然有。」

「馬可被點穴？」

「當然可以！」

少女道：「你可以教我？」

馬先生笑道：「這可不敢當。」

少女道：「馬先生當然大大敢當，馬先生……」她突然嚴肅起來，道：「我當你答應了！」

馬先生正想說話，那知道那四色騎突然同時閃身，把插在附近的斬馬刀，拔了出來。

四色騎怒極，因爲少女實在並沒有把他們放在眼內，在此時刻，居然和馬先生討論馬匹點穴之法，還要拜師學藝，那豈只侮辱這麼簡單？

「殺！」

四人同時劈向馬先生。

馬先生驚極猛退，但淡紫騎的一柄刀，已是向他迎頭而下。

他只能閉上眼睛，聽天由命。

「噹」的一聲。

少女的白色衣袖，硬碰斬馬刀！

馬先生只覺一陣勁風，把自己送向了旁邊，他睜開眼睛，只見兩個大漢，揮刀猛劈少女，而自己所立之處，非常安全。

少女從容應付二人，不過，這兩人刀勢凌厲，把少女困在刀陣之內。

他們的部署改變。

另外兩人並沒有加入這戰圈，而是奔向那破舊篷車，並立時以斬馬刀劈開篷車。

馬先生一見，立時叫道：「你們……」

兩人一揮刀，本是破舊的篷車，車頂已被劈開，再多劈幾下，整輛篷車便要被劈開來。

馬先生當然無法阻止二人。

少女怒斥一聲，兩人突然感到腰間一緊，隨即兩人同時被一扯，上了半空。

少女同時一躍，上了舊篷車之頂，雙袖已緊緊的綁着那淡紫騎與金橙騎的腰間。

少女道：「你們再多劈一刀……」

那兩人當然不敢再劈。

淡紫騎與金橙騎被雙袖捆着腰間，但手中仍有斬馬刀，而且接近少女，他們同時橫刀劈出。

這一劈，任你是金剛不壞之身，只要被刀觸及，立時要斷開兩截！

少女如何不知？

在這情形之下，她不能再穩站篷車之上，一躍而起，兩人斬馬刀落空。

而少女這一躍，一時之間，也無法不鬆開了捆着二人腰間的雙袖。

兩人被釋，並沒有慢下來。淡紫騎叫道：「搶人！」

其餘三人會意，同時劈向破舊篷車。

他們刀法厲害，一轉瞬間，舊篷車已更破爛，不過，他們還猶沒有看清楚究竟車內有沒有人之時，一陣勁風，已把他們四人震了開去。

少女雙袖翻飛，勁風發出破空之聲。

四人又想攻上。

少女並不理會他們，反而躍向篷車的另一邊，她落下一推，立時，篷車滾動，衝向四人。

篷車雖被砍中，但輪子仍可動，被少女一推，撞向他們，他們只能閃開。

少女又一躍上前，落在篷車前面，然後單手一推，篷車退後。

原來篷車前面已沒有了馬匹，她這一推，舊篷車便衝向那一輛在前面的金色篷車。

金色篷車比舊篷車大得多。

少女這一推，居然把舊篷車推入了金色篷車之內，並不是完全入了，但半輛舊篷車已入，外面看來，好像是金色篷車吞噬了舊篷車一半！

少女轉向在旁一臉驚疑之色的馬先生，道：「馬先生，請你上車！」

馬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少女道：「你不想坐上好好安睡？」

馬先生立時明白，少女想自己好好把少教主換入那金色篷車之內。

馬先生一躍上了金色篷車。

少女轉向四人，道：「我向來不想傷人，但如果你們硬要拚命，我也無法。」

四色騎面面相覷。

淡紫騎心想：「硬與這少女碰，一定不能勝，但而今已可肯定，篷車之內，躺有神龍教的少教主！」

想到這裏，他心意已決。

淡紫騎道：「搶人！」

這時，那輛半入於金色篷車內的破舊篷車，突然被推脫離了金色篷車。

四人避開，同時竄向金色篷車。

他們行動極快，但少女比他們更快，不過，少女並非竄入篷車車廂之內，而是上了金色篷車車頂。

她在上面，好像守住了進口。

四人有些猶豫，不過，他們也不理會，向着金色篷車進口闖入。

出乎意料之外，那少女並沒有阻擋他們。

這輛金色篷車比那輛破舊篷車大得多，足足大兩倍以上，因此門口寬闊，四人齊闖，也不覺太窄。

少女坐在車頂上。

四色騎入了篷車之內，不及一瞬。

「砰砰砰砰」四下聲響，那四色騎，跟着次序，一一彈了出來。

那四大漢一觸及地，立時穩身，站了起來。

少女悠然傲笑，望着他們，道：「亂闖篷車，自取其辱！」

四色騎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兩人首先躍上篷車車頂，向少女進襲。

另外兩色騎，再闖篷車之內。

少女並沒有覺得意外，在篷車之上，與兩人對打起來，她輕功絕佳，那兩色騎根本沾不上她的衣邊。

四色騎以爲，這樣先控制了在車頂的少女，她有甚麼本領，也無所施其技。

可惜，他們的估計一錯再錯。

兩個闖入的大漢，「砰砰」兩聲，又再被彈了出來，同時，車頂上兩人，又被少女兩袖翻飛，在勁風之中，摔了下來。

淡紫騎道：「怎麼？闖不進？」

天藍色騎道：「又是一樣，一入篷車，便有極猛力量發出，我們根本沒有站穩，便被彈出。」

金橙騎道：「這妖女！」

少女聽了，格格而笑，道：「

你們叫我妖女？」

「叫妳妖女又如何？」鵝黃騎怒叫。

少女笑得更大聲，道：「武功不及弱質女流，竟想以口舌稱快，好極，就讓你們勝一趟。」

四色騎聽了，非常憤怒，因爲他們不單在武功方面輸了，還有口舌之上，又再輸。

少女見他們呆着，道：「還不攻進去，再試一次，天下無難事。」

四色騎這四個大漢子，實在被這少女揶揄透了。

淡紫色騎已老羞成怒，道：「斬馬刀！」

這輛金色篷車，外形輝煌，看來建造也頗扎實，不過，任憑用甚麼材料建成，也逃不過被斬馬刀劈開。

少女却仍不擔心，索性坐在篷車頂上，道：「來，來，來呀！」

四人手拿斬馬刀，衝上前來，舉刀便劈。

當他們刀還未下，便感覺到一陣勁風，撲面而來，他們立時把刀勢一改，把刀順勢下滑，已成一個迴旋。

「噹……」之聲，不絕於耳。

幸好他們刀法有相當造詣，否則，他們立時變成了刺蝟。

那些勁飛出來的，竟然是暗器。

是五花八門的暗器。

有鏢、針、蒺藜、彈子、飛刺……甚麼也有，祇要你想像出來的，都有。

四人挽了刀花，躍開。

這篷車端的是古怪。

少女依然坐在篷車之上，悠然自得，還道：「好玩，好玩！」

四色騎自出道以來，經過多少大場面，經歷過多少險死還生的景象，却從來沒有遇過這景況。

這時叫他們攻上不是，離開也不是。

少女道：「再來，再來！」

四人躊躇，一時之間，有點失措。

少女見他們不動，道：「不敢再來？」

這話激得四人臉肉抽搐起來。

少女道：「小心一點也好，出來行走江湖，第一要小心，你們師父可曾吩咐過？」

四色騎幾乎被氣炸了。

少女又道：「小心駛得萬年船，我是小心保得萬年車，哈哈！」

四色騎實在無法忍耐。

少女又嘻笑道：「不過，我仍是向你們先作一個警告，第一次是暗器，你們可抵擋得住，第二次攻上來，也是另一重暗器，不過……」

她故意欲言又止。

四色騎已忍耐不住，衝了上來。

果然，四人刀未下，暗器便從篷車之內猛射出來，這一次，暗器不單多，而且密。

四人又挽刀花，一一把暗器擋了出去，祇希望可以猛撐過去，當暗器一停，便再攻上。

不過，暗器却像天上雨水，永灑不完。

四人無奈，又再退了開來。

少女此時，不再笑容滿臉，祇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嘆息——唉！

滿臉笑意的少女，固然好看，但而今她一臉愁緒，却依然好看。

當然，四色騎早已分不出來，他們祇把這少女恨之入骨，最痛苦的是，又無奈她何。

淡紫騎聽了她嘆息，却叫道：「你嘆息甚麼？」

少女仍然再嘆了一口氣，才道：「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金橙騎道。

「正是可惜你。」

「可惜我甚麼？」

「可惜你中了暗器尤不自知。」

金橙騎看看自己，才發覺左臂上，中了一支針，那針刺入了一半。

因針極幼細，刺入而竟未覺。

金橙騎想把針拔出。

少女立時道：「慢着！」

金橙騎把手凝在半空。

少女道：「我曾經叫你們小心，而且還想向你們警告過，但你們不聽。」

「警告甚麼？」

「我還沒有機會講下去，你們便攻了上來，那是你們的魯莽，不是我沒有警告。」

「你究竟想說甚麼？」金橙騎道。

「我想說這一次暗器與上一次不同，這次暗器有毒！」

金橙騎立時心中一震。

少女道：「你沒有感覺嗎？你的手臂不是有一種痲痺的感覺？」

金橙騎一直沒有這種感覺，但經少女一說，那種感覺立時出現。

他又想一手去拔出那針。

少女道：「我這種毒暗器，是相當慢性的，中了毒的人，可以有十二個時辰的命。可是，立時拔出，傷口入了風的話，那麼，那麼……」

「那麼怎樣？」

少女似乎愛理不理道：「你想知道，可以試試！」

金橙騎當然不敢試。

少女又道：「其實，不單是這位金橙公子中了暗器，而且你們每人都中了。」

那三色騎立時看看自己的身上，可是，他們既無感覺，也找不出中暗器的地方。

淡紫騎道：「妳在嚇人？」

少女道：「我祇是一個姑娘，怎能嚇你們四個魁梧漢子，四個猛男？」

四人不知如何是好。

少女道：「金橙公子，你爲我看看你的三位兄弟，看看他們的耳朵。」

金橙依言，先看淡紫騎，發出了「呀」的一聲，再看鵝黃騎，也發出另一聲。

天藍騎自己伸手一摸，叫道：「我也中了。」

「是的，人人都中了！」少女笑道。

細看之下，三人耳朵，都插有一支針，可能是耳朵感覺能力弱，而入刺的針也極細。

「千萬不要拔，不過，若不聽話的話，拔了出來，我想救你們也沒有辦法。」

「救……」金橙道。

但他祇叫出一個字，便被淡紫騎阻了下去，道：「恕我們學藝不精。」

少女道：「對，向我懇求一下。」

其實淡紫騎也想向這少女懇求，但經此一言，他實在無法再開口說下去。

少女道：「老實說，若不求我，回到家裏，找些一般毒藥的解藥，並不能解。」

淡紫騎按捺心頭怒火，道：「多謝姑娘指點。」

少女道：「對，這樣才像個樣子，好說好說，你們還想怎樣？」

淡紫騎道：「走！」

少女並沒有阻撓。

淡紫騎道：「這少女行事，每一着都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她爲的是甚麼？」

四人轉身，奔向馬匹。

金橙騎看着手臂，苦着臉孔。

天藍騎突然趨近淡紫騎低聲道：「這人在拖延時間，讓那馬先生好入內把少教主安置妥當。」

淡紫騎道：「對！」

鵝黃騎道：「我們已中了毒暗器，死與不死，還是未知之數，這樣回去，我們是一敗塗地。」

淡紫騎道：「對，既是一敗塗地，何不兩敗俱傷？」

天藍騎道：「你們馬匹上都有……」

二人點頭。

連最後上來的金橙騎也道：「我也有！」

少女一直非常小心，但可能在這段時間之內，把四色騎玩弄於股掌之上，一時不以爲意。

一次的不以爲意足以致命。

四色騎回到各自的坐騎前，並沒有立即上馬，似乎先看馬匹的馬鞍，或者是看看馬匹有沒有損傷。

忽然，四人閃身到馬匹之後，四匹馬突然狂奔，向着金色篷車而來。

少女仍坐在篷車之上，看着四匹狂奔之馬，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當四匹馬更接近，牠們身體的兩邊，似有火光射出，少女知道，已經太遲。

她雙袖一翻，身體仰飛，從篷車的後面，翻身回到車首處。

四匹馬似失常性，撞向金色篷車，隨即發出了一陣火光，然後是隆然巨響。

這一變故，實非少女所能料。

原來這四匹馬身上，繫着炸藥，四色騎詐作檢查馬身之際，已燃了火引，再同時一揸馬匹下陰，四匹馬痛至入心，盲目撞向金色篷車。

一觸及篷車，炸藥立即爆炸。

金色篷車爆炸，木條、鐵枝、帆布，四散分飛。

四色騎站在遠處，大聲叫好，人心大快。

一陣煙霧過後，金色篷車已全毁，八匹馬亦已被炸死，散落四處。

可是，並沒有人，也沒有屍。

照四色騎估計，篷車之內，至少有少教主一人，另一個是馬先生，還有一個是少女。

那麼，如果是全屍的話，眼前最少也有三具屍體，如果炸藥爆炸威力强，三個屍體，成了三十塊也說不定。

可是，半個屍體也沒有。

淡紫騎叫道：「看！」

他一手指向前面，祇見一輛較小的篷車，奔向山下而去，這小篷車，車身依然是金色的，不過，比剛才所見那輛，體積小了一半。

衆人依他所指，祇見那輛小金篷車，有如疾矢離弓，猛向山下竄去。

原來是車內有車。

金色大篷車內，有一輛小金色篷車。

當篷車完好之時，沒有人會發覺，但一經爆炸，小篷車便會脫殼而出。

好一招金蟬脫殼。

天藍騎道：「想不到我們出此這一招，也讓他們逃走，眞是……」

淡紫騎道：「不是如此！」

「爲甚麼？」

「這小篷車被爆炸力量推下山去，一定停不了。」

「但力量一盡，終會停下來。」

淡紫騎道：「沒有機會！」

「是嘛！」

「因爲前面是個懸崖！」

「力量未盡，早已標出懸崖！」

「車毀人亡！」

「對，車毀人亡，一洩我們心頭之憤！」

四色騎一直望着前面，等到全然看不到那篷車的影子，他們才轉身回去。

他們仍是內心不憤，四色騎來時，威風凜凜，而今回去，沒有了馬匹，還中了一支有毒的暗器在身！

* * *

少女也實在猜不到。

她猜不到四色騎會來這一套自殺式的襲擊，也猜不到馬匹身上竟繫有炸藥。

幸好她的金色篷車有足夠的安全設施。

事實上，這位少女一直在耍弄四色騎，一來是爲了拖延時間，好讓馬先生好好安頓少教主。

二來是四色騎一開始與少女交手，便犯下了太囂張的毛病，四色騎看不起這位小姑娘，而這小姑娘也是好勝逞强！

金色篷車是一輛特大的篷車，人們一直以爲它以大取勝，目的在顯示它非同凡響的地位。

事實上有這個意思，但並不是全部的意思。

金色篷車這麼巨型，是因爲車中有車，而且車廂之中，佈有機關，兩次的暗器發射，達到嚇怕所有想攻入車廂內之人。

其實，車廂之內，還有很多的裝置，幸好四色騎也算知機，沒有再進一步嘗試。

當四匹馬瘋狂猛衝過來之時，少女第一時間一躍過篷車頂，從另一邊入了車廂之內。

金色篷車被四匹馬强力的身軀所撞，震動了車內之人。

馬先生不知外面發生了甚麼事，問道：「怎麼？他們攻了進來？」

少女道：「有些痲煩！貴教少教主如何？」

「現時總算沒有問題！」

這時，已發生震耳欲聾的一響，篷車車身震動。

少女皺眉道：「痲煩！」頓了一頓，更覺有不妥的地方，她續道：「小心！」

這時，篷車外殼已被炸開。

少女道：「坐穩！」

她不知按了甚麼裝置，金色小篷車已離開大車殼，如箭一般向前奔去。

小篷車奔馳的速度極快，而道路十分崎嶇，一起一伏，令馬先生十分恐懼，道：「發生了甚麼事？」

少女道：「沒事，沒事！」

她口中雖是如此說，但她知道不單不是沒事，反而是遇上了大事。

她知道篷車如脫韁野馬般奔去，可能撞向巨大岩石，再一度撞散小篷車。

她突然想起前面的道路，臉色一變。

她來不及解釋，祇道：「馬先生，你能否抱起少教主？」

馬先生不知就裏，但應道：「可以！」

這時小篷車又衝了一段路。

少女臉色突變的原因，是因爲她想起，這一段山路前面，再沒有阻路的大岩石，祇有一個斷崖！

斷崖之前，毫無阻擋。

她雖然看不見，但仍可以想像得到。

若篷車一到斷崖，便要直衝下去，斷崖之下，不知有多深，一旦墜下，人車俱亡！

馬先生看不到外面，但也感覺到車速越來越快，少女又叫他抱起少教主，那自然非同不可。

少女道：「小心！」

她說完這話，一閃身已出了篷車之外。

突然，篷車四壁散了開來，祇剩下那張載着馬先生，而馬先生抱着少教主坐於其上的床褥！

那床褥四周被繩索所吊着。

這時，外面雖黑暗，但馬先生仍然可以看到，他們已不再在車廂之內。

四周是岩石、矮樹以及從石壁伸出來的野草！

他們竟在半空之中，在半空中載浮載沉着！

這一刹那的轉變，馬先生實在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少女道：「馬先生，不用怕！」聲音來自上面，馬先生抬頭一望，祇見上面是一個大羅傘！

羅傘張開，吊着床褥，正在半空飄浮！

「姑娘，你在那裏？我們又在那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

少女的頭突然出現在羅傘的一邊，她是從羅傘上面伸下來，道：「馬先生，你暫時不用問那麼多，我們現在很安全！」

如果四色騎追到這個斷崖之前，這一刻，也許看到他們如此險狀也定會目瞪口呆！

因爲當篷車一直往前衝去，來到斷崖，眼看便要滾下去，那知道，小篷車車身突然散開了，分別摔下，而一把羅傘却在上面張開！

羅傘之下，竟然吊着一張床褥，而床褥之上，坐着馬先生，他抱着少教主！

而那位少女，却是坐在羅傘之上。

羅傘慢慢的，順着風勢，向山下飄去。

當然，這個設施，並不是少女的僥倖，而是這輛金色篷車，早有預謀的裝置。

馬先生這時，被山風撲臉，才肯定自己出了車廂。而這時，曙光已現，他更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是一片大草原。

床褥在山風之中，也搖晃起來。

這時，少教主已甦醒過來，祇覺身體無力，又發覺自己被人抱着，不覺掙扎了一下。

馬先生道：「少教主，是我！」

少教主一看，才安心道：「我們在那裏？」

馬先生實在無法加以解釋。

少女聽到少教主的聲音，便接口道：「不用擔心，我們很快便到了！」

「到了？到了那裏？」馬先生問。

「馬先生，你不用擔心，趁這一刻，好好安歇一下，待會一到，我再向你解釋。」

山風吹來，帶着草原獨有的清香，馬先生也經過了一夜勞累，也疲倦不堪。

當他睡意正濃，床褥突然劇烈地震動一下。

馬先生張開眼睛，祇見床褥已落下在草原之上，而上面的大羅傘，正慢慢飄下來。

少女已站在他們前面，道：「馬先生，請！」

馬先生抱着少教主，從床褥走了下來，舉目一看，好大一個草原。

再轉身一看，後面竟然是一間屋，一間相當精緻的屋，有幾個漢子，向他們跑來。

少女道：「我的僕人會好好照顧貴教少教主！」

馬先生看看周圍，也看看上面巍峩的山嶺，知道自己曾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回來。

這少女雖然不知是甚麼人，但總算是救命恩人，他也不再擔心，把少教主交了那幾位漢子。

那幾位漢子，抬了少教主入屋內。

馬先生想跟進去。

少女道：「馬先生，內裏自有人加以小心照顧貴教少教主，並會爲他拔毒療傷！」

馬先生猶似有些懷疑。

少女道：「如果你對我的話有所懷疑，你大可以……」

馬先生不想表現得太過小器，道：「姑娘救了我們回來，當然並不會加害於我們！」

「好極！馬先生，你看看，這是個甚麼動物地方？」

「草原！這究竟是個甚麼地方？」

少女道：「你認爲這地方，最適宜甚麼居住？」

「馬，當然是馬！」

「對，馬兒可以在這一望無際的草原馳騁，實在是最適合不過！」

「是個育馬莊？」馬先生道。

少女故作神秘，笑道：「馬先生，你要我解答你的問題之前，你可否解答我一些問題？」

「可以！」

「好極，我在山崖之上，看到你用手撫摸馬鼻，然後在馬頸下一拍，馬匹便呆了，是點馬匹的穴道？」

馬先生笑了起來，並不回答。

少女有點心急，問道：「馬匹也可被點穴？」

「姑娘武功精妙，自然會點穴。」

「略懂一二！」

「那麼，要點一個人之穴道，難嗎？」

「說難不難，說易不易！第一，當然認穴要準，第二，點穴的力道，也要適度！」

「人的皮膚，有馬匹那麼厚嗎？」

「當然沒有。」

「那麼，以力道透過馬的皮膚點穴，有此可能？」

「可能，但要費的勁力，不知凡幾！」

「姑娘當是點穴大行家！既然你明白，我當然沒有能力點馬的穴道！」

「但你輕輕一撫，再輕輕一拍，馬便呆立！」

「那祇是一些掩人耳目之手法！」

「藥？」

「姑娘天生聰慧，藥，是專門迷惑馬匹之藥，可使牠暫時失去知覺，呆立當場！」

「先生被尊爲『馬神』，果然是名副其實！」

「姑娘誇讚！」

少女道：「還有一個問題，實在令我大惑不解！」

「姑娘請說。」

「你懂馬語？」

馬神馬先生微笑不語。

「我看你不單懂聽馬語，還懂說馬語！」

馬神故作驚奇，道：「你怎知道？」

「喲，那你承認了！」

馬神不置可否。

其實，早已有很多人，問過這一個問題，但馬神一直沒有回答，

也許這是他可以立足江湖，立足神龍教的一個本領，他沒有理由拆穿自己這一個本領。

不置可否，既承認又似否認，才是最佳答案。

歷史上有一位公治長，據說懂鳥語，能與鳥兒交談，但並沒有聽過有人懂與馬兒交談，假若是，馬神馬先生一定是唯一的一個。

少女似乎也十分滿意馬神的答覆，道：「馬先生，我要帶你去看一些東西！」

「看甚麼？」

姑娘不答，轉身便走。

但馬神並沒有跟過去，姑娘祇好回首問道：「怎麼？」

「我少教主……」

「你不用擔心，看來我家的大夫，正在為貴教少主療傷療毒，你而今入內，既幫不到他，也阻礙了大夫的診治，你不如跟我來一看！」

馬神馬先生也覺少女所言極有道理，便跟隨着她，往那邊走。

妙手回春　搶救馬匹

走了不久，有一個小馬厩，厩內有幾匹馬。

這幾匹馬，似有靈性，一見了少女，均引首狂嘶，似是歡迎主人似的。

馬神道：「姑娘，你也是養馬的專家？」

「在馬神面前，我豈敢說是專家？」

「對了，我一直沒有請教，姑娘高姓大名！」

「小姓鐵木，單名叫柔！」

「鐵木？是蒙古人？」

少女嫣然一笑，道：「你跟我來，看過我要你看的東西，你自然更為明白！」

鐵木姑娘已上了一匹馬，道：「馬神先生，請你揀選一匹。」

馬神一看，道：「這裏每一匹馬都有牠獨特之處！」

「果然相馬也有一套！」

「鐵木姑娘，我們要走多遠？」

「很近！」

「那麼是短路程，你那一匹，是一匹快馬，那麼，我也選一匹快馬！」

馬神選了一匹，一躍而上。

鐵木柔看了，忍不住讚嘆道：「果然眞是伯樂！」她頓了一頓，看看馬神。

那是一匹黑色的小馬。

馬神躍上馬背之後，小馬十分不安，有些煩躁，馬神立刻撫摸馬鬃，然後伏在馬頭之上，向馬匹的右耳移去，好像向黑馬說了一兩句話。

登時，馬匹安靜了下來。

鐵木姑娘道：「這一匹黑馬，生性傲慢，我一直在訓練牠，牠也只讓我騎過一兩次！」

「牠很有性格！」

「我實在佩服，我還以為，你一上馬，便被牠摔下來，究竟你對牠說了些甚麼？」

馬神道：「沒有甚麼！」

「說一說給我聽好嗎？」鐵木姑娘似是懇求。

馬神却輕描淡寫地道：「我只說了一個字……」

「甚麼字？」

「乖！」

「那麼簡單？」

「就是那麼簡單！」馬神笑了起來。

鐵木姑娘有點不相信，但見這匹黑馬，這時已非常馴服，並且躍躍欲跑。

「好極，跟我來！」

鐵木姑娘一夾馬肚，那匹馬便如一支箭般射了出去。

馬神知道，鐵木姑娘又來多一次考驗，他也雙腿一夾，黑馬立時，有如疾矢離弓。

鐵木柔那匹馬一直往草原的另一邊跑去，馬神也緊跟其後，但一開始便落後了，因此離鐵木柔那匹，足有百丈。

鐵木柔身輕如燕，騎技也是非凡，轉眼之間，已落後了二百丈有多。

馬神知道，若不加快，不久便會連鐵木柔的身影也看不見，不過，這匹黑馬，性能如何，馬神仍是測試階段，貿然一放，只怕累及馬匹。

馬神是個非常愛馬之人，他最不想令馬匹有損，尤其是這一匹極有潛質的上駟。

他試把韁繩放鬆了一下，這匹黑馬，立時已搶身而去，馬神再躍起身體，再慢慢放韁，馬匹似乎會意，不用催促，已然上力，奔向前方。

這黑馬越跑越勁，而且步伐輕盈，坐在牠的背上簡直有騰雲駕霧之感。

轉眼之間，黑馬已追及百丈！

鐵木柔回首一看，心下一急，竟然抽出馬鞭，在馬屁股上抽了一下。

她那匹馬，本也是上等佳駟，也懂得主人心意，被皮鞭輕輕一抽，立時發揮了牠的狂奔本領。

本來已追了離近百丈，那知道，一轉瞬間，又拋離馬神近百丈，馬神有些心急。

這黑馬極有奮鬥之心，見前駒跑得快，反而刺激起牠追上去的意欲。

馬神在馬上，亦已感到黑馬這

種天生的意欲，他索性放鬆了韁繩，讓黑馬自主跑去。

黑馬立時會意，前蹄洒開，後蹄勁撐，四蹄像上了機括子，又像上了彈弓，飛一般的追上前去。

一百丈，五十丈……

兩駒已漸無距離。

鐵木柔看着馬神，露出欣羡的神色。

馬神本可以再任黑馬衝刺，一定可以立時超過鐵木柔那匹，甚至可以多超百丈，也並不是難事。

不過，他不想馬有損傷。

而轉了一個彎之後，鐵木柔喝了一聲，馬匹慢慢跑着，接着停了下來。

黑馬似已不用馬神指揮，隨着鐵木柔的馬匹，也慢慢的停了下來。

馬神望着前面，口呆目瞪。

鐵木柔輕聲道：「馬先生！」

馬神如夢初醒，有些口吃地道：「好大……好大一個養馬場啊！」

原來前面，一個非常大的山谷內，青翠的草地上，有無數馬匹，是一個大得幾乎看不到邊際的養馬場！

馬神本來有很多話想講，但看到了這一個夢想中的養馬場，却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加以讚嘆！

他是個非常愛馬之人，他夢想馬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奔馳，可以逍遙快活地在草地上細嚼青草，更可以歡喜快樂地與初生的小馬玩耍嬉戲。

一切都是他的夢想。

而眼前竟是夢想成眞！

你叫他還有甚麼話可說？

鐵木柔見他只是張開嘴巴，結結巴巴，便問道：「馬先生，怎樣？」

「怎樣？簡直是我的天堂，極樂世界！」馬神搜索枯腸，終於找到這些字眼。

馬神忽地道：「咦？」

「甚麼？」

「據江湖傳說，有一個山莊，養有萬匹馬，有一望無際草原，這是天馬山莊！」

「不是傳說，是事實！」

「那姑娘是天馬山莊的主人？」

「家父鐵木剛才是，我是他女兒。」

「原來是少莊主！失敬，失敬！」

鐵木柔道：「是我失禮，失禮！」

馬神不明，道：「鐵木姑娘為何如此說？」

鐵木柔道：「馬是我先選，路程也是我熟悉的，但我始終仍敗在馬先生的手下，馬神之名，實在是聞名不如見面，佩服，佩服！」

「僥倖而已！」

馬神越是謙虛，鐵木柔越是覺得他了不起。

鐵木柔道：「你喜歡這裏？」

「當然。」

「我擁有這個養馬場的三分之一，我便把這三分之一，送了給你！」鐵木柔道。

「送給我？為甚麼？」

「當然是……有道是寶劍贈俠士，英俠配佳人，而你是馬神，贈你一個養馬場，有甚麼還能比這更合適？」

馬神當然喜歡，但他並不是一個貪心的人，而且，初次相識，萍水相逢，如此厚禮相贈，當中必然有一個並不簡單的緣故。

鐵木柔道：「怎麼？不要？」

馬神看着這片草原，這個養馬場，正是自己一生的夢想，怎能說不要？但理智告訴他——絕不能要！

鐵木柔見他不言，似乎有點失望，可是，她並不催促，只道：「你還有足夠的時間考慮！」

馬神望着這個養馬場，直至而今，歡喜之情，尤湧現在他臉孔之上。

鐵木柔忽然改變了話題，道：「馬先生，你剛才怎樣選馬？為甚麼選那匹黑馬？」

馬神道：「僥倖！」

鐵木柔道：「那你是不肯教我了！」

「不，一是僥倖，二是跑短途之道，馬一定要有勁力，勁力發揮要快而强勁，你看，這馬四蹄幼而堅，彈力强，短途非牠莫屬了！」

「我這一匹如何？」

「如果再多跑幾里，我這匹是望塵莫及！」

「那我也沒有選錯？」

「沒有，錯的只在路程而已！」

鐵木柔對馬神的解釋，十分滿意，道：「馬先生，你也十分疲倦了，也應該回去休息一下！」

「好極！」

「本來我們一到，我便應該讓馬先生好好休息一下，不過，對於一個愛馬之人，我還是讓你先看一個夢想中的養馬場，這個選擇，又是否正確？」

「正確之極！我看了這些馬，這一個草原，這一個養馬場，其實疲勞已去，已恢復七七八八了！」馬神道。

鐵木柔道：「那再休息一下，你便沒問題。」

「對了……」馬神欲言又止。

鐵木柔知道，他是想問有關養馬場之事，不過，她故意不問，想讓他自己提起。

馬神也不想直接再問馬場之事，雖然，他心裡實在想知道，但是由自己提起，那麼未免顯得貪

婪。

馬神改口道：「我少教主不知如何了？」

「啊，不用擔心，相信他已非常安穩的睡着，在天馬山莊之內，我可以保證他安全。」

馬神這時才想起大羅傘飄回天馬山莊之事，這件事實在非常神奇，只不過他生平愛馬，一提到馬匹，便甚麼事也忘了。

馬神道：「你那輛金色篷車……」

「神奇？」

「對，神奇之極，當那四色騎，以馬撞向篷車之時，我以爲死定了！」

「四色騎也幾乎把我弄垮！」

「大篷車被爆開，彈出了小篷車，已是一奇。」

鐵木柔道：「小篷車來至斷崖處，九死一生，彈出大羅傘，更是奇上加奇？」

馬神想起了當時的情景，也爲之咋舌。

「姑娘不單騎馬、養馬有本領，連這樣的設計也可以想得出來。」馬神道。

鐵木柔笑道：「我也想！」

「這意思是說不是你的設計？」

鐵木柔搖了搖頭，道：「當然不是！」

「是誰？」

「你想知道？」

「當然想！」

鐵木柔並沒有回答，只道：「天色漸暗，還是先回去，好好休息，吃一些東西，如何？」

她雙腿一夾，馬匹如飛。

馬神想再問也沒有機會，只好也輕拍馬頭，黑馬也隨着鐵木柔而去。

馬神久歷江湖，甚麼事也見過，但千萬也想不到，被這小女孩帶到這天馬山莊，還故意提出這麼多疑難出來，却又不解答。

目的當然是吊他胃口。

吊他胃口後而還有一個大目的。

對付吊人胃口之人，最佳對付的辦法有兩個：第一千萬不要表示自己渴望知道疑問原因；第二，自己也提出一些疑難，反吊對方的胃口。

還有，一定要保持忍耐。

不一會，他們已回到那間大屋處。

大屋外表極爲平凡，鐵木柔引領他入內，一踏入屋內，便是一個院子，裏面栽有五彩繽紛、燦爛奪目的奇花異卉。

馬神知道，這大片草原在中原以北之地，氣候與南方不同，但這院子當中，居然有大部份是江南花木，個中原因，自是不簡單。

過了院子，便是大廳。

廳內陳設，古雅盎然，並不俗氣，最觸目却是中堂一幅大畫。

馬！那馬似從牆上破牆而出，那種氣勢，叫人屏神靜氣，不敢多言。

馬神看着，怔怔出神。

「請喝茶，馬先生！」

那個大漢，居然也知道光臨的貴客是馬先生。

馬神如夢初醒，道：「謝謝！」

鐵木柔道：「美酒預備好了沒有？」

僕人道：「預備好了。」

「我爹呢？」

僕人道：「莊主本來是要親自招呼馬先生，但突然有事，出去了。」

「我爹沒事？」

「沒事，莊主吩咐小姐好好招呼馬先生，他辦妥要事之後，立時趕返，並且吩咐小人，向馬先生致歉。」

馬神道：「莊主客氣！」

鐵木柔道：「來日方長，馬先生一定可以見到我爹，那麼由我來招呼馬先生，不知馬先生嫌棄否？」

馬神道：「鐵木姑娘再如此說，那我要走了。」

「不，請馬先生原諒！」

「其實，鐵木姑娘再如此說，那我走眞要了。」

「不，請馬先生原諒！」

「其實，鐵木姑娘是在下與少教主的恩人，在下應先向姑娘拜謝！」馬神作勢下跪。

鐵木柔立時上前扶起，道：「馬先生，你再如此客氣，輪到我要走了。」

馬神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鐵木柔也笑了起來。

馬神心想：「這位姑娘實在奇怪，可以天眞無邪，也可以世故非常，人世間怎會有如此女子？」

僕人已預備了十分豐盛的美食，並且倒出了濃烈的美酒，瞬間一室皆香。

鐵木姑娘舉杯，道：「在下代表我爹，向馬先生敬酒，並先乾爲敬。」

馬神祇好舉杯，道：「乾杯！」一飲而盡。

這一餐吃得馬神十分愜意，因爲所有菜餚，均是馬神所喜愛，看來這一頓飯，也費了不少心機。

飽餐之後，馬神已略帶酒意，不過，他仍然堅持要去看看少教主。

鐵木柔也沒有反對。

她帶着馬神進入附近一間房間，這房間也是佈置優雅，祇見少教主在床上，睡得香甜。

馬神上前，輕輕按了少教主的

額頭，祇覺他體溫已回復正常，正發出輕微的鼻鼾，睡得正熟。

大床旁邊，放了一張長椅。

馬神道：「我想看守着少教主。」

「你不嫌……」

「不，睡在這裏，我可放心。」

鐵木姑娘道：「好極，那我不再打擾了，請好好休息，不過，我今天向你提過的問題，也請好好考慮一下。」

鐵木柔禮貌地退了出去。

馬神睡在長椅之上，旁邊其實早已備了被鋪，看來她早已預料，馬神一定有此要求，一定要睡在少教主身旁。因此，一早已預備妥當。

難道鐵木柔眞有預知未來的本領？

想起她臨走前還提起的問題，想到這一次的奇遇，馬神心下忐忑。

少教主與自己落在鐵木柔的手中，身陷於天馬山莊之內，那是否一定安全？

並不一定。

江湖上人盡皆知的事實，越是安全的地方，也許便是最危險的地方。

最令人難以猜測的是，鐵木柔懷的是甚麼心腸，目的是在自己，還是在少教主？

假若昨天在山上一戰，少教主與自己，落在通天教八色騎的手上，那時局面又會變成怎樣？

少教主若落在通天教手上，神龍教與通天教的談判將會完全處於下風，不過，而今落在鐵木柔的手上，是否有助於與通天教談判？

所有都是疑問，却一時想不出答案。

* * *

翌日一早，馬神便被少教主喚醒。

「馬先生，我們在那裏？」少教主望着這優雅的寢室，滿臉疑惑的問道。

「少教主，是天馬山莊的鐵木柔姑娘救了我們，你的身體怎麼了？」

「天馬山莊？鐵木柔？」

「是的，昨天我與四大尊使護送你回本教，途中遇到了通天教的八色騎……」

「八色騎？是通天教精英部隊。」

「對，四大尊使都敗在他們手上。」

少教主有些緊張，問道：「那麼……」

「就是遇到了鐵木姑娘的金色篷車，救了我們……其間離奇之處，讓少教主貴體恢復之後，在下再加詳述。你的身體怎麼了？」

少教主重重地吸了一口氣，道：「外傷的地方還有一些痛楚，我看那一定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

「你中的毒……」

「我模模糊糊之中，喝過一次藥，那些藥使我嘔了一陣，體內再無翳悶，身心舒暢，看來毒已解了。」

「那好極了！」馬神道。

這時，有敲門之聲。

馬神道：「誰？」

「我！」是鐵木柔的聲音。

馬神連忙上前，開門道：「鐵木姑娘！」

「馬先生！」今日的鐵木柔，打扮却是不同，不再是白色長袍，而是地道的蒙古牧羊姑娘打扮。

馬神道：「鐵木姑娘，多謝貴莊照顧，少教主的身體已大有起色。」

鐵木柔入內，向少教主道：「在下鐵木柔，拜見過少教主！」

少教主眼前爲之一亮，想坐起來，但仍有點力不從心，馬神上前扶了他一把，少教主忙道：「在下神龍教少教主兆震中。」

鐵木柔道：「兆少教主，據山莊中大夫所言，貴體體內毒素已去，不過，仍需一些時日，才能痊癒。」

兆震中道：「鐵木姑娘，大恩大德，不知……」

鐵木柔接口道：「兆少教主太客氣，天馬山莊雖然與神龍教沒有甚麼交往，不過，自今次之後，一定會好好交往……兆少教主，不用客氣。」

這時，又有敲門之聲。

進來的是兩個傭僕，一個備了盥洗物具，另一個備了早點一併入來。

鐵木柔道：「兩位好好享用。」說完之後，她退了出去，來到門口，又道：「馬先生，假若你仍有興趣，何不與我，再到牧馬場細看？」

馬神並沒有即時答應。

兆震中問道：「這裏有一個大馬場？」

馬神點了點頭。

兆震中道：「那正合你心意。」

馬神道：「正是，也因爲太合我心意，我怕被人利用，影响本教。」

「這位姑娘雖是異族，但早已明瞭我們漢人一切習俗，而且她容顏美貌，舉止溫純，絕不是一個壞人。」

馬神笑了一笑，並沒有甚麼反應。

兆少教主仍未可以下來，馬神服侍他盥洗，並把早點送上，兩人邊吃邊談。

兆震中道：「你已看過那大馬

場一次？」

馬神點了點頭，道：「馬場極大，我也祇是在旁邊看了一會，祇見草原無際，馬匹無數。」

「噢，我也想去看一趟。」

馬神道：「待你痊癒之後，我定會帶你去看。」

兆震中也不堅持，因爲他身體仍然衰弱，他想了一下，道：「馬先生，天馬山莊對咱們神龍教有大恩大德，假若他們有甚麼要求，在能力範圍之下，盡量幫助，代我報答他們的恩惠。」

馬神道：「這點屬下明白。」

兆震中道：「我而今要休息，你好好與鐵木姑娘看看那大馬場去。」

馬神退了出去。

原來鐵木柔並沒有離去，她正爲兩匹馬洗濯，細心照顧馬匹之情，連馬神走近，她幾乎都不察覺。

馬神輕聲道：「鐵木姑娘！」

鐵木柔應道：「馬先生，可以走了？」

「走？往那裏？」

「當然要去大馬場，昨天，你祇看到一個大概，今天，你可以細看。」

「好極。」

鐵木柔一躍上馬，馬神也上馬，轉眼之間，來到大馬場處，不過，鐵木柔帶馬神來馬場的另一邊，那處有些木欄圍住，到處有馬三五成羣，有的在吃草，有的在蹓步，有的與在小馬嬉戲。

陽光照在馬匹身上，發出淡淡的光彩。

馬神看了這個景象，精神也爲之一振。

鐵木柔下了馬，走近木欄，她並沒有說話，也沒有作任何手勢，但有很多馬匹，不經意的走到她的面前，有些輕輕嘶叫一下，又再離開。

有幾匹幼馬，却在她跟前，盤桓不去。

鐵木柔伸手拍拍牠們，幼馬却似乎十分高興。

雖說馬匹是非常驕傲的動物，等閒不易表示對其他動物好感，甚至對主人也如是。

不過，這些馬匹對鐵木柔却是例外。

馬神也走近木欄，道：「鐵木姑娘，你也懂馬語？」

「我怎會懂？」她頓了一頓，本是欣然的臉色，突然有些改變，隨口又道：「假若我懂便好了。」

馬神並沒有注意她臉上神情的改變，因爲有另外一些東西吸引着他。

他怔怔的望着前面。

鐵木柔反而發覺，道：「馬先生，你發現甚麼？」

馬神並沒有回答，仍是怔着。

鐵木柔也依他視線望去，不再打擾他。

半晌，馬神才道：「鐵木姑娘，這些馬匹，有些不大對勁。」

「怎會？你看牠們毛色光亮，神情歡欣，體態優美，那有不對勁？」

馬神道：「不，牠們有病！」

「病？」鐵木柔聽了，幾乎是叫了出來。

「病，是病，我可以肯定，我並沒有看錯。」馬神非常有信心。

鐵木柔並沒有再說話。

馬神道：「帶我去看一些較爲嚴重的。」

鐵木柔並沒有移動，祇嘆了一口氣。

「怎麼？妳不信我？」

「不是。馬先生果然有神眼，我相信天下沒有一個人，看到這些馬後敢下判斷馬匹有病，祇有你才能。」

「還不快帶我去看其他的馬？」

鐵木柔上了馬，向前一跑，馬神立時隨着。

不一會又到了另一個圍欄，這邊馬場也大，但情形却與剛才不同。

這裏的馬匹，也是三五成羣，却是目光呆滯，毛色黯澀，無精打采。

馬神一看，道：「這些馬已開始發病。」

鐵木柔祇是點了點頭。

「還有其他？」

鐵木柔又再上馬，再帶馬神到另一邊，這邊有一間大馬厩，馬厩外面，並沒有馬匹。

他們下了馬，鐵木柔直入馬厩之內。

幾個牧馬僕人，臉容愁苦，向鐵木柔嘰嘰咕咕說了一遍，鐵木柔頻頻點首。

馬神也隨她入內。

眼前的情形，也令他爲之一怔。

因爲眼前有無數的馬匹，牠們都是躺在地上，有些兩眼無神，有些神情萎頓，有些甚至閉上了眼睛。

「死了？很多已經死了。」馬神道，他的聲音充滿了悲哀。

他是一個非常愛馬的人，見到那麼多死去的馬匹，實在使他不忍卒睹，心膽欲裂。

馬神走上前去，看見其中一匹，眼睛仍然半開，但呼吸極其緩慢，看來大去之期，已是不遠，他輕輕拍了馬兒一下，又把那馬眼睛拉開一些，小心看看。

然後他又再把馬嘴拉開，看了一看。

半晌才道：「瘟疫！」

鐵木柔道：「是一場瘟疫，我們已死了千多匹馬！」

「發生了多久？」

「十日左右！」

「還有更多馬匹會死！」

「有多少？」

「你們天馬山莊究竟有多少馬匹？」

「我們確實的數字不肯定，但超過一萬匹，毫無疑問！」鐵木柔道。

「那麼，可以在半年之內，完全死去！」馬神毫不猶豫，斬釘截鐵地道。

鐵木柔聽了，實在不敢相信。

但事實擺在眼前，鐵木柔道：「馬先生，一切要靠你了！」

「原來如此！」他這話很明顯，是表示鐵木柔救了他們回來，主要的目的便是要他醫馬瘟疫。

鐵木柔道：「不……但這實在難解釋，馬先生，你是愛馬之人，如果你看着馬匹這樣一天天死下去，你忍心嗎？你……」

馬神道：「我不是這個意思……這裏一共有多少馬匹，我的意思在這馬厩之內。」

「八百匹！」

「我們這兩匹，趕快找人帶開，遠離這個疫區！」

鐵木柔立時叫人把馬帶走。

馬神再走入馬厩之內，小心看了一會，既看垂死的馬匹，又看那些仍然生存的馬匹。

他然後走出了外面。

鐵木柔亦步亦趨。

馬神道：「鐵木姑娘，你讓我自己一個人單獨走走，一有決定，我自會通知你的！」

鐵木柔祇好讓他單獨一個人走去。

馬神在外面旱地，看看地上的草，也到附近的樹叢，不斷的研究附近草木。

不一會，馬神回來，問道：「鐵木姑娘，你有多少人手？」

「你吩咐，我會找人來！」

「有沒有這些給馬吃的藥？」他說了幾種出來，却是一些極爲普通，幾乎凡是養馬的人都有的馬藥。

「有，當然有。」

「立刻用大木桶，熬三十桶。」

他並且列出了份量，鐵木柔心中有些嘀咕，但不敢多言。

她吩咐那些牧馬傭僕，便在這馬厩外面，架起火燒，燒了三十多桶，爲馬熬藥。

鐵木柔一直沒有多言，但神情看來似並不看好。

那些幫手的馬伕，其實對馬也有研究，聽了鐵木柔吩咐之後，反而竊竊私議。

馬神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也不理會。

他一直忙得滿頭大汗，不時往木桶處看，不時又再入馬厩，再細看馬匹。

越來越多馬伕在質疑，看他們表情，似乎並不相信馬神，甚至有些馬伕，要跟鐵木柔理論。

鐵木柔非常耐心向衆馬伕解釋，不過，馬神雖然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從語氣、聲調，看來鐵木柔本身，也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馬神這時才稍作休息，向鐵木柔道：「姑娘，他們在說甚麼？」

鐵木柔道：「沒有甚麼！」

「你說出來，不用介懷！」

鐵木柔欲言又止。

「姑娘請說！」

鐵木柔道：「他們都說，你用的馬藥，他們也懂，並且也用過來醫治馬匹！」

馬神微笑。

「我並不懷疑馬先生治馬的本領！」

馬神道：「叫他們稍安毋躁，好了，馬藥已熬了兩個多時辰，叫他們把病患最嚴重的十匹，拉過來這一邊。」

鐵木柔立刻下令。

十匹患了重病的馬，已躺在他們跟前。

馬神道：「吩咐他們，用木杓把藥滔上來，然後放在我的跟前。」

他們依言。

這時，馬神才從懷內，拿出了一包東西，打了開來，看來是一些粉末，他把粉末，挑了些在每一個木桶之內。

鐵木柔立時明白，那些馬藥是非常普通的馬藥，但關鍵應該在這些粉末上，她慶幸自己沒有多言。

「餵給馬匹喝！然後把剩下的用來替馬匹洗澡。」

鐵木柔依他所言、吩咐衆馬伕。

馬伕們知道，加多一些藥末，可能有效些，但也不相信，有甚麼大不了！

馬神道：「鐵木姑娘，今天我可以做的，便是這麼多了，而且，藥力沒有那麼快生效！」

「最快會在甚麼時候生效？」

「假若有效，明天早上，應該會有好消息！」

其實，他們這麼工作，已過了大半天，日頭亦已西斜，馬神感到非常疲倦。

鐵木柔知道，急也急不來。

馬神道：「鐵木姑娘，你可知道有一句古老的話——死馬當作活馬醫！你明白嗎？」

鐵木柔點點了頭，道：「我送你回去休息！」

馬神點點了頭。

回到那大屋，馬神與少教主兆震中，吃了一頓豐富晚餐，兆震中看來精神更好，體力也恢復了一些。

馬神把日間治馬的事情向兆震中申述一番。

兆震中道：「馬先生，你有把握？」

馬神沒有回答。

兆震中道：「對於馬匹之事，我從來沒有見過你不敢直接回答！」

馬神道：「那麼，你明白這些馬，這一次瘟疫的嚴重性嗎？」

兆震中道：「如果你不能把馬匹醫好……」

馬神露出了一些擔憂的神色，半晌才自言自語道：「別人對我沒半點的懷疑，我怎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能，絕對不能！」

「你的意思是……」

「鐵木姑娘今天看着我醫馬，沒有出過半句閒言，她是個非常尊重我『馬神』這個稱呼的人，假若我不能把馬治好，她也不會責怪我。」

「我看她不會。」

「其實，多想也沒用，明天一早便知道。」

兩人安睡。

馬神幾乎一睡在床上，便發出了鼻鼾，是的，他今天的工作，外表沒有甚麼，其實他所費的心力，已使他筋疲力盡，他疲倦極了！

＊　＊　＊

翌日，天一稍亮，外面傳來不是鳥聲，而是人聲，嘰嘰咕咕的，嘈醒了馬神。

馬神走了出去。

幾個馬伕一見了馬神，立時走上前來，向馬神又跪又拜，弄得馬神不知如何是好。

鐵木柔也立時出現，馬伕向她說了幾句，她臉上立時浮現了喜悅的顏色！

鐵木柔道：「馬先生，好消息！」

馬神道：「快快去看一下！」

衆人擁簇着，鐵木柔與馬神上了馬，直奔那個大馬厩而去。

昨天來到之時，馬厩之外，並無馬匹，但在這時，陽光曦微之際，居然有十匹馬，在馬厩附近慢踱！

馬厩之內工作的馬伕，昨天對這個馬神，還是滿腹嘮騷，但而今一見他來，趕緊出來，嘰嘰咕咕一番。

鐵木柔道：「馬先生，他們敬仰崇拜你！」

馬神道：「其實這是雕蟲小技，而且，還有僥倖成份在內，不過，不要再躭誤時間，依照昨天份量，再為馬匹煎藥。」

衆人接了命令，精神煥發而去。

鐵木柔也十分開心，道：「馬先生，你是馬神，當之無愧的馬神！」

那十匹病有起色的馬，一一走了過來，似乎爭着與馬神親熱。

馬神一一拍拍牠們頭部，又用臉擦擦牠們的鼻孔。

鐵木柔看了一會，道：「我不相信，你不懂馬語！那麼，你對牠們說了一些甚麼？」

馬神一本正經地道：「我叫牠們多多休息！」

鐵木柔笑了起來。

馬神並沒有笑，照理他也應該十分開心，因為昨天是試醫，有了成績，十匹馬已恢復體力，他沒有理由仍是板起臉孔。

鐵木柔終於忍耐不住，道：「馬先生，你不為馬匹治好而高興？」

馬神搖搖了頭，不提起這事還好，一提起來，他臉更拉長了。

鐵木柔還以為自己開罪了他甚麼，急問道：「馬先生，有甚麼不開心？」

「昨日我試過，可以醫治十匹馬。」

「成績好極，馬匹有救了！」

「今日，我可以再醫一百匹！」

「那好極了！」

「可是，我這包藥末便用完了！」馬神道。

「可以去配？」

馬神搖搖了頭。

「為甚麼不可以！」

馬神依然沒有回答，祇是搖頭。

「啊……」鐵木柔是個非常聰明的姑娘，立時明白道：「這是你獨門秘方！」

「對，我不否認，假若要再配，不知要多久才可以配到，而且要配這麼多的份量！」

鐵木柔這才明白。

「我這種獨門所配粉末，所需草藥，東南西北各有，再配需時，不知道幾時才能配齊了，還能否控制這一場瘟疫！」

鐵木柔聽了，也非常憂心。

馬神道：「我會盡力而為，救得多少馬匹便救多少，也許我會在附近發現新的草藥也說不定！」

鐵木柔也提起了精神。

為一百匹馬熬藥，又再餵一百匹馬吃藥，再為這一百匹馬洗澡，雖然有很多馬伕幫忙，但也弄到馬神筋疲力盡，這一夜，他索性不回大屋，便在馬厩內睡。

馬神對馬匹愛護，對拯救馬匹投入的精神實在令鐵木柔也感動。

過了不知多少天，馬神已完全沒有了時日觀念，他救了差不多五百匹馬。

鐵木機坐在輪椅上與馬神相見……

本來藥末不夠應用，但有些馬匹的病並沒有那麼重，用藥較少，恢復也比預期快。

鐵木柔雖然沒有在馬厩過夜，不過，她總是一早便來，也非常晚才離去。

那日，馬神似乎筋疲力盡，他本來已不甚高大的身軀，似乎更為瘦弱。

鐵木柔一見了他，道：「馬先生，你快快休息！」

「休息？我們實際已醫好了多少匹？」

「五百多匹了！」

「唉！」馬神發出了嘆息。

「怎麼？」

「眞的沒有藥了！」

「有……」外面忽然傳入了一個聲音，馬神仰頭，望見一個俊俏的臉龐。

「少教主！」馬先生上前。

兆震中道：「馬先生，不用多禮，你太疲倦了，眞的要好好休息！」

馬神道：「你有甚麼，祇可惜……」

「你有藥！」兆震中肯定地道。

鐵木柔道：「不，我知道馬先生已把身上所有藥物都拿了出來！」

兆震中道：「馬先生，你太疲倦，忘記了在我們神龍教內的……」

馬神突然跳了起來，道：「對，為甚麼我會全忘了？」頓了一頓，道：「我回去拿！」

兆震中道：「不，這裏還有很多事情要你打點，還是由我回去！」

「你？」

「你看我！」兆震中在他們面前轉了一個圈，道：「我身體完全復原，比你們的馬匹，還要強壯。」

「不，我不放心，少教主的安危，關係太大，我怎能讓你單獨上路？」馬神道。

「你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而是江湖兇險，尤其是通天教那些人，日夕向你虎視眈眈，你已經幾乎死在他們手上一次……」

兆震中幾乎喪命於通天教人手中，尤幸遇上了鐵木柔，否則已經一命嗚呼也說不定。

他不敢再堅持。

鐵木柔道：「由我護送少教主回堡如何？」

「你？」馬神與兆震中都望着鐵木柔。

「你們對我沒有信心？」

「不，在下仍未好好謝過鐵木姑娘！」兆震中道。

鐵木柔道：「少教主太客氣，馬先生來此，救我馬匹，比起我們作的，眞是汗顏！」

馬神道：「你替我保護少教主回堡，然後從堡中把藥拿來，的確是非常理想……」

「還顧慮甚麼？」

「可是，姑娘離開，我一個人在此，不能與那些馬伕對話溝通，這樣對救馬匹有困難！」

「但有一個人，可以代替我！」鐵木柔道。

「誰？」

「我的兄長！」

「你有哥哥？」兆震中問。

鐵木柔道：「馬先生，其實我一早應介紹家兄給你認識，但我們一來，便開始救馬，我沒有機會介紹家兄與你兩位相見！」

「令兄當然是一個非凡人！爲甚麼他日來也沒有在此出現！」

鐵木柔似乎有些不知從何解釋，道：「家兄……家兄與馬先生有一點相似的地方！」

馬神道：「甚麼地方？」

「家兄一開始工作，精神完全集中，絕不旁騖，正如馬先生爲醫治馬匹，心不旁騖！」

兆震中道：「這是馬先生成功之處，那麼，令兄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了！」

鐵木柔道：「少教主，你記得我們坐過大的金色篷車，爆破後變成小金色篷車，又再衝下懸崖，本應粉身碎骨，卻能變成一個大羅傘？」

兆震中聽了，非常着迷似的。

馬神道：「當時他正昏昏迷迷，那知道這麼多，我說過給他聽，他也以爲在作夢！」

「你看過一切？」

「當然，的確是神乎其技！」

鐵木柔故意問道：「甚麼神乎其技？」

「可以想出這一個設想出來的人，已是了不起，再可以把這個理想變爲眞實，那是大大了不起！」

「設計這一切的，正是家兄！」

兩人立時對鐵木柔這位兄長，肅然起敬。

鐵木柔道：「這幾天，家兄又有了新設想，其實，他每一天都有新設想，他沒有來看馬匹！」她頓了一頓，道：「明天一早，我帶你們看看家兄，你們好好談一下，他會助你照顧打點馬匹！」

馬神道：「好極！」

「那就這樣決定！」

* * *

翌日，馬神與兆震中一早起來，他們實在想一瞻鐵木柔兄長的風采。

兆震中道：「你猜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鐵木姑娘美麗溫婉，他的兄長當然不會差到那裏去，玉樹臨風，風流倜儻！」

「還有，他武功一定不弱！」

「思想縝密，頭腦過人！」

這時，鐵木柔已來，領了他們二人，直趨牧馬場的另一邊去，一直跑了一炷香的時間。

這一邊，風景又是大不相同。一列平房，四四方方，並無特異之處，四周草木並不多，因此，他們看不到甚麼馬匹。

兆震中道：「鐵木姑娘，令兄爲甚麼不與你們同住，住在這一邊？」

鐵木柔道：「也許他需要安靜！」

馬神道：「安靜使他頭腦清晰，才可以設計出這麼多玩意！」

他們已來到平房門口。

鐵木柔往內道：「哥哥。」

等了一會，裏面才應道：「請進來！」

門打開，並沒有人出現，鐵木柔也不覺意外，領了他們入內，道：「請進！」

一入門內，便是一個大廳。

大廳之內，傢俱不多，最吸引二人，是中堂之處，掛了兩幅大畫。

左邊一幅是著名的儲葛亮，羽扇綸巾，英氣迫人。

左邊是一幅魯班師傅的畫像。

鐵木柔招呼了二人坐下，有僕人奉上香茶，卻仍未見鐵木柔的兄長出現。

不一會，後堂傳來一些聲音，但並不是步履之聲，兩人正覺奇怪。

只見一個人，坐在一張木椅之上，木椅兩旁各有輪子，那人撥動輪子，從後堂出來。

這人也是一臉英氣，說不上俊秀，但目光黠慧，是非常精明的人。

鐵木柔一見，便道：「兩位，這是家兄鐵木機！」

鐵木機向二人頷首。

少教主拱手道：「在下神龍教少教主兆震中！」

馬神道：「在下馬斯辰！」

鐵木機道：「多謝二位光臨，在下鐵木機，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鐵木柔道：「家兄雙腿有些不便，因此未能……」

馬神道：「鐵木兄千萬別客氣，令妹早已招呼我們，十分妥當！」

兆震中道：「令妹不單救了我們回來，並請大夫爲在下療傷解毒，實在感激！」

鐵木機道：「兩位太客氣，馬先生爲天馬山莊治馬，才是大恩大

德，沒齒難忘！」

馬神道：「鐵木兄實在太客氣了！」

鐵木柔道：「看你們，你一句客氣，我一句不用客氣，其實大家都在客氣！」

衆人都笑了起來。

鐵木機道：「妹子，馬匹康復後情形如何？」

「好極，但馬先生帶來的獨門秘方藥末，已經用罄，暫時治馬工作停下來！」

「可惜，可惜！」鐵木機道。

「不過，在馬先生神龍教之內，還有藥。」

「那麼，假若馬先生不介意的話，何不立時回教……不，不，我這個要求，其實有些過份！」

馬神道：「鐵木兄，我們正有如此打算！」

鐵木柔把決定簡單地說了一遍。

鐵木機道：「既是如此，你大可放心，當你離開天馬山莊，我與馬先生定然好好合作！」他頓了一頓，又有些擔心道：「妹子，你要好好保護少教主上路，這件差事，也不易爲！」

鐵木柔道：「這事本不易爲，但有你設計的器械協助，相信一定不負所託，平安無事！」

兆震中道：「鐵木姑娘武功蓋世，兼且智慧過人，我半點也沒有擔心過。」

鐵木機道：「既得少教主如此信任，還不動身？」

「哥哥，爹爹出外，仍未返來，馬先生在此照顧馬匹，但未能與僕人溝通，那麼，一切要由你協助！」

鐵木機道：「好極，馬先生，我對馬是門外漢，不過，有甚麼吩咐，即管開聲！」

馬神道：「鐵木兄太謙了，生爲天馬山莊一份子，對馬怎會是門外漢？」

「馬先生並不是天馬山莊一份子，爲甚麼竟是一個馬神？」鐵木機笑道。

鐵木柔笑道：「馬先生的確是個馬神，既懂點馬穴，還懂說馬語！」

鐵木機道：「先生果眞神人！」

馬神道：「鐵木姑娘謬讚，在下坐過那輛金色大篷車，再金蟬脫殼成爲小篷車，再一變而成大羅傘，那才是神乎其技，令人佩服！」

鐵木機笑道：「獻醜，獻醜！」

鐵木柔見二人說得投契，心中放下大石，道：「你們好好談一下，看來，爲了趕快把藥拿回來，我與少教主，立時便上路！」

鐵木機道：「路上小心——對了，近日我製了一具小機器，你帶上路如何？」

「哥哥又有了甚麼新設計？」

「你往我工作間處，拿了那一個長匣子出來！」

鐵木柔入內，不一會便拿了一個長方形的匣子出來，外表看來好像用來載畫軸的盒子。

「哥哥，這是甚麼玩意？」

「空山靈雨！」

「好名字！」鐵木柔道。

鐵木機道：「其實這匣子之內，有一個筒子，筒子之內，藏有千百支繡花針，只要一按後面的機管，繡花針射出，有若空山靈雨！」

他一邊說，一邊拿了那個筒子出來，並向鐵木柔解釋這一具機關發射暗器之法。

在旁的馬先生與兆震中，都不期然的讚嘆鐵木機有如此出色的設計。

鐵木柔一時孩童心性，道：「哥哥，可否一試？」

「當然可以！」

他看看那邊牆角，有十來隻蒼蠅飛動，道：「近日天氣改變，來了一些蒼蠅，就用牠們來試！」

鐵木柔對準那些蒼蠅，一按機關，只有輕微機動之聲，而牆上，幾十支繡花針已釘在牆上。

最耀眼的是，那十來隻蒼蠅，均也被釘在牆上，無一倖免！

馬先生與兆震中立時鼓掌喝采。

「好！」

鐵木機道：「妹子，使用這『空山靈雨』之時，要非常小心，避免傷及無辜！」

「知道！」

兆震中道：「鐵木兄眞使在下大開眼界！」

鐵木柔道：「既然你喜歡看，我哥哥還有很多不凡的小玩意！」

兆震中道：「將來定有機會！」

馬神道：「我留下來，可以先睹爲快。」

鐵木柔見時間已不早，便與兆震中動身。

* * *

鐵木機行動不便，沒有送人。

馬神送了二人之後，又立刻回到鐵木機這平房處，但大廳之內，卻沒有了鐵木機的蹤影。

馬神叫道：「鐵木兄！」

「我在這裏！」聲音來自外面，卻又似在廳內，他看了一遍，仍不知鐵木機在那裏。

「我在這裏……」這一次，聲音一傳來，馬神便發覺，聲音竟來自天花板處。

天花板牆角之處，竟有一個杯子模樣的東西，聲音便自杯子傳來。

他正覺得奇怪。

杯子之內，又傳來鐵木機的聲音：「我在地窖處，馬先生，你不下來一看？」

「好極！」但他並不知道地窖進口。

「馬先生，你循着左邊門走，自然見到入口！」

馬神跟着他所指示，從左門走去，來到盡頭之處，那裏有入口？

忽然，他見牆角之處，地上有一個方洞。

他走近一看，祇見洞入口有一張椅子，僅僅可容一人坐下。

馬先生也不害怕，坐在椅子之上，當他一坐穩，椅子竟立時向下滑動！

不一會，他已看見一個燈火通明的大房子，原來這椅子已把他送了下來。

「好極，好極！」馬先生一時之間，找不到更適當的話來表示讚美！

祇見鐵木機坐在這地窖之內。地窖之內，擺了很多東西，有巨大的書櫃，有長長桌子，桌上擺了很多東西，有工具，有些仿實物的模型，還有很多畫稿。

鐵木機道：「在下行動不便，所以才有這具吊椅，可方便我下來！」

「很方便……」

「道理非常簡單，我這椅子用鐵索與外面的井水木桶連在一起，當外面那水桶空了，人坐在椅子上，較木桶為重，便滑下來。」

「可以升上去？」

「可以，我先拉另一鐵索，有水自上而下，灌滿了木桶，那時，木桶比人重，那麼，便很容易，把人吊了上去，利用這鐵索、木桶、水力，再加上一些滑輪，這吊上滑下不稀奇！」

鐵木機說來簡單，當中設計，並非常人能做到。

馬神祇能道：「佩服，佩服！」

鐵木機還一一介紹了他的構思，還有一些模型，實在使馬神眼界大開。

他一直專注鐵木機的解釋，並沒有看到鐵木機如何在空中移動。

忽然，他發現鐵木機並無坐在輪椅之上。

「咦，鐵木兄，你能走動？」

「不，祇是……」

一時之間，他似乎無法解釋，他索性把長袍一拉，祇見他雙腿之處，齊膝而斷。

馬先生有些吃驚。

鐵木機道：「我初見你們，坐在輪椅之上，免客人尷尬懷疑，但我工作之時，利用大腿，加上我雙手……」

「還有你輕身功夫！」

「對，我就是這樣，可以在室內，來去自如！」

「鐵木兄如此機靈，怎會……」

「你問我雙腿？」

馬先生有點不好意思。

鐵木機道：「那是我幼時學人玩火藥被炸斷，這也是好玩的結果！」

他說來輕描淡寫，其實那是他不斷研究與試驗所付出的代價。

馬神道：「可惜！」

鐵木機道：「我沒有了雙腿，當然可以說是可惜，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想不到鐵木機竟又如此樂觀。

「沒有雙腿，也有好處？」

「局限了我的走動，也使我更加專注研究，所以……」

「所以你才能有大小篷車，大羅傘的設計！」

鐵木機笑了起來。

「小小玩意，不足掛齒！」

「空山靈雨，也是小玩意？」

「那不是正統武功，機簧射人，也不算光明磊落！」

「那要看對付甚麼人！」

鐵木機與馬先生談話，有些迎和，當然高興，兩人越談越是投契。

剛才，馬神還擔心，鐵木機行動不便，怎能坐在輪椅之上，協助他醫馬，而今見他機警過人，又懂輕功，當然是一切問題也沒有。

兩人談了大半天，馬神發現，眼前的鐵木機，才是個神人，兩人各有各長處，鐵木機問起他養馬之道，對他所說理論，大為信服。

兩人惺惺相惜。

僕人送來晚飯，傳音下來地窖。

這時，馬神才想起，問道：「這杯子可以傳音，又是甚麼道理？」

「非常簡單，我在這裏，有一個杯子，杯子繫有一條弦線，一直通到另一隻杯子，可以安放在大廳處，也可以安放在上面，祇要我一說話，或上面有人說話，聲音震動弦線，我們便可聽見！」

「神奇！」

「也沒有甚麼，這東西祇可以在短距地方使用，假若有辦法，長距離也可通話，那才神奇！」

吃過晚飯，二人仍繼續詳談。

鐵木機把他在地窖內各種設計，向馬神解釋，馬神也把各種相馬、養馬、醫馬、練馬的心得，告訴了鐵木機。

兩人但覺對方出類拔萃，互相心誠悅服。

談到江湖之事，鐵木機也感興趣，因為他行動並不方便，沒有機會到外面去，所以極其嚮往外面的天下。

馬神道：「江湖風波險惡，還是你這小小天地最好！」

鐵木機道：「不，外面天大地大，自由逍遙，才是眞正的生活！」

馬神知道，鐵木機日夕處在地窖之中，對外面嚮往，並不出奇，但想到江湖處處，殺戮連場，不禁發出了一聲喟嘆。

鐵木機道：「馬先生有甚麼心事？」

馬神道：「沒有甚麼……」

鐵木機道：「假若馬先生當在下是個朋友，那麼，何不把心中鬱結訴說出來，或許有一天，在下靈機一觸，也可以協助先生解決？」

馬神道：「在下身為神龍教一份子，自然是擔心神龍教之事！」

「我也聽過妹妹所言，神龍教教徒衆多，常為貧黎請命，賑災濟世……你們做的都是好事，會有甚麼煩惱？」

「神龍教本來祇是一個小教，但經過幾十年，漸已見規模，神龍教的後面，設有莊園，讓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可以重新生活。」

「好極，我也有這一個構思，想不到神龍教早已把『天下皆有所養』的想法，推而實行。」

「也因為這個莊園，被通天教所覬覦！」

「通天教？那又是一個甚麼教派？」

「通天教派，在這十多年前崛起，教主寶興宇野心極大，想把中原教派，盡收於通天教之內……」

「為甚麼這個教主要盡收天下各教？」

「表面是一統各教，以便行善積福，為天下黎民造福，實際上是滿足他一統天下的權力慾望！」

「這寶教主的野心極大！」

「他野心大祇是他個人問題，假若能以誠服人，以德服人，把天下萬教歸為一宗，也不是甚麼罪大極惡之事。可惜他為了滿足個人權慾，不擇手段，這幾年來，廣收天下能仁賢士，表面上為黎民造福，暗地誅除異己，咱們神龍教便是洞悉通天教惡行，寶興宇便欲除去我們，霸佔神龍教！」

「通天教高手如雲？」

「咱們神龍教也是不弱！經過這幾年來明爭暗鬥，寶興宇也奈何我們不得，不過，在這些仇殺，損人無數，為了雙方教衆，兩教在年前，來了一次談判！」

「結果如何？」

「公道自在人心，咱們神龍教決定不與通天教同流合污，各自為政！」

「對，人各有志，你不犯我，我也不犯你！」

「可是寶興宇却不是這麼想，他見奈何我們不得，竟派人來擄咱們少教主！」

「是兆震中？」

「正是，寶興宇想擄了兆少教主，用作談判威脅，好使咱們老教主兆寶凡低首投降！」

「兆少教主果然被擄？」

「不單被擄，而且受了重傷！」

「是你救了他？」

「不，在下祇懂馬，那有甚麼本領。」

「那是貴教高手……」

「咱們神龍教四大尊使，一聽此事，立時出動，把少教主救了出來！但在回教途中，又被通天教八色騎追殺，這件事令妹相信也曾提及！」

鐵木機道：「亞柔說過，不過，她說得簡單。」

於是馬神便把遇到八色騎之事，再詳加描述，聽得鐵木機眉飛色舞。

馬神道：「假若沒有碰到令妹，我想，咱們大有可能已落入八色騎手上，那時……」

「那時會怎樣？」

「不敢想像，實在要多謝令妹！」

鐵木機道：「其實……」

「其實甚麼？」

鐵木機欲言又止。

馬神道：「有甚麼事情，鐵木兄放心一說！」

「其實我應代表家父、舍妹，甚至天馬莊向你們致歉，我們並不是有意救你們……」

「是機緣巧合？」

「也可算是天意——天馬山莊上下，早知馬先生是個馬神，祇有你才能救這一次大瘟疫！」

「過獎！」

「為了邀請先生前來，這一個巧妙邀請……」

「是鐵木兄的設計？」

鐵木機有些靦覥道：「本來我想引你來看天馬山莊馬匹，又贈你馬匹莊園……」

「來一個利誘？」馬神笑道。

「也可以算是，不過，邀天之幸，舍妹有機會救了貴教少教主，不過，咱們並不是以施恩威脅，祇不過是一場湊巧！」

「一場天作之合！」

「也是天馬山莊大幸！」

馬先生想了一想，才道：「我一直在奇怪，為甚麼在那荒僻道路之上，令妹竟無端出現，並且救了咱們……原來一切早有天意！」

兩人都笑了起來。

忽然，馬先生臉有憂色，道：「不知令妹與少教主在回教途上，是否平安？」

鐵木機道：「馬先生不用擔心，我有信心，舍妹為人機伶，就

是遇到了麻煩，也可一一迎刃而解！」

「對，令妹智慧過人，武功又好，一切都會化險爲夷，我是杞人憂天！」

馬神話雖如此，但內心仍有隱憂。

鐵木機道：「馬先生，你仍有所懷疑？」

「不，我擔心的是，通天教此次擄走少教主陰謀敗露，他們不敢再與我們談判，那麼，通天教大有可能硬來，攻我神龍教，也說不定！」

「那又如何？」

「他們硬攻，咱們當然不可坐視，那時，又會造成無數人失去生命！」

鐵木機安慰道：「馬先生不用擔心，假若眞有這一天，我們自會助馬先生與神龍教一臂之力！」

馬神聽了，大喜過望道：「鐵木兄能助我們，一定可以戰勝通天教！」

鐵木機道：「祇是盡力而已，馬先生，我們並沒有甚麼，祇有馬匹！」

「還有你！」

「我？」

馬神嚴肅地道：「鐵木兄，你可知天下武功最厲害的是那一家那一派？」

「天下武功，源於少林。」

「少林武功厲害，是否天下無敵？」

「我想是。」

馬神道：「但我的見解並不是。」

「那是甚麼？」

「天下武功源於少林，少林武功源於一個心。」

「心？」

「心靈之心，那是人心。」

「你的意思是……」

「甚麼武功也不及一個心靈，鐵木兄心思縝密，可以想出很多前人未敢想像的事物，相信很多武功蓋世的人，也未及鐵木兄萬分之一。」

鐵木機笑了起來，道：「馬先生抬舉。」

「並不是抬舉。」

「有例可以說明？」

馬先生想了一下，道：「有，你堂中所懸掛的諸葛孔明，便是一個絕佳例子。」

「諸葛先生？」

「正是，諸葛先生平生不懂半分武功，但憑其聰明心智，借東風借箭，氣死周瑜，火燒連環船……連曹操這個大奸雄，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

「對，我也是因此而崇拜諸葛武侯。」

「你見諸葛先生羽扇綸巾，但憑三寸不爛之舌，舌戰羣雄，何嘗用過一分武力？」

「佩服佩服！」鐵木機道，頓了一頓，又道：「我聽家父說過武功之道，也授我輕功，但先生有此見解，實在是令在下耳目一新。」

「相信將來，我也要倚重鐵木兄！」

「在下鞠躬盡瘁，死而後矣！」

鐵木機引用了諸葛孔明出師表中所言，兩人相視大笑。

經此一談，兩人更是惺惺相惜。

此時，天已大亮。

馬神道：「我想去看看馬匹。」

鐵木機道：「我也去！」

「徹夜未眠，你能否……」

「馬先生不要小覷我，我雖然雙腿不便，但身體尚可，一天兩天未眠，在下仍然可以，我祇擔心先生。」

「不用擔心，我一見馬匹，精神自然振奮。」

「話雖如此，不過，我這次與你出去看馬，不用你多費心力。」

「有甚麼新奇建議？」

「醫馬之事，不用你親自動手，你而今祇要觀察其他馬匹，看有否受嚴重影响？」

「正是。」

「騎馬馳騁，也需體力，但坐觀其上，神遊其間，不費心力。」

「鐵木兄有神奇之法？」

「也並不神奇，來，我帶你去看。」

馬神首先乘了升降椅子上去，接着鐵木機也上來，兩人出了大廳，來到門外。

鐵木機道：「我們先騎馬到那邊樹叢，滿生藤蔓之地，那邊可以看到馬匹。」

馬神心中嘀咕，又是要騎馬，有甚麼稀奇？

馬神道：「鐵木兄身輕，我與你一同騎一匹馬，可否？」

「好極！」

馬神上馬，鐵木機也一躍而上，坐在他前面，他身材瘦削，身如輕燕，當然沒有影响馬匹奔馳。

馬神提韁，馬匹如飛。

鐵木機道：「馬先生不愧馬神，不費吹灰之力，竟然可控制馬匹。」

「控制馬匹，不在乎力。」

「不在乎力？馬匹如此巨大，如何不用力，牠怎麼會聽你指使？」

「你也知道，馬匹力量大，假若你與牠角力，何能勝牠？」

「不能。」

「自然不能，騎馬是向馬指示，祇用一兩隻手指，利用韁繩傳意，人馬合一，這才會神馳天外一般。」

「馬先生，你眞懂馬的心意。」

馬神沒有回答。

「馬先生，你還懂馬語？」

馬神依然沒有回答，祇是微笑。

鐵木機見他不言，也不追問。

不一會，已來到那處叢草雜生之處，附近有些矮樹，藤蔓叢生。

鐵木機先下了馬。

當馬神把馬縛好，祇見鐵木機從樹叢之中，拉了一個竹簍出來。

馬神不知他弄甚麼玄虛，問道：「這竹簍有用？」

鐵木機道：「馬先生，今日風從人願。」

馬神實在不明白，他答非所問。

鐵木機突從懷內，拿出了一塊布出來，他把布攤開，道：「你助我按好。」

馬先生一觸那布，知是上等絲綢所做，非常輕便，却又異常堅韌。

祇見他又從懷中，拿了兩條幼小鐵枝出來。

馬神道：「這非普通鐵？」

「是鑌鐵與青銅合煉而成，非常堅韌。」

鐵木機把兩支鑌鐵支，插入那塊絲綢內早已縫妥的套子之內，道：「馬先生，玩過風箏嗎？」

「當然玩過。」

「玩過這麼大的一隻風箏嗎？」

馬神至此，才看到他插入兩支鑌鐵支入那布內，做成了一隻大風箏。

鐵木機再把大風箏繫上竹簍，再利用藤蔓，看來可以把風箏放起。

馬神似仍未明白。

鐵木機道：「神遊天上，可曾試過？」

馬神搖了搖頭，問道：「我們上天？」

「對，上天！」

鐵木機已一躍而上竹簍，道：「快上，而今風正勁，可以升上去。」

馬神實在沒有想到，人可乘風箏。

他上了竹簍之後，鐵木機一拉上面繩索，綢上壓着的石塊已被扯開。

風一揚，風箏已乘風而上。

馬神一時之間，心中害怕，急忙抓着竹簍。

鐵木機道：「不用怕！」

原來這風箏早已與下面矮樹連上，風箏上到了一定高度，不再上升。

馬神向下一望，有些心虛，也有一些脚軟感覺。

「怎麼？」

「美妙！」他實在不能多說一字。

那風箏迎着風勢，在半空之中迴旋。

「你看，馬匹在下面。」

「天，你果眞沒有說錯，可以不費力，在天上觀馬，你看，大半個天馬山莊的馬，都在你我脚下。」

從上下望，馬神可以清楚看見一羣一羣馬匹，其中有些疲倦躺下，有些却飛馳跑步。

馬神看了一會，道：「馬匹大約沒有甚麼問題，瘟疫暫可控制，我也安心。」

鐵木機道：「假若你想飛遠些，我還可再放一些繩索，可去遠些。」

「不用了，因爲你多放一些繩索，可去較遠，却又較高，看不清楚。」

「是！」

兩人站在竹簍之內，祇覺天風撲面，陣陣涼意，沁入心脾，暢快之極。

馬神道：「怪不得自古已有人羨慕大鵬一飛衝天，凌霄壯志，想不到在半空之上，比想像尤爲美妙。」

風箏又再旋轉了一個圈。

馬神道：「下面草地生長，似乎有異。」

「甚麼問題？」

「你看，有些地方，異常翠綠，有些却枝枯葉黃，假若不在上面看，無從比較。」

「那表示甚麼？」

「那表示土地有問題，也表示草中欠缺某些東西，也許正是你們天馬山莊此次瘟疫原因。」

「眞的？」

「我還要再去細看，不過，假若沒有在半空下瞰，我相信要找三個月，也未找出原因。」

「那麼，知此原因，解除瘟疫有望？」

「當然。」

「下去好嗎？」

「不，既發現了草地問題，想來控制也非十分艱難之事，我不想這麼快下去。」

「爲甚麼？」

「你不覺得這半空之中，極爲寧靜，自己似變成了一隻飛鳥，大地在我脚下。」

馬先生果眞像神遊天外。

轉了幾個圈之後，他們拉着繩索，徐徐而下，來到地上，下了竹簍，鐵木機很容易又把絲布摺疊起來。

「果眞神乎其技！」馬神仍讚不絕口。

鐵木機道：「也不是甚麼，我祇利用了風箏之原理，不過，這隻

風箏極大，可以載人，不過，這東西仍有缺陷。

「甚麼缺陷？」

「要有風才有用。」

「也是。」

「沒有風之時，便是廢物。」

馬神覺得，即使如此，已是神奇之極。

鐵木機道：「其實前人早有構想，可以不靠風，不靠繩索，可以神遊天外。」

「不靠風，不靠……你說早有前人構想？誰？」

「墨子！」鐵木機頓了一頓，才道：「墨子不但有其墨家學說，他更設計了一輛可以飛的東西，據說可以飛出城門之外。」

「千多年前，已有如此奇人？」

「此之所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對，天下萬物皆是如此。」

相伴回教　義結金蘭

從天馬山莊到神龍敎教中，路程是超過三天以上，但鐵木柔選了兩匹上駟，日行千里，大約可以趕早於一天半，便可到達。

在路途上時間減少，也是爲安全完成保護少教主成功多添一分把握。

可是，凡事有利，必有其害。

兩匹千里馬在路上馳騁，却惹起了兩人注目。

當時，那兩個人也是騎着馬，居高臨下，他們身穿素白衣裳，看來像讀書人，也像道士。

「好一匹馬！」其中一人道。

「不，好一雙馬！」另一個道。

「對，兩匹馬都好，難得的是兩匹馬的高矮、外貌、奔跑姿勢，都是那麼好，難得難得。」

「我們這一雙，其實也不差。」

「但比起他們那一雙，便差得遠了。」

「你喜歡？」

「喜歡，你呢？」

「當然喜歡。」

「既是如此，我們還站在這裏作甚麼？」

「兩個騎馬人……」

「他們一閃即過，是一男一女，看來相當年輕，應該沒有多大問題。」

「好極！」

兩人一同把馬頭一拉，稍鬆韁繩，馬匹便抄向山旁一條小道，往山下奔去。

如果是在直路之上，這兩人的馬，應該是不能追到兆震中與鐵木柔的。

可是他們從山上下來，抄捷徑走。

鐵木柔在前，一直以平均速度，讓馬匹舒舒服服的跑着，跑長程的道路，絕對不能突快與突慢。

兆震中在這大半天的旅程之內，倒已學會了不少騎馬的技術。

突然，鐵木柔把馬拉慢下來。

兆震中問道：「怎麼？」

「前面有馬。」

「那又如何？」

「似向我們而來。」

鐵木柔畢竟是在馬匹羣中長大，對馬匹比一般人有更佳的反應。

果然，在山路旁，有兩匹馬正疾步向他們而來。

鐵木柔把馬放得更慢。

兆震中道：「不要理會他們。」

有時有些事情，絕對不能不理會，你不理會，事情仍要發生。

那兩個素服男子，却在這時，突然把馬加速，並且喝道：「讓開！」

鐵木柔把馬扯向一旁，兆震中此時，也祇好把馬放得更慢。

其中一個男子，從他們當中穿過。

另一個男子，却已在他們跟前，停了下來。

當最初那匹馬兒，在他們當中穿過之後，那人立刻又把馬拉住，轉過身來，也停了下來。

這時的形勢，是那兩個男子，一前一後，已把鐵木柔與兆震中包圍在當中。

他們已無法不停下來。

「雲兄，你看，果然是好馬。」

「柏弟，你的眼光向來不錯。」

那兩個人，你一句兄，我一句弟，居然好像完全看不見馬匹上有人，祇看見前面兩匹駿馬。

鐵木柔與兆震中互望一眼，實在不知道他們究竟想弄甚麼玄虛。

兆震中拱手道：「兩位好漢，道上相逢，不知……」

「雲兄，你看，這馬毛色光亮，雙目炯炯有神，四蹄有力，實在是難得一見的好馬。」

「柏弟，那邊的一匹也不錯，外形非常漂亮，頸上長長鬃毛，迎風飛舞，好看極了！」

這兩人似看不見兆震中與鐵木柔，連兆震中禮貌的問話，也置若罔聞。

兆震中又道：「兩位好漢……」

那個叫「雲兄」的，抬起頭來，阻着他說下去，道：「小子，閉嘴！」

另一個叫「柏弟」的，也接口道：「勿再多言，打擾我們兄弟看馬。」

兆震中聽了，實在是難以忍受，便要發作。

鐵木柔用眼神示意，道：「兩位，你們懂看馬？」

這一個「懂」字，令兩人忍不住

抬起頭來，望着鐵木柔。

鐵木柔微笑。

「雲兄」道：「難道你懂？」

鐵木柔道：「略識皮毛！」

「柏弟」道：「那麼，你能說出我們這兩匹馬如何？」

鐵木柔把他們跨下兩匹馬，看了又看，臉上微笑，却不言語。

「怎麼？」兩人齊聲問道。

鐵木柔道：「也算是上駟。」

兩人齊道：「算是？」

「當然是算是。」

「怎麼算是？」

鐵木柔道：「先說雲兄你這一匹，你看牠長相高大，胸口寬闊，跑起來却欠勁，而不耐長途。」

「你怎知道？」

鐵木柔祇是微笑。

「柏弟」忍不住問，道：「我這一匹呢？」

「你那一匹長相也是不俗，但四蹄開灑，彈力不足，步履雖强勁，但仍有些氣喘。」

「你怎知道？」

鐵木柔道：「這兩匹馬並非你們養大的。」

「當然不是。」

「那麼，不關你們的事。」

兩人聽了，實在不明鐵木柔在說些甚麼。

兆震中一直在聽着，也覺鐵木柔說得有趣，道：「何不教教他們？」

兩人聽了，向他翻了一下白眼。

兆震中畢竟是年少氣盛。

鐵木柔道：「我說，這兩匹馬有些弱點，並不關你們二人之事，因爲牠們並非你們養大，自小被人催谷，早已跑壞了。」

兩人聽了，齊道：「原來如此！」

「雲兄」道：「你覺得她說得有理？」

「柏弟」點頭道：「有理，近日我發覺牠氣喘毛病更爲厲害，你呢？」

「雲兄」道：「對，近日以來，似乎是越跑越欠勁力，以前不是這樣。」

突然，兩人都望着鐵木柔。

「你們兩匹又如何？」

兆震中道：「你們覺得如何？」

「上駟！」

「佳駿！」

兆震中得意道：「你們好眼光。」

「小兄弟，你可知我是誰？」那個叫「雲兄」的道。

兆震中搖了搖頭。

「小姑娘，你可知我是誰？」那個叫「柏弟」的道。

鐵木柔也搖了搖頭。

「那你們好好聽着，也好好的坐穩，我姓崔，單名一個雲字，催魂崔雲。」

「我姓區，單名一個柏字，鈎魄區柏！」

鐵木柔與兆震中似並沒有反應。

兆震中在神龍敎內，似乎聽過有這兩個名字，但並沒有甚麼深刻印象。

崔雲道：「催魂是催人拿魂魄的崔雲。」

區柏道：「鈎魄是鈎人魂魄的區柏。」

原來兩人外號與名字相同，聽起來有些趣怪。

兆震中道：「那又如何？」

「催魂」崔雲道：「換馬！」

「鈎魄」區柏道：「把馬讓給我們！」

鐵木柔插口道：「爲甚麼？」

崔雲道：「單是我們『催魂鈎魄』這兩個名字，已是足夠。」

區柏道：「你們不要魂魄了？」

兆震中道：「來！」

鐵木柔奇怪，心想：「爲甚麼兆震中會如此說。」

崔雲、區柏也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兆震中續道：「有本領便來。」

崔雲與區柏聽了，「呸」的一聲，挾馬攻上。

兆震中也不示弱，驅馬迎上，鐵木柔當然會插手，霎時之間，四馬八手互拚。

崔雲與區柏有「催魂鈎魄」的外號，當然並非善男信女，出手異常狠辣。

兆震中以硬對硬。

可惜，他功力未足，而且傷癒不久，三兩個照面，已被他們擊了下來。

鐵木柔見狀，知道硬碰，不能佔優勢，幾個閃身，憑着馬匹進退迅速，她的身手也迅速，三兩下閃動，已把區柏拉了下馬。

崔雲也索性下馬，兆震中跟着下馬。

四人便在地下打了起來。

開始的時候，崔雲、區柏二人，以爲自己是成名高手，而這兩個，看來還是乳臭未乾的小子，不把他們放在眼內，可是，交手之後，發覺並不容易應付。

崔雲突然喝了一聲，雙掌挺出。

兆震中知他內力深厚，也不敢直攖其鋒，一個閃身，避了開來。

幸好這一閃避。

祇見崔雲雙掌挺出之後，掌力所到之處，「砰砰」二聲，震耳欲聾。

「催魂」這一個外號，也並非浪得虛名。

他這雙掌，便是有名的「掌心

雷」，多少高手，都在他雙掌之下，被催去了魂魄。

「鈎魄」也厲害。

他也是看不起鐵木柔這個小姑娘，不過，鐵木柔輕功了得，左閃右避，在不經意之時，再出手一擊，這一種打法，使區柏連中兩下，受傷不重，但痛楚却不輕。

他發起怒來，突然抽出了一雙短鈎。

「鈎魄」這個外號，大有來頭，這一雙短金鈎，似乎已與他雙手結合，使出凌厲，眞有鈎人魂魄的本領。

金鈎使出，在鐵木柔耳邊掠過，那破空之聲，實在使人皮膚立時起了鷄皮疙瘩。

鐵木柔知道，瞎纏下去，佔不到上風，脫身也是不得，反而累事。

她突然想起鐵木機臨行之前，所贈的「空山靈雨」，她立時虛晃一招，一個翻身，上了馬上。

兆震中被「催魂」雙掌，壓得喘不過氣來，見鐵木柔上馬，他也翻身，上了馬上。

區柏叫道：「想走？」

「催魂」崔雲也道：「沒有這麼容易。」

鐵木柔也不多言，便用那長長的匣子，向二人一掃。

空山靈雨，靈氣迫人。

兩人祇覺臉上、身上，有些刺痛，再看清楚之時，才知道滿身中了飛針。

兩人驚叫。

鐵木柔把馬一拉，道：「聽着，針刺在臉上身上，暫時祇沒入一半，半個時辰之內，仍未能把針拔出，便自動入體內，那時悔之已晚。」

兩人聽了，不敢戀戰，立時便見一支拔一支。

鐵木柔一夾馬，揚長而去。

兆震中當然也不甘後人，從後跟着。

「這是甚麼針？」似是崔雲的聲音。

兆震中朗聲應道：「催魂鈎魄針！」

* * *

兆震中與鐵木柔在笑聲之中，離開這兩個惡賊。

轉眼之間，來到一處，祇見山上有一堆一堆白石，似乎是由人工堆在一起。

鐵木柔並未見過這些東西，問道：「兆少敎主，這些白石……」

兆震中道：「鐵木姑娘，請不要叫我少敎主，一來這一稱號，在路上走動，會惹來通天敎的人，二來，我們已是好朋友，爲何仍如此客氣？」

「你也叫我鐵木姑娘？」

「那我叫妳……我比你年長，叫你柔妹妹。」

鐵木柔道：「好極，我也叫你一聲震中哥哥。」

「好極，咱們兄妹相稱，較不惹人注目。」

「對了，震中哥哥，這山上堆了這麼多白石，是甚麼東西？」

「這些並非石頭。」

「不是石頭，是甚麼？」

兆震中道：「你拾一塊來看看。」

鐵木柔也沒有下馬，祇一橫身，便拾到一塊小小的白石，兆震中見她馬上身手如此佳妙，道：「柔妹妹，你馬上身手如此好，何時敎我？」

「你來天馬山莊好了。」

「我們辦完此事，若敎中無事，我定然再來天馬山莊請敎你馬上絕藝。」

「好極，拜見師父！」兆震中戲道。

鐵木柔道：「你還沒有把這白石告訴我！」

「啊，那是鹽！」

「鹽？鹽是白色顆粒狀，怎會是白石？」

「這是岩鹽！」

「內陸地方，沒有海鹽，便要鑿這些岩鹽。」

鐵木柔仍不明白，問道：「這石頭之內，怎有鹽份？」

「你可聽過滄海桑田？」

「聽過！」

「滄海桑田，本是形容世間人事變幻，人生無常，但事實上，這大地的確在變，可能以前這一帶地方根本是海，但經過千萬年，土地變動，這大海可能已變成陸地。」

「海水也因此結晶成岩。」

「對，柔妹妹你極爲聰明！」

忽然，大道前面，竟然有一輪篷車出現。

兩人看了一眼，大感興趣。

本來，一輛篷車，在道上出現，並不是甚麼稀奇古怪之事，但這一輛篷車的確有些稀奇。

第一，這篷車是粉紅色的，粉紅色非常易被染汚，而眼前這一輛，居然非常清潔。

第二，這篷車前面有兩匹馬，却並無駕馭的馬伕，但馬匹却慢步而行，有規有矩。

鐵木柔道：「我哥哥做的金色篷車，已是好看，想不到還有粉紅色的馬車，好看極了！」

兆震中道：「這倒好像是女兒家的篷車！」

「怎麼沒人？」

「怎會沒人？」

兩人策馬走近。

鐵木柔好奇，朗聲道：「車內

有人嗎？」

「有人！」竟是個沙啞的聲音，是個男人。

鐵木柔道：「對不起，打擾了！」

車內的人竟道：「一聲打擾便可以走了嗎？」

「那你想怎樣？」兆震中問道。

「你可以走！」車內人道。

「我呢？」鐵木柔搭口。

「你小娃子，不可走！」

「爲甚麼？」鐵木柔道。

「因爲我一向喜歡小女娃子！」

「甚麼？」鐵木柔怒道：「你這人好無禮！」

突然，這粉紅色篷車，掀起了那門簾，但鐵木柔細看之下，內裏並沒有人，祇有一張大床褥似的軟舖，舖在車廂之內，而這軟舖，也是粉紅色的。

兩人正在奇怪。

祇見到篷車之上，有一個人出現，這人一派斯文，穿的也是粉紅色衣服。

一個男人，穿粉紅色衣裳，實在不好看。

篷車依然是向前走着。

那男人道：「好漂亮的女娃子！」

兆震中怒道：「你這人一表斯文，却口沒遮攔，你是人嗎？」

那人竟道：「不是，我不是人，我早說過，我喜歡女娃子，一見是美麗漂亮的女娃子，便不能不讚！」

鐵木柔道：「卑鄙！咱們走！」

她一夾馬匹。

突然，馬車向橫，阻了她的去路。

那人道：「女娃子，你絕不能這樣便走！」

兆震中道：「你想怎樣？」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這人一臉好色之相，實在叫人作嘔。

「你是司馬昭？」

那人道：「在下正是。」

兆震中聽過這人名字，道：「你是淫賊司馬昭！」

那人並沒有因聽了「淫賊」二字而生氣，反而道：「人稱我爲『餓狼君』司馬昭！」

鐵木柔道：「餓狼？毛狼？」

司馬昭竟然嬉皮笑臉道：「正是！」他張開雙臂，道：「小娃子，你先進入我粉紅車廂！」

鐵木柔怒道：「無恥！」

兆震中忍受不住，一躍而上，上了那粉紅色篷車之上，雙腿踢出。

司馬昭左閃右避，道：「我不喜歡小伙子！」

兆震中更怒。

司馬昭也一躍而起，兩人便在篷車之上打了起來，鐵木柔見了，也躍了上去。

司馬昭見了，道：「小娃子，你不是來篷車頂，而是入篷車之內！」

兆震中聽了，更是怒不可遏。

司馬昭一直並沒有放手猛攻，但見鐵木柔上來，二人夾攻，有些吃力。

他突然一掌挺出，掌在半空，又突然一個改變，掌變成爪，抓向兆震中。

這一爪實在厲害，爪未到，兆震中已感到那道勁力，假若被他抓中，自己臉頰上皮膚，可能被他抓破了，他無法不退。

這一退使他重心頓失。

而「餓狼君」司馬昭立時又把爪變掌，他人向前，舉掌挺出。

兆震中避無可避，中了他這一掌，整個飛身而起，飛落了篷車車頂。

鐵木柔想下來，但司馬昭一個橫身，阻了她的去勢，又嬉皮笑臉道：「小娃子，不要走！」

他雙手伸出。

鐵木柔知他要討便宜，一躍而起。

司馬昭見她避過，笑道：「好極，好極，我喜歡女娃子，更喜歡漂亮的女娃子，也更喜歡懂武功的漂亮的女娃子！」

鐵木柔心中也是怒極，心想：「若不好好教訓這人，難平我心頭憤恨！」

她一躍而過了司馬昭的頭上，到了篷車另一邊，司馬昭轉身追過來。

鐵木柔一閃避，又與他過了兩招。

篷車震動，因此打鬥並不容易，但司馬昭似乎已習慣，因此處處佔了上風。

鐵木柔知道，再多二三十個回合，自己定然落敗，她想抽身而過，司馬昭早已洞悉她心意，處處阻住她的去路，硬要把她留在篷車車頂上。

鐵木柔本又想使出空山靈雨！

不過，兩人太近，抽出不易，沒時間扣射，她並沒有把握，若一時失手，被他搶了，反而大大不妙！

她回身一瞥那雙仍在慢步的馬匹，已心生一計，她立時一個虛晃。

司馬昭以爲她想攻下盤，立時緊守下盤。

那知道鐵木柔已飛身向下，落在前面那雙馬之上，她騎馬本領已勿庸懷疑，站在馬上本領也是不弱，最難得的是，她並非面對前面，而是背着馬頭。

司馬昭見了，也忍不住道：「

小娃子，好馬術！」

鐵木柔一脚踢向那篷車的木條，木條應聲斷了，雙轡馬便離開，篷車也倒下。

不過，在篷車停下之前，仍有向前猛衝之力，因此，篷車雖暫無馬匹牽拽，仍不停向前。

鐵木柔已一個翻身，下了地。

當時，鐵木柔那一匹坐騎，雖無主人在上，但仍然追着而來。

鐵木柔立時上了她那匹馬，但見兆震中也騎馬追了上來。

鐵木柔道：「撞那篷車！」

兆震中會意，跟着鐵木柔，二人以馬匹，在篷車後面猛撞猛推。

那篷車被推撞，當然沒有停下來。

一時之間，司馬昭料不到有這變故，不知道如何是好，仍站在篷車頂上。

但他心不怕，看你這兩個小鬼頭，能弄些甚麼花樣？

鐵木柔與兆震中兩匹馬，是非常有靈性的馬匹，見主人催牠們上前，也奮力推那篷車。

篷車越來越快。

司馬昭有些害怕，轉過身來。

這一轉身，立時嚇得他三魂不見了七魄，原來篷車正撞向山邊處。

他想跳起，已來不及。

篷車撞向山邊，力道之大，幾乎把篷車也震散了，而站在車頂上的司馬昭，篷車突然停頓，產生了一股極大力量，把他一拋。

這一拋，使他無從控制。

司馬昭像一個被發射出去的炮彈，撞向山上，正中了那些白石堆中。

他人頭插入石堆，當堂死去！

兩人見了，才舒了一口氣。

兆震中道：「這人生前『鹹濕』！」

「甚麼『鹹濕』？」鐵木柔問。

「這是南方人叫那些淫魔的俗語，這人生前是個大淫魔，而今死在鹽堆之上，倒也是報應！」

鐵木柔聽了，仍不甚明白。

兆震中道：「鹽是鹹的，這淫賊『鹹濕』，死在鹽上，正是鹹上加鹹！」

鐵木柔聽了，忍不住大笑起來。

* * *

兩人收拾了一個大淫魔，非常愉快。

轉眼之間，已來到一個小鎮，這小鎮並不繁盛，來往的人也不多。

兆震中道：「快要入黑，我們還是先吃了東西，再趕路！」

鐵木柔並沒有甚麼異議。

他們找了一間小酒家，其實也不是甚麼酒家，祇是一間茶寮飯亭，讓過路之人，吃些東西，暫時歇息一下。

兩人叫了一些小菜，要了兩碗白飯。

那個既是老闆，又是小二的，上前招呼二人道：「兩位可要趕路？」

兆震中道：「對！」

「怪不得你們不喝酒！」

「我們向來也少喝酒。」

「爲甚麼你這麼問？」鐵木柔道。

那老闆道：「因爲你們想喝也沒有。」

「怎會如此？」

「因爲昨日一大羣人來過，連我最後一罈，也買去了！」老闆道。

「一大羣人？」兆震中道。

「這地方平日有很多人經過？」

「不，這地方荒僻，那有甚麼人經過！」

「那怎會有一大羣人？」

「我也是奇怪，我在這裏開小飯亭多年，也沒有見過這麼多人，而且他們衣衫古怪！」

「如何？」兆震中問。

「五顏六色，人是如此，馬也如是！」

鐵木柔心中一凜，望了兆震中一眼，他們却是心中有數。

吃過飯後，兩人見天已黑。

鐵木柔道：「如果眞是八色騎……」

兆震中道：「那人說是一大羣人，那不單是八色騎八個人，應該還有他們部下。」

「八色騎每人帶多少人？」

「據說每人八個！」

「八人便是六十四人！」

「他們人多勢衆，我們肯定吃虧！」

兆震中道：「那麼，我們找個地方，過了今晚，讓他們遠離一點再上路，那往找客棧。」

這鎮上也祇有一間小客棧，老闆也是個掌櫃，也是個小二，對二人光臨，非常歡迎。

他先爲二人拉了馬匹入廐，餵些乾草。

客棧內並沒有其他顧客，兩人各要了一間上房。

經過一日的勞累，兩人很快便入睡。

到了初更，鐵木柔被一陣輕微的馬嘶聲音，弄醒過來，她向來對馬匹的一動一靜，非常敏感。

鐵木柔雖醒，但不願起來，矇矓矓的想：「怎麼馬會無故叫了起來？」

過了一會，又聞馬嘶之聲。

她爬了下床，躡足走到窗前，心想：「馬匹沒有理由，無故叫了兩次！」

她從紗窗往外一望，只見下面那個院子，竟是黑影幢幢！

這間小客棧，本來只有她與兆震中二人，爲甚麼會在這時，多了人起來。

而且，這些人正輕步疾走，看來是被人調配。

再看一下，那些人都朝着他們所住的小樓而來，很明顯，目標是他們兩個。

忽然，隔壁傳來一聲敲打。

鐵木柔輕道：「震中哥哥？」

「柔妹，小心！」

原來兆震中也被下面輕微的人聲弄醒。

鐵木柔見下面暫又無動靜，輕聲問道：「你可知道這些是甚麼人？」

兆震中道：「不知道！」

這時，傳來有人上樓的脚步聲。

鐵木柔站在門旁。

突然，門被闖開，三人衝向鐵木柔睡床，揮刀便斬，當然，他們都落了空。

這三人，穿着三色不同的衣服——紫橙黃。

室內雖無燈光，但鐵木柔仍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登時，她知道來的是甚麼人！

八色騎，通天教八色騎！

這一次他們並非只有八人而來，而是各攜手下，看來非要把鐵木柔與神龍教少教主兆震中一網成擒不可！

那三人，手起刀下，却發覺沒有了人，三人連忙轉過身來。

鐵木柔已站在他們跟前，左右手同時伸出。

三人只覺胸前一痛，隨即整個人痲木起來，不能稍動，連叫出聲也沒有能力。

鐵木柔想出一個聲東擊西的辦法。

她把三人推近窗旁，然後，開了窗門，先托起第一身穿紫衫的人，擲了下去。

這一擲立時引起下面的哄動。

人未着地，第二個又被擲下，這一個是穿橙衣的人，哄聲更响。

接着便是第三個穿着黃衣的人墮下。

八色騎知道，敵人已知，不用再掩飾。

赤紅騎一聲令下，好多人衝上了二樓。

鐵木柔當然不會再躭在房內，她是利用擲人下去之際，早已破屋上頂。

當她仍未穩身，隔鄰一邊屋頂，也有一人破屋頂而出，那人正是兆震中。

兆震中見鐵木柔也出來了，道：「柔妹妹，我們果然心有靈犀一點通！」

鐵木柔聽了，心中一震，臉頰竟是無端熱了起來，幸好在這當兒，兆震中並未發覺得到。

兩人站定。

屋頂的四方八面，立時有人爬上，並把二人團團圍着，這些人都蓄勢以待。

鐵木柔道：「咱們今日要殺個痛快！」

兆震中也接口道：「好極！」

話未說完，四方八面的人已衝過來。

他們每人衣衫顏色不同，手握兵刃，如狼似虎，但聽到下面傳來聲音：「要活口！」

那些人已攻來，兆震中與鐵木柔以背對背，抵住了這一輪攻勢。

他們本無兵刃，但三兩下手勢，已奪了他人兵刃在手，鐵木柔長劍，兆震中大刀，兩人配合得天衣無縫！

第一排人被兩人打退，第二排人已再爬了上來。

不過，一排又一排，似無盡頭。

這些人武功似是稍遜，但始終圍住他們，不讓他們離開這個屋頂。

看來下面傳來要說活口，使他們未下殺手。

兆震中心想：「對方人多，自己勢單力弱，再纏下去，一定被他們活捉，上次已被擄了一次，這一次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被捉去。」

他的心中一狠，又殺了幾人。

鐵木柔見他越戰越勇，也抖擻精神，一連刺死了幾人。

兆震中見有如此艮機，道：「走！」

兩人正想騰身。

八個人同時在四方八面爬了上來。

爲首的是一個赤紅衣裳的人，一望而知，便是通天教八色騎爲首的赤紅騎。

其餘七個不同顏色的，當然是其餘七色騎。

赤紅騎本來以爲自己手下人多勢衆，根本不用親自動手，定可以把這兩個小賊，捆了下來。

那知道，八色騎的手下，一個一個的被打傷，墮了下來，他知道這一次，八色騎非親自動手不可！

赤紅騎第一個動手，其餘七人，應聲圍上來。

鐵木柔與兆震中立時奮力迎戰。

這八色騎當然並不是庸手，兩人未夠三十個回合，便已感吃力。

鐵木柔突然想起，上次與八色騎相鬥之時，紫橙黃藍四騎，中過她的針，她還恫嚇他們是毒針。

而今看來，這四騎力道較弱，

似乎對自己有戒心！

鐵木柔立時，避重就輕，專向紫橙黃藍四人攻去。

兆震中不知就裏，以爲她故意要攻這四人，他便想退而求其次。

鐵木柔道：「這四人有傷！」

雖然是簡短幾字，但兆震中也會意。

鐵木柔力攻四人，兆震中也突然轉身，同時改攻那四人，這一轉變，紫橙黃藍四騎之處，立呈一個缺口！

有缺口，還不逃？

兩人心意一樣！

那知道，這正是八色騎一個大陷阱。

鐵木柔一馬當先，衝向這個缺口，希望可以衝出圍困，不會被擒！

那知道，這四色騎不單沒有想辦法把缺口塡上，而且故意讓缺口大開。

四色騎當然沒有理由，苦戰這一段時間，竟會大開中門，讓他們離去。

兆震中在鐵木柔後面，當他想到其中有詐，但已來不及，只見前面有十多支箭猛力射來！

鐵木柔反應也快，她揮長劍，擋了七八支、可是箭自三個方向射來，其中一支，竟射中了她的肩胛骨處！

兆震中這時，一躍上前，大刀迴旋，在鐵木柔前面，好像架起了一個防護罩。

箭仍是狂射，但一一被大刀格下。

鐵木柔痛極，而後面那四色騎，紅綠黑白，正在鐵木柔後面，同時攻來。

鐵木柔痛得有些模糊，但四人來勢，仍然看到，她想以長劍刺出，但已是力不從心！

四色騎同時攻上。

兆震中見箭已停，知道後面一定有八色騎的人，他連回頭也沒有，一手拉了鐵木柔，然後自己以身護着她，轉身橫刀一揮。

這一刀確實厲害。

四色騎本以爲可以把鐵木柔手到擒來，那知道兆震中臨危不亂，仍救了鐵木柔。

鐵木柔心存感激，一按胸口，才記起身上有「空山靈雨」那匣子暗器！

八色騎的不斷埋身進攻，使她沒有機會拿這個匣子暗器出來，這時，她被兆震中護住，正好趁機抽出。

兆震中雖勇，但到底不是四色騎的敵手，擋了八招，他可以護得住自己，但護不住鐵木柔！

他毅然不退，爲鐵木柔捱了一刀！

鐵木柔見他如此，心中一酸，叫了一聲：「震中哥哥！接住空山靈雨。」立即把「空山靈雨」拋向他。

兆震中一接「空山靈雨」在手，精神大振，紅綠黑白四色騎，並不知道他們在說些甚麼暗話！

可是，當他們知道，已是太遲。

兆震中一按樞紐，「空山靈雨」內的牛毛細針，有如驟雨，狂射而出！

紅綠黑白四騎，同時驚叫。

他們只知中了暗器，但不知中的是甚麼暗器，而其餘四騎，聽到驚叫，飛身而來。

兆震中一見四人身影，又再按那「空山靈雨」！

四人身未站穩，又中那些牛毛細針，這一次輪到他們忍不住的驚叫。

其餘的人湧上。

兆震中也不猶豫，猛按「空山靈雨」，一時之間，多人倒下。

這一變故，爲首的赤紅騎叫道：「退！」

衆人立時依言。

兆震中當然趁這艮機，一手抄起了鐵木柔，躍了下去，直衝馬廐，上了馬匹，揚長而去。

鐵木柔偎在兆震中胸前，似是昏迷。

兆震中跑了一段路程，才發覺鐵木柔中箭之處，已現黑色，他們知不妙！

這時，再無八色騎追來。

兆震中停了下來，附近是荒山野嶺，他找了一個山洞，抱了鐵木柔入內。

鐵木柔已是昏迷。

兆震中從自己懷中拿出了一些藥，餵了給鐵木柔，然後用口，把她肩胛處黑血吮了出來。

那些藥是兆震中在天馬山莊內，那位爲他解毒的大夫所配，在士急馬行田之際，他把那些解藥給鐵木柔吃，看來解藥就算無大效，也不會有害。

鐵木柔昏迷之中，突然醒來，只見兆震中正在允吸她肩胛傷處，她是個少女，立時輕輕把他推開。

兆震中喜道：「柔妹妹，你醒來了，那大夫配給我吃的解藥，原來對你也有效！」

鐵木柔並沒有說話。

兆震中道：「柔妹妹，你肩胛處，再沒有毒血，不用擔心！」

鐵木柔低下頭來。

兆震中這時，才發現鐵木柔粉臉緋紅，他一直在想着救人，一時之間，完全沒有想到男女之嫌。

「你怎麼了？」鐵木柔仍然沒有回答。

兆震中以爲她是倦極而睡了，

經過這一夜的打鬥，險死環生，又爲鐵木柔吮血療傷，他也是非常疲乏，他脫了身上的斗篷，蓋在鐵木柔的身上，然後，自己也睡了。

當他醒來之時，不見了鐵木柔，心中一驚，但隨即見她坐在山洞另一角。

兆震中關心地問道：「柔妹，你沒有甚麼？」

鐵木柔道：「震中哥哥，你也起來了，沒有甚麼事嗎？」

「我有甚麼？」

「你爲我吮血療傷……」

「啊，當時你肩胛一片瘀黑，我害怕那些箭毒攻心，因此……幸好那些箭毒，只是普通毒，我吮了出來，並給你吃了解毒之藥！」

鐵木柔感激道：「謝謝你救我一命！」

兆震中道：「你怎會如此說，如果要謝，我早已不知如何謝你救命之恩了，咱們是好兄妹！」

「祇是好兄妹？」鐵木柔有意反問。

可是，兆震中似乎不明，道：「當然，咱們是好兄妹！」他頓了一頓，看看鐵木柔，只見她一臉疑惑，兆震中道：「來，來，日頭當空，咱們無香燭，仍可來個八拜的儀式！」

鐵木柔道：「八拜？」

「難道你沒有看過戲中桃園三結義？咱們也來義結金蘭，雖不是同年同月生，但願同年同月……」

「怎麼？」

「我不想你再說下去，因爲你還有傷在身，而且返回神龍教途中，還不知要遇到甚麼襲擊，我們這麼年輕，當然不談死字！」

鐵木柔見他一臉眞誠，並不是裝模作樣，心中雖覺有些不是味兒，但兆震中却是一個正人君子，昨日一戰，屢屢爲保護自己，而不顧本身危險，雖然自己不幸中箭，但他肯爲自己捨命，是毫無疑問，但是……

兆震中道：「柔妹妹……」

鐵木柔如夢初醒，道：「甚麼事？」

「我行年二十！」

「我十八歲，那我先在這裏，尊一聲哥哥！」鐵木柔站了起來，向兆震中深深一揖。

兆震中也向鐵木柔一揖，道：「咱們就這樣結成金蘭兄妹，以後，還有很多事情，要妹妹你幫忙！」

「我可以幫你甚麼？」

兆震中道：「我相信日後你可助我之處極多！」

鐵木柔想反問一句，但兆震中已顧左右而言他，鐵木柔是個聰明的姑娘，也不再問下去。

兆震中道：「我爲你找些滋補食物！」說罷出了洞外，不用多時，鐵木柔又覺有些疲乏，又入夢鄉。

當她醒來之時，祇覺一陣肉香撲鼻。

兆震中捧了一碗湯進來。

鐵木柔道：「咱們回到了家？」

鐵木機笑道：「不，我騎馬出外，找到一戶農家，給了他一些銀兩，他歡天喜地，把家中四五隻鷄都宰了，爲我熬了這一碗鷄湯！」

「四五隻雞弄這一碗湯？」

「不，還有一些用來烤燒！」

鐵木柔把湯喝了，那湯當然是鮮美極了，兆震中又拿出一些鷄肉，二人同吃。

鐵木柔道：「哥哥，你眞懂得服侍別人！」

「不，我完全不懂！」

「那你又怎知我喝鷄湯可恢復體力？」

「我不知道，我祇是向那農家說，失血多身體虛弱，最好吃些甚麼！他却告訴我，吃鷄湯最滋補，並爲我宰鷄煮湯，那人眞好。」

「你給他多少銀兩？」

「祇是小小一錠黃金。」

「怪不得！」

「我而今想起來，殺了他四五隻鷄，不知會否影響他的生計！」

「你那一錠黃金，足以讓他開一間鷄場，買四五百隻鷄也可以了！」

「怪不得那農戶如此落力！」

兩人談談笑笑，鐵木柔覺得這位少教主，並不通世務，這也難怪，他是神龍教少教主，平時生活，祇有人服侍他，那有他服侍人之理？

入夜之後，他們決定起程，一來是害怕通天教八色騎追來，二來也擔心馬神等着藥救馬匹。

鐵木柔肩胛處，仍有些痛，但幸好祇是傷及皮肉，並沒有傷及筋骨，而她是個非常善騎之人，騎馬趕路，對她來說，並不礙事。

那兩匹馬，經過了一大段時間休息吃草，精神體力也是大增。

跑了一夜，竟是越跑越快。

到了天亮之時，已看見有些神龍教教衆，兆震中知道已近教。

不多時，已有一些教衆，發現了少教主，便着人通知神龍教教主。

神龍教四大尊使已親自到來，迎接少教主。

兆震中見了四大尊使，並引見了鐵木柔，衆人見他身畔一位如此美貌姑娘，更加歡喜，不過，爲了避免尷尬，衆人也沒有追問。

兆震中一面走，一面敍述在途中經過，又訴說馬神正在天馬山莊中醫馬，要鐵木柔把馬藥帶回天馬山莊去。

不一會，他們已見到神龍教教主。

神龍教教主兆寶凡，知道兒子回來，大喜過望，親自出來迎接。

兆震中一見了闊別多時的父親，上前跪拜，道：「孩兒不孝，令爹爹掛心！」

兆寶凡教主道：「一切都不關你的事，那通天教教主爲人卑鄙奸詐，他們早已處心積慮，擄了你去，威脅我教，好使我們屈服！」

兆震中道：「多得這位鐵木姑娘，途中救我一命，也救了馬先生！」

兆教主見這位姑娘，雖是外族，但對中原禮教也懂，爲人聰明伶俐，也是十分喜歡。

兆教主道：「姑娘是天馬山莊莊主千金？」

「在下拜見教主！」

「不用客氣，當年我在關外，也見過令尊鐵木剛，知道他有一個天馬山莊，那時他祇有數百匹馬，已是雄霸關外。這幾年來因教中有事，不能往天馬山莊一行！」

「兆教主有空，一定要去看看！」

「而今貴莊有馬多少了？」

「幾千匹了！」

兆震中接口道：「我看不止，有一萬匹以上了！」

「喲！鐵木莊主魄力驚人，有空之時，定去拜訪拜訪，並請教養馬之道！」

鐵木柔道：「說來慚愧，天馬山莊近日發生瘟疫，正當束手無策之時，幸貴教馬先生援手，否則……一切均不敢想像！」

「馬斯辰對馬愛若子女，到了天馬山莊，一定是有如魚得水之樂！」

「我也正要來替他拿藥，回天馬山莊拯救馬匹！」

兆教主道：「我已派人找出馬藥！姑娘救過我兒，不知要如何答謝姑娘？」

鐵木柔道：「兆少教主也救過在下，我也不知如何答謝少教主！」

兆教主追問其中因由，鐵木柔一一詳細告之，他聽了起來，心中欣喜，因爲這姑娘，不單美貌，且知書識禮，武功過人，看來對自己兒子也有好感。

那夜，兆教主領着四大尊使，與少教主兆震中，隆重招待鐵木柔，進酒言歡，不在話下。

鐵木柔在教中過了一宿。

翌日一早起來，便來拜見教主，並道：「教主，在下想立刻趕程回天馬山莊。」

兆教主道：「爲甚麼不在教之內，多盤桓幾天？」

「救馬如救火！」

「既是如此，尊使已爲你準備好馬先生所要之藥。」

兆震中也來了，知道她心急回天馬山莊，也不阻撓，親自送她出教。

兆教主也感激鐵木柔，也與四大尊使，一起送至大門前，鐵木柔留下了一匹馬給兆震中。

眾人看着鐵木柔上馬，英姿颯爽，教人傾羨。

當鐵木柔離開了神龍教，兆震中才陪着老父回到教內。

兆震中道：「通天教八色騎被我們傷了之後，不知又會弄些甚麼來攻擊我們！」

兆教主道：「四大尊使正在爲此而準備，他們各自調兵遣將，看來我們與通天教一戰，勢所難免！」

「爹爹不用擔心！」

兆教主道：「假若通天教明槍明刀來，咱們還怕他們甚麼八色騎，最可恨的是，表面與我們談判，却暗中派人擄你，作爲談判本錢，實在卑鄙之極！」

兆震中道：「通天教如此做，江湖中人，自有定論，況且我們也有實力，與他一戰，有何可怕！」

兆教主道：「我怕的是教眾生靈塗炭！」

「爹爹有甚麼打算？」

兆教主道：「我打算把附近教眾遷移，假若通天教攻來，盡量避免教眾受害！」

話雖是如此簡單，但遷移教眾，並非易事，怪不得兆震中看到他爹爹近日爲教內之事，弄得頭髮也斑白了許多。

兆震中道：「我剛回來，可有工作要我擔當？」

兆教主道：「教中大小事情極多，你跟着我，看看那些可以爲我代辦！」

兆震中道：「孩兒自當盡力。」

兆教主道：「那位鐵木柔姑娘未有婆家？」

「當然還沒有！」

「既是如此，她家中有父親，還有誰？」

兆震中道：「她還有一個哥哥鐵木機，這人眞是個奇人！」

「奇人？甚麼奇人？」

「我在途中所用的『空山靈雨』，是他設計的，我們才有機會擺脫八色騎！」

兆教主對「空山靈雨」甚感興趣，兆震中一一爲父親解說。

兆教主聽了，道：「鐵木姑娘是如此貌美，她的哥哥又如此聰明，一定是玉樹臨風！」

兆震中道：「爹爹，你猜錯了！他是個無腿之人！」

「無腿？」兆教主大爲吃驚。

「不過，你不用爲他擔心，他

爲自己設計了一張有輪椅子，陸地、空中四處來往，毫不費力！」

「天下竟有如此奇材，來日必當一見！」

「鐵木機眞是一個不可多得人材！」

兆教主又問：「你可見過鐵木剛？」

「沒有，他剛好離開天馬山莊，也許是爲了找藥醫馬，因此無緣得見！」

「他們在關外如何？」

忽然，兆震中發覺，父親提問的問題，似乎越來越是關心鐵木家之事，便反問道：「爹爹，爲甚麼你想知道鐵木家的事？」

「當然，難道你不想知，你不喜歡知道？」

兆震中聽到此處，恍然大悟，道：「爹爹，其實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告訴你！」

「甚麼？」

「我與鐵木柔，已義結金蘭！」

「義結金蘭？」兆教主幾乎以爲自己耳朵有問題。

兆震中道：「是的。」

「爲甚麼？難道你因爲家中沒有妹妹，便想要一個妹妹？」

「那麼，你想爲我要的是甚麼？」

兆教主瞪目結舌。

兆震中道：「難道你要我與鐵木柔結拜爲兄弟？」他說罷此言，便離開了大廳。

兆教主眞給這個兒子氣壞，心想道：「怎麼一個好端端的美貌姑娘，竟認作一個妹妹，天！」

兆教主想追問，也來不及。

其實，這一個謎，不單兆教主不明所以，連當事人鐵木柔，心中也滿是疑惑！

爲甚麼兆震中以死相救，却視自己爲妹妹？

難道自己樣貌不夠吸引？

難道自己是外族人不配？

難道是……

有太多的難道，鐵木柔心中實在無法想通，幸好，她是心胸廣闊的人，年紀又輕，暫時也並沒有爲此事而大大煩惱起來。

目前最擔心的是馬匹。

想起馬匹，她雙腿一夾，駿馬如飛。

感恩回饋　化解仇恨

鐵木柔連夜兼程，完全沒有休息，第二天早晨，已回到了天馬山莊。

在山莊大門之處，遇到了父親鐵木剛。

鐵木剛風塵僕僕，一臉失望的神色，見了鐵木柔，問道：「柔兒，你往那裏去了？」

鐵木柔道：「找藥！」她把背後一大包藥給父親看。

「甚麼藥？」

「醫馬之藥。」

鐵木剛喜道：「你找到了醫馬的藥？」

「不但找到醫馬之藥，而且找到了一個醫馬之人。」

鐵木剛奔波了大半個月，找尋醫馬之藥，一無所獲，心頭正在煩躁不安，驟聽鐵木柔所言，實大喜過望。

「在那裏？」

「藥在這裏，人在那裏。」

「山莊之內，那有甚麼高人？」

「你可聽過神龍教內有一個馬神？」

「聽過，馬神，他在山莊之內？」

鐵木柔點了點頭，並道：「他在山莊之內，早已醫好了部份馬匹。」

「你又去拿甚麼藥？」

「他身上帶有馬匹之藥不多，而且神龍教少教主又受傷……」

鐵木柔一邊與父親入山莊，一邊細訴前事。

鐵木剛聽了，喟嘆道：「想不到我離開大半個月，竟發生了這麼多事情，而且我爲了尋找治馬大夫，尋尋覓覓，却無覓處，你好心救人，却找到了馬神。」

忽然，鐵木柔把馬拉停了下來。

鐵木剛往前望去，道：「怎麼會如此？」

原來他們見到鐵木機，見到鐵木機出來，已是一件相當奇怪的事情，因爲他行動不便，很少來到戶外，這一次更爲奇怪，見鐵木機竟然是坐在馬背之上。

鐵木柔立時把馬一夾，奔了過去，並叫道：「哥哥，哥哥！」

鐵木剛也飛馬過去。

鐵木機坐在馬上，倒是有另外一番雄姿。

在他身旁，當然還有馬神馬斯辰，他見到了鐵木柔，也喜問道：「鐵木姑娘，可有找到藥？」

鐵木柔道：「找到，找到，哥哥，你怎會騎馬出來？」

鐵木機並不直接回答，他先招呼父親，道：「爹爹，你要快來謝謝這位馬先生。」

鐵木剛上前，拱手一揖，道：「馬先生，在下鐵木剛，多謝你救我天馬山莊。」

馬神笑道：「鐵木莊主實在太客氣了，在下不才，僥倖對治馬還有一些心得，舉手之勞，不用介懷。」

鐵木剛道：「先生實在客氣，天馬山莊如果不能渡過此一災難，天馬山莊將沒有一匹馬，沒有馬的

天馬山莊，怎能成？」

馬神道：「天馬山莊鴻福齊天。」

鐵木柔道：「馬先生，我爹爹不懂你們這些客套，哥哥，我祇想問，你如何能騎在馬上？」

鐵木機笑道：「你哥哥能文能武，當然可以騎在馬上，奔騰馳騁。」他非常開心地控制着馬匹。

鐵木柔道：「這全是馬先生的功勞。」

馬神道：「也不全是，鐵木少莊主自己設計了一個特殊馬鞍，可以把他自己身體緊扣，也可把他平衡，因此，便可以安穩坐在馬上。」

鐵木機笑道：「設計馬鞍是件小事，最重要是馬先生授了我一些獨門秘技，控馬心法。」

鐵木剛道：「馬先生果眞名不虛傳，眞是神人！」

馬神笑道：「你們太誇獎了，也不是甚麼神乎其技，祇不過是一些利用韁繩控馬的本領，你們都是天生騎士，鐵木少莊主也不例外。」

鐵木機道：「他教我祇用手指控制馬匹，不費甚麼內勁，我才可以如此安穩，來去自如。」

鐵木柔道：「爹爹，馬先生不單知道怎樣控制馬匹，怎樣醫治馬匹，還懂馬語，與馬匹交談。」

馬神笑道：「鐵木姑娘太誇張了，在下那裏有如此本領，其實這些雕蟲小技，不足掛齒。」

鐵木剛也不追問下去，祇道：「咱們要好好一聚，馬先生。」

馬神道：「莊主，咱們先動手熬藥，治療馬匹。」

鐵木剛感激道：「馬先生如此爲我天馬山莊，馬先生，異日假若你對天馬山莊有何要求，咱們是水裏水去，火裏火去。」

馬神道：「多勞莊主關照。」

於是，衆人開始爲治療馬匹工作，當中，鐵木機最爲高興，以前，天馬山莊之內，料理馬匹之事，他祇能說說提些見解，最多也是坐了那個大風箏，在上面看看馬匹。

而今却是不同，他可以坐在馬背之上，到處來去，更可以撫摸每一匹馬。

馬神一邊吩咐傭僕治馬，一邊與鐵木柔閒談，問及神龍教中的事。

鐵木柔也把道中所遇事情，一一告之。

馬神嘆口氣道：「這通天教卑鄙無恥，日夕想辦法戕害我教，實在叫人擔心。」

鐵木柔道：「馬先生不用擔心，貴教教主宅心仁厚，福蔭教衆，自然得到上天庇祐。」

馬神道：「但願如此！」

* * *

轉眼之間，馬神在天馬山莊之內，工作了二十多天，天馬山莊內的馬疫，已受控制。

他日夜爲馬匹工作，鐵木一家人，都十分感激他。

那日，治馬工作，已告一段落，鐵木莊主特別設了一道全羊宴，招待馬神。

全羊宴內，每一道菜均以羊爲主。

馬神吃得十分開心，道：「想不到一隻小小的羊，竟可以弄得這麼多花式。」

鐵木剛道：「你還沒有試試這東西呢。」

他夾了一顆好像水晶，但當中又有一顆黑色東西給馬神。

馬神道：「是甚麼東西？」

鐵木莊主道：「你吃過便知。」

馬神也不客氣，祇覺那東西入口軟滑，咀嚼一下，又有些可咀嚼的東西，美妙之極。

馬神道：「好極！好極！」

鐵木柔道：「你知那是甚麼東西？」

馬神搖了搖頭。

鐵木柔道：「那是羊眼睛。」

馬神笑道：「原來羊眼睛如此好吃。」

鐵木剛道：「我也介紹一些特別的炖品給你吃，包你們吃了青春常駐。」

馬神笑道：「老朽還有青春？」

鐵木剛道：「當然有，吃了這炖品之後，還會返老還童，老當益壯。」

馬神也不拒絕，先飲了一口湯，祇覺果眞鮮美，道：「這眞是天下美味。」

鐵木機道：「這是炖羊胎，羊胎精華，盡在當中。」

「我也閱讀過古書，據說羊胎眞可以使人青春，精力充沛！」

鐵木莊主道：「你看我？」

鐵木柔道：「我爹日夕在戶外風沙趕馬，本來應是滿臉皺紋，但你看！」

馬神小心一看，才發覺鐵木莊主頭髮有些微白，但臉孔却是皮光肉滑。

馬神笑道：「那我要多吃一些了。」

衆人都笑了起來。

吃完，馬神臉上帶些酒意，也似帶些隱憂。

鐵木柔十分仔細，便問道：「馬先生，你可有甚麼憂愁？」

馬神道：「沒有，沒有，飽餐半醉，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鐵木柔道：「馬先生養馬有大本領，可是看人，却不及小姑娘。」

馬神勉强笑了。

鐵木柔道：「馬神是我們天馬山莊大恩人，你有甚麼心事，何不拿出來一說，看看天馬山莊能否爲馬先生出半分之力。」

鐵木莊主也道：「假若小女沒有說錯，馬先生何不說出來聽聽，先生之事，也是天馬山莊之事。」

鐵木機也道：「馬先生如果不說，那不當天馬山莊是自己人了。」

馬神道：「你們盛意拳拳，在下眞是感激，不過，我是神龍教之人，一定要回去爲神龍教辦事。」

「那是當然。」

「看來馬匹瘟疫已受控制，也是我告辭的時候。」

三人聽了，不便阻撓，祇是黯然神傷。

馬神道：「此去一別，又不知多少年後，才能到貴莊，再看天馬山莊馬匹奔馳。」

鐵木莊主道：「馬先生甚麼時候光臨，咱們隨時倒屣歡迎，求之不得。」

馬神道：「不是我不想來，而是不知再有沒有空閒，我是個愛馬之人，可以在此天馬山莊之內，實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鐵木柔道：「其實這裏三分之一馬匹已是屬於你的了。」

「我的？」

鐵木柔道：「我不是早已告訴過你？」

「我以爲開玩笑而已。」

鐵木莊主道：「我在馬匹瘟疫之前，曾說過有人可醫治馬病，控制馬病，天馬山莊內三分之一馬匹均屬他，作爲酬金。」

馬神道：「原來我已發達了。」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馬神道：「這麼多馬匹，我也不要了。」

「爲甚麼？」

「我日夕在江湖奔走，怎能照顧這麼多馬匹？馬匹天生愛自然，就讓牠們在無際的草原馳騁。」

鐵木莊主道：「我們自然會爲你照顧。」

「好了，我明天便要走！」馬神道。

鐵木莊主當然不開心，但他是個豪情奔放之人，舉杯道：「咱們再爲馬先生乾這三杯。」

鐵木柔與鐵木機也一同舉杯。

* * *

翌日一早，馬神醒來，便要上路。

那知道，鐵木一家人，早已醒來，並且準備了一輛馬車，並有八匹駿馬。

鐵木莊主道：「小小禮物，不成敬意。」

馬神道：「我一個人，怎麼可帶這麼多？」

鐵木柔道：「馬車不用你管，你祇要騎在一匹馬上，其餘馬匹，均會自動跟你，這些也不用我多說，假如我還多講，豈不是在老夫子面前賣文章？」

鐵木剛道：「馬車之內，也有一些天馬山莊產品，請帶給神龍教中人，並請問候少教主及教主。」

馬神知道，多推讓也無益。

三人送馬神走了幾里，才再道別。

臨走之前，鐵木機鄭重道：「假若通天教來攻，一定要通知我們，我們一定想辦法一盡綿力。」

馬神又再謝了他們，一夾馬匹，不再回首，這一段向神龍教之路，馬神十分熟悉，也沒有遇到甚麼危險，轉眼兩天，便回到教中。

兆教主親自出來迎接，兆震中與四大尊使也在當中，一別多天，衆人也十分想念馬神。

回到教中，兆教主又爲他洗塵設宴。

馬神把在天馬山莊之事，一一告之衆人，他特別提及鐵木機這人，雖是無腿，行動不便，却是個設計機括之人才。

衆人聽來，也覺非常有趣。

但馬神一直都感覺到，衆人實在是滿懷隱憂，可能是爲了馬神剛回來，不便提出。

馬神終於忍耐不住，問道：「教中可有大事？」

衆人默然。

兆教主道：「近日據我教探子報告，通天教似乎有了異動！」

「異動？甚麼異動？」

兆震中道：「他們不單派人馬迫近，看來是有圍攻我們教之意。」

四大尊使爲首的蒼龍使田守仁道：「那個通天教教主寶興宇更在各地招聘了高手！」

白龍使道：「那些高手，全是一些邪門惡魔！」

海龍使道：「甚至兩河一帶的幫會，也受他利誘！」

飛龍使道：「他們人多勢衆，像一座山，我們却要抗戰一座山！」

馬神道：「飛龍使，你未免長他人威風了！」

兆教主道：「茹土祥的比喻，並非無據！」

教主也如此說，馬神知道，那絕不是無的放矢。

馬神道：「教主，你有何打算？」

兆教主道：「我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我已在近日把老少遷離，特別是那些住在教附近的，免他們在被圍困時受遭殃！」

馬神道：「我們也可找幫手。」

「當然可以，不過，咱們神龍教只是江湖上一個小教派，那些大宗派，例如少林、武當，根本視我們無物，其餘的則視我們爲邪門教派！」

兆震中道：「咱們並非邪門教派！」

「這個當然，不過，我們日夕爲自己教派教衆工作，並沒有去與他們聯絡，加上通天教日漸勢力坐大，連我們這小教也想一併而吞，更把我們說得一文不值，那有人會無端助我們？」兆教主實在有些擔憂。

馬神道：「那麼，天馬山莊也許可以幫忙一下！」

「喲，那位鐵木莊主鐵木剛，他們只擅於養馬，對於人多勢衆的夾攻，他們可以幫些甚麼？」

馬神並沒有再多言，他已決定早日派人，前往天馬山莊，希望他們可派些人來，雖是杯水車薪，但也總算是聊勝於無！

兆震中忽道：「咱們能否不與通天教一戰？」

兆教主道：「我們當然不想，但而今來攻是他們，主動權也在他們身上……」

兆震中道：「假如我們能勸服他們……」

兆教主聽了，似是忍不住的笑了起來，四大尊使也忍不住笑，使兆震中非常尷尬。

兆教主道：「震中，你能否勸服一隻貓兒不吃腥，能否說服一隻餓虎不吃肉？」

兆震中吶吶道：「我……我會……」

兆教主道：「你不用再胡思亂想，跟從四大尊使，好好備戰吧！」

兆震中也不再多言。

轉眼又過了一個多月，春盡夏來。

那日，天氣異常悶熱，入夜之後，電光閃閃，雷聲隆隆，看來一場大雨即將來臨，無法避免。

兆教主正在教之中，突然有探子入報：「教主，有人馬自三方迫近我教！」

兆教主道：「再探！」

他立時召了四大尊使進來，與他們討論一下形勢，近日他們教中備戰很積極，早已各派了崗位。

兆教主又派人召了少教主兆震中來，可是，很久也未見兆震中出現。

他們也不理會，繼續研究怎樣對敵。

大雨終於下來，這一場雨，實在難以形容，神龍教的教衆在山上，因大雨引至多處山洪爆發，本來在山上作了很多備戰的設施，也因這一場暴雨而遭破壞。

大雨由初更，一直下不停。

經過一夜疲累備戰，兆教主領了四大尊使來到教前，細看下面。

衆人一看，同時吃驚地叫了起來。

因爲他們都看見教前那一大片土地，人影幢幢。

那些當然不是神龍教的教衆，大雨滂沱之夜，教衆不會出外。

很明顯，所有人影雜沓的，都是通天教派來的人。

通天教教主寶興宇昨夜在滂沱大雨中，作了一個決定，大隊人馬，利用大雨掩護，迫近神龍教。

這本來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決定，那知道，神龍教衆，以爲大雨之中，無人敢輕舉妄動，也沒有理會外面。

甚至兆教主也千萬想不到，通天教會乘雨而入侵。

兆教主見了這麼多人迫近，道：「天亡我也！」

蒼龍使道：「教主，怎麼辦？」

兆教主道：「我們教後面遭山洪沖去了不少財物，而今被通天教的人死守在外，也會迫使我們糧絕而死。」

白龍使道：「他們敢迫近，我們也可率衆突圍！」

海龍使道：「通天教不熟悉這地方地勢，當雨一停，我們居高臨下，自可殺退他們！」

飛龍使道：「雖然外面受制，但我們早已在山中儲糧，就是被大雨會毀去一部份，但大部份仍然保護好，他們要攻上來，絕不容易！」

兆教主聽了四大尊使的語言，也暫時安心。

兆教主忽道：「怎麼震中整夜沒有出來？」

蒼龍使道：「馬先生也沒有來！」

兆教主道：「他們是否上了山上？」

蒼龍使道：「也許是，我再派人去找他們回來，教主不用擔心。」

兆教主道：「通天教的人迫近，我看這些人並非主力角色，暫時我們要好好保存人手，看他們有甚麼異動，才再作打算！」

蒼龍使道：「而今已是天亮，昨夜大雨，一定有很多意外發生，咱們各自回崗位，先修好損毀，再積極備戰，教主一發令，咱們才可響應！」

衆人別了教主。

兆教主一夜勞累，本來十分疲倦，但不見了兒子，心中有些不祥的感覺，馬神負責山上馬匹工作，常常會在山上各處溜連，一時因雨未來，也不奇怪。

這一日，天氣卻變得異常晴

朗，烈日當空，很多被洪水衝下泥濘，結成了硬塊，道路也不好走。

通天教教主，總是出人意料，烈日之下，他們却並沒有任何動靜。

四大尊使巡看過自己的崗位，發覺損毀實在不少，立刻吩咐教衆修葺。

那日是風平浪靜。

兆教主仍然找不到兒子兆震中，他十分擔心。

蒼龍使安慰道：「少教主爲了教衆，常常到山上各不同地方守候，他能學得教主，那麼爲教衆，教主應該引以爲傲！」

兆教主道：「我只擔心，年輕人……」

蒼龍使道：「教主不用擔心，少教主已能獨立，武功也不弱，經過上次被通天教所擄，已有江湖歷練，他定然會照顧自己！」

中午時分，馬神回到教之中。

兆教主見了他，道：「你去了那裏？」

馬神道：「我上了山上，昨夜一場大雨，把我們在山上的水庫，完全下滿了，我爲了使那些堤壩不被摧毀，到了山上，開了些水閘！

「因爲我從鐵木機處學來一些機括辦法，我已在上面水壩處安裝了一些器械，派人控制，假若通天教的人，以人海戰術攻來的話，那一定可以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怎麼教訓？」

「我一聲令下，水閘齊開，那些人一定死於我們這一次人造山洪之下！」

「馬先生辛苦了！」

「那也沒甚麼！想不到我幫了天馬山莊，他們也教懂了我不少東西！」

兆教主道：「你見過震中？」

馬神搖了頭。

「你想他會去了那裏？」

一直到夜晚，還是沒有兆震中的踪影。

那一夜，月明風淸，直到初更，通天教派的人仍無異動，神龍教的人，各有備戰，見他們無所動靜，也不敢貿然有所行動。

初更過後，忽地滿天火箭，射向教中。

教的牆是用麻石砌成，外面也無甚麼可燃之物，因此，這些火箭，對教中沒有多大影响。

但火箭依然不斷放過來。

兆教主在堡上，實在不明白通天教到底用些甚麼戰略，不過，他們已準備隨時應戰。

只要他們攻堡，他們一定還以顏色。

馬先生更是蓄勢以待。

那知道，一直到天亮，火箭停了，却也沒有通天教的人攻上。

兆教主實在覺得奇怪。

蒼龍使派了幾個敢死探子出外，打探了一會，他們都已回來。

據他們所探知，昨夜一場火箭攻來，只是通天教故意虛張聲勢，但後面的人，却越來越多。

兆教主聽了，道：「原來他們眞是要用圍攻的方法，要咱們死在教之內！」

蒼龍使道：「他們用火箭，佯作進攻，其實是由後面重重包圍。」

兆教主問道：「來了多少人？」

白龍使道：「據探子估計，前晚大雨來時，來了千多人，而今三邊，各多了千多人！」

兆教主道：「那麼是每邊各有二千多人？他們裝備如何？」

海龍使道：「他們都有充足糧草！」

飛龍使也道：「他們的確已有駐紮的動向！」

馬先生道：「他們不攻上來，我們攻下！」

兆教主道：「不，他們人多勢衆，正想趁我們一開門，便進攻！」

馬先生道：「水攻！」

兆教主道：「好極！」

於是，馬神上山部署一切，入夜，兆教主召集了四大尊使，在教內觀看。

一聲令下，這人造山洪，由山上沖下，這突如其來的水勢，使得前面那些通天教教衆，非常狼狽，很多人也因此被水沖走。

這一次水攻，非常成功。

據探子回報，通天教派死了不少，可是，過了兩天，那些人又再補上。

原來，通天教派這一次，眞是下了決心，一定要殲滅神龍教，因此派了很多人來死了，被洪水沖去了，對他們來說，並沒有甚麼關係。

衆人看到如此情形，大爲氣餒。

兆教主道：「他們確是想把我們困死！」

馬先生道：「我未料到他們會是如此，這個通天教教主，不理人命，實在叫人齒冷！」

兆教主道：「水攻只可以一次，我們還有甚麼辦法？震中這幾天，爲甚麼還沒有出現？」

沒有人見過兆震中。

兆教主心中一凜，難道又被通天教的人擄了？

馬先生也看出教主的憂慮，安慰他道：「教主不用擔憂，少教主有了上次經驗，不會再那麼容易被人再擄！」

兆教主道：「再看幾天，咱們突圍！」

蒼龍使領命，便各自準備。

這兩天，通天教也無異動，他們大多駐紮在前面，看來他們眞是要困死神龍教，並準備了糧草作長期消耗之戰。

兆教主本想率領衆人，突圍而出。

但蒼龍使不想教主冒險，道：「先讓咱們四大尊使出外試下突圍，如果不成，我們各自出外請救兵，而教內，神龍教衆，仍要教主領導！」

兆教主見四大尊使十分忠心，也極爲感動，道：「你們先試一下，但千萬不要拚命，咱們兵微將寡，千萬別作無謂之犧牲！」

衆使領命！

馬先生與教主在教內等候。

四大尊使的突圍，不及一個時辰，已然退了回來，他們並沒有損傷。

蒼龍使道：「通天教教衆似乎接了命令，不在殺死我們，祇在趕我們回來！」

白龍使也道：「是的，他們以人海阻止我們，叫我們衝不過去！」

海龍使道：「我發覺在外面圍守的人，似乎比起幾日之前，更加多了！」

飛龍使道：「對了，我也覺人數是越來越多！」

兆教主道：「通天教教主寶興宇究竟想怎樣，要弄些甚麼玄虛？」

四大尊使沒有人能回答。

他們都不約而同，望着馬神。

馬神道：「通天教近日勢力已擴張，但江湖之上，大小教派極多，他想一統而成爲所有教的教主！」

兆教主道：「這人野心實在不小！」

馬先生續道：「孫子兵法有云：不費一兵一卒勝人，那才是眞勝之道，天下教派，都在注視他們征服神龍教這一役，若他們圍攻咱們成功，其他弱小教派，那有不低首臣服之理！」

兆教主道：「馬先生分析極爲有理。」

這時，堡外突然傳來沸騰人聲。

兆教主領了衆人出外，祇見有探子回報，道：「教下面有一衆人等，向咱們喧囂喝罵！」

來到教中一個大陽台，往下一看，衆人都有些驚異起來，因爲當中竟有通天教教主寶興宇。

在寶教主身旁，當然還有八色騎，八色騎八色衣裳，繽紛奪目。

每一色騎後面，還有同樣顏色衣衫的兵卒，正是人强馬壯，聲勢驚人。

通天教的教衆，見兆教主率人出來，都發出了巨大的噓聲，一時之間，山嶽震動似的，聲音迴響。

祇見通天教教主寶興宇一舉手，教衆立時靜了下來，寶教主那種威勢，實在叫人動容。

寶教主充滿內勁的聲音，直達衆人耳內：「兆教主，神龍教已是日暮途窮，快點向通天教投降，還有一線生機！」

登時，通天教教衆又是一片噓聲，震耳欲聾。

兆教主想回應一句，也不可能。

寶教主又是手一舉，教衆又再靜了下來，寶教主道：「兆教主要說些甚麼？」

兆教主也眞氣貫注，道：「寶興宇，你別作你的千秋大夢，神龍教教派是永不屈服的！」

四大尊使也你一言我一語，爲教主助威！

可是，通天教教衆一喊，他們的聲音，沒入了洪流，根本沒有人再聽到他們在說甚麼。

寶興宇又舉手一揮，登時靜下，道：「兆寶凡，我尊你爲一教之主，才如此與你對話，既然你不願投降，咱們就走着瞧吧！」

想不到寶興宇就這樣收了兵，也沒攻上來。

兆教主見他們如此，也入教內。

蒼龍使一入內，便非常激動地道：「這寶興宇，故意顯示他的聲威，我眞想躍下去，把這老骨頭打碎！」

白龍使也道：「我也是如此！」

海龍使道：「咱們還再等甚麼？」

飛龍使也不說話，轉身便要走。

馬神立時阻止，道：「寶興宇正是用那激將之法，你們下去，定會中計。」

兆教主道：「難道我們眞要坐以待斃？」

馬神一時之間，也實無良策。

蒼龍使道：「我平生最怕這樣等，這樣等下去，可是要等多少時候！我寧願飛身下去，一死以決雌雄！」

其餘三尊使也同聲附和。

馬神道：「衆尊使何必爲一時火氣，而誤了大事，我已派了人往天馬山莊，看來天馬山莊三父女，日內定有回覆！」

兆教主道：「他們祇得三人，有何用處？」

「不！」馬神道：「我記得鐵木機說過，天下得勝之人，並非武功最好的人，如果是，少林寺的人，早已雄霸天下！」

「那麼，誰是得勝之人？」

「祇有腦筋最靈，計謀最深，不懂武功，也有致勝之道！」

「誰？」

「鐵木機可能助我們一臂！」

衆人聽了，雖不知鐵木機爲何人，但見馬神對他推崇如此，也就暫時收斂，不好說甚麼。

那晚，馬神便收到了天馬山莊的飛鴿傳書，大意是日內會趕來，衆人稍爲安心。

第二天，通天教教主寶興宇又率了八色騎，來到教前，向他們喧囂。

這一次，寶教主祇是帶八色騎前來。

兆教主接到消息，也領了四大尊使、馬神出來。

寶教主叫道：「兆寶凡，神龍教已遭我們通天教重重包圍，你爲了教衆，還是投降，以免他們無端受害！」

兆教主怒道：「寶興宇，你無端興風作浪，禍及教衆，還在這裏說些風涼話！」

寶教主道：「既然你是如此冥頑不靈，那我們也無法，一切後果皆由你自負！」

兆教主道：「你不用恫嚇，咱們神龍教，上下一心，無論你如何攻來，咱們誓死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寶教主聽了，竟然笑了起來，道：「兆寶凡，你實在老糊塗了，以你的教衆力量，又怎能與我比較？」他突然向天空發出了一下嘯聲。

登時，四方八方傳來了回應，又一次顯示他有非凡的實力。

神龍教這一邊，四大尊使與馬神等，夥同後面一些教衆，也囂叫起來，但相比之下，弱不堪聞，正顯示了兩者之間，强弱懸殊。

寶教主又再仰天呼嘯一聲，這一次，單是在場的八色騎回應，也比神龍教的聲音，威風百倍！

兆教主仍是一臉嚴霜，屹立教前。

寶教主雙手一舉，聲音又再立時停頓，他才施施然又道：「其實，這一次通天教來，目的是使你們神龍教教衆生活改善，並無惡意！」

兆教主道：「你無謂言過飾非，掩飾自己吞拼天下教派之野心！你無謂多說，要動手便動手！」

看來兆教主也動了眞火！

寶教主依然是那一副莊嚴之相，道：「看來你我這一戰是無可避免！」

「來吧！」

寶教主見兆教主如此衝動，仍然一派天降重任的道：「兆寶凡，既然我不想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既然你堅持挑釁，我當然奉陪，咱們來一次單打獨鬥，如何？」

兆教主實在想不到，寶興宇有此提議，但兆教主心中明白，十多年前，自己與寶興宇一戰，他曾敗於自己手下，認爲是人生奇恥大辱，他似乎定要雪此前恥。

四大尊使同時跨上一步。

兆教主道：「既然寶興宇如此提出，你們不用插手，咱們就來個公平決鬥！」

爲首的蒼龍使，輕聲道：「教主小心！」

馬神也上前悄聲道：「教主，寶興宇精於使詐！」

兆教主點點了頭。

寶教主在下面退了十步道：「下來！」

兆教主正想一躍而下。

但四大尊使爲了教主安全，已先躍下，並在教前一排列開，兆教主也躍了下來。

馬神並沒有躍下去。

寶教主向他身旁八色騎道：「你們不用插手！」隨即他一躍上前。

兆教主當然不甘示弱。

當今兩大教主便大戰起來。

論年齡，兩人相若；論武功，也各成一派；甚至論內力，兩人也是在伯仲之間。

兆教主的「神龍十八掌」，當年已打敗過寶興宇，而今十多年後，兆教主對這套鎮教掌法，早已有了新的領悟，這番使出來，迫得寶興宇，連連後退。

寶興宇當然知道「神龍十八掌」的厲害，但他爲了此一深仇，也潛心苦練了他的「通天掌法」，加上他得了一套內功心法，兩者同練，這十多年來，武功亢進。

可是，他並沒有盡使自己全部本領，寶興宇連番退後，兆教主還以爲自己厲害，那知道，當他遠離四大尊使時，寶興宇便使出他的「通天掌法」，加上他內力深厚，這一反擊，反使兆寶凡節節敗退。

一時之間，通天教的人，都爲教主喝采。

四大尊使看到，自然是心急如焚。

那邊八色騎爲教主吶喊，當中爲首的赤紅騎，更大聲道：「兆寶凡不知好歹，自取滅亡！」

蒼龍使田守仁聽了，怒道：「你這個赤紅鬼，沒大沒小的，兆教主尊名，豈是你叫的？」

赤紅騎故意叫道：「兆寶凡，兆寶凡，我叫又如何？你莫奈我何！」

蒼龍使聽了，當然怒極，而其他三尊使也憤怒非常。

赤紅騎火上加油的道：「你們敢動？」

蒼龍使實在無法再忍，他一聲呼喝，其餘三大尊使也齊步上前。

八色騎當然不甘示弱，也跨前了，示以顏色。

在堡敎上的馬神，已看得清楚，但自己在上面，一人說話，不論有何內勁，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馬神知道，這根本是一個陷阱！

寶興宇目的是以自己來困着兆敎主，其他八色騎以言語相激，那又再困住了四大尊使。

馬神已料到通天敎的下一步。

果然，火光四起，通天敎徒，早已埋伏在旁，一擧攻上神龍敎。

那些敎衆，早已預備了繩梯、竹梯，吶喊叫囂聲中，衝上敎。

馬神也指揮了神龍敎敎衆，勉强阻截。

那些敎衆，本來是聽命於四大尊使，他們各有各使命，而今四大尊使與八色騎正在纏戰，他們祇能聽命於馬神，無論他們實力如何，在這一刻，又怎能發揮？

四大尊使知道上當，已是太遲。

他們武功本來應在八色騎之上，無奈他們人多勢衆，一時之間，難以脫離羈絆！

這時，不但通天敎敎衆頗多，而其他邪門敎派的高手，也被寶與宇所邀來。

這些邪門高手，聽命於寶興宇，叫他們埋伏、破壞，這正是他們拿手好戲！

馬神一人站在上面敎上，眼見通天敎敎衆便要攻上，以自己一人，正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突然，他想起了「空山靈雨」。

他也不再猶豫，掏了出來，向攻上來的通天敎敎衆，一連按了多下。

一排一排的通天敎敎徒倒了下去。

一時之間，再無人敢攻上。

不過，當中二邪派高手「大小魔頭」，一聲斥喝，上來便向馬神攻來。

「大小魔頭」是一對孿生兄弟，兩人心意相通，以快速手法，猛攻馬神。

馬神以一敵二，當然力有所不逮！本來，他也可以以「空山靈雨」對付，無奈他們二人，貼身攻擊，根本沒有時間，讓他按掣，射出繡花針！

這時，神龍敎上下受敵，看來再捱不了多少時候，通天敎敎衆若再攻上，神龍敎便要崩潰了！

兆敎主仍然與寶敎主周旋，他也深深後悔，爲了一時之氣，着了寶與宇之道，這時，羣龍無首，人心怯弱，又怎能守得住？

忽然，遠處傳來「隆隆」的聲音。

接着，很多大石從天而降。

每一塊大石，足有百餘斤，落在敎前，兆敎主與四大尊使也趁此機會，退回來，暫時擺脫了通天敎。

石塊不斷從天而降。

馬神見這些巨石，把通天敎衆一一嚇退，再沒有人攻上，而且那些石塊墜下，也傷了無數通天敎衆。

寶敎主在下面，眼看石塊有如炮彈飛來，一時之間，旣無辦法阻止，也不知是甚麼原因，開始有些陣脚大亂。

馬神知道，這些天降大石，當然不是天降，祇有鐵木機才可以想出來的辦法，把石塊造成從天而降的聲勢。

接着，遠處傳來萬馬奔騰的聲音。

那聲勢，至少有幾千匹馬在奔馳，寶興宇並非未見過大場面的人，但在此時，祇聽聲音，也爲之驚怕。

但馬從後面而來，他們不敢後退。

過了不久，果有馬來，聲勢嚇人。

那些馬並沒有人騎，但隊伍整齊，似受了人的控制，馬匹來到跟前，紛紛散開。

馬神見了，喜道：「是天馬山莊的人來了。」

兆敎主道：「幸好他們來得及時。」

通天敎敎主寶興宇突然遇到石塊與馬匹的奇襲，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八色騎亦已各自散開。

那些邪門高手，本想偸襲，但在這一急劇變化之中，早亦已各散東西。

到了這個時候，天馬山莊的人還沒有露臉。

石塊已停，天上又出現了一些奇景。

幾十隻大風箏，幾十個大羅傘，正從不遠之處，冉冉飛來。

這一下子，通天敎敎衆更爲害怕，不知天上來了些甚麼妖魔鬼怪。

兆敎主看見寶興宇也非常狼狽，豕突狼奔，實在像一頭戰敗的狗，一隻夾着尾巴而逃的狗。

他知道這是千金難買的一刻。

兆敎主一躍而下，直奔寶興宇之處。

寶興宇回過頭來，祇見一個大鵬模樣的東西，飛撲而下，更是心寒，飛奔逃遁。

這一跑，更失了重心，連翻幾個筋斗，倒在地上。

兆敎主上前，一脚踏着他的背後。

寶興宇但覺被千斤巨石壓着似的，他無法回首，但瞥眼一看，才知是兆寶凡。

他忍不住叫道：「兆敎主，饒命！」

兆敎主道：「你先站起來！」

寶興宇慢慢的站了起來，兆敎主已看見四大尊使也奔過來，不用吩咐，已把寶興宇綁了起來。

兆敎主立時躍回敎中。

這時，天上的大風箏與大羅傘都飄了下來，當中一個大羅傘，坐了一個人。

馬神一眼看去，便發現是天馬山莊的鐵木機，他立時上前，扶着他下來。

馬神道：「鐵木兄，一切都是你策劃的，你來得眞合時，設計得眞是別開生面。」

鐵木機道：「請牽一匹馬來。」

他隨身携帶了他那個特殊馬鞍，安了上去，立時坐在其上，才與馬神再作寒喧。

馬神引鐵木機見兆敎主。

兆敎主道：「鐵木先生，果眞是非凡之神。」

鐵木機道：「兆敎主客氣，托敎主鴻福。」

兆敎主道：「這些從天而降的是甚麼東西？」

鐵木機道：「也祇是一些雕蟲小技，前幾天，我已接得消息，通天敎重重圍困貴敎，他們人多勢衆，我們無法以人數與他們比較，我便決定以馬嚇他們。」

「萬馬奔騰之聲，當然是先生所弄，請問你如何把幾十匹馬蹄聲，弄至响徹整個大地似的？」

鐵木機解釋道：「我做了很多大喇叭似的擴聲器，像那些用來向人們宣讀報告的東西，放置在他們後面，一時之間，幾十匹馬的奔騰，也像幾百匹幾千匹了。」

兆敎主道：「這設計果然精妙，單是這聲勢，已使他們亂了陣脚。」

馬神道：「那些像炮彈一般的大石又如何？」

鐵木機道：「那是一物二用，我利用那些馬匹，跑過一些大竹子，大竹子的另一邊，放了石頭，當馬匹踏下大竹，便挑起那些大石頭，竹的彈力極好，把石頭彈得又高又遠，墜下通天敎敎衆當中，嚇得他們眞如千軍萬馬追來似的。」

兆敎主道：「鐵木先生眞是智慧超人。」

馬神道：「你們那些馬匹，沒有人騎，怎能控制得那麼井井有序？」

鐵木機道：「那當然是拜馬先生所賜，你當日敎我控馬，我把你敎的意念擴大，訓練馬匹，其實，那幾十匹馬也並非無人控制，你看！」

祇見有兩匹駿馬，正向這邊奔來。

馬神一眼看去，便看到鐵木柔，後面跟着的鐵木剛，兩人下了馬，馬神立時上前歡迎。

馬神道：「鐵木姑娘、鐵木莊主，天馬山莊果然是名符其實，千軍萬馬，從天而降。」

鐵木柔笑道：「一切皆拜我兄長所設計。」

馬神道：「鐵木莊主，假若不是你及時來到，恐怕我們神龍敎早已……」

鐵木剛道：「先生何出此言，當日你救了我們天馬山莊一場瘟疫，我還沒有謝你，今日出此綿力，你却說這話，那你太客氣了。」

馬神知道，這位鐵木剛，義氣過人，也是個非常重義之人，道：「鐵木莊主辛苦了。」

鐵木剛道：「難道你忘記了，我在與你拜別之時，曾說過……」

兩人異口同聲道：「水裏水去，火裏火去。」

兩人立時笑了起來。

鐵木剛道：「兆敎主鴻福齊天，我祇是略盡綿力，通天敎人多勢衆，而我們天馬山莊也沒有甚麼人手，祇有馬匹，便利用馬匹，虛張聲勢，想不到也有效用。」

兆敎主道：「鐵木姑娘果是女中豪傑，不但控制馬匹，神乎其技，還有，你救過小兒震中，我還沒有向你多謝。」說罷便要拜下去。

鐵木柔一個閃身，道：「兆敎主，我曾救過少敎主，其實少敎主在路途之上，也捨身救過我，那麼，我又要向你回拜，要拜多久才完事。」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鐵木柔姑娘美貌動人，身手又極敏捷，溫婉與豪邁，集於一身，實在教人欽羨。

鐵木柔看了四週一會，才道：「兆敎主，震中哥哥呢？他去了那裏？」

兆敎主道：「我也不知。」

這時，所有乘大風箏大羅傘下來的天馬山莊人等，都齊集在神龍敎之前，鐵木機坐在馬上，吩咐他們把風箏羅傘摺疊，神龍敎衆，已派了人招呼他們，迎入敎內。

這時，敎外又傳來一陣人聲。

祇見四大尊使擄了一大班通天敎的人來。

蒼龍使田守仁上前，對敎主道：「兆敎主，你擒了那個通天敎的寶興宇，我們四大尊使也不遑多讓，我們也趁通天敎敎衆陣脚大亂

之際，追下來，你看……」

那些被擄的通天教人，當中很多穿着不同顏色的甲冑，兆教主一看，當然知道那是八色騎的部下。

兆教主道：「擒到八色騎嗎？」

白龍使周天原道：「我擒了兩個，一黑一白。」

海龍使裴領浪道：「我抓了一個，是金橙色的。」

飛龍使茹土祥道：「我也抓了兩個，一紫一黃。」

蒼龍使道：「赤紅騎與我大戰一番，已被我斬傷，其餘那兩個天藍翠綠，似不在陣中。」

兆教主道：「這一次我們在極度惡劣的形勢之下，反敗爲勝，咱們要好好謝過天馬山莊的鐵木莊主。」

兆教主把四大尊使引見鐵木莊主與鐵木機、鐵木柔認識，衆人見到鐵木機貌不驚人，還斷了雙腿，竟會有如此驚人技倆，都是十分佩服。

這晚，兆教主設了盛宴，歡迎天馬山莊的鐵木剛、鐵木機與鐵木柔，當然，這一餐也是神龍教上下一次慶功宴，衆人暢飲，通宵達旦。

兆教主十分開懷，但心底裏，却是十分擔心，兆震中爲何在這教中大事之時，却失其所踪。

鐵木柔也一直耿耿於懷，爲的也因不見了這位義兄，她曾向馬神旁敲側擊，也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趁衆人喝至半醉，走了出來。

那晚天色陰暗，天上並無月光。

鐵木柔忽然看到，不遠之處，有兩個黑影，她心中一凜，心想：「難道有人來救寶教主？」

教內已趨沉寂，鐵木柔不想打擾衆人，決定飛身前往那邊，看那兩個黑衣人有何行動。

果然，那邊正是囚禁寶興宇之處。

兩人飛身上了那個窗口，但由於窗口有鐵枝，無法開啓。

他們又飛身下來，找尋其他進口。

其中一人，似乎對這地勢極爲熟悉，帶了另一人，向另一邊走去。

鐵木柔心中一凜，道：「難道是……」

突然，另一邊傳來一陣刀劍之聲，鐵木柔循聲前去，祇見幾個把守這囚牢的教衆，已倒在地上。

教衆身上被人搜掠過，可能已被人搜去了鎖匙。

果然，囚處傳來開鎖之聲。

鐵木柔立時用紗巾，把臉幪上，飛身到門處，叫道：「你們好大膽子，敢來劫牢！」

那兩人大驚，回首過來，兩人也是黑紗幪臉，不過，鐵木柔看得清楚，其中一位是個姑娘。

鐵木柔把聲音壓低，道：「你們是誰？」

那兩人怎會回答。

那個男的，一撲前來，長劍刺出。

鐵木柔一看他的劍法，已知這人是誰，心想：「爲甚麼你也來劫獄？」

那人一劍刺不中鐵木柔，手中長劍，又再刺出，招招向鐵木柔要害而來。

鐵木柔多接幾招，已肯定對方是何人，不過，另外一位姑娘，却又是何人，兩人關係如何，與獄牢中的寶興宇又有甚麼關連？

鐵木柔爲了開釋心中疑團，心生一計。

她不再與這漢子糾纏，而那女子此時，亦撤出劍攻來，看來他們想速戰速決。

那姑娘武功，不及那漢子，與鐵木柔比較，更是不如，鐵木柔見她如此，便全力猛攻那姑娘。

那位姑娘不敵猛退，鐵木柔更加力迫，一掌突出，來到她的臉前，改掌爲抓。

一抓之下，揭開那姑娘的面紗。

眼前是一個標緻漂亮的姑娘。

鐵木柔另外一掌已挺出。

那漢子一看，知道這一掌厲害，他突然拋了手中長劍，撲身前來，擋在那姑娘前面。

鐵木柔這一掌，其實祇是虛張聲勢，她祇想試試這漢子，眼見自己同來的姑娘快被劈死，究竟有甚麼反應。

漢子竟然是不顧自己的性命，以身相救。

說時遲，那時快，漢子突然被後面那姑娘，橫推開去，自己却迎着鐵木柔這一掌。

這一刹那，兩人都是以性命來換取對方的性命，鐵木柔立時深受感動。

她這一掌，當然沒有劈下。

鐵木柔道：「姑娘，你眞要爲這人而死？」

姑娘只閉上了眼，並沒有回答。

鐵木柔放開了她，對那漢子道：「兆少教主，你竟爲這一個女子，犧牲性命？」

那漢子驚了起來，道：「姑娘是誰？」

鐵木柔拉下面紗，道：「你連我也認不得了？」

那漢子也拉下了面巾，鐵木柔並沒有猜錯，這漢子確是失蹤多天的少教主兆震中！

「柔妹妹？」

「震中哥哥！」

那姑娘看着二人如此稱呼，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所以然。

「你與這位姑娘來劫牢？」

兆震中低下了頭，一臉羞慚。

鐵木柔道：「震中哥哥，你當我是義妹？」

兆震中點點了頭。

那姑娘聽了，開始有些明白。

鐵木柔道：「假若你當我是你的義妹，那麼，你便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兆震中吶吶道：「這位是我的……寶姑娘！當日我被擄，就是她暗中放了我，才讓四尊使找到我。」

「寶姑娘？牢中是……」

寶姑娘道：「牢中是家父！」

「寶教主是令尊，那你是寶教主的千金小姐，而你們……」鐵木柔嘆了一口氣。

兆震中道：「你可明白？」

鐵木柔又再嘆了一口氣，道：「你身爲神龍教少教主，我實在不知如何向你爹爹交代？」

兆震中道：「我不知道。」

鐵木柔道：「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絕對不能說不知道，你可以把這件事解決！」

兆震中無言以對，只是深情的望着身邊的姑娘。

鐵木柔道：「你是神龍教的少教主，而今神龍教已擒了最大的敵人，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你既可振興神龍教，爲教衆造福，甚至將來在江湖上出人頭地，幹一番事業！但是，你如今戀上這一個女子，你一切前途盡毀，而且會受盡世人唾罵！」

兆震中道：「我不怕別人怎麼看我！」

「此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却難，單是日後，見你父親時，已是千古一難，還是我給你出一個主意！」

「柔妹妹，你爲義兄出一個主意？」

「對，爲了你的前途，我替你殺了這女子。」

兆震中聽了，連忙把身體護着寶姑娘，道：「萬萬不能，如果你要殺她，寧可殺我好了！」

寶姑娘聽了，推開兆震中道：「姑娘，你要殺他，倒不如殺我，讓震中哥哥有個光明的前途。」

「不，殺我！」

「不，殺我！」

鐵木柔道：「死也爭着來？你們是否眞的考慮過？」

兩人竟同時斬釘截鐵的道：「殺我！」

鐵木柔看着二人，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

寶姑娘突然跪了下來，道：「姑娘，你殺我，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鐵木柔心想：「大難臨頭各自飛？」

寶姑娘道：「你殺我之後，你要放走我爹！」

「不，柔妹妹，你絕對不能殺她！」

寶姑娘道：「難道你想我爹也死在牢獄之中？」

兆震中道：「好，爲存你孝義，也保我們愛情忠貞，柔妹妹，你把我們一起殺了，不過，我有一個條件，你要放了寶教主！」

鐵木柔道：「震中哥哥，你眞的想清楚沒有，你爲這一個與你父爲敵的姑娘而死？」

兆震中道：「假若我可生存下來，而失去心中所愛！那我寧願選擇死亡！」

鐵木柔看看二人，均願爲對方殉情，義無反顧，內心實在感動不已，其實，她也非想殺二人，不過，只是想試二人，是否眞的有情有義。

鐵木柔突然退了開去，道：「罷了，罷了，寶姑娘，我眞的羨慕你，你得了一個如此深情郎君。震中哥哥，我而今才明白你才是一個眞男子，大丈夫……好了，好了，你們走吧！」

兆震中歡喜地道：「柔妹妹，你果眞放過我們？」

寶姑娘也十分歡喜，不過，她隨即想到她的父親，道：「柔姑娘，你放了我也沒用，因爲我明天，後天，在我有生之年，我還是要來救我父親！」

鐵木柔道：「你還想怎樣？」

「放我爹爹！」

鐵木柔實在無法回答這一個要求。

「你爹爹興風作浪，自恃人多勢衆欺凌弱小，以教衆的性命來換取自己的慾望……」

「這一點我知道。」

「那你叫我如何放他，兆教主與他四大尊使，也絕對不會放他！」

「是的，不過，我會勸服他，我承認家父利慾薰心，不過，他得了這一次教訓，他定可以改變，他已是一把年紀，我不忍……」

「你有把握？」鐵木柔道。

寶姑娘道：「以我性命作保，將來兆郎也是神龍教教主，這個死結，我自然有責任解開。」

鐵木柔道：「好極，你們先回去吧！」

寶姑娘大喜過望。

鐵木柔道：「解鈴還需繫鈴

人，震中哥哥、寶姑娘，明天正午，你們再來，多劫一次獄吧！」

兆震中道：「怎麼？」

鐵木柔道：「你依我的話去做。若還不離去，神龍教教衆醒來，我也無能爲力！」

看着二人在黑暗中消失，鐵木柔心中已有一套辦法，不過，她沒有把握，是否可以成功。

* * *

翌日，神龍教衆醒來，第一件事當然是審訊被擒的通天教主寶與宇。

馬神已安排了一次公審，並打算公審完畢，殺了寶興宇，以慰在這一次打鬥中喪命的神龍教衆。

公審在正午時分，在神龍教前舉行，神龍教教主兆寶凡當然是主審，四大尊使列陣以待，神龍教衆齊集，聲勢非凡。

鐵木莊主、鐵木剛與鐵木柔當然列席。

當寶興宇被拉出來之時，神龍教衆大聲喝罵，一時之間，山谷迴響震動。

馬神當衆宣佈了寶教主罪狀，教衆都叫嚷起來，狂叫要立時殺他，以慰神龍教衆殉難者在天之靈。

就在這時，有兩人從旁竄出，一飛冲天，再下來時，已站在寶教主兩旁。

這兩人幪臉，護着寶教主。

馬神最接近兩個幪面人，一看便看到那個男的並非別人，而是少教主。

這時，四大尊使也飛身下來，不由分說，與這兩個幪面人對打起來。

兆教主在上座，喝道：「好大膽子，敢來劫法場，四大尊使，活捉這兩人！」

這兩人當然是兆震中與寶姑娘，他們武功，在四大尊使之下。

三幾個回合，他們已先抓住寶姑娘，兆震中見狀，心慌意亂，也被捉了。

鐵木柔立時也躍入了當中。

兆教主道：「揭開他們面巾，我倒要看看甚麼人吃了獅子心，豹子膽！」

馬神一竄上前，拉開了兆震中面紗，叫道：「果然是你，少教主！」

在場的人見到，無不嘩然。

兆教主也詫異不已，站了起來，喝道：「震中，怎麼是你？」

兆震中沒有回答。

寶姑娘也被揭開了面紗，跪在地上的寶興宇，叫道：「寶寶，怎麼是你？你爲何要來？」

鐵木柔道：「兆教主，你是個公義之人，兆少教主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法場，該當何罪？」

兆教主道：「當然是……」

馬神道：「少教主可能是受人迷惑。」

兆震中道：「馬先生，我絕對不是受人迷惑，我是來劫法場，來救寶姑娘爹爹！」

兆教主怒道：「這位寶姑娘是你甚麼人？」

兆震中並沒有回答。

鐵木柔道：「這位寶姑娘，是少教主的意中人，也是寶教主的千金女兒！」

兆教主開始明白，怒道：「震中，你爲了這位姑娘，膽敢甘冒大不韙，與爹爹作對，與神龍教衆作敵？」

兆震中道：「孩兒自知不是，但爲了寶姑娘，我願意作任何犧牲！」

寶姑娘道：「不，兆教主，不關震中之事，你殺了我們父女吧！」

兆震中道：「不可以，爹，你要殺，先殺我，放了寶教主父女二人，寶姑娘答應過我，定會使寶教主悔過，不再與神龍教爲敵！」

寶姑娘接口道：「不，兆教主，你不可殺震中，你殺了我，以我命換取我爹之命！」

寶興宇聽了，叫道：「寶寶，你爲何如此，一切錯在爹爹，怎能以你命換我命？兆寶凡，你立即殺我，放了他們二人。」

一時之間，三人爭着要死。

不單是兆教主，在場的四大尊使、馬神、神龍教衆，甚至鐵木剛、鐵木機，也不知如何處置這事。

鐵木柔道：「教主，我倒有個好提議！」

兆教主示意教衆，頓時靜了下來。

鐵木柔從懷中拿了三顆藥丸出來，道：「教主，我這裏有三顆毒丸，他們三人爭着要死，那麼，就算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讓他們死得舒服一些，這些藥丸，一服下之後，便立即死亡！」

寶興宇道：「兆教主，我死有餘辜，讓我先吃！」

寶姑娘攔着道：「不，爹爹，你只要悔過，不用吃這藥丸，讓我吃了，替你向神龍教衆請罪！」

兆震中道：「不，讓我三顆都吃下去，我爹自然會放你們回去！」

鐵木柔道：「教主，你認爲如何？」

兆教主在這情形之下，也不知如何是好，他對馬神道：「馬先生，你認爲……」

馬神道：「這是關乎神龍教的榮辱，而且兆少教主也牽涉其中，在下實在……」

兆教主望着四大尊使。

四大尊使也是不敢爲教主下此重大決定，無言以對。

鐵木柔道：「教主，讓在下拿個主意如何？」

兆教主無奈，道：「鐵木姑娘請說！」

鐵木柔點了點頭，却並不說話，一竄身上前，便把三顆毒丸送入了三人口中。

三人想抗拒也沒有機會，接着，三人倒了下來。

教衆嘩然，兆教主也激動的站了起來。

鐵木柔好整以暇，道：「教主，這不是一切都已解決了嗎？」

兆教主眞不知如何作答。

鐵木剛看了，責怪女兒道：「亞柔，你怎麼能替教主作此決定？」

鐵木柔道：「這個決定有甚麼不好？第一，寶教主罪大惡極，死有餘辜。」

這話無人能反駁。

她續道：「兆少教主，背叛了神龍教，忤逆了兆教主，也應一死謝罪！」

兆教主當然心內不同意，兆震中是他兒子，他當然不想他死！

鐵木柔又道：「最可憐的是，寶姑娘是個孝女，也是個肯爲令郎死的姑娘！」

兆教主道：「我……我……你……」他實在不知可以說些甚麼。

鐵木柔道：「你後悔？」

兆教主呆呆的坐了下來。

鐵木柔道：「其實，教主還有一個較好的選擇，你可以寬恕了寶興宇教主，那麼，你既可得回你的兒子，更可以多得一位好媳婦！」

兆教主失神道：「而今一切也沒有了！」

鐵木柔道：「不過，假若你可以寬恕寶興宇，但你的四大尊使可以嗎？」

四大尊使點點了頭。

「四大尊使可以，但你的教衆可以嗎！」

兆教主望着神龍教衆。

鐵木柔道：「要你們這樣原諒這個敵人，也是太難，不過，假若他也懺悔，保證以後不再來犯，你們的看法又如何？」

教衆開始仍然沉默，漸漸，有人叫道：「咱們神龍教也不想與人爲敵……」

不一會，已有更多人附和。

兆教主聽了，嘆息道：「爲甚麼我一直想不到？可惜，而今已是太遲了！」

鐵木柔道：「並不！」

她又掏了三顆藥丸，道：「兆教主，只要你答應，放了他們，讓你兒子娶寶姑娘，你仍有機會！」

兆教主聽了，立時叫道：「快快，我甚麼也可以答應，快救他們！」

教衆也叫道：「快救他們！」

鐵木柔把那三顆藥丸，向遠處丟了，這舉動令在場的人，爲之愕然。

鐵木柔道：「我給他們所吃三顆，並非毒丸，何來解藥？」

衆人聽了，嘩叫起來。

馬神在旁，輕聲道：「柔姑娘，好妙計！」

不一會，三人已是甦醒。

三人茫然，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鐵木柔道：「寶教主，你對這一次進犯神龍教，有甚麼話說？」

寶興宇道：「我向兆教主及所有神龍教人請罪！」他立時跪了下來。

神龍教衆都大聲叫好。

寶興宇道：「我爲了保證我的諾言，我會……」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如何保證。

鐵木柔道：「寶爺，聽說你也喜歡馬？」

「是的。」

「那好極了，你來我們天馬山莊養馬好了。」

寶興宇點點了頭。

鐵木柔道：「馬先生，我們天馬山莊之中，我早說過，我們三分之一馬匹屬於你的，你一直沒有接受，而今，我已找到了一個人，爲你管馬！」

馬神笑道：「好極，我有空時，自然會來看，而且有了寶爺爲我看馬，我放心極了。」

鐵木柔這一個辦法，實在叫在場每一個人，心服口服，因爲這樣可消除神龍教衆疑慮，不必害怕寶興宇再有來犯的野心。

鐵木柔因此而化解了一段深仇。

兆教主道：「好極！」

鐵木柔對兆震中道：「你還不向你爹爹、向你的教衆謝罪？」

兆震中上前跪下。

兆教主道：「震中，你命中多貴人，要謝的不是我，要謝的是神龍教衆，鐵木姑娘！」

兆震中向教衆拜了又拜，教衆歡呼。

兆震中也向鐵木柔拜謝。

鐵木柔道：「還不帶你這位小媳婦見你爹爹？」

寶姑娘臉紅如火。

兆教主也十分高興，既可以得回兒子，也可以得到一個好媳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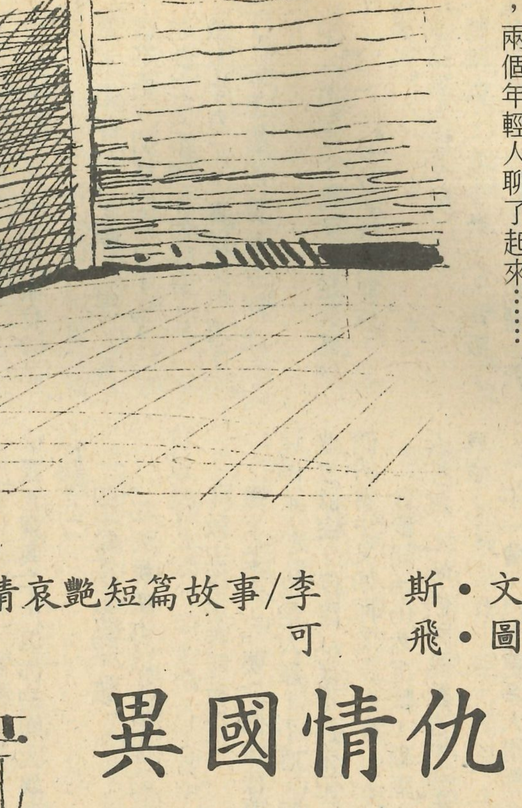
兆教主道：「鐵木莊主，我眞高興，你竟有一位如此聰明的女兒，你們一定不能離去，一定要吃完這一頓喜酒。」

（全文完）

上文提要:布岱西亞偷偷溜出堡,隻身跑到「阿達巴斯卡」,她夢想這裡的一切,她的渴望果然實現了,站在湖畔欣賞美景……天已晚,肚子餓,面湖背林處她發現了間木屋,於是她進屋裡,一個黃種人的老頭兒和藹的招待她,老頭兒已殘一腿,據他說,家裡兒媳被人害死了,祇與孫子亞強相依為命……亞強打獵回來,兩個年輕人聊了起來……

異國情仇

奇情哀艷短篇故事/李斯・文 可飛・圖



化解種族仇 獲得眞摯愛

「咦,不。」她嚷叫了起來:「我不能住在這兒,我在布萊鎮有財產,我需要那些遺產,我得住在那兒。」

亞強臉色冷靜下來,悒悒地道:「財產不能使妳快樂。」

「為甚麼?」布岱西亞奇怪的問。

亞強的瞳子烱烱發光,他抓住布岱西亞的手,誠懇的道:「布岱西亞,錢不能買到一切,錢絕不能買到幸福,絕不能買到一顆純眞的善良的心,我很窮,因為我沒有一顆醜惡的心,我也為妳驕傲,因為妳也有一顆純潔的心,妳自問,無邪和善良是錢能買到的麼?妳姑姑現在很有錢,但為甚麼她沒有一顆善良的心,因為錢買不到它的。」

布岱西亞靜靜地凝視着亞強,她分析着他的話,而且把它溶到心裏,她要記着它,她一直以為亞強很傻,但在這一方面,她發覺他比她懂得多,了解得更透徹了。

「謝謝你,亞強。」她說:「你教了我一些書本上學不到的見解、我想我慢慢地會體驗到你的話是對的。」

她覺得這一刻顯得更完美更充實了,就以他剛才那一段話來說,亞強要比她理想的情人優越得多了。

利那之間,她想起了老頭子,於是她急急的問亞強:「你爺爺有個仇人,他說要殺掉他,那人是誰?」

亞強身子震了一下道:「這是爺爺告訴妳的?」

「不錯。」

「沒這回事。」亞強否認道。

「這分明是你爺爺告訴我的,你還要想抵賴?」

「請妳不要問這些。」亞強垂着頭。

「你為甚麼要瞞我?」布岱西亞盯着他問道。

「……」

「你為甚麼不說?」

亞強抬起頭,吼叫起來,充滿着恨:「妳聽着,那人害得我們家破人亡。害得我沒爹沒娘,還害得爺爺變成殘廢!」

布岱西亞聽呆了,心想:世上那有如此兇惡的人,她急問道:「那人是誰?」

「那人住在布萊鎮!」

她大驚失色:「布萊鎮數百戶人家,我都認識,誰?」

「我求妳不要再問好嗎?我不想再提這些。」亞強抬起頭來央求着,聲音細得像蚊叫。她見到他眼中含着的淚光。

她很想再追問下去,但却不想他哭出來,所以止住了。但她已明瞭為甚麼老頭子一提起布萊鎮臉色

就陰沉的原因了。

亞強悶悶地想着心事,她知道那是傷感的事,所以牽着他的手,走到湖畔去,她還說了許多話,逗得亞強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

湖面結着很厚的冰,像是磨沙玻璃,很好看,亞強指着湖面說:「湖邊的冰厚得像磚,堅得如鐵,但湖心的冰,却薄得如紙,脆得似薄餅,它簡直受不起一隻飛鳥的體重。」

「我不信。」布岱西亞搖搖頭道。

「不信妳就試試。」亞強笑着說。

「試就試。」布岱西亞果然踏上湖上結冰之處去,向前走了三步。

亞強連忙把她拉住,呼叫道:「妳不能去,有危險的!」

布岱西亞一扭腰,掙脫了道:「我偏要去試試。」

她又走了兩步。

亞強急得差些跪了下來求她道:「請妳回來,我求求妳,再走前去,妳會跌進湖中淹死的。」

「我死與你何干?我偏要去。」

亞強見她舉步又要前去,不顧一切的撲了上去,把她抱了起來向湖岸走去。

布岱西亞掙扎着,用拳頭搥他的胸膛。

亞強把她往雪地一拋,指着她責備着,道:「布岱西亞,妳自己不要命,也不用這樣來嚇我。」

她笑起來道:「我死了怎會嚇着你,這簡直是笑話!」

亞強默不作聲,含情脈脈地凝視着她,她又感到心慌了,眼睛眨了幾眨,忙把頭別過去。

「因為……」亞強跪了下來,把嘴附在她的耳邊,終於溫柔地道:「我愛妳。」

布岱西亞的心又再跳了起來,她很喜歡亞強這樣說,她希望他再說幾次,但她故意裝傻:「你愛我甚麼?」

「我愛妳的人,妳整個的人。」亞強想一想道。

「我也愛你。」布岱西亞也照樣說道。

「妳愛我甚麼?」這次亞強問她。

「我愛……」她咭咭地嬌笑起來:「我愛你傻,整個的傻!」

「妳玩弄我!」亞強撲上去,布岱西亞一翻身,從雪地爬了起來,拔脚就跑。

亞強撲了個空,馬上跳了起來追她。

布岱西亞格格大笑,在雪地上奔着,她奔得很快,亞強在後緊追,他追得更快,像一支脫弦的箭。

布岱西亞終於被他捉住了,兩人倒在地上打滾,亞強強健的體軀壓着她,使她動彈不得,祇能開口直叫,亞強掩住她的口,發出勝利的微笑。

這一刻又見到布岱西亞睜着老大的眼珠子,他又開始迷網,開始激動了。

他愛看她的眸子,因為它清澈可愛,他又怕看她的眸子,因為它使他迷惘,他把手慢慢的放了下來,他看看那片濕潤的朱唇。

布岱西亞心頭又像滾水在沸騰,她忘記了嘶叫,默默地注視着他。

亞強把頭湊過去,對她說:「請妳不要取笑,我說的是衷心話,我實在需要妳,我……愛妳。」

布岱西亞高興得幾乎掉下眼淚來,撫着他的面孔,含情脈脈地說道:「我喜歡聽這句話,請你再說一次。」

「我愛妳。」亞強又輕輕的再說一次,他說得那麼輕,但布岱西亞聽來却是那麼地响,它震動了她的內臟、她的心。

「我也愛你。」她輕柔的回答。

喜悅在他的臉上泛現出來,他把唇湊上去,差些就與她的唇貼在一起,但他却又停住了,他猶豫起來。

「我能夠吻妳嗎?」他問。

「我渴望你吻我。」

他把唇貼上去,他吻了她,祇是短短的一刻,他便移開了。

「我吻得對嗎?」他傻氣地問。

「很對。」她答。

「吻得好嗎?」他問。

「很好。」她答。

「那麼,」他又把唇貼上去:「讓我們再來一次更好的……」

布岱西亞無數個晚上所想及的那些甜蜜的夢終於實現了,她現在已經得到了亞強。她已嚐到了愛情了。愛再不是迷惘的,因為她能觸到了它,聞到它,見到它,「愛」字比她想像中,更甜美更光彩,她注視着亞強的雙眼,她找到了該找的「愛」,她要掌握它,她願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來換它。

他忘記了他是中國人,她忘記了她是蘇格蘭人,因為兩個異國的男女,兩顆純潔的心已經溶化在一起了。

但是,他們必須分開,因為天又黑了!

於是,亞強提了風燈,又把布岱西亞送出樹林。

在坡上,布岱西亞更與亞強吻別,但他說:「我送妳下坡去。」

布岱西亞握着他的手說:「已經距離我家不遠,不用送我了。」

亞強堅持着,他說:「我一定送妳下坡,那樣可以多看妳一陣。」

布岱西亞拗他不過，祇得依了。

馬車還沒有來，雪又下起來了。

亞强見到坡下那塊木牌，眼睛牢牢地注視着，不出一聲。

布岱西亞指着木牌，略帶驕傲地說：「這些就是我將要得到的財產了。」

「甚麼？」亞强臉色驟變，鐵青着臉，猛然問道：「布岱西亞，妳姓甚麼？」

「我自然姓布萊呀！」她莫名其妙的回答。

「是妳！」他突然的退開，面部表情痛苦得就像有人剖開了他的心，他指着她，身子顫抖起來，退得遠遠，口中低喃道：「妳說妳母親是自殺，妳說妳姑姑不准妳近湖畔一步，我早就該知道是妳，但我爲甚麼這樣蠢，還要愛上妳！」

亞强雙手掩着臉，痛苦地啜泣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布岱西亞如墮在五里霧中，急急走過去，攬住他抽搐着的身子，想安慰他。

他猛然地把她一推，叱喝着：「別碰我，我恨妳！」

她接觸到他的眼光，立刻怔住了，她再也見不到那雙眸子中吐出來的情絲，她能見到的是一團烈火——充滿憤恨的怒火。她再也聽不到他那陣陣輕柔的情話，她能聽得到是一聲野獸似的咆哮——震得她耳膜嗡嗡發响的厲喝聲。

亞强淚珠滾滾而下，臉色却很强硬：「妳可記得誰是我的仇人，誰又使我沒爹沒娘？誰又使我爺爺變成殘廢？哼！我的仇人，妳就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恨妳！」

布岱西亞剛才迷惘，現在却又大吃一驚：「你說甚麼？」她正要扯住他問，他把手一摔，飛奔上坡去了。

「亞强！」她呼叫着，但亞强頭却沒回，睬也不睬。

她像失落了些甚麼，她知道她再也抓不住亞强的愛了，本來她空虛的心填滿亞强的愛，現在却完完全全的都漏掉了，空虛的仍空虛着，但爲甚麼他的愛會漏得這麼快？爲甚麼它不慢一點，緩一點的漏出去。

布岱西亞沒有哭，她想不到這時應該哭，她在狐疑着，在思索着，她弄不明白亞强爲甚麼一忽兒對她愛，一忽兒又對她恨，她想起他曾提及母親的自殺，難道母親跟他們有關係，難道長輩們跟他有仇？

她思量着，又推測着。

「布萊小姐！」管工遠遠地在招呼她了，但她沒聽見。

她回到了家，她不曉得管工問過她甚麼，也不知道她答了些甚麼？她茫然若失，頭昏腦脹，她想了許多事情，却沒有一樣想得透。

她在園中拈了一張竹梯，搭上露台，爬進房去，姑姑要關禁她一天，門是不會開過的，她溜進房間，姑姑一定不會曉得她會出去過。

她開始坐在床沿發呆，她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但房門「砰」的一聲震醒了她。一道光直透射過來，開門的是嬷嬷，托來了一大盤晚餐。

「餓極了吧！」她急急跑過來：「妳姑姑也眞陰毒，竟忍心把妳關上一天，現在才給我鑰匙開門。」

「咦？」她又見到布岱西亞的服飾，奇怪的問道：「妳出過去？」

「我從露台溜下去。」她坦率地道：「我到湖邊去。」

「妳又去了？」嬷嬷慌張起來，壓着聲調問：「爲甚麼妳還要去？」

「因爲我愛上了他。」

「妳愛上亞强？」嬷嬷歎口氣道：「作孽！作孽！」

嬷嬷的話使布岱西亞詫異了起來，她眼睛盯着嬷嬷問：「妳怎麼知道他的名字？」

「那，那……」嬷嬷支吾着，最後才說：「那不是妳昨夜告訴我的嗎？」

「胡說！」布岱西亞叫了起來：「我分明從沒有提過他的名字。」

嬷嬷這時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坐立不安。

「嬷嬷，我得問問妳。」布岱西亞說：「我的長輩可有作過甚麼孽嗎？」

「沒有沒有。」嬷嬷雙手亂搖，急急的否認。

布岱西亞一把抓着她的胸襟，兇狠狠地道：「別騙我，媽媽可有逼害過人？」

「沒有，眞的沒有呀！」嬷嬷喉嚨更沙啞了，聲調在震抖道：「妳媽媽是天下第一好人，怎麼會逼害別人呢？」

布岱西亞把手放下，心頭一陣煩亂焦急，抱着頭哭了。她哭得很傷心，嬷嬷忍不住過去撫慰她。

「我愛他。」她哭泣的道：「他却恨我！」

她又哭出聲來，嬷嬷祇能搖着頭，她嚥下一口口水，哽咽着說：「我出生以來，祇有妳一個人愛我。我很寂寞，我要去愛人，也需要別人來愛我，但當他知道我是布萊家族的人後，他罵我是仇人，嬷嬷，我不能失去他。」

嬷嬷撫着她的秀髮說：「我眞的不知道你們家族與別人有甚麼深仇大恨。」

「妳服侍我們幾代，妳沒理由不知道這事，但妳老是騙我，甚至不告訴我媽媽爲甚麼要自殺。」她發覺自己的家族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隱事。而自己生活在夢裡，竟不知情，現在這麼一來，她非要拉開這烟幕不可。

「小姐，我請妳別迫我，這已經過去了。」

嬷嬷這麼說，她證明嬷嬷是知道實情的，她激動起來，居然跪了下來：「嬷嬷，請妳說出來，我求求妳。」

「小姐，妳別這樣。」嬷嬷忙把她扶起，淚珠滾了下來。

「請妳告訴我吧！」

「妳難道非要知道不可？」嬷嬷的面孔忽然嚴肅了起來，聲調也提高了。

「我非要知道這事的前因後果不可！」布岱西亞堅決的說道。

「好！我也積悶着已有十九年了。」嬷嬷咬一咬牙：「妳就聽着！」

嬷嬷用圍裙揩一揩手臉，拉着布岱西亞的手說道：「妳爺爺祇有妳父親一個獨子，處處遷就他，自小就把他溺愛極了，妳父親脾氣暴戾，小時候常把家中的波斯貓活活握死，我服侍他猶如服侍帝王，常遭他毒打，我早就受不了，但我服侍妳爹爹已二十幾年，捨不得離開這家，就忍受着。

「布萊家族世代統治着這個地方，小姐，我不是毀謗，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吸着黃種人農工的血汗。他們一天比一天的富有，黃種人却一天比一天地貧困，然而他們並不滿足，更對傭工處處壓迫，暴戾無道，但這又有甚麼法子？

「妳爺爺死後，妳父親繼承了他的地位，他更變本加厲地對傭工欺壓，把他們當牛當馬，眞是慘無人道，但這一帶都是妳父親勢力，若離開這兒，到那兒去找飯吃。」

布岱西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死也想不到自己一向深愛着的父親竟然是個魔鬼：「原來他是這種人。」

「妳聽下去！」嬷嬷不訴出這口氣，好像是不舒服似的，滔滔的向下說去：「妳父親成了這兒的主人後，不但兇暴，而且好色，他召了許多少女來服侍他，受他使喚，供他玩弄，過着帝王般的無恥生活。

「那些姑娘也着實可憐，要不是沒爹沒娘，就是欠下了妳父親的巨債，這才做着他的犧牲品，妳父親再也用不着我來服侍他，調我下廚房去了。

「妳父親二十七歲那年，竟然喜歡一個叫甸娜的女子，她就是妳的苦命媽媽，甸娜美艷絕世，使妳父親瘋狂的迷戀她，並且解散那班可憐的侍女，一心要娶她回來成婚，可是甸娜憎恨他的人格，自然誓死不嫁，妳父親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這次求婚不遂，自然心有不甘，他查出原來甸娜就居鎭內，父母都是窮困的本地人，而且欠下妳父親一筆地稅，他以此威脅，不擇手段地把甸娜迫着接進門，甸娜爲了父母，寧可犧牲自己，終於與妳父親成婚，但不幸得很，她過門不久，父母年老都相繼去世了。

「甸娜很憂鬱，她是屈服了，但她對妳父親，祇有憎恨沒有愛情，妳父親贈她許多珠寶首飾，供她舒適豪華生活，但却始終得不到妳母親的歡心，後來妳出世了，妳母親雖然不愛妳父親，但却很痛惜妳。那時候我也從廚房調出來了，成爲妳的褓姆。

「妳父親知道甸娜不愛他，但他很滿足，因爲甸娜這絕代美人始終是他的，但妳出世不久，甸娜的心中早已屬於另一個人的了，她愛上一個强健的中國人，他住在農莊，替妳父親作傭工。」

「他是誰？」布岱西亞驚惶地問，她感到驕傲，因爲她母親跟她一樣，不顧一切地愛上另一個黃種人。

嬷嬷頓了一下才說：「他是亞强的父親！」

「亞强的父親？」布岱西亞震動了起來，她想：「媽媽既然愛上了他的父親，又怎會與他們有仇？」

嬷嬷又說下去：「然而那年輕的黃種人有着一個文靜賢淑的中國太太，家中有一個父親和一個兩歲的兒子，他的兒子叫亞强，甸娜在農莊上遇着他，而且愛上他，雖然她知道他是有婦之夫，但甸娜仍然愛他，她的愛是純潔的，跟妳父親對她的愛比起來，眞有天壤之別，妳母親常常潛進農莊去探訪他和他的家族，並且暗暗塞些銀子給他的太太，作爲貼補他們的家用。甸娜告訴我，她說他使她很傷心，但又令她思念他，因爲甸娜知道他愛他的太太，而不是愛着她。

「可是，這事情很快地洩漏出去，妳父親洞悉一切之後，把甸娜打得遍體鱗傷，誣蠛他們有着不乾淨的行爲，還說要把亞强的父親剁了爲止。

「妳母親很驚惶，極力否認，但妳父親却不聽，甸娜哭了兩天兩夜，妳父親見了更加妒火直昇，因爲他給她一切他所能給的，她非但不愛他，反而愛上一個低下的黃種人，妳父親很怒，於是想出一條毒計……」

布岱西亞聽到這兒打了一個冷顫，像預知不祥的事將來臨似的，她想：「原來跟他們有仇的是我父親！」

嬷嬷抖着聲音說下去：「一個

冰天雪地的晚上，妳父親把亞強的母親——那賢淑的妻子，騙到布萊堡來，在花園中把她姦死了，然後命人把她赤裸的屍體抬回家去。要讓她丈夫看看，多險毒的男人！他妻子的心給黃種人搶去，他也一定要把黃種人的妻子搶過來，並且毀滅她。

「亞強父親很愛他的妻子，見到妻子的屍身後，哀慟不止，後來他把哀慟化成了仇恨，握着拳頭發誓要報仇，他找了把斧頭，到布萊堡去找妳父親算賬，怎能敵得他，布萊堡的無數狗腿子，他碰都沒碰到妳父親一根汗毛，已被反綁住了。但亞強父親毫不懼死，破口大罵，他罵妳父親是魔鬼，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他又譏諷妳父親有着這樣污垢的心，難怪甸娜不會愛他一分一毫！

「妳父親被他罵得老羞成怒，就命人把他高吊在花園的大樹上，剝了他的上衣，讓他被風吹雪打，然後押甸娜到花園，要她親眼看看，甸娜心軟，求妳父親放他，然而妳父親獰笑一聲，提起馬鞭向亞強父親身上狠狠的直抽過去……」

「不，別說下去，我不要聽！」布岱西亞慘叫起來，鞭子抽過去，好像是抽中了她的心！她難以忍受那種創痛。想不到她父親不但兇狠，而且陰毒，她不能再聽下去，因為被害的是她的愛人的父母親，而兇手竟是自己的爸爸，她掩着耳朵悲哭着。

「我一定要說下去，」嬤嬤直叫着道：「我要妳聽聽妳的家族世世代代積下來的罪孽！」

布岱西亞再也說不出話來，她開始憎恨，恨她父親，恨她自己的家族。

嬤嬤頓了一頓，道：「皮鞭一抽下去，他胸前馬上裂了一條裂痕，血汨汨地沁了出來，甸娜撲過去擋着他的身體。可是妳那狠心的父親命人拉開，向他猛鞭抽過去，一下又一下，妳母親甸娜哭着又哭着，眼看鮮血一滴一滴地流到雪地上，却沒法阻止，後來妳母親甸娜昏了過去，亞強的父親也被打得體無完膚，妳父親手也打酸了，這才進屋去。

「後來下人放掉亞強的父親，他已奄奄一息，掙扎着爬回農莊，可是還沒有到家已慘死了。亞強爺爺火氣很旺，立刻握着尖刀向布萊堡走來，他誓死要殺掉殺死他兒子媳婦的仇人！」

「後來怎麼樣？」布岱西亞忙問。

「妳父親是等他進了園子，吩咐園丁鎖上鐵閘，並且放出狠狗，把他咬得遍體鱗傷，暈倒當場，還幸園丁心眼好，偷偷把他扶起，送回家去，他傷口未合，就得掙扎出來掙飯吃。妳父親不准他在農場工作，他為了兩歲的孩子，祇好沿街求乞。眞可憐，傷口入了毒菌發炎起來，腫得像象腿，孩子又在床邊嚎啕大哭，他沒錢求醫，祇能等死。

「那些隣居們實在看不下去，各人掏出腰包，才送老頭子去求醫。結果總算醫好，但他却少了一條腿……後來他實在無法在此地生活，於是拐着脚，帶着亞強遷到湖邊去了。」

嬤嬤飲泣了，布岱西亞下唇猛地顫抖起來，她再也沒力量去控制自己，眼淚汨汨而下，嬤嬤過了一會，又道：「起初亞強爺爺拐着脚去打獵，艱苦地為生活捱下去，後來他老了，兒子的慘死又刺激了他，因此他苦練飛刀，發誓要用飛刀報仇。

「但這時妳父親已患上惡疾去世，妳母親又自殺身亡，這段怨仇本可了結。但老頭子和亞強報仇心切，誓死要剁掉妳。」

「他們！」布岱西亞聽了一半，心就砰砰的劇跳，嚇得臉色發青：「他們為甚麼要殺我？我沒害過他們，我沒有……」

「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在這家中還有一個麗嘉姑姑，他們以為妳是布萊家族的唯一後代，他們說布萊家族害得他們家破人亡，他們也要殺絕布萊家族每一個後代，以上那些都是有人從湖邊回來，告訴姑姑的。」

布岱西亞怔了半天，問：「姑姑最希望我死，為甚麼她又不准我到湖邊去？」

「妳若到湖邊，他們殺掉妳也罷，若殺不了妳，妳一定會追問根由，正如妳現在這樣，她可算是長輩，她難道想妳知道他們的醜史了，哼！」嬤嬤把嘴一歪：「要是妳恨起他們來，結了婚，拿了遺產，那她怎辦？而且她作賊心虛，妳要查根問底起來，那她的罪孽也都得翻了出來了。」

「姑姑有甚麼罪孽？」

「沒有。」

「她若沒有作過虧心事，為甚麼我一對妳說及那個湖，她就打起我來了。她怕我說了出來。」

布岱西亞想不到這個家族中每個人都有罪惡，就是麗嘉姑姑也不能例外。她急急的問道：「那是甚麼？」

「她逼死甸娜。」

「啊，她逼死我媽媽？」她猛然一震驚，身內的血液火速沸騰，但馬上她的心涼了下來，涼下來……

嬤嬤憂傷地說：「亞強父親死後，甸娜就沒心做人了，但每當見到還有個寶貝女兒，她就堅決要活下去，直望妳長大成人，誰知妳父親為了向甸娜報復，姘上了一個叫麗嘉的女子，並且大了肚子，大模大樣的接進門來，但這氣不倒甸娜，她已對妳父親恨之入骨，他的一切早已不再理會了。麗嘉依賴着妳父親的寵愛，總是刻薄妳母親，又常常虐待妳，甸娜就常常對着我流淚，噯！那有甚麼辦法？

「不久之後，妳父親患病去世，但也不再信任妳母親，把遺產交給了麗嘉，並說等妳成婚後才把遺產交給妳管理，因為那時妳才祇有兩歲。

「甸娜失去了愛人，早已把一切看得淡了，完全不把遺產放在眼內，但麗嘉却不放過她，處處欺負她，譏諷她，還到處散佈流言蜚語，說甸娜是個蕩婦，是個淫娃……

「妳媽媽熬了兩年，再也忍不下去，就在曾吊過亞強父親的那棵樹上投環自盡了。」

「她自盡前一天，還對我說『她們罵我是蕩婦淫娃，我就是承認蕩婦淫娃，可是甚麼人使我變成蕩婦淫娃的呢？布萊家族！』說了這句話，第二天她就追隨着她的愛人去了。」

嬤嬤說着說着，聲調越來越輕，越來越微，最後發着抖，傷心地哭了起來，布岱西亞早已泣不成聲，她失却了主意，今後她該怎麼辦？一年四季住在布萊堡，她把它稱作「家」，隨時隨刻地對着那幅油畫，她把它稱作「父親」，然而，這個家却是殺害了三條性命，三個善良人的性命的魔窟，父親却是吸人血啃人骨的魔鬼，她羞恥自己生長在這個家族，她憤恨父親，恨姑姑，恨這個家庭。

她徬徨了，像大洋中一隻小舟，無依無靠，孤單而且寂寞，忽然就像遇上了狂風驟雨，她翻滾，騰躍。然而她不想就如此的下沉，她要掙扎，她要避過一切的災難，渡過一切的危險。

她背上一陣涼，一個影子在她面前晃現出來，是她那美艷的母親，她明麗得難以形容，淺笑着，兩個酒渦忽現忽隱。

布岱西亞希望再看她多一陣，然而她哭了，眼角掉下了二串淚水，布岱西亞聽見她如訴如泣的細訴：「他們罵我是蕩婦淫娃，我就承認，但，是誰使我變成蕩婦淫娃，是布萊家族。」她消失了，帶着眼淚與悲痛消失了。

布岱西亞背脊上更涼了，又一個形象浮現出來，他酷似亞強，英俊青年又強壯，那是亞強的父親。他沒說甚麼，祇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眼神現出忠誠又可靠。布岱西亞很愛他，因為他是母親的愛人，也是亞強的父親。突然，他慘叫了一聲，皮肉裂開，血汨汨沁了出來，在慘叫聲中，布岱西亞還沒來得及拉住他，他又隱去了。

她身上發抖了，冷氣直逼到她的後心，油畫上的面孔移到她的眼睛前來了，那是她父親，鬍子翹着，手提馬鞭，眼珠骨溜溜的四處轉動，對了，她知道他又想着毒計了，他又想吃人了，這回他想吃的是她——自己的女兒。她雙手掩面不再看下去，但他不肯去，旁邊還來了一個麗嘉姑姑，她俯身在他耳邊細語，布岱西亞知道她在獻計，要他害死甸娜——她的母親。

「小姐，小姐。」嬤嬤搖着她：「妳怎麼了？」

嬤嬤把她一搖，面前的人影飛散了，她撲到嬤嬤的懷中，放聲大哭：「可恨的麗嘉姑姑，原來是妳害死媽媽的。」

嬤嬤把她偎在懷中，沙着嗓子道：「我說了這許多的事情，我要妳好好的想一想，究竟是誰對誰錯，誰是誰非？妳把一切弄清楚後，妳就會懂得如何做人了。」

她點點頭，忽然把抽泣聲拚命地壓抑下去，但聲音却仍從她喉頭上溢發出來，嬤嬤聽了，胸口一陣煩悶，很難受。

「妳……」布岱西亞叮囑她：「下去吧！不用管我了。」

嬤嬤抖着用鼻子吸一口氣：「睡吧，別再想，那是以前的事……」說完提着晚餐盤子出門，門一掩上，房內一片漆黑。

「這是以前的事。」她踱近露台，喃喃自語：「但我怎能不再想？」

露台上一片藍映映的銀光，布岱西亞俯望花園去，並且找到了那棵大樹。樹禿了，枝上有一堆堆的白雪，她見到一個赤裸的屍體被姦死在地上，一副血淋淋的軀體縛在樹枝上，又見到一個長髮披肩，白衣飄飄的人形懸在枝上，哎，她母親甸娜。

臉上熱辣辣地兩行珠淚又流了下來，她忽然直起了身子，吞掉了兩顆珠淚，握緊了拳頭。她在想：「悲傷就完事了嗎？要說悲傷，亞強他們比我更甚，但為甚麼他們不成天哭，為甚麼他們有勇氣活着？」

她覺察自己的懦弱和無能，她轉身進房，抽出火柴，燃點了一支巨大的蠟燭，她輕輕地扭開門鈕，像一個幽靈，輕忽的步下樓梯。

她踱到走廊，掀開絨幔，飄然入廳，滿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然而後面却有一個黑影在盯着她，跟隨着，監視着。

她走到油畫面前，用燭光照着畫面，眼瞪瞪地望着它：「你是我

父親？你是，你能做我父親？你能？」

她搖搖頭：「我沒有這樣的父親，下流！狡猾！卑鄙！」

她傷心地俯下頭去：「我祇有媽媽，但你害死了媽媽！」

半晌她抬起頭滿面怒容地問：「你害過了多少人？你說！」

油畫靜默着，她盯了半天，才低沉有力地說了一句：「我恨透你！」

她走到走廊，廊中的油畫一幅一幅地懸掛着。她對它們輕蔑地笑了起來：「你們算得是甚麼？驕傲？高興？爲了要了別人的命？」

她倚在壁上思想着，她憎恨這個家庭，但她能離開嗎？她不能在這個地方躭下去，週圍都是魔鬼，到處充滿了罪惡，她要離開，爲的是不想做罪惡的人。

她又想起亞强，心中一陣痛楚，本來以爲自己有了依靠了，但現在却失去了，而且感到比以前更無依了。她想去找亞强，對，她不能失去他；她要去找他。

可是，亞强要殺她。

她思索了許久，一咬牙：「就是給他殺了也比現在好。」

她跑出走廊，呼地吹熄蠟燭，拉開大門想跑，但跟着在後面的黑影飛快的閃上來，一把抓住她。

「啊！」她驚呼起來。

「我早知妳會走。」沙啞的嗓子，那是嬷嬷。

「讓我走。」

「小姐，妳不能去，妳不知道他們在湖邊等着要剁妳嗎？」嬷嬷忿極道：「萬事得想想，別太衝動。」

布岱西亞猛地推開嬷嬷，瞪着眼珠道：「這還用想？我想通了，而且想得太透了，我恨這兒一切，我要到湖邊去。」

「我要到湖邊去，我一定要。」她連續地哭叫着，撒腿直衝出去。

嬷嬷要阻止，但已來不及了。

「願上帝保佑她。」望着她的背影，嬷嬷祇能如此的說。

＊ ＊ ＊

天色已經微亮了，這又是第二個清晨。

布岱西亞竄出了花園，跑過了石道，越過了田野，爬上了山坡，直奔到林中。

她忘却了疲勞，忘却了喘息，也忘却了恐懼，心頭充滿着憤恨，她不願做第二個媽媽，不願像她那樣懦弱，那樣鬱鬱地死去，她有勇氣，她要反抗，她要去見亞强，挽回他的愛。

她第二次見到那副捕獸鉗，一隻灰兔已被它鉗住了後腿，正在拚命掙扎，她扳開鉗子，放走了牠。兔子跑了，她却滿含淚水，傷心欲絕。前天晚上，她就像這頭野兔被鉗住了。亞强來解救她，安慰她，但祇隔一天，亞强不但不會來救她，反而要殺她了。她猛一咬唇，心一狠，離開了那塊雪地，向前趕去。

終於她又穿出了森林，她抹一抹頭上的汗珠，昂首走去。她不再怕了，因爲她決定向亞强解釋，而他一定會軟化的。

天色大白，但木屋的門却意外地關上了。她急急拍門，半晌，門才「呀」地開了。

站在面前的赫然是老頭子。

「爺……」布岱西亞另一個「爺」字還沒有叫出口，臉上「啪」的一聲，熱辣辣地已被老頭子打了一個耳光。

「哼！妳還有膽來？」老頭子滿面陰霾，惡狠狠地說：「妳難道不怕死？」

布岱西亞被打得滿天星斗，她想不到亞强那麼快地告訴了爺爺，更料不到老頭子一出手就這樣打她。

「爺爺！」她忍耐下來，還想嘗試作解釋。

可是老頭厲叱道：「誰是妳爺爺，妳的死期到了。」

布岱西亞叫道：「你聽我說。」

老頭子把她一推，兀自笑起來：「哈哈，十九年了，十九年的血海深仇，今天非報不可！嘿嘿！」

老頭子笑得淒厲異常，眼珠滿佈紅筋，皮肉抽動着。布岱西亞不由記起了第一次見他的情況，那簡直就是兩個不同的人，和藹與兇狠，老頭子咬牙切齒地盯着她。

她驚慌了，露出央求的眼光嘶叫道：「爺爺，請你靜下來，爺爺！」

然而老頭子毫不理會，撐着拐杖，自顧入屋，布岱西亞見他向木桌走去，一手抓起桌上的扁木盒子，迅速地在盒內撈起一把尖刀，作勢向她射來。

「啊！」她突然記起牆上的「十」字，倒抽一口氣，轉身就跑。

她身上發毛，全身顫抖，但她拚命跑，她知道老頭子怒火攻心，要是再躭下去，她再也見不到亞强了。雪地難行，她跌了下去，她剛一跌，老頭子的飛刀正在她頭上擦過。她驚得心膽俱裂，爬起來，逃得更快。

剛奔出圍牆，牆邊突然掃出一腿，向她踢來，她脚骨一陣疼痛，倒了下去。

她還沒有看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突然一件沉重的物體，「砰」然一聲擲在她面前的雪地上。

布岱西亞定眼一看，赫然是一頭血淋淋的死鹿。

她驚惶失措，抬頭一看，慌得全身震抖，亞强又着手，滿面陰霾地站在她面前，他冷冷獰笑，布岱西亞眼淚洶湧而出。

亞强的眼睛變了，她搜索不到絲毫的溫情柔意，它在射着火，熱燄直噴了出來，炙傷了她的心。

「亞强！」她再也嚷叫不出來了，她再也沒有勇氣叫他的名字，她失去了他，他不是她的了。

亞强走近一步，她匆忙站起，倒退了一步。

亞强想駡她，亞强想吃她，亞强想殺她，她連連後退，脚踝踩到了一片軟綿綿的東西，低頭一看，又是那頭死鹿。

「啊！」她驚叫起來，拔脚直奔，亞强哈哈直笑，緊追着她。

現在她也不想再解釋甚麼，她祇想逃命，她逃上斜坡，又逃到林邊，昨天不是也在這兒逃嗎？亞强不是也照樣地追嗎？昨天被他追是心中滿是喜悅，今天被他追却全是驚慌，腦中一陣混亂，她越跑越慢，雙腿發軟，再也跑不動了。

「妳不逃？」亞强在後面怒喝着。

她從未見他這樣兇惡地怒喝過，心慌萬分，「噗」的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亞强走了上來，一手扯着她的頭髮，把她從雪地上直提了起來，正如老鷹擄着小鷄。

「完了。」她感到頭皮痲痛，頭髮都快要被他抓脫了。

「亞强，請妳別殺我好嗎？」她張大眼睛高叫起來：「放我走。」

亞强抓住她的肩膊，緊握着，把她抓得又痛又辣：「妳想走？妳怕死了嗎？哈哈，嘿嘿！」

他嘿嘿的獰笑，笑聲尖得把布岱西亞的耳朵都刺痛了，她要倒下去了，但亞强扶住了她，怒視她，她嚇得直哭了起來。

「妳也會哭？妳也會怕？」他叱喝着：「爲甚麼妳父親殺了那麼多人，他却不會哭？他又不會怕？」

「亞强，」她輕輕的叫了一聲，痛苦的喘息道：「請你別這樣的對待我，你得冷靜一下，千萬別亂來。」

亞强鼻孔哼了一聲道：「我亂來？爲甚麼妳父親不冷靜一下？爲甚麼妳不勸勸妳父親，叫他別亂來？」

布岱西亞尖叫起來：「你爲甚麼總是提我父親？爲甚麼？」

「爲甚麼我不該提他？」他咬了一咬牙，有力地說：「殺了我的父親，姦死了我的母親，弄斷了爺爺的腿。這些用甚麼來抵債？」

「那是過去的事，那是前一代的寃仇，說來幹嗎？」

亞强眼睛在冒火，烱烱地盯着她道：「我不能說？我們挨了多少年？我們家破人亡，我們受盡苦難，我們怎能不提？」

布岱西亞竭力掙扎，但亞强雙臂加勁，把她牢牢的鉗住，她歇斯底裡地厲叫起來：「那與我無關！放開我，放開我！」

亞强突然沉靜下來，把她拉近，盯着她惡狠狠的地道：「妳是他的後代，我們恨他，我們也恨妳，我們要向妳父親報仇。」

布岱西亞一切都絕望了，她語不成聲，急急解釋道：「這是上一代的事，何必要向下一代來清算？」

亞强不聽她的話，他咬牙切齒，拑着她手臂、腕骨，格格作響，他忘了他扶住的正是他的戀人，他怒火蒙蔽了一切，祇知道她是仇人，他該殺她。

她又在懇求了：「亞强，放了我，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他感到一陣噁心，那是謬言，那是謊話，他額上青筋暴起，露出一副殺人相，「啪」地一下，他用力打了她一巴掌。

「住口！」他嘶聲吼叫：「何必假仁假義？嘿嘿，布萊家族如此鄙視黃種人，難道妳會愛上我？妳還嫌害得我不夠深，更要進一步來傷我的心？」

布岱西亞失神了，她呆望着他，這個兇人就是亞强？這個打得她面頰發熱的人是她的愛人？她不信。

亞强搖晃了一下，熱氣從鼻孔噴散出來：「我不是被一個『愛』字就會受欺騙的人，任妳再說好聽的話，我也不會放過妳。」

她的心破碎了，碎片散開來，化成絲絲的粉末，她不見了心，給他吞噬去了……心腔陣陣的劇痛。她此刻不再怕死，傷感已經淹沒了她的恐懼，眼淚汨汨的流下。

「亞强，你……你眞不相信我？」她喉頭哽咽起來，因爲她心中決定，這是最後一次的問他了，她希望在他回答她最後一次問題時，他能對她和善一點。

然而她很快地便失望了，亞强很輕蔑的笑了起來：「相信妳等於相信一條毒蛇，要知道布萊家族的人比毒蛇還更厲害呢！」

「我想不到你會這樣的看待我……」她把頭一側，用肩膊去揩淚水，吸一口氣問道：「那你現在想怎麼樣？」

他解下腰際的獵刀，向她一揚道：「這是甚麼？」

她祇見銀光一閃，心中隨着一懼。

「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眼睛快要爆炸起來，一字一字地道：「我要殺了妳！」

她還能說甚麼？她甚麼都不能說，失去了母親，洞悉了家醜，姑

姑又欺壓她，她早就失去了幸福，現在老爺爺不諒解她，愛人又要殺她，她怎能受得起？她心涼了，血液開始凝固——世界全灰了，她見不到一切，見不到自己。

她俯下頭去，呆呆半晌，把頭抬了起來，臉部忽然露出了微笑，道：「我知道假如我不死，你們是不會甘心的。好吧，我就用死來使你們了解我吧。」

他料不到她會這樣說，更不敢直視她那副慘然的微笑，他講不出話來，慢慢地把扼住她的手放了下來……

「願你聽我說句話。」布岱西亞傲然道：「不管你信或不信，我仍得跟你說，你恨我父親，我也一樣恨他。你恨布萊家族，我也一樣恨它，但我却永不承認我在玩弄你，亞强你聽見了嗎？我絕不是在玩弄你！」

亞强不相信她，但她表情的誠懇，又不能不使他懷疑，於是他沉默了下來，疑惑地望着她。

她又說：「你們非報仇不可，那我就滿足你們，這樣你就不會怨我了。」

亞强在分析她的話，緘默着。

她在袋中摸出那顆核桃，笑了笑，還給他，道：「這個我再也用不着了，我希望它仍會給你帶來快樂。」

亞强木然的接過，布岱西亞上前一步，尖起脚，仰頭要吻他，亞强急急退開，眼光極奇特。

「不要避！」她說：「這是我最後的要求。」

亞强腦海在翻騰着，他愛着她，又恨着她，他要殺她，又下不了手。

終於閉上了眼睛，他聽到她慢慢挨近的聲音，繼而嗅到一陣髮香，繼而唇印上來了，但它是冰涼的戰抖着的，亞强想緊抱她，但他壓制住了，他記起了仇恨……

亞强不敢睜開眼來，怕的是看到她那副眸子，他還沒有完全鎮定下來，布岱西亞突然退開去，聲音哭着迸發出來：「你不用動手殺我，我就死給你們看吧！」

他還未及錯愕，布岱西亞已飛奔下坡去了。

亞强忽然焦急起來，難道她眞的去找死，難道自己眞的想她死嗎？他想到她的眼睛，她的吻，她所說的那句話：「我也愛你！」

「她去死？她到那兒去！」他望下坡去，布岱西亞滿頭金髮在空中飄蕩，向着湖邊飛奔。

他記得昨天告訴她的話了：「她到湖邊去，她一定到冰湖去找死！」

他知道自己不能躭擱了，他愛她，他絕不能讓她去死，看看手中的核桃，回想起來剛才她的話，他的怒火瞬息了，他要阻止她，他不要她死，他要她愛他！

「布岱西亞！」他急衝下坡去，他要阻攔她，然後擁着她，告訴她已寬恕她，再就坦率地講給她聽他仍然愛着她……但他衝得快，脚底一滑，整個人連翻帶滾地向坡下跌去。

「彭」的一响，他的頭疼欲裂，差些昏死了過去，他搖一搖頭，睜眼一看，布岱西亞已奔到湖邊了，他馬上掙扎着爬起來，又向前追去。

「布岱西亞回來！」他嘶叫着，但她已經向湖心奔去了。

亞强急急跑到湖邊，張口大叫。

布岱西亞死意已決，咬緊雙唇，拚命向前衝去，她心中再沒有愛，再沒有恨，她忘却了亞强、父親與姑姑，她祇是記起了母親，她張開雙手迎接着她，她快要投進她媽媽匍娜的懷抱中了。她很自傲，她沒有害過半個人，但是她却了結了一段怨仇。

「誰在嚷？」她似乎聽到有人在叫她。站定向後一看，竟是亞强。

「快回來，布岱西亞。」他揮手大叫：「再過去有危險的。」

布岱西亞記起了昨天的情況，不是就在同一個地方，亞强不是在說同一樣的話麼？昨天亞强這樣說使她心醉，今天亞强這樣說使她心碎。詭計。

「你不用騙我！」她叫着：「我不會給你捉到，我不會給你剁死的。」

「我不騙妳。」亞强急得手忙脚亂：「我愛妳，我不要妳死，快回來，脚底下的冰不能持久的！」

布岱西亞不理他，轉過身去。他發急了，奔過去想拉她，布岱西亞以爲他是來捉她，又向湖心奔去。

亞强慌忙止步，叫着：「站住，妳聽我說一句話！」

「甚麼話？」她慢吞吞地。

「妳究竟回不回來？」

她搖搖頭：「我不上你的當，你想親自剖開我，我不會讓我愛的人見到我那血肉模糊的軀體。」

亞强眼淚直湧上來，急道：「妳要怎麼樣才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

他聽完了，呆了一陣，突然提起自己的獵刀，向自己喉頭刺去。

「你做甚麼？」布岱西亞大吃一驚。

「妳若不回來，我就死在這個湖畔。」

她愕住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的確聽到的是這句話，他懇切地期待着她，他眼中的兇光

完全隱沒了，她跟他隔得那麼遠，但她却看到他的眸子裏的東西……她擦一擦雙眼，並沒有看錯，他又在含情脈脈的凝視她了。就像第一天見面的一樣。

亞强眼中吐出了情絲，直走過來，把她纏着，纏着……

她發覺他眞愛着她，而此刻她也更愛他了。

「放下刀！」她突然向他直奔過來：「我回來，我回來了。」

亞强臉色開朗了，她雖未奔到湖邊，但他早已伸開雙臂迎接着她了。

她剛剛撲進他懷裏，眼前一黑，已經暈了過去，亞强心頭一陣痛惜，親了她一下，向木屋走去。

老頭子扶着拐杖，迎面踱來。

「爺爺……」亞强低下頭，難過地道：「我下不了手……」

「我在屋中看到了一切了。」老頭子含着眼淚說：「我也是下不了手，要不然，我的那柄飛刀早已取掉了她的命了。」

「爺爺，我，我……」亞强我了半天，才接了下去：「我們不能報仇了。」

老爺爺眼淚直掉了下來，拍拍孩子的膊頭道：「回去吧！」

亞强把她放在自己的小床上，老頭子替她蓋上獸皮。

亞强伴在她身邊，俯身替她理好了散亂的秀髮，她的頭髮全濕了，臉色蒼白得可怕，心中一陣悲愴，他再也止不住情感，伏在她身邊哭泣了起來。

「我對不起妳！」他悲哭着道。

「你沒對不起我。」一陣柔聲在他的耳邊昇起，他抬頭一看，布岱西亞溫聲地望着他，她已甦醒過來了。

剛才臉上的淚痕未乾，現在他却已掛上了笑意了。

他說：「我後悔……」

「我始終沒怪責過你。」她打斷了他的話：「你用不着哭。」

「妳應該怪責我。」老頭子在牆角說出了這一句。

她側過頭去看看他，他在微笑，那麼地和藹與仁慈。

「不！」她立即說：「我不怪責你，爺爺，我們誰都不該怪責誰……」

「……因爲我們都是善良的人。」老頭子很快地接下去。

小屋的溫暖又回來了，悲傷驅掉得無影無踪，而且再也不復回。

「亞强。」她忽然問：「你還歡迎我到這兒來住嗎？」

「自然歡迎！」他很快地答。

「那麼，」她說：「我住下來，永遠也不回去。」

亞强擁上去：「我歡迎！」

亞强剛要吻她，老頭子嘻嘻笑起來：「那我們這兒可要多搭一張床了！」

亞强與布岱西亞都笑了起來。

「但是，」她說：「我還得回去做一件事。」

「妳還想着那些遺產？」亞强問。

「不！」她急急否認：「我永遠不會再要那些骯髒的東西。」

「那妳回去做甚麼？」老頭子問。

「嘿！」她哼了一下道：「難道我被麗嘉姑姑虐待了十幾年，就此算了嗎？我得跟她算算賬！」

* * *

晚上，姑姑正在壁爐邊繡着枕頭套。忽然她發現面前笑嘻嘻地站了一個人，抬頭一看，竟是布岱西亞。

「好哇。」她霍地站了起來，又像禿鷹一般的咆哮着：「妳也知道回家了？」

布岱西亞還是笑瞇瞇地站着。

姑姑怒氣冲冲，指着她的鼻尖：「賤種，妳究竟到了那兒去過？」

布岱西亞騷媚地笑了起來：「我不在鎮內，也不在坡上，更不在坡下，我沒有滑雪，也沒有坐過馬車。」

姑姑露出猙獰的臉孔，猝然在桌上猛力一拍，震得咖啡杯錚錚地響。

「妳還敢胡鬧。」她兇惡着道：「今天非教訓教訓妳不可！」

她氣得直竄過來，十指尖尖來抓布岱西亞的金頭髮。

布岱西亞心想：「妳兇，等會兒叫妳夠瞧了。」

她嬌笑一聲，祇是輕輕一閃身，避過了。姑姑鬥不過她，怒氣直冲，布岱西亞還在嫣然而笑。

「別氣壞了，定定心吧！」她說：「告訴妳吧，我去湖邊。」

「啊！」姑姑愕着，震驚得手上的針線也掉了下來了，立刻她强自鎮定地叫道：「妳去幹甚麼？我怎麼說過？看我拆妳的骨！」

布岱西亞神色自若的說：「我去找亞强談談心。」

「啊！」姑姑第二次驚震起來，第二次的愕着了。

「奇怪是不是？」布岱西亞坐了下來：「奇怪我怎麼不死回來？」

「妳，妳說甚麼？」姑姑臉色慢慢轉青。

「姑姑不是常常咒我死嗎？」布岱西亞一皺眉道：「可是我偏死不了。」

姑姑吱吱直叫着，兇神惡煞地說道：「賤種，妳敢出言頂撞我？看我不給妳些厲害看看！」

布岱西亞突然的走近姑姑面前，指着她道：「妳別出口亂罵，若我是賤種，那妳比我更賤。」

姑姑氣得全身發抖，提起壁爐上的鐵叉，向她走來。

「妳想烤我？」布岱西亞毫不畏懼，大笑起來：「今天開始妳失去這資格，我才是此地的主人！」

麗嘉姑姑像是被人揍了一拳，目瞪口呆。

「妳是甚麼意思？」半晌她才問。

「妳的報應來了，聽着。」布岱西亞心忖道。

「我要結婚了，姑姑，妳替我祝福嗎？」布岱西亞在絨椅上坐了下來，甜甜的笑着說：「關於這兒的財產……」

「噹」的一聲響，鐵叉跌落地上，麗嘉姑姑飛撲過去，擁着布岱西亞說：「妳眞要結婚了嗎？噢，我的好姪女，妳不陪姑姑啦。我要寂寞死了。」她嚎啕大哭起來。

「第一流的演技。」布岱西亞把她推開。

麗嘉姑姑哽着喉問道：「妳能不結婚？」

布岱西亞拍拍上衣，鄙視地說：「我想，妳不是爲了我要離開妳才哭吧？妳是在哭妳將要失去這筆財產。」

她又提高了嗓子道：「妳以爲我還會再被妳虐待下去？嘿！我非要結婚不可！」

麗嘉姑姑立即收起了哭聲，頹然的坐在椅上發呆。

忽然眼珠一轉，她問道：「妳跟誰結婚？」

「跟亞强——妳們最鄙視的那個黃種中國人。」

麗嘉姑姑未聽完布岱西亞的說話，她已尖聲朗笑起來，聲音就像剛生了蛋的老母雞，布岱西亞恨恨地仇視着她。

「哈哈，妳想拿這筆遺產？哈哈，妳想跟亞强結婚來承繼這筆遺產？」她兀自笑着：「妳別妄想，妳父親遺囑上聲明，假如妳跟黃種人成婚，將永遠失去承受這筆遺產的資格，難道妳不知道妳父親是最恨中國人？」

麗嘉姑姑以爲這一下定把她驚倒了，出乎意料地，她也哈哈大笑起來，笑得眼淚也擠了出來。

布岱西亞霍地站到姑姑跟前厲聲指喝道：「麗嘉，妳以爲我像妳這樣貪財嗎？我若要這筆財產，我隨時可以找一個本地人，嫁了給他，我也可以隨時把財產從妳手中奪回來，但是，哼！我會要這筆臭錢嗎？祇有妳這勢利鬼才會！」

「妳說話要講清楚些。」麗嘉姑姑對於財產方面她可以安心了，所以又傲氣迫人的怒喝着，聲音尖銳得驚人。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爲的想妳知道，」布岱西亞的聲音比她更尖更銳：「妳以爲在布萊鎭做主人就是無上的尊貴？無上的光榮？妳知道妳在做着甚麼？妳在做着吮窮人血汗的魔鬼，妳可曾知道妳的錢是怎麼來的？告訴妳，是無數條窮人的性命換來的。」

麗嘉姑姑自入布萊堡以來，那有人敢對她說過不？現在竟受這小丫頭的一頓恥罵，氣得她直撲了過來。

布岱西亞伸手把她一推，尖叫着：「別碰我，妳有甚麼資格來碰我？就爲了幾個臭錢？」

「我是妳姑姑，我是妳的長輩，妳給我跪下！」麗嘉姑姑叉起腰來，嘶叫起來。

「下跪的應該是妳，」布岱西亞眼含淚光，聲音低沉下來，但却充滿一股力量。她拳頭在抖動着，狠狠的迫近麗嘉姑姑，她從未有現在那樣地勇敢過，她激動地說：「妳應該跪下，不是對我跪下，而是對着被妳逼死的人跪下，妳還不跪下向我媽媽求饒，妳還不求她寬恕妳？快跪下！」

「啊！」麗嘉姑姑驚惶地退開去，她想不到布岱西亞已經知道了這一切。

「妳以爲我還是小孩隨便妳的唆使？妳以爲我會像我媽媽那樣懦弱地去求死？不，我要反抗，我要咒妳，我要罵妳，妳才是眞正的賤種，布萊家族的魔鬼。」

吵鬧震動了整個布萊堡上上下下，無數的僕役都擠進走廊，靜靜地躲在絨幔後面，聽着兩個女主人爭吵！

麗嘉姑姑被布岱西亞揭穿了一切，老羞成怒，把心一橫，急衝過來，舉起手向她臉上摑去。

布岱西亞左手一格，右手已順勢在麗嘉姑姑的臉孔上清脆地摑了一個耳括子。

布岱西亞把摑過她臉的手在衣襟上指着，好像她的手已被麗嘉的臉弄髒了那樣，她說道：「這不是我爲了我會受妳虐待而打妳的，我是爲了我媽媽甸娜而打妳的。」

麗嘉掩着被打紅了的臉頰，慘呼起來：「反了，造反了！妳竟敢打我，快來人呀！」

布岱西亞很機靈，她早已見到絨幔後面人影幢幢，她怒冲冲地說：「我正要他們進來聽聽！」

她突然走過去，把絨幔一拉，僕役們慌得轉身想跑。

「你們站住，我要你們聽着！」布岱西亞喝住他們，指着麗嘉姑姑說：「你們看，這就是你們的女主人，她那尖尖的嘴會吮你們的血，長長的舌頭會咒罵你們，她叫你們學貓叫，你們就得叫，她叫你們學狗跳，你們就得跳，你們以爲她是這兒的主人？這兒的主宰，但是你

們多蠢，你們聽着，她是甚麼，祇不過是我父親的一個姘婦，她不是我的親姑姑。」

僕役們轟地熱鬧起來，指着麗嘉臭罵，麗嘉姑姑呆了，她是萬萬想不到，布岱西亞連她最後的秘密也知道了，而且會當衆宣揚出來，羞慚與驚愕夾雜在一起，使她嚎啕大哭起來。

人們的痛罵、怒責、詛咒更响了，他們長年長月積壓着，現在都一股腦兒地發洩出來了。這時客廳黑壓壓的全堆滿了人——布萊堡的、鎭上來的、農莊上趕來的……

「你們靜一下……」布岱西亞跳上餐桌，喝止了大家：「我才是這兒的主人！可是，我不稀罕做個遺臭萬年的主人——現在開始，農莊解散了！」

她說的話使羣衆不約而同地轟動起來，笑聲、歡呼聲、叫聲，雜成一片，老婆婆在牆角揩眼淚，有人在叫：「布萊小姐萬歲！」

布岱西亞眼睛濕潤了，她說：「我的長輩，壓迫你們太甚了，他們喝了許多人的血，吃了許多人的肉，其中……包括了我的媽媽……」她眼淚淌下來，但她馬上抹去，高叫：「從今起，你們各自生活，以前的父債，我都發還給你們……」

她把手一揮：「布萊堡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們的，這就是我所要給的，因爲今後再也沒有吃人的布萊家族了！」

人們的歡呼把她的聲音壓了下去了。她跳下桌子，轉身想走，但她又瞥見了酒櫃上的那幅油畫。她曾愛過他，因爲他在笑着，但現在才發覺，那是陰險狡猾的笑。

想起了母親，對他昇起莫名的憎恨，她抓起酒櫃上的酒瓶，用力地擲過去，酒瓶碎了，紅色的葡萄酒激射出來，濺在畫上，畫中人就像流着鮮血一般。

僕役們都被她的這種舉動弄呆了。麗嘉姑姑大叫一聲，向油畫直衝過去，撫着它痛哭。

「完了！」她呻吟着：「完了，我的人呀！甚麼都完了。」

忽然她神經錯亂地哈哈大笑起來……

布岱西亞不顧一切，奔出屋子，在園中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她在紅色的跑道上奔着，後面還若斷若續的傳來一陣陣又笑又哭的慘叫：「完了，布萊家族完了……」

布岱西亞轉身對那座陰森的建築物，喃喃地說道：「是的，布萊家族眞的是完了！」

麗嘉姑姑還在笑，哭叫着，那就是她的報應。

她急急跑出花園，管工竟備好了馬車，早在園外等候她，他還微笑地脫帽爲禮。

「快走。」她一跳上馬車，就叫道：「我要儘快離開此地。」

馬鞭「啪」地一聲，馬車飛也似的馳去。布岱西亞覺得無限興奮，無限地喜悅，她已眞正成爲另一個新人了。

她的背脊一陣暖，一個人影浮現上來，是亞强的父親，還是那麼年輕力壯，還是那麼忠誠可靠，但他不再無可奈何的搖頭了，他笑着點頭，在稱讚着她……

她的背上更暖，亞强父親身邊又多了一個人，是甸娜，她越發嬌艷越發清麗了，悲傷消失了，淚痕沒有了，她在笑着，從心底笑到臉上，她在說一句話，但不是臨死的那一句：「我快樂又驕傲，因爲有妳這樣一個女兒。」

布岱西亞伸手拉她，叫她帶她去，她望了望亞强父親一眼，嬌笑着搖搖頭，與他拉手去了，消失了。

「她會快樂的。」布岱西亞祝福她娘親。

忽然她感到馬車上縮着另一個人，細看之下，赫然竟是嬤嬤。

「嬤嬤！」她驚叫起來：「妳怎會在馬車上？」

嬤嬤含笑提起一個包袱道：「我從小服侍妳到大，怎能讓妳離開我。」

布岱西亞笑了起來，擁着她，忽然她說：「糟糕！」

「糟甚麼糕？」嬤嬤問道。

「小木屋裡又得多搭一張床。」二人大笑起來。

蹄聲得得，快要到坡邊了。布岱西亞知道亞强會在坡邊等她，他說過的。

（完）

上文提要：桂竹園的老鏢師桂浩然一家二十七口慘遭黑衣蒙面人殺害，兩個徒弟撒手不理喪事，大徒弟尹士奇相國寺出家，二徒弟石大丹沉醉賭博……「天雷幫」幫主司徒長江告訴老鏢師之女桂小玉，此事並非他們所爲，並派人代料理喪事……老鏢師結拜兄弟丁杰發現死去的人並非老鏢師，此事透着奇怪……「九手抓鬼踪雲生」沈形雲來到開封……



九手抓鬼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各方梟霸來吊唁 詐死鏢師囑行藏

石大丹冷然一笑道：「我幾乎向你出刀，但我沒有，因爲我已試出你的功力在我之上！」

沈形雲哈哈笑了：「石朋友，你以爲你出刀快，是嗎？可是，對我就不一樣了！」

他抬頭看河對面，桂竹園隱隱可見，不少江湖人物正往桂竹園走去，想是爲桂浩然吊唁了！

沈形雲對石大丹道：「當你把三粒骰子捂在唇邊的時候，你以口水先將骰子出現點數的背面舐濕，當骰子在碗中跳動的時候，你祇稍以指點過去，骰子的濕面就黏在碗上不動了！」

石大丹瞪大了眼睛，道：「你怎麼知道？」

「拾起骰子便覺出來了！」

「你並未當場揭穿呀！」

「我必贏你，又何需拆穿你這點兒手段？」

沈形雲頓了一下又道：「你仍然赴會？明日仍然同我在賭桌上見高低？」

「當然！」石大丹是吃了秤錘鐵了心！

一笑，沈形雲道：「好，我自心中佩服你，咱們明日見了！」

石大丹道：「你去那裏？」

沈形雲道：「與你有關嗎？」

石大丹一怔，道：「也祇見隨便問問！」

沈形雲道：「我去個你不敢去的地方！」

石大丹道：「有甚麼地方石某人不敢去！」

沈形雲遙指桂竹園道：「你敢同我前去桂竹園那個死了許多人的地方嗎？」

不料石大丹一聽之下滿臉驚疑的調轉頭便匆匆而去，他去得快，利時已不見了！

沈形雲見這光景並未再笑，他懷疑的看看桂竹園方向，又看看石大丹的方向，喃喃的：「藏頭露尾，又爾虞我詐，哼，咱們走着瞧吧！」

他也匆匆的走了，他走向桂竹園去了！

＊ ＊ ＊

單憑老鏢師「快刀」桂浩然的三十年中原江湖生涯，這一回聞風前來參與吊唁的江湖人物還眞不少，如果仔細看再細細數，才發現來的人物都不簡單！

來的人物也都是一方梟霸！

大廳上近廳門下一個大個子拄着一根精光閃亮的鐵扁擔，此人正是秦川「鐵扁擔」花冲！

廊上站了個乾瘦個子人物，有名的「桐柏飛刀手」就是他！

少林寺掌門未到，但他的師弟四空大師來了，老和尚正自面對一排棺木低頭喃喃。

有個紅面老者斜靠在牆邊抽鼻子，想是天快落雪了有點不勝寒的樣子，此人乃「黃河漁隱」白可染是也！

站在白可染一邊的乃是洛陽大俠田國光，他似乎與漁隱的交情不錯，二人正低頭說着甚麼。

除了這些北方人物外，從南方也來了四個人物。

那是由三江來的萬船幫幫主「鐵拳」劉勇與萬船幫的大掌舵關仁二人！

還有兩人乃是黑道高手，「秦淮飛鼠」王在山與王在水兄弟二人也來了！

院子裏和尚們擊鐘誦着經，那安排場面的天雷幫大總管杜懷仁此刻正忙着指揮天雷幫三十多個兄弟忙上忙下的帶勁幹，見來了這麼多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他老兄親自招待，小心安排，便幾間客廂也張羅着準備這些人物住過頭七了。

現在，江南第一奇人「九手抓鬼踪雲生」沈形雲來了，沈形雲祇一進了桂竹園的莊院門，大門口他出手便把他贏的那一錠五十兩重的銀元寶放到收奠儀的桌面上。

立刻，就有個天雷幫的兄弟在前爲他開道。

沈形雲跟那漢子到了正廳上，有個頭纏白布帶的漢子又把三支香燃上交在沈形雲手上。

「上香！」

沈形雲拈着香膜拜！

「叩首！」

沈形雲插香跪拜三次才站起！

「答拜！」

祇見白幃撩起，一身素衣的桂小玉出來了！

桂小玉一怔間，立刻向沈形雲跪下叩了頭。

她的雙目原是淚眼婆娑的，但當她站起來的時候，衣袖抹過雙眼而顯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沈形雲的眼睛閃過一絲神光來，他不用表示就會叫人以爲他是個熱心的人物！

桂小玉口中低語：「謝謝！」

沈形雲彎腰手一讓，於是，沈形雲被那人帶去客廂中去了。

來的人物都不打算立刻就走，這頭七是要留下來的。

祇有沈形雲不打算在此住上七日，他有要事不能住在桂竹園。

單祇明日大家樂賭坊的事，他就得依約前往！

＊ ＊ ＊

下雪了，天空中那份鬱凝的鉛灰色似乎壓得人們這幾天透不過氣來似的，叫人無可奈何。

天何止以形象如此，便陰霾的大地也呈現出無限的荒蕪，人們便也宛如走進了人間地獄般想哭！

有個人似乎在哭，但實際上他並未哭出聲，因爲他並未哭，雖然他應該哭，而且像桂小玉一般的整天痛哭！

這個人就在這黑夜中坐在一處土坡背風地方，他雙手捂臉，喃喃似在自語！

這人捂臉的樣子就如同他在賭桌前把三粒骰子捂在口唇上一模一樣！

是的，這個人正是石大丹！

石大丹並未管天空中的落雪，他喃喃得十分小心。

那個地方有幾棵大樹，其中有一棵大柿子樹，如今是嚴冬，樹上葉子早落光了，却祇剩下滿樹的淨紅柿子。

這光景北方山區最常見，黃河兩岸也不少。

石大丹手捂嘴巴喃喃說着話，他說的眞叫人吃一驚，他說的甚麼話叫人吃驚？聽了就知道！

「師父啊，眞不是味道！」

他在西北風的刮掠中又道：「江南來個姓沈的，一手功夫眞厲害，我……輸了所有的銀子，我還約了明天再同他幹，怎麼辦？」

半晌，空中傳來語聲：「小心行藏，注意這姓沈的，原地方取了銀子，有甚麼人物出現快來告知！」

石大丹立刻抬頭四下看，天空中的落雪更大了！

石大丹聽誰說話？這幾句話又是自甚麼地方來的？

祇看石大丹的動作便明白了一半。

石大丹起身就走，冒雪而往上一處斷坡上，他也不多瞧，走近一塊大石邊，伸手拾起石上的兩錠銀子便轉而往土坡下走去。

石大丹把銀子揣入懷中，他走得反而辛苦了！

石大丹是負有任務的，他也忍辱負重，祇有身負如此重任的人，這人才眞的不快樂！

石大丹就快樂不起來，他還眞想哭！

＊ ＊ ＊

石大丹沒有別的地方去，他走進了大家樂賭坊，這幾天他就是以賭坊爲家的，甚麼地方也不去。

石大丹知道大家樂賭坊中是吃住管個夠的，祇要這人天天賭，賭坊就招待！

賭坊把賭客照顧得無微不至，就如同招待財神爺，一個人能吃多少，又能睡多大地方？

石大丹回到大家樂賭坊中，他不賭了，納頭就睡大覺，養足精神應付明日一戰了！

當然，他並非眞要贏銀子，他要弄明白沈形雲這個人是幹甚麼來的！

* * *

一陣陣鼓聲自大相國寺中傳出來，這時候那鼓聲是大的，震撼人心的！

每到頭更，大相國寺中就會傳出一陣陣鼓聲，隨之傳來誦經文的嗡嗡聲。

鼓聲與誦經聲彷彿震落一天的雪花，大相國寺的幾進大院中也落了雪，變成一片白色。

便在這白皚皚的雪花飄飛中，有個年輕人不疾不徐的走進來了！

這年輕人不是別人，乃「九手抓鬼踩雲生」沈形雲是也。

沈形雲走入大相國寺中，眞大方，一張百兩銀票放在進香櫃上，看得一個老僧也站起來了！

老僧乃知客僧，他衝着沈形雲打個稽首，道：「阿彌陀佛，施主積了大德。」

一笑，沈形雲道：「大師，無他，想見一個人，可以不可以？」

「咱們這兒全是出家人吶，不知施主要找何人？」

「我找的人出家不過數天吧！」

知客僧想了一下，道：「祇有一個人才出家，而且剃度才兩日。」

沈形雲道：「桂老鏢師的大徒弟。」

知客僧點點頭道：「他的俗家名字叫尹士奇。」

沈形雲道：「對，我就是來見他。」

「施主有事嗎？」

「有！」

知客僧道：「施主，尹士奇改名叫悟性了。」

「我會悟性和尚。」

知客僧道：「施主，咱們佛門的規定，剃度出家必須坐關七天，七天關在後寺修心室中不見人。」

沈形雲道：「我無意壞了佛門規矩，不過……」

知客僧道：「尹士奇自剃度後，已快滿三天了，難道施主再等四天也不行？」

他笑笑，又道：「你施主已積了陰功，何不再成全悟性一回？」

怔了一下，沈形雲明白這是老和尚轉彎抹角的拒絕了他的要求。

沈形雲想了一下，點點頭道：「也罷，在下這就走了，大師，對不起了。」

他轉身而去，心中在想，總得設法看看這尹士奇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沈形雲才不會硬闖大相國寺吶！

* * *

沈形雲走至大相國寺前的那道牌坊前，忽的轉向右面大街上，祇不過他走了沒多遠，突的雙臂箕張突地而起，幽靈似的上了房頂。

這沈形雲人稱「九手抓鬼踩雲生」，不但出手疾快無比，猶似長了九隻手，而且輕功高絕，宛如踩在雲上走。

他站在房上不猶豫，立刻往大相國寺後面飛撲過去，身法之快，令人咋舌。

這江南第一奇人沈形雲半空中穿房越脊飛躍在高大的相國寺屋脊間未稍停，刹時已停在大相國寺的後大殿，這時候前面大殿上擊鼓之聲敲得響，誦經之聲也嗡嗡，好像給了這沈形雲好機會，他沒多瞧已落下來了。

沈形雲落在殿角一邊瞧，灰暗之中祇見斜對面處一間小禪房中有一盞燈亮着，但照得並不清，而沈形雲隔窗却看得清，小禪房中有人在裡面正打坐。

沈形雲藝高人膽大，忽的貼在大窗前。

他還未探首仔細看，忽聽屋中傳來誦經聲，屋中人似乎把聲音提高了。

沈形雲不由冷冷一笑，他暗中咬咬牙。

這時候小禪房中的人祇稍稍把頭抬，口中仍然在唸着聽不懂的經，而沈形雲開口了：「尹士奇嗎？」

屋中唸經之聲抖然而止，但屋中人並沒開口。

沈形雲再問：「尹士奇。」

「貧僧悟性，這兒沒有尹士奇。」

沈形雲一哂，道：「悟性也是尹士奇，姓尹的，我正在找你。」

「找我？」

「不錯！」

「請問你是何人？」

「江南來的沈形雲。」

小禪房中正是老鏢師「快刀」桂浩然的首座徒弟尹士奇，他聽得江南來的這句話，不由暗自一震，但他仍然強自鎮靜，道：「請問找我何事？」

他不等沈形雲再問，立刻又道：「需知我已出家，拋却了塵俗之事，不再走入紅塵了。」

沈形雲一聲冷叱，道：「好沒道理。」

「貧僧不瞋，貧僧不煩。」

沈形雲叱道：「你不瞋、不煩，那桂小玉可就慘了。」

尹士奇道：「拋開俗事，忘却煩憂，施主，桂小玉已不是小孩子，她自會處理一切，又何用閣下費神。」

沈形雲道：「桂浩然剛遭家變，你們這兩個好沒骨氣的傢伙就分道離去，這算甚麼？」

尹士奇道：「人各有志，朋友，你請吧！」

沈形雲冷笑，道：「姓尹的，

我以爲你怕了。」

尹士奇道：「貧僧不瞋，貧僧不……」

「你少來，以爲遁入空門好修行嗎？嘿！」

尹士奇一聽之下全身再一震，他却仍然端坐蒲團不動一下：「修不了今世修來世吧。」

沈形雲却一語雙關的道：「今世也好，來世也罷，爛攤子總得要收拾，無他，良心二字。」

尹士奇道：「施主啊，便我師妹前來也說不動我已古井不波之心了。」

「你鐵石心腸？」

「決心不變。」

「當初又何必在桂老鏢師門下學藝？」

「年幼無知！」

尹士奇的話令沈形雲更是不滿，他重重的道：「可惡，你們這兩個傢伙，至少也應爲桂老鏢師辦過喪事吧？怎可以就此放手不管？」

尹士奇心中的事，沈形雲一輩子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就如同桂小玉曾面對尹士奇哭過一樣。

尹士奇是吃了秤錘鐵了心。

沈形雲的話換來尹士奇的誦經聲。

尹士奇不但誦經，他也擊鉢，而且發出的聲音也大，比剛才祇唸經文大多了。

沈形雲咬咬唇，道：「好，你出家吧，我看你能出家到幾時。」

他緩緩的轉身，却又冷哂，道：「祇聽了你這些話，你是不會出家的，你不是出家的料。」

就在他的餘怒未息中突然拔身而起，一個雲裡斜飛，人已落在大相國寺外了。

* * *

尹士奇仍然擊鉢誦經不爲所動，但此刻有個紅衣老僧十分驚訝的躍過來。

這老僧毫不猶豫的推開小禪房的門走進去，而且還急急的把門再關上。

尹士奇抬頭看，那老僧對尹士奇低沉的道：「繼續唸經文，不可稍停。」

尹士奇果然又唸起來。

這老僧非是別人，乃大相國寺住持方丈智空大師是也。

這智空大師靜靜的坐在一邊，他好像在等候甚麼，祇不過一盞熱茶之久，他才低沉的道：「好了，那人走遠了，走向西北方去了。」

眞叫人吃驚，他在嘈雜的擊鉢聲中仍然聽出那沈形雲走去的方向，實在令人駭異。

放下魚鉢，尹士奇道：「方丈大師！」

「來人是誰？」

「大師，我師猜對了，這人江南來的。」

智空大師雙目一亮，道：「找來了……」

尹士奇道：「大師，怎麼辦？」

半晌，就聽智空大師道：「以不變應萬變。」

他頓了一下，忽然又道：「慧空率領僧衆去了桂竹園，傳來消息，江湖上果然來了不少人物。」

尹士奇道：「怕是都有目的。」

他看看窗外在落雪，又道：「人求人千聲不語，寶出世人人爭來。」

智空大師道：「別說其他，先找出兇手來，需知兇手仍然躲在暗中，那才是要人命的狠角色。」

尹士奇道：「大師，苦也。」

智空大師道：「是的，我知道，但我也明白這些人全是爲寶而來，你寶物眞的……唉，老衲不多言了。」

祇這麼幾句話，那智空大師便起身走了。

於是，小禪房中又傳來擊鉢之聲。

* * *

天亮了，天好像是被雪照亮似的，滿天一片灰白色。

就在這時候，沈形雲正瀟洒的往那大家樂賭坊的大門前台階上走去。

沈形雲是來赴約的，他昨夜沒住在賭坊中，雖然他已答應爲大家樂賭坊的東家錢通神跨刀掌枱面，而錢通神也已爲沈形雲在後院叨拾了一間乾淨客房，但沈形雲志不在此。

沈形雲昨夜不回來，他去了桂竹園，祇不過他仍然沒發現甚麼。

沈形雲走進賭坊大門，此刻屋內眞清靜，這是因爲賭了一夜的人剛離去，過年才會再開桌。

沈形雲轉往二道院，廊上傳來一聲燕語似呢喃：「喲，沈官人吔，怎麼此時才回來。」

沈形雲見是錢老板身邊的女子，笑笑，道：「姑娘，我忙了一夜。」

「唷，忙甚麼呀，開封城看夜景呀，這麼大的雪。」

沈形雲道：「我有愛雪癖呀，哈！」

「嘻！眞會說笑！」

她似小鳥般的走過來，又道：「快回你房中。」

「我房中？」

「是呀，昨日你剛走，咱們就爲沈官人備了客房，見你未回來，也就未把火盆升火了。」

沈形雲一笑，道：「錢老板眞周到，太好了。」

女的大方的拉住沈形雲一臂，指着自己，道：「沈官人，我叫芍

藥，咱們老板有吩咐的。」

她十分快樂的樣子，又道：「老板要我們三人好生的侍候你沈官人的。」

沈形雲道：「三個？」

「是呀，我們三姐妹，我叫芍藥已介紹過了，另外兩個姐妹，一個叫牡丹，另一個叫秋菊。」

「眞好聽的花名。」

那芍藥一笑，道：「我的名字也是因爲我家住在中牟縣的關係，你知道，中牟的芍藥最有名了。」

一笑，沈形雲道：「這麼說來，那位叫牡丹的姑娘應是洛陽人了？」

芍藥撫掌笑道：「對，對，牡丹的家鄉就是在洛陽，你沈官人果然聰明。」

沈形雲道：「那位叫秋菊的人又是出生何地？」

「她呀，秋菊的家在皖西大山裡，甚麼地方就不知道了，也沒問過她。」

她已拖着沈形雲掀起一道厚布帘子走入房中了。

沈形雲祇一看這客房，叨拾得果然不錯，雖是一大間，但床上鋪的厚毛毯，錦緞被子有三床，近門處支了個大大的銅火盆，一應燒火東西都齊全，正面一張四方桌，桌上一套細瓷茶具閃着光亮。

祇見這芍藥急忙走到火盆前，取過火種先把炭火升起來，一邊放的是個老米酒罈子，罈子裡滿滿一罈老黃酒，另有兩隻大錫壺，那芍藥已把黃酒倒滿兩壺支在火上煮熱了。

那沈形雲坐在一邊看，他的臉上微微笑。

芍藥站起身來，笑對沈形雲道：「沈官人呀，我去弄來幾樣下酒的菜，馬上就回來。」

沈形雲道：「隨便幾樣就成了。」

芍藥笑道：「那是不可以的，老板知道會不高興。」

她說完立刻就掀帘出門而去。

沈形雲愉快的笑了。

＊　＊　＊

沒多久，屋門外聽得一聲哈哈笑，沈形雲一聽便知道是錢通神來了。

錢通神已等沈形雲很久了，如今聞得芍藥的報告，立刻就走過來了。

錢通神掀帘一聲哈哈道：「沈老弟呀，還以爲你老弟不回來吶！」

沈形雲道：「怎麼會呢？說過的話是不許反悔的。」

錢通神道：「對，人在江湖行，說話講信用。」

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又道：「回來了，我今晚要同老弟台喝幾杯，哈！」

沈形雲道：「你是主我是客，你說甚麼就甚麼。」

不料這沈形雲也說得一口河南腔，令錢老板一怔。

不旋踵間，另一女子與芍藥二人各自端了幾道當地佳餚走了進來。

這幾樣佳餚全是當地名菜，有一道是薰野兔，全隻兔子用大盤端了進來，那深紅的兔子肉香得令人垂涎。

沈形雲還是頭一回見過全兔的。

還有一盤是飛雉，那是醬的，至於另外兩樣也都是開封城中的名菜，紅燒牛腩與蒸鹿脯。

北方人的上等菜就是有些粗獷些，但却也實惠夠味。

沈形雲坐在錢通神對面，那熱呼呼的黃酒不是用小小的酒杯吃，而是用碗喝。

錢通神舉碗，道：「來，兄弟，爲咱們的合作乾上這一碗。」

沈形雲舉碗笑道：「錢老板，乾！」

二人碰碗「叮」的響，大口猛的咕嘟灌入喉，忽聽沈形雲道：「錢老板，咱們開門見山的一句話，你老板必也不是簡單人。」

嘿嘿一笑，錢通神道：「老弟，你想知道甚麼？」

沈形雲道：「果然乾脆呀！」

錢通神道：「我討厭拖泥帶水。」

沈形雲道：「不是行家不風頭，錢老板，你漏漏口風亮個招式如何？」

錢通神一笑，道：「你怎知我也是會家子？」

「簡單，因爲你祇一眼便瞧出我的功夫，祇這一點，就不難叫人明白老板也非簡單人物。」

「哈！」錢通神笑了一下，道：「能在這中原大邑開着這麼一家大賭坊，黑白兩道我得玲瓏八面，如果沒有那麼三兩三，又豈敢上梁山，你說是吧！」

沈形雲一笑，道：「道理如此，在下也想到了。」

錢通神忽的豎起一根筷子在桌面上，他的右手握住筷子一端，臉皮一緊又笑。

當然，他笑得不好看，他的額上有青筋暴露，那當然笑得嚇人了。

沈形雲早發覺了。

沈形雲淡淡的不開口，他注視着那支竹筷子，那筷子漸漸的往桌下穿過，而且越穿越快。

當竹筷子穿過桌面的時候，錢通神才把手放掉，只見那竹筷子穿桌三寸深，有一大半還在桌面上。

錢老板得意的一笑，道：「見

笑了！」

沈形雲豎起拇指道：「好功夫！」

錢老板笑得更得意了：「不成氣候，哈……」

沈形雲拿起面前的一雙竹筷子，道：「遊戲已過，錢老板不能用一隻筷子吃菜，我替你把竹筷取出來！」

眞叫玄，只見這沈形雲一雙竹筷夾住那隻插在桌面上的竹筷，就聽「察」的一聲，宛如鐵夾似的把桌上插緊的一隻竹筷夾了出來。

錢通神楞住了！

一邊侍候的芍藥也雙目張大了。

一笑，沈形雲道：「錢老板，咱們再吃酒！」

「是，吃酒！」

沈形雲道：「中原黃酒濃、純、香，果然佳釀！」

錢老板已不知酒滋味了！

錢通神驚於沈形雲的功夫，因爲他自信自己絕對辦不到以竹筷把卡在桌面上的筷子夾出來。

酒過十碗，菜吃一半，錢通神這才借酒膽而又帶着些許囁嚅的問道：「沈兄弟……」

「嗯！」沈形雲仍然一副淡然模樣！

錢通神道：「我稱你一聲老弟台，自抬身價了！」

淡淡的，沈形雲道：「咱們是合夥人呀！」

錢通神拍巴掌，笑道：「對，咱們已是一家人了，一家人自不會有所相瞞……」

沈形雲雙目一亮，道：「相瞞？」

錢通神一笑，道：「兄弟，我想知道兄弟遠自南京而來，到這風城看雪景嗎？當然另有原因吧？」

沈形雲毫不猶豫的道：「有，當然有原因！」

錢通神道：「甚麼原因？」

「找個人！」

「兄弟找人？誰？」

沈形雲眠嘴一笑，道：「兩個老鼠！」

「老鼠？」

「老鼠，老鼠是我對他們的稱呼，在別人眼裡他們的名頭大了！」

「誰？」

「一個人稱『偷天』，另一個人稱『換日』，這兄弟兩個，兩個大膽的老鼠！」

錢通神驚道：「風大山與風小山兄弟倆呀！」

沈形雲道：「我在找他們！」

錢通神心中好緊張，因爲便是他本人也在打聽不久前自南方歸來的風大山與風小山這兩個兄弟神偷！

＊　＊　＊

神偷，那當然是精於偷盜人物，江湖上稱得上神偷之人實在不多，風氏兄弟各有絕活！

風老大可以把一戶人家一夜之間搬運出十里外也不會叫人發覺！

風老二如果想切下一個人的頭，這個人就等着人頭被他偷走了！

只不過這兄弟二人年已五十多歲，江湖道上已少見他兄弟的踪跡。

沈形雲爲甚麼要遠到中原來找風氏兄弟？這件事難道與桂浩然一家慘遭殺害有關？

自從桂竹園出了命案，江湖道上幾處梟霸正自靜觀其變，這案子是何人下的手？

錢通神就是在暗中靜觀其變的！

錢通神也想知道風家兄弟二人的下落！

錢通神舉酒碗，道：「兄弟，我敬你！」

「乾！」

二人又對了一碗老黃酒，那錢通神放下碗，道：「能告訴我這老哥哥，你找風家兄弟何事？」

沈形雲道：「錢老板，你知道他們的下落？」

「江湖上無人知道風家兄弟住在何處，賊窩飄忽，賊窩到處，也許他們就住在開封城，就是無人知！」

「那麼錢老板你也不知道了？」

「不錯，想找到他們，難上加難！」

沈形雲道：「既然不知道，我還是不說的好！」

他吃了一口菜，又道：「錢老板，我酒足菜飽了！」

哈哈一笑，錢通神道：「兄弟，咱們不提風家兄弟，我今告訴兄弟，明日晚，咱們有一場賭局！」

沈形雲道：「需我出馬？」

錢通神道：「兄弟以客人身份出馬，如何？」

沈形雲道：「好，我答應！」

錢通神道：「我會叫芍藥把賭資帶來的！」

沈形雲道：「我有！」

錢通神道：「動軋上千兩的！」

沈形雲道：「我有！」

錢通神笑了！

他站起來對芍藥姑娘，道：「替我熱誠的招待沈官人，妳不會叫我失望吧？」

芍藥笑笑，道：「放心啦，爺！」

沈形雲道：「芍藥很會侍候人，比之咱們江南女子毫不遜色！」

芍藥吃吃笑了！

＊　＊　＊

錢通神站起來並未走，他站到那張鋪得十分整齊的大床前伸手摸在床舖上，只一頓，回過身來對芍藥姑娘與沈形雲二人一笑，道：「外面下着雪，床鋪十分涼唷！」

芍藥吃的一笑，道：「涼沒關係嘛，我有辦法呀！」

錢通神走回椅子又坐下，他似乎忘了沈形雲對他說過的話，沈形雲說過他已酒足菜飽了。

錢通神又笑對沈形雲道：「有話必需今天先說清，明日一場賭，那是開封附近幾個名人聚賭，似這樣的賭一個月不過三兩回，只不過……」

沈形雲道：「怎樣？」

他這才說了一句話，忽聽身後傳來悉悉嗦嗦聲，忍不住的回頭瞧過去，他大吃一驚！

只見這芍藥姑娘在脫衣褲，而且已脫到了小內衣中露出大部份細皮白肉！

芍藥的身段眞迷人，臉又嬌、手指細，細柳高挑賽西施，吃吃笑着拉開了大錦被，人已鑽進被子裡去了。

錢通神哈哈笑，他不用轉頭就看見了！

他其實早就看見了，他心中正在稱許芍藥的心細膩，果然未叫他失望！

沈形雲怔了一下，但旋即也笑了。

錢通神道：「沈兄弟，我的人是很會侍候你的，你說是不是？」

沈形雲道：「這樣的侍候眞新鮮，天下少有！」

「少有就是稀奇，她把你的被窩暖熱呼，你睡覺也不會覺得涼！」

「我領情了！」

「不用領我的情，只要對芍藥多用情就夠了！」

沈形雲又是一怔，忍不住的再回頭看看床上裹緊緞子被的芍藥。

他發現芍藥不但未被凍得冷，而且露出一張桃花臉十分的艷。

女子如此，那是嬌羞等雲雨的樣子！

沈形雲心中不知如何的在想了！

錢老板哈哈一笑，他隔桌拍拍沈形雲的肩頭，道：「別看了，我在說明日一場豪賭之事！」

沈形雲此刻那能聽得進去，他搖搖手道：「錢老板，能叫我多歇一陣子，明日精神佳，才能痛宰呀！」

錢老板哈哈笑，道：「對，對，你說的對極了，我不再多言，咱們明天一早見！」

他揮揮手，連床上的芍藥也不多看，拉開門便是一股寒風挾帶着雪花吹進來，錢老板急忙手捂口，上身稍偏便出了門，反手把門又帶上，道：「明天見，明天見！」

沈形雲走過去，他原是打算要上門門的，但他回頭看床上，道：「姑娘，妳打算……」

「侍候沈官人呀！」

「眞不敢當！」沈形雲道：「如果我請姑娘回自己房中呢？」

芍藥道：「我會站在院子裡凍一夜！」

沈形雲道：「因爲錢老板的關係？」

他頓了一下，又道：「別怕，我有計較！」

芍藥道：「不是咱們老板的原因！」

「怎麼說？」

「我自己，因爲我的自尊受到了傷害！」

一怔，沈形雲道：「我乃草莽之人，不值得！」

「值得不值得那由我決定！」

「眞的不是因爲錢老板？」

芍藥道：「我爲甚麼要騙官人呀！」

沈形雲呼的把桌上的燈吹熄掉，他走到了床前面，地上的銅火盆拖到了床前，於是，沈形雲脫衣褲了！

嘆，還眞冷，沈形雲的絲棉袍只剛脫掉，頓覺寒意襲上了身！

當他坐在床邊上，一隻嫩手伸過來，游到在他的蜂腰上，令他心中一緊！

急忙脫了褲子，在炭火的照映下，沈形雲已鑽入那床已被芍藥溫暖的錦被中了！

「嘻……」

「唔……」

那芍藥宛似泥鰍般在錦被中游移着，她早已不知甚麼時候已在被中剝去了身上的小衣了！

沈形雲乃江湖中人物，男女睡他看得淡，雖然身邊的芍藥很會逗，他只是虛應付……

只不過當沈形雲有了一定的反應時候，他有了動作！

沈形雲發覺芍藥並非此道老手。

芍藥應該是玩家的，因爲她在錢老板的指使下才侍候沈形雲。

沈形雲的心中已對芍藥有了這先入爲主的觀念，也因此他可玩可不玩的以爲睡足了覺，也許下半夜還可以去一趟桂竹園。

沈形雲的心中一直有個桂小玉，桂小玉這兩天不知如何了？

桂小玉是不是也在想着他？

沈形雲的心中就以爲桂小玉比之大家樂賭坊的三個美嬌娃至少在德性上好多了。

此刻，沈形雲突然發覺身邊的芍藥把一雙手捂住自己的臉，她仰

臉躺着不動了！

沈形雲心中好笑，她這是脫光衣裳裝姑娘，突然之間她老實了。

沈形雲以爲他身上某個零件被芍藥發現了，芍藥才會如此乖乖的不動。

沈形雲不是魯男子，他摸着穠纖合度的芍藥，在微弱的床邊炭火光亮裡，芍藥眞是嬌艷欲滴，實在可愛！

沈形雲還以爲芍藥在裝出一副嬌羞呢！

但別管如何，他既然發覺「馬已備鞍只等馳騁」，他又何必一副「好男人不作下流」呢！

於是，他只一歪身便跨上去了！

沈形雲還以爲芍藥見好不收場，裝做一副「新鮮人」的樣子好可笑吶！

芍藥迎合了，但令沈形雲吃驚的是，爲甚麼關山有阻隔？

再細看芍藥的臉，她是一副痛苦狀，只差未哭出來！

沈形雲下面的舉動原是粗暴的，他也覺出有阻隔，忍不住的在芍藥耳邊道：「妳……頭一回呀！」

嘆，芍藥一聽，立刻把頭抵在沈形雲的下巴，她帶羞又嬌柔的不開口了！

沈形雲道：「如是初次，不値得呀！」

芍藥這時才低聲道：「多少人出銀子我不幹！」

「妳却叫我……」

「我願意嘛！」

「我心中不忍！」

「我們已……」

沈形雲道：「我們？我是幹甚麼的，妳並不知道呀！」

「我以爲你是個奇人，我不會弄錯的！」

她在沈形雲下面扭動了幾下，又道：「別想得太多，沈官人，你下手吧！」

她這是叫沈形雲破她的身了！

沈形雲還眞有些不忍心，他以爲這是作缺德事！

其實他也知道江湖上專門有人做這種缺德事，這種人以爲破個處女身可增加壽命十五春，但沈形雲以爲壞一個女子破了身，下輩子準會當王八！

江湖上沒有人願意當王八，包括那些明知自己已當了王八的人在內。

只不過沈形雲想「脫離戰場」十分不易，因爲芍藥的雙臂抱緊了他那蜂腰！

芍藥還有些緊張兮兮的！

她摟抱沈形雲就是緊張，彷彿一個人站在懸崖邊低頭望向萬丈深淵似的，她抱得很緊！

於是，沈形雲在她上面行動了！

「哎唷！」芍藥叫了，但聲音不大，沈形雲以爲聲音如雷貫耳，他不敢再動。

有一種似火岩漿在下面滾動着，看看芍藥，她咬着唇苦撐，她痛苦得可愛！

江湖上那種專門搞七捻八的此道大男人最愛看女人的這種痛苦，只一看了便會發狂。

沈形雲不是，他帶着幾分歉意的支撐着不動。

時間在移動，床上也有了動。芍藥在動，沈形雲也在動。

但，無論如何，時光總是會帶走一切的，不論是歡樂還是痛苦。

床上是熱呼的，那種熱絕不比床下火盆的火差多少！

也不知過了多久，床上靜了，沈形雲不動，芍藥姑娘也不動，兩個人睡得十分愉快！

爲甚麼說愉快？祇看這二人的臉上笑意便明白了！

＊　＊　＊

天亮宛似天未亮，因爲大雪紛紛仍在下，也不知是天亮還是白雪的映照。

緊偎在沈形雲臂彎的芍藥便在此刻低語，道：「官人呀，我先起來了！」

「爲甚麼不多睡？天冷！」

「我還得侍候官人吶！」

「叫別人來侍候，妳……」

芍藥一笑，道：「官人，我很滿意了，你又爲何替我擔待甚麼？」

沈形雲一怔，芍藥又道：「我心中最是明白不過！」

「妳明白甚麼？」

「你不會常住開封城，你隨時會走人的！」

「可是妳却把寶貴的身子送了我！」

他忽的轉頭床內瞧，白光照進窗中來，也照在一塊大長巾上面，那上面是赤紅點點也成塊！

沈形雲忍不住的吻了芍藥，道：「不値得呀！」

「你又來了，我以爲値得……祇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呀！」

沈形雲道：「我是個甚麼人，妳還不知道吶！」

「你是個我喜歡的人，這一點我最肯定，而且，我也十分滿足了！」

「那麼以後……」

芍藥道：「官人，你如果忘了這一夜，我是不會怪你無情的！」

她又吻了一下，又道：「咱們才認識不久，怎麼會有甚麼情呀，對不對？」

她起床了，她雙手按住沈形雲的身子，道：「我去取熱水，還有你喜歡吃些甚麼？」（未完・二）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車夫人

上文提要： 風小月誤中「九日酥」，「淮安七子」告訴他是有人出二十萬兩欲殺他，幸虧出現四女子出手相救，她們乘的四白馬車正是朱府的豪華馬車，風小月回憶起夜探馬車，嗅到的香味正是老大如花身上的味道……風小月聽到夫人與四女的對話，對夫人身份疑雲重重，但又不知她是何許人，是否青城派中人？客棧爆炸是否與朱府有關……

去而復返四姐妹　湯中下藥反被擒

「不錯，他姓朱，雙名英雄。名字是他父親賜的，對他來說，算不得是自吹自擂！」端木鵬道：「他的確不是英雄，但也絕不是惡霸，一個道地的財主，除了聚財之外，甚麼都不出色，這也是他的做人宗旨，因此一向平平安安。」

「此人是否練過武？」

「這點某家倒未曾聽人提及，不過他家裡倒是養了好些武士保鏢，不過那些武士也從未聞有仗勢欺人的惡跡。」至此倏地住口。

風小月喃喃地道：「如果他不曾學過武，爲何馬車跟武林中人的一樣？」

雲飄道：「也許是出自同一個工匠之手。」

「小弟也曾這樣想過，但這等豪華的馬車，有這麼多相像的產品，情況實在不多見，唉，這裡面一定有一些咱們不知道的內情。」

端木鵬道：「風少俠爲何不多花點心思在放火藥兇手的身上，爲甚麼不多花心思猜猜，是誰僱請淮安七梟殺你的？還有，他們的頭兒是誰？」

風小月苦笑道：「在下愚昧，百思不得其解，故此方會欲以『旁敲側擊』之方式，打開缺口！」

「難道你自己也不知道有甚麼仇家？」

風小月沉吟道：「風某之仇家不少，但想不出有誰會使出這種殘暴的手段，恨之我入骨的，長眉道長應是一個，但他再不肖也是青城派一門之主，又豈會使出這等手段！」

端木鵬喃喃地道：「長眉道長，長眉道長……」

風小月目光一亮，問道：「你也認爲他有問題？」

端木鵬搖搖頭，反問他另一個問題：「風少俠體內之眞氣，一點也無法凝聚？」

風小月搖搖頭。端木鵬自顧自地道：「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他倏地長身，翻身上馬。

雲飄忙問：「神捕要走了？」

「兩位且在此等我，某進那座小院探一探。」

雲飄急道：「你單槍匹馬入虎穴，太危險了，待雲某陪你去。」

「你還是留下來照顧風少俠吧！」端木鵬話未說畢，人馬已在五六丈外。

風小月道：「此人有點意思，咱們跟他去看看。」

雲飄略一沉吟，抱他上馬，尾隨而進。到了林內，雲飄四處觀察一下，再將風小月放在樹叉上，着他小心，然後也翻進小院。

他步步爲營，逐步前進，至中院時，忽見端木鵬大步走回來，道：「人去樓空，咱們來遲一步了。」

「有否發現馬車？」雲飄見他搖頭，又道：「偌大的一輛馬車離開莊院，咱們不可能看不到。」

端木鵬微微一哂：「若她們走另一個方向，咱們不會發現，絕不奇怪。」稍頓又道：「當然不排除，莊院裡有地窖或者暗道。」

「祇咱們兩個人，要搜索可眞費勁！」

端木鵬微微一笑：「一天搜不完，兩天三天又有何妨？適才某家經過灶房，發現裡面留下許多食物，夠咱們三人吃他五七天。」

雲飄喜道：「如此甚好，待雲某帶風小月進來。」他言畢急忙出去。待他背着風小月進來後，却又四處找不到端木鵬，他不由吃了一驚。

風小月道：「此處不宜久留、咱們還是先離開爲上。」

雲飄道：「也許他臨時有事走了，咱們就在此歇一晚吧，先到灶房看看。」兩人走進寬闊的灶房，果見裡面藏了不少食物，甚至還有新鮮的蔬菜和酒。

雲飄大喜：「今夜咱們過個好年吧！」

風小月這才醒起，今夜正是大年夜，民間習俗今晚須吃團年飯，他不由想起星星，猛地長嘆一聲。

雲飄不知其心情：「老弟，幾天工夫很易過，你就安心休息一下吧！祇怕待你恢復內功之後，想休息一下也無此福份哩！」

風小月知道他誤會，却不願多作解釋，祇淡淡地道：「想不到在此過年，端木神捕，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不知他爲何不辭而別。」

「誰說某家不辭而別？」

風小月轉頭便見到端木鵬：「神捕去了何處？」

「某自假山下找到一個地道出入口，剛才下去走了一趟，這地道直通莊外五六里，回來時，在地道裡又找到另一條甬道，十分寬敞，地道上還有車轍，看來她們是由地道溜了。」

風小月目光一亮，喃喃地道：「她們是甚麼人？爲何花了這麼大的氣力建造了這座莊院？」

端木鵬道：「如今下結論爲時尚早，答案很可能就在莊內，待我到處看看。」

雲飄道：「今夕是大年夜，神捕請留下來跟……」

他語未說畢，端木鵬已截口道：「當然，反正某家放假省親，便管管這樁閒事，團年飯祇好辛苦兩位了。」風小月却追隨他到屋內各處勘察。

這座莊院建得十分精緻，大約有十間臥室，有一座飯廳，放着兩張大圓桌，另外尚有一間頗大的內客廳。這座客廳附近沒有其他房舍，這說明主人會客時，不願讓人聽到談話之內容。這更說明，這是個秘密的巢穴。

但臥室及其他地方除了一些女人的用具及衣服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可供追查之線索。兩人都有點失望，風小月忽然道：「咱們也不是毫無收穫，起碼從衣服上可判斷出那位夫人之身材。」

端木鵬精神一振，道：「不錯，她身材比一般女子高大得多，這便是一條重要的線索。」他稍頓又喃喃地道：「這位夫人之武功一定十分高超，武林這種女子似乎不多。」

「在下同意神捕之見解，由婢及主，她之武功必然不錯，而且聽覺十分靈敏，非高手莫辦。」

風小月道：「但武林中武藝高强的女子並不少，不知神捕何出此語？」

「你看看這兩襲衣裙，這女子之身高，幾乎跟男人一樣，就我所知的，武林中似乎無這種人。」

風小月屈指數道：「武林身材高大而又武功高强的女子如『一丈紅』、『高樓探月』樓桂月、『隨風擺柳』柳映紅、『喇叭花』花玉娘、『南海鐵娘子』、『紅高粱』梁紅英這些人，誰最有嫌疑？也許還有一些咱們不知道的，武林本多隱世高人，絕不奇怪。」

端木鵬道：「柳映紅是江南金刀大俠的夫人，很少出門，也很少與武林中人來往，聽說她因爲身高腰長，施展輕功時，上身晃動特別厲害，故有『隨風擺柳』之名，因而十分自卑，祇在家相夫教子，她可以剔除掉。」

「樓桂月是『草原飛鷹』的夫人，向在關外活動，她也可以剔除。」

風小月道：「南海鐵娘子是東海七十二島總島之夫人，很少上岸活動，其可能性也極低。」

端木鵬道：「梁紅英此姝出嫁前，某家見過幾次，她身高似乎穿不了這件衣服，且她十分文靜，向在河北一帶活動，她也可以剔除。」

「花玉娘是苗人，雖能漢語，但說話腔調一聽便知非我族類，風某聽過夫人之話，故絕對不是她。」風小月道：「剩下來的祇有一個『一丈紅』，但她至今未嫁，當然不會是誰之夫人了，不知神捕是否知道武林尚有甚麼身高如高漢子的女高手。」

端木鵬道：「齊魯尚有一位叫『賽東嶽』女子，不但身高，而且健壯如牛，其聲如男……」

風小月脫口道：「也許就是她！」

「某家認爲『一丈紅』之可能性

較大，雖然未嫁，但這祇是表面上的，也許暗中已委身給某個人，外人不知而已。」

「神捕因何有此看法？」

「一則她身雖高，但臉蛋漂亮，身材均勻，還算得上是位美女，年已二十七八，因何嫁不出去？她以前到處走動，這兩年却似銷聲匿跡，不無懷疑之處。」端木鵬在臥室內踱起步來：「至於『賽東嶽』岳勝男，武功高强，一身外硬功，幾至登峯造極，但其貌醜陋，兼有一股中人欲嘔之狐臭，某家實想不出，誰會娶她。」

風小月道：「在下沒有意見，神捕既見過『一丈紅』，大概知道她家住何處了。」

「就在這附近，這也是某懷疑她的第二個原因。」

風小月心頭一跳，問道：「她家住何處？」

「荊州府之江陵城！」端木鵬道：「她在臘月初二也到襄陽，參觀你與長眉道長之戰，不過當時她易容，女扮男裝，却逃不過某家雙眼。」

風小月苦笑道：「當時在下心情激動，完全沒有留意那些湊熱鬧的人。」他稍頓又問：「不知神捕可否撥冗到江陵走一趟？」

端木鵬哈哈一笑，不置可否：「咱們去灶房看看雲兄，也許團年飯已弄好了。」

＊　＊　＊

雲飄燒的團年飯，菜式居然十分豐盛，三個人吃六道小菜，一大碗湯，一盤餃子，還有兩壺酒，他笑道：「可惜沒有鞭炮，少了點氣氛，這些食物，雲某都還用銀針試過，大可放心食用。」

風小月首先舉杯道：「在下爲感謝兩位相救之恩，先敬三杯，先飲爲敬。」他一仰脖，一口喝乾，再倒第二杯。三杯過後，三人便開始動筷，風小月將剛才他與端木鵬所見及分析，告知雲飄。

雲飄道：「如此說來，『一丈紅』嫌疑最大了，不知神捕對她了解有多少？」

「不多。她姓江，雙名尚紅，江尚紅這名聽來有點怪，其父江國楨之武藝一半是家傳，一半來自山西楊家。楊家槍法天下揚名，江家身材比人高，以槍爲武器，就更加得心應手，正所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了。」

雲飄接着道：「據某所知，姓江的人不多，但散居大江南北，不過都是系出山西，江國楨也是山西人氏？」

「不錯，江國楨成親之後才隨妻子搬到別處居住，其妻孟雙春，是『孟家拳』之後。」

「如此說來，江尚紅便身兼三家之長了。」雲飄道：「孟家以拳腳著名，楊家槍法鬼神莫測，江家擅長甚麼功夫？」

「江家以內功及掌法著名。」端木鵬道：「據說江尚紅天生是塊練武之材料，大有青出於藍之勢，她事母至孝，新春期間，應該在家裡，咱們明早若兼程趕去，她應該還在家裡。」

雲飄大喜：「神捕肯拔刀相助，雲某敬你一杯。」

端木鵬道：「某對在客棧放炸藥的兇手有興趣，祇不知『馬車疑案』跟縱火案是否有關連？」

風小月問道：「適才神捕說，假山下的地道裏，又發現了另一條寬敞的地道，地上尚有車轍，不知神捕是否有跟踪到出口？而出口在何處？」

「當然跟踪了，某辦案怎會半途而廢？明天咱們由那條地道出去！」端木鵬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咱們應該把坐騎拉進來！」

雲飄要長身，却讓他按下。「不，某去拉馬！」

端木鵬借着微弱的星光，翻牆到莊後。寒風「颼颼」，引得樹木搖晃，樹葉發出一陣陣波濤似的沙沙聲，也許是出於職業的反應，端木鵬忽覺林內似乎暗伏着人，他手掌立即握住了劍柄。

樹林裏一片漆黑，他突然撮口一哨，但聞一陣「呱呱」的夜梟叫聲，端木鵬「錚」地一聲，將劍抽了出來，猛覺風聲有異，急忙抬劍護胸，同時錯步擰腰：「叮」地一聲，劍刃似乎格開一件暗器。「有種的便出來跟某決一高低！」

林內沒有反應，但那兩匹馬因聽到其哨聲，奔了過來，端木鵬正要伸手去抓韁繩，突見馬腹下翻上一個黑衣蒙面人來，雪白的吳鈎劍，直取其胸腹！

這一記突如其來，事先毫無預兆！好個端木鵬，祇見他長劍一撩，「噹」地一聲，將吳鈎劍格開！「哼，閣下犯了一個錯誤，剛才不應該射暗器！」他一句話未說畢，長劍翻飛，已還了三招！

那蒙面黑衣人的吳鈎劍變化多端，動作敏捷，但端木鵬不爲所動，以不變應萬變，使對方有無從下手之感。兵刃碰撞之聲，傳出老遠，引來了雲飄。那黑衣蒙面人尖嘯一聲林中突然射出幾支袖箭來！

這幾支袖矢，自然爲難不了雲飄和端木鵬，但却讓黑衣蒙面人脫身入林。雲飄要追，却讓端木鵬喝住。「雲兄，遇林莫進！」

兩人拉馬回莊院裏，雲飄立即去找風小月，却不見他在廳內，不由失聲道：「不好，咱們中了其調虎離山之計了！風老弟一定被擄走了！」

端木鵬急道：「咱們分頭追！」

兩人剛跑出廳外，便見到風小月，雲飄驚喜地問道：「老弟，你跑去何處？愚兄還以爲你被人擄走了！」

風小月道：「小弟見你追出去，怕他們使的是調虎離山計，因此躲了起來，直至見你倆回來才敢出來！你倆離去之後，未見此處有任何動靜。」

端木鵬目光一掠，道：「既然敢在虎穴裏喝酒，便不怕遇到老虎！咱們繼續吃吧！」

三人重新返回內廳吃喝，聊起剛才之奇遇，端木鵬不明對方之意。風小月道：「也許是那位夫人派來的人，主要目的是在暗中監視！」

端木鵬反問：「若在暗中監視，他爲何又露面襲擊某家？」他倏地摸出一根銀針來，往菜裏逐一檢驗，菜裏沒有事，毒是下在菜湯裏，幸好他們還未喝湯。

端木鵬自懷內掏出一隻小瓷瓶來，倒出三顆藥丸來，他自己吞了一粒，又着雲飄及風小月各吞一粒，然後道：「這是解百毒的藥丸，稍候咱們便詐暈，看他還有甚麼手段！」

「很好，不過可得小心風老弟之安全！」雲飄伸手去舀湯。「藥效甚麼時候才開始？」

「先吃點菜！」端木鵬忽然長身道：「某先去茅坑一下。」他走出內廳，倏地一個倒飛上了屋頂。

他居高臨下，居然毫無發現，祇好落地回廳，向風小月搖搖頭，道：「喝了湯早點休息吧！」三人喝了一碗湯，便各自回房，風小月和雲飄住一間，端木鵬則單獨住一室。三人一躺下床便假裝暈倒，一對耳朵却豎起靜聽。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外面依然沒有動靜，風小月忖道：「莫非咱們之計已被他們識破？」

過了一個時辰，方聽到房門外有步履聲，雲飄輕輕扯一扯風小月的衣袖。

俄頃，房門呀地一聲打開，忽然傳來似玉的聲音：「大姐，那姓端木的像死豬一樣，已被小妹封住了痲穴，不必如此謹慎！」

如花道：「愚姐還怕他們會識破，哼！最終還是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四妹，點燈！」

雲飄不知端木鵬爲何會被對方封住穴道，但却決定待對方走至床前才驟然動手，以期一擊即中！忽聞蘭心驚呼：「大姐，你……你拔劍作甚？」

雲飄睜開一絲眼縫偷窺，祇見蘭心拉住一個蒙着紗巾的少女。「夫人祇吩咐咱們抓他們回去，並沒有說要殺人！」

如花氣冲冲地道：「愚姐一定要殺死風小月這小子！他扯下愚姐的蒙面巾，不殺他不成！」

「就算如此，也用不着殺人，何況他是在無意中扯下來的，誰會知道你有那樣奇怪的誓言！」

「愚姐一向言出如山，難道你要我嫁給他！四丫頭，你爲何阻攔我？哦，我知道了，敢情你看上了他！」

風小月把她倆的話聽得清清楚楚，心頭砰砰亂跳。蘭心道：「大姐你誤會了，若照你的誓言，他已是你丈夫，你若殺他，豈不是謀殺親夫？」

「放屁！我與他尚未成親，殺了他便不必嫁給他！」

「二姐，你快來勸勸大姐！老實說，風小月做咱大姐夫，也沒辱沒咱們姐妹，爲何非殺他不可？難道你還能找到一個比他更强的男兒？」

似玉格格地笑道：「大姐，四妹所說何嘗無理？風小月風流倜儻，人又聰明，他跟你正好匹配，這可眞是天造地設啊！」

如花罵道：「老二，你想男人想瘋啦？你喜歡不如由你嫁給他！」

似玉格格地笑道：「可惜小妹沒有這個福份，他扯下的不是我的紗巾，何況小妹沒有甚麼誓言！大姐，你這叫做自作自受啊！」

蘭心誠懇地道：「大姐，這是天意，你何必逆天而行？而且你殺了他，回去如何向夫人交代？」

似玉忽然聲音一沉。「大姐，四妹的話你可得斟酌斟酌，風小月才是正點子，你搬具死屍回去，如何向夫人交差？」

如花嘆了一口氣，道：「也罷，先抓他回去交了差再動手未遲！四妹快制住他！」

蘭心正伸手向風小月的腰際痲穴戳去，不料她自己腰肢一痲，反被雲飄封住了痲穴！

與此同時，房外忽聞端木鵬道：「三位姑娘還是束手受縛吧！否則你們的三丫頭便要人頭落地了！」如花轉頭望出去，也不知何時何因，蕙質已被端木鵬押着，站在房門口。

似玉反應極快，拉着如花的手，越窗而出，突然向地上拋出兩個彈子。「波波」兩聲，白烟冒起，又有兩個小彈子跳了起來，凌空爆開，射出金針！

「子母連環彈！小心！」端木鵬見多識廣，提醒雲飄及風小月，同時拉着蕙質退後，雲飄解開風小月的痲穴，撥開白烟，穿窗而出。星月無光，外面一片漆黑，那裏還有如花似玉的芳踪？

「哼，還好有兩個俘虜，不怕

你倆不來救！」雲飄返回房內，道：「神捕，剛才聽似玉說你已被她們封住穴道，嚇了我一跳啦！」

端木鵬道：「某家早已運功移開穴道，那有這般容易受制！」能以內力移開穴道，這份功力眞駭人聽聞，他那知道，昔年管一見及沈鷹兩人合創出一套搬穴的功夫，純屬巧功！

端木鵬道：「雲兄請留意外面，提防她倆去而復返，待某來問她倆。兩位，咱們不想爲難你倆，故此希望兩位能夠充份合作！」他稍頓再問：「你們口中的那位夫人，到底是誰的夫人？」

蕙質和蘭心對望了一眼，異口同聲道：「咱們不知道，是她要咱們稱她夫人的！」

「難道你們不是她的奴婢？」

「是，不過咱們跟她還不到半年，因爲跟她打賭輸了給她，因此依約須當兩年奴婢！」蕙質道：「老實說咱們連她的名字和面貌也未見過！」

雲飄冷笑道：「這豈不奇怪？兩位以爲咱們是三歲小孩！」

風小月輕笑道：「大哥不必心急，兩位姑娘一定會說清楚。」

蘭心接道：「她長期蒙着一塊厚厚的紗巾，咱們那能看到她的臉孔？她又不告訴咱們她的姓名，咱們又怎會知道？又未見過她丈夫，又怎知她是誰之夫人？因她喜歡乘坐豪華馬車，又喜在車廂內薰香，是以自稱香車夫人。」

風小月道：「這半年，難道你們四位都住在此處？即使她不說出姓名，也應聽到別人稱呼她！」

「所見之人，均稱她夫人！」

端木鵬沉聲道：「風少俠最關鍵那個問題，兩位未答！你們是否一直住在此處？有甚麼人來過？還去過甚麼地方？」

蘭心道：「大部份是住在這裏，也去過好幾個地方，都是到了地頭，她便自己下車，然後要咱們到某處等她，岳陽城便去過兩次……」

風小月立即問：「你們去過朱府否？岳陽城最大的財主家裏！」

蕙質問：「是不是門口掛着大燈籠？對，燈籠上寫着一個朱字，去過一次，便是前幾天才去的！」

風小月精神一振，續問：「到了那裏之後，四位姑娘都住在朱府裏麼？」

「不是，夫人要咱們自己去逛，還替咱們訂了望湖客棧，因此咱們一直住在客棧裏，直至有一夜，附近突然傳來爆炸聲，夫人突然出現在咱面前，叫咱們駕馬車離開岳陽城，並在城外等她。」

端木鵬道：「後來呢？爲何不繼續說下去？」

「後來，她又派人來下命令，要咱們去擄風少俠來此莊院等她……再後來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不知道！」端木鵬道：「香車夫人的身材是不是很高大？你們由地道離開，她去哪裏？」

「她去朱府，又叫咱們半夜由地道摸回來，再在你們的食物中下毒藥，不知爲何你們居然不被迷倒！」蘭心道：「不錯，她很高大！」

「在樹林裏那位使用吳鈎劍的漢子，是甚麼人？」

「不知道，咱們未見過，也許是她的手下。其實夫人很神秘，她的事咱們都不知道，似乎咱們祇是陪她乘馬車及趕車的，但不時都有人取她的信物對咱們下達她的命令！」

風小月插腔道：「這就奇怪了！她到底是甚麼人？跟朱府有甚麼關係？還有，你們跟她打甚麼賭輸給她？」

「半年前，咱們四姐妹來到附近，她忽然出現攔住咱們，說她可以打倒咱們四個，大姐不信，後來便跟她立下契約，若她輸了便賠一萬兩銀子，若咱們輸了，她賠一千兩銀子給咱們，但却要做她的奴婢兩年，結果咱們四個打輸給她！」

雲飄問：「如此說來，她之武功不是十分厲害？」

蕙質道：「她武功不錯是事實，但其實咱們輸的不是武功，是經驗！尤其是臨敵經驗。半年前，咱們剛下山，從未與人交過手，像個傻丫頭，否則也不會跟她打賭！」

端木鵬再問：「兩位可知香車夫人要抓風小月的原因何在？又是否知道岳陽城的岳陽客棧被甚麼人放置炸藥行兇？」

蘭心轉頭面對風小月。「公子，咱們眞的甚麼都不知道！並不是小妹不願告訴公子，實是她一切都很神秘！」

風小月點點頭，不置可否。「蘭心姑娘，在下再問你一件事，這座莊院是誰的？有甚麼人來過？」

蘭心淚花在眶內亂轉。「小妹眞的不知道！」

風小月改問端木鵬。「神捕可知朱英雄有沒有姐妹？」

「據某所知，朱家祇有他這個獨生子！」端木鵬又問蘭心，「香車夫人要你們抓到咱們之後，如何覆命？」

蕙質道：「將你們送去岳陽城朱府。」

風小月又問：「你們見過『岳陽鐵漢』岳震天否？」他見她倆一齊搖頭，乃續問：「香車夫人是否要你們送她去過荊州江陵？」蘭心和蕙

質還是搖頭。

端木鵬冷冷地道：「兩位不合作，難道不怕咱們動刑麼？」

蕙質道：「三位若不相信者，咱們也沒可奈何，不過假如認定咱們是存心不合作，小妹便深覺委屈了，寧願讓你們一刀殺死！」

端木鵬忽然出手，將她倆的暈穴封住，然後問：「兩位相信她倆的話麼？」

風小月道：「在下完全相信！」

端木鵬微微一笑。「如此說來，抓住她倆完全沒有作用了，早知便放她倆回去！」

風小月道：「如今放也來得及！」

「如今放她倆，可能反會害死她倆！」

「神捕話中之意，小弟揣測不出，可否明示？」

「你說香車夫人會相信她倆守口如瓶麼？她一切保持神秘，絕不容手下洩漏其行踪及資料！」端木鵬冷冷地道：「即使如花似玉不回去稟報，也可能有人在暗中監視！」

雲飄忽然開腔，「抓到這兩個小妮子，也不是沒有收穫，問題是咱們敢不敢冒險而已！」

端木鵬目光一亮，道：「計將安出？」

雲飄道：「剛才她倆說，若抓住咱們，便送去岳陽朱府，咱們何不將計就計，直搗黃龍？」

端木鵬哈哈一笑，「眞是英雄所見！」

風小月道：「不過此事可得詳細研究一下，細節尚待琢磨，最低限度，須得到她倆之配合！」

端木鵬笑道：「蘭心姑娘似對風兄有意思，這項任務便交給你了！」

* * *

風小月果然說服了蕙質和蘭心，可是他形同廢人，如何隨端木鵬等人去朱府闖虎穴？蘭心似知其憂慮，抿嘴笑道：「公子，其實『九日酥』的藥性並不解難，祇是大姐不在……」

風小月大喜，忙問：「如花有解藥丸？你幾時替我向她要幾顆！她要多少錢，風某都可以向她買！」

蕙質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風小月不解地道：「有甚麼好笑？」

蘭心紅着臉道：「你見到她時，自己求她吧！」

端木鵬却另有打算，他準備將風小月放在岳震天府內。風小月起初不同意，後來還是答應了。

天未亮，五個人便下了地道，祇見下面放着那輛豪華的馬車，當下由蕙質駕轅。俄頃，出了地道，向北馳去，不久，天色便亮了。

風小月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四姑娘，沈重城及宋遜是你們殺死的麼？」

蘭心道：「是夫人動手……唉，咱們也算是幫兇，不過夫人說他倆是壞蛋。」

雲飄呸了一聲：「她才是壞蛋！他倆俠譽昭著，怎會是壞蛋？單看她連女人和孩子也不放過，便知她不是好人！她是否曾說過殺人之目的？」

蕙質道：「她說是爲武林除害！」

風小月道：「你們四位姐妹冰清玉潔，怎可再跟着這種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速速離開吧！」

「但，咱們跟她打賭輸了……不宜食言……」

端木鵬輕嘆道：「這叫做君子可以欺其方！她找上你們根本是個圈套，可憐你們仍蒙在鼓裏！」

風小月接口道：「不錯，這是個預設的圈套，故意引你們跳下去！將來東窗事發，她大可以改口說是你們四個殺人的！好狠毒的婦人！」

蕙質及蘭心低頭不語。

半晌，蘭心方道：「不知大姐和二姐怎樣了？也許夫人知道咱們完成不了任務，已對她們……」

蕙質探頭進來道：「四妹，如果夫人還未對大姐及二姐不利，咱們却協助他們探虎穴，後果堪憂……」這句話却教三個男人登時閉嘴。

半晌，雲飄方道：「既然如此，你倆到城外便回去覆命吧，咱們祇好硬闖了！」

端木鵬祇淡淡地道：「屆時見機行事吧！」

* * *

馬車停在風小月被「淮安七梟」圍困的樹林裏，正想下車，忽然樹上跳下十多個蒙面黑衣漢來，一言不發便向蕙質殺去。蕙質尖叫起來，雲飄和端木鵬立即抄起兵器射了出去，雲飄丟下一句話：「蘭心姑娘，請你留在車上保護風老弟！」

蕙質被迫飛落地上，抽出長劍應戰，端木鵬低聲道：「守在馬車四周！」那十多個漢子武功不俗，雲飄三人應付維艱，長期下去，必敗無疑。

風小月自窗口處向外望了幾眼，心中有數，乃道：「四姑娘，請你冒險出去駕車，咱們先衝出重圍！」

「好！」蘭心一手抓劍，衝出車門，一手抓馬韁，用劍脊在馬臀上用力一拍，馬兒吃痛，立即標前，可是隨即有人飛身向車後門射進去。

「嘩啦啦」一陣聲響，門板碎裂，但那斷料不到木板這般堅固，撞得渾身疼痛，摔倒在車板上，風小月不慌不忙地將如意三才神針射出去！

三支鋼針全都射中那斷的胸膛，他見風小月笑臉盈盈地對着自己，手上還握着一管射筒，嚇得他忍痛滾落地上去！風小月道：「四姑娘沒事，快衝！」

馬兒灑開四蹄，衝出樹林，風小月心頭暗鬆，掀開車簾，探頭望了四周一下，道：「到前面那棟農舍去，我躲在裏面，請你回樹林助他們！」

蘭心左腿受傷，不吭一聲，催馬前進，到了農舍前，風小月滾下車去，踢開大門，裏面不見一人，回頭道：「你將馬車駕走，快！」言畢閃了進去。

風小月到廳室裏四處查看一下，後來又發現灶房裏有一堆乾稻草，覺得這是個好地方，便小心翼翼藏在裏面。俄頃，忽聞一個輕捷的步履聲傳來，又聞蘭心低聲喚道：「公子，公子。」

風小月祇好撥開稻草道：「四姑娘，在下在此！」

蘭心聞聲跑過來，見他頭髮裏插着幾根草，衣上全是草屑，十分狼狽，蘭心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風小月又道：「你怎地不去幫他們一把？在下躲在此處十分安全，你快去吧！」

「他們就算打不贏，也會逃跑，不必擔心……祇是你這樣倒教人擔憂……」

風小月長長一嘆：「假如你大姐在此，也許她肯救我，可惜她……」

蘭心脫口道：「我也肯救你……」她倏地又住了口。

風小月驚喜地道：「眞的？你爲何不早說？解藥在何處？快拿出來，待我恢復了武功，便不再怕他們！」

「沒有解藥……」蘭心一副欲言又止之神態。

「沒有解藥？那是用甚麼方法解治？我不怕吃苦。」

「不是吃苦，而是……」蘭心倏地鼓起勇氣道：「像大姐她……她已是你妻子，她才能救你……」

「她怎會是我妻子？雖然她有那奇怪的誓言，但我是不知者不罪，她也不能硬逼我娶她……」

「反正這種事祇能夫婦才能做！」蘭心一張臉紅得像柿子，同時轉身背對着風小月。

風小月再傻也猜得出其意，回心一想，道：「若是這般簡單也不難！請你送我去青樓，待在下花點銀子……治毒！唉，這對女子可有影響？」

「不是這般簡單……咱們姐妹練的是『姹女玄陰神功』，在……在療毒時，要不斷運功，方可將你體內的毒藥化解……若是一般女子根本無效，但對練有『姹女玄陰神功』的人來說，反而有好處！」

風小月長嘆一聲：「如此說了等於沒說，算啦，我還是藏在草堆裏吧，你快出去，免得將敵人引來！」

話未說畢，外面已傳來一陣人聲，這次風小月不躲在草堆，他見灶爐很大，便叫蘭心將那口大鐵鍋提起來，他跳了進去，灶爐極大，蘭心見還有位子，也擠了進去，然後把鐵鍋托回原處。

兩人擠在灶膛裏，肌膚相觸，身體緊貼，風小月祇聞到一陣陣醉人之女兒香，心頭怦怦亂跳，而蘭心亦同樣心如鹿撞，臉紅過耳。

忽然風小月發現立足之處可移動，於是輕輕向蘭心擠過去，伸手揭起下面一塊磚頭，磚頭之下，居然有個洞，他心頭大喜，再揭起三塊磚，人已可以溜下去，他雙手扳住邊緣，身子慢慢垂下去，再硬着頭皮鬆手，但聞輕啊一聲，人已跌倒，幸好雙腳離地祇有四五尺高，乃輕聲道：「你也下來！」

此時外面有人道：「灶房似乎有人聲。」蘭心不假思索，也吊了下去，她單手撐住身子，再把紅磚放回原處，祇餘一塊，然後也跳了下去。

下面是個地下室，蘭心雙眼漸能適應後，看清楚地形，原來與灶膛相連之處，兩旁牆壁甚窄，她手足並用，爬了上去，以雙腿之力支持身體，然後再伸手上去，將最後那塊紅磚移回原處。

當她下地之後，低聲道：「灶房裏有敵人在搜查，咱們看看此處有沒有出口！」兩人在黑暗中摸索，這地下室祇有丈半長，七尺寬，成一倒丁字形，却找不到出口，兩人遂坐在一起，頗有聽天由命之慨。

過了一陣，風小月在她耳邊低聲道：「四姑娘，你上去看看，他們走了沒有。」蘭心又手足並用爬了上去，她手剛伸高便停住了，半晌滑了下來，低聲道：「他們正在燒飯！」

風小月道：「看來，今夜他們是不會離開的了！」

蘭心也在他耳邊道：「我來替你治病吧……」

「不好，汚了你的身子，損了你的清譽，風小月雖然風流，却不做這種失德的事！」

「你有否發現，此處不通風，咱們能在此窩多久？你藥性去掉，恢復了武功，便不怕他們了！再說祇要你以後待我好，我便心滿意足

了……祇是，祇是你不要告訴大姐，免得她傷心！」

風小月道：「爲何不能告訴她？你是好女子，失身於我，風某便該向你負責，我當你丈夫，不會辱沒你吧？」

「小妹不是這個意思，總之，我沒有資格做你妻子，祇盼能跟着你就好了！」

「這如何使得……你不答應，在下便寧願不治病了！」

他話剛說畢，便被蘭心封住了啞穴及痳穴，接着只覺得她發顫的雙手爲自己寬衣，直脫得赤條條，她小心翼翼將衣褲鋪在地上，再把自己的衣服也脫下鋪上去，變成一張蓆子，然後投入其懷內，抱住他的脖子，粉臉貼着他的臉，低聲道：「公子，你……進去之後，小妹便得運功，否則無效，你只須照男人該做的做就是。」她雙手在他身上撫摸。

風小月只覺她手掌有一股燙人之熱氣，遭她撫過，便有股說不出的舒服，猛覺腰上一鬆，痳穴已解。蘭心獻上香吻，風小月翹然而起，大振雄風，他尚未定下神來，她已略抬粉臀，移船就磡。長劍入鞘，並不太困難，她忽然上身仰倒躺於地上，雙腿勾住他的腰側，低聲道：「大哥快，不要辜負小妹一番心意！」言畢閉目運功。

風小月只覺玉壁一陣收縮，激起他雄性本能，把道德拋諸腦後，俯身下去，展開衝刺。任管風高浪急，蘭心始終穩坐釣魚船，不吭一聲。

大概蘭心練了「姹女玄陰神功」之關係，風小月只覺今番與以前全不相同，使他情急如狂，動作更快。

地窖裏春色無邊，却不是尋常的男歡女愛，而是一場神聖的奉獻；而地窖之上的灶房，七八條大漢正一邊燒烤鷄鴨，一邊喝酒大吃！

上面的吃喝尚未盡興，下面的「治療」已經告一段落。蘭心要風小月盤膝於地運功，她則默默地拎起地上的衣裙慢慢披上。

風小月只覺眞氣慢慢在丹田裏凝聚，起初很慢，但過了一段工夫，便越來越快。半個時辰之後，他已完全恢復，只覺體力充沛如昔，他輕吁一聲，一躍而起。

蘭心驚喜地問：「大哥，你好啦？不枉小妹一番心血！」說到後來語聲帶泣。「快穿好衣服。」

風小月立即穿上衣服，俯身拉起蘭心，給她一個長吻，然後道：「從今開始，你便是我的賢妻，挑個吉日，咱們便正式成親吧！」

蘭心誠心地道：「你讓我永遠跟着你吧，我……我不能搶大姐的……」

風小月忍不住高聲道：「她是我甚麼人？她有那一點比得上你！」

蘭心輕聲道：「你瘋啦，上面的人會聽到的！」

「咱倆如今便上去，你覺得氣悶麼？」

「上去吧，你得小心，可惜如意棒留在馬車上！」

「心妹你跟着我！」風小月手足並用慢慢爬上去，蘭心追隨着他，至頭頂時，風小月運勁於掌，倏地向上用力托去！

但聞「嘩啦啦」一陣聲響，接着灰燼磚碎像雨點一般灑下來，風小月瞇着雙眼，騰身而起，上面那口鐵鍋，早被磚頭擊碎，再吃他一衝，碎片四濺！

灶房裏喝得醉醺醺的漢子們，因巨變而迷惘，猛見一條人影飛了上來，更是驚詫不已，直至風小月落在他們面前，才發出驚呼！

風小月彎了好幾天的氣，倏地爆發，也不打話，一掌急印一個大漢的胸膛，那漢子匆促之間，舉臂迎戰，那敵得住風小月之神力？只聞先是「嗤嗤」一聲，手臂骨折，繼而是「蓬」地一聲巨響，胸膛被擊中，口噴血箭，身子如斷線風箏般倒飛，直撞在牆壁上，震得橫樑上的灰塵颯颯地掉下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陳嘉利探長要脅高翔爲他取得死光武器樣品和製造圖樣，高翔祇得接受城下之盟……木蘭花女俠夜探高翔寓所，一向身手敏捷的高翔竟然處處受制於她之手，連資料亦被搶走……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高翔欲去山頂廣場與一跛足人會面，高翔尚未到達，又被木蘭花與穆小姐奪得先機……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巧奪死光錶

互鬥心智獲消息　隻身駕艇赴小島

這時，天色已黑，春寒料峭，而且，又下着濛濛細雨，山頂上一個人也沒有，穆秀珍無法向任何人求救。

約莫過了十分鐘，兩人已一齊來到了一幢小型別墅的門口。

「到了！」高翔舒服地伸了一個懶腰。

高翔的住所有許多處，這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在這幢別墅中，他還有着幾個得力的手下。他的確是可以伸一個懶腰了，他可以將穆秀珍禁錮在房中，派他的部下嚴加看守。而他自己則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覺，到九點正，到達木蘭花的家中就是了。

＊　＊　＊

木蘭花在家中，坐在電話機旁。

她已經換回了女裝，正在翻着當天的晚報，在燈光下看來，她不但美麗，而且十分端莊，除了她美妙的眸子之中，有着幾分迷人的英俊之氣外，實在看不出她就是聲名如此顯赫的女黑俠木蘭花！

而木蘭花的聲名雖然顯赫，但是見過她眞面目的人却並不多。而且，即使和她正面相對，又有誰會相信，那樣溫文美麗的女郎，會是木蘭花呢？

木蘭花望着壁上的電鐘。

短針指着七時五十九分，她欠了欠身子，將手按在電話的筒上。

電鐘的秒針迅速地移動着，很快地便繞了一匝，也就在長針剛指正十二的時候，電話響了起來，木蘭花立即拿起話筒。

「太陽。」那面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太陽。」木蘭花回答。

「四十分鐘內，在綠窗俱樂部，你將會見一位美麗的女子，她會將一個信封交給你，你按照信封的指示去做，將會得到你應得的報酬。」

「我……」木蘭花還想說甚麼。

「卡」地一聲，那邊已收了線。

木蘭花看了看鐘，四十分鐘，她可以有足夠的時間趕到綠窗俱樂部的。

她進了房間，出來的時候，她又是一個西服煌然的瀟灑美少年。

她駕着車，一直駛向綠窗俱樂部。

綠窗俱樂部是一個全日二十四小時營業，烏烟瘴氣的地方。

當木蘭花在人叢中擠了進去，在酒吧面前找到了一張高櫈子，坐了下來。

在唱歌的，是一個扭着蛇一樣細腰的歌女，而舞池之中，擠滿了跳着最流行的「猴子舞」的男女，每一個人的臉上，儘管相貌不同，但是却都有着共同的地方，那是他們

都有着一股醉生夢死的神氣，彷彿在扭動，在跳躍的，不是一個活人，而祇是一具具會動的屍體。

木蘭花要了一杯白蘭地，慢慢地呷着。

在二十分鐘之間，有不少妖艷的女人扭到了她的身邊，向她挑逗，她都應付了過去。

透過重重烟霧，她看到壁上的鐘，已指着八點三十分了。她略欠了欠身子。

「太陽？」

在她的身後，響起了一個嬌慵無力的女子聲音來。

木蘭花回過頭去，在她身旁，已坐了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子，含着長長的烟嘴，正以一對醉眼望着她。

「太陽。」木蘭花低聲回答。

那女郎向舞池側了側頭，起身走去。

木蘭花本來不願意厠身於那烏烟瘴氣的人羣之中的，但是爲了得到進一步的情報，她立即跟了下去，和那個女郎扭着，跳着，擠着。

五分鐘後，燈光突然黑暗，黑暗之中，響起了一連串充滿了色情的尖叫聲。

木蘭花祇覺得手掌上「啪」地一聲，有一件東西交了上來。

木蘭花連忙五指一緊，那是一隻信封。

她連忙縮身後退，但是和她跳舞的女郎又挨上了身來。

燈光十分昏暗，再加上重重烟霧，舞池中擠滿了人，木蘭花想退也無從退起，她祇得任由那女郎接近自己。

突然地，那女郎後退了一步，眼睛睜得老大，眼中的醉意也突然消失，顯得她是一個久做秘密工作的人。

「你是女……」她祇講了三個字，身子立即向後退去！

木蘭花立即握住了她的手，將她向自己的身旁拖來。

那女郎尖聲大叫。

但是沒有人理會，因爲這本來就是充滿了尖銳的呼聲的瘋狂場所！

木蘭花緊緊地握住了那女郎的手腕，不讓她掙脫，她的心中，焦急到了極點！

由於剛才和那女郎太接近，已經給那女郎覺察到自己是女子。

那女郎當然是跛足人的部下，這一點要是洩露了出去，那一切計劃便全部破產了！

木蘭花想起了自己肩上所負的重責，不禁香汗直下！

她是絕不肯傷害別人的性命的，在她學習柔術和中國傳統武術的時候，她的幾個師傅，都曾殷殷切切地告誡她，絕不能任意傷人。

但如今，她却覺得她非出手傷人不可！

因爲，那女子如果不死，她的秘密便要被拆穿，而她是肩負着那麼重要的任務，更要緊的是她自己還有自己的打算，她豈能功敗垂成！

木蘭花內心的鬥爭激烈到了極點。

被她握住的女郎不斷地叫着，掙扎着。木蘭花終於用力一拖，將那女郎拖過了她的旁邊，沉聲喝道：「噤聲！」

那女郎道：「你是木蘭花！」

木蘭花大吃一驚，她實在不能再猶豫了，幸而周圍的環境嘈雜到了極點，那女郎的叫聲，沒有別人聽到。

木蘭花揚起手來，向那女郎的後頸擊去，她是想將那女郎擊昏過去，再將她拖出綠窗俱樂部，幽禁在一個儲物室的地方。

但是，她手才揚了起來，突然有七八個人大聲呼叫着，橫衝直撞過來了，那是飲醉了的舞客，木蘭花給他們一衝，手一鬆，那女郎立即失去了所在。

木蘭花要在這嘈雜的人叢中找她，已沒有可能了。

木蘭花手心冒着汗，她擠出了人叢，到了電話間中，藉着青黃的燈光，打開了那個信封。

信封中祇有一張小小的白卡紙，上面寫着：「二月十八日，市南十七里，龜形小島左側，白色遊艇上交貨，取貨後回到市中，任務完畢。」

木蘭花將白卡紙撕得粉碎，她撥動了電話號碼盤。

「方局長麼？」

「是。」

「出了意外，我的身份被對方手下的一個傳遞員認出來了。」

那面沉默了半晌。

「他們知道你是幫助警方在工作的麼？」警方終於問她。

「那還不致於知道。」

「我想暫時還不要緊，因爲女黑俠木蘭花，做一件這樣的事，似乎也不足引起對方的懷疑。」

木蘭花抹了抹汗，方局長的話，使得她安心了不少。

她離開了電話間，便出了綠窗俱樂部，駕車回家。

一路之上，她仍然憂心忡忡，不知會有甚麼樣的後果。

而在木蘭花駕車回家的時候，在綠窗俱樂部的地窖中，一個女郎已按動着一個掣，一道暗門移了開來，女郎閃身進去。

那個女郎，就是剛才遞交命令給木蘭花的那一個。

她在一條黑暗中的甬道中奔

着，又上了十來級石級，才到了一扇門前。

她停在門前，喘着氣，又按動了一個掣。

在門內，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豪華的起居室，兩張單人沙發中，各坐着一個人。

一個是跛脚人，另一個則是賀天雄。

屋中有鈴聲響起，賀天雄欠了欠身，「啪」地一聲，打開了身前一具電視機的掣，電視螢光屏上，立即現出那女郎焦急的臉容來。

賀天雄又按了另一個鈕，門慢慢地移開，那女郎閃身而入。

「賀大哥……那人……是……」

她氣急敗壞得說不出話來。

「我們早知道了，」賀天雄臉上木然而無表情，「她是女黑俠木蘭花。」

那女郎呆了一呆，道：「那……那……」

賀天雄揮了揮手，喝道：「出去！」

那女郎無可奈何，退了出去。

跛脚人和賀天雄相視大笑。

賀天雄一拍大腿，站了起來。

「我們可以安然完成任務了！」

「這全是你的妙計！」

「哈哈，任何人都被我們瞞過了，至少便沒有人知道我並沒有死！」

跛脚人拍拍他的肩頭。

「這次任務完成，你銀行的存款數字，又可以大大地增加。」

「彼此，彼此。」

兩個人緊緊地握着手。

突然，跛脚人臉上神色劇變，身子搖晃不定。而賀天雄則仍緊緊地握着他的手。

跛脚人的眼珠越突越出，臉色轉爲藍色，賀天雄手一移，跛脚人的屍身「砰」地一聲跌倒在地。

賀天雄獰笑着，揚了揚手。

他中指的戒指上，凸出着一枚祇有半分長的尖刺，而在跛脚人的手心上，則有黑色的一點。染着最烈性的毒藥針，刺入了跛脚人的手心，在半分鐘的時間內，跛脚人便死了。

「奇，對不起得很。」賀天雄冷冷地望着跛脚人的屍體，「我要雙份，錢是不會怕多的！」

他的獰笑聲再度響了起來！

* * *

木蘭花的車子駛到了家門口。

她下了車，來到了鐵門前，忽然，門旁有人影閃了一閃。

木蘭花倏地回過頭來。

那人來到了她的面前，十分有禮地向她鞠了一躬，木蘭花機靈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那人直起身子來，臉上帶着愉快的微笑。

木蘭花的臉上，雖然也帶着笑容，但是看來却不怎樣愉快。

那人是高翔！

在木蘭花一看清那人是高翔之後的幾秒鐘內，她心中不知轉過了多少念頭；何以高翔會來到這裏的呢？秀珍怎麼樣了呢？自己要怎樣對付他呢？

木蘭花身子向後退出了兩步，然而在她還沒有決定該採取甚麼行動之際，高翔已經以十分優雅而有教養的聲音開了口。

「蘭花小姐，我們可以不必動武，而作和平、愉快的談判麼？」他在講話的時候，又彎了彎腰，彷佛是剛從英國歸來的紳士。

「噢，當然可以。」木蘭花笑着，她的心中在揣測；高翔憑甚麼和自己談判呢？當然是秀珍已經落到了他的手中了。

木蘭花的心中不禁焦急起來。她臉上也略現出了焦急的神色來，但高翔却好整以暇，東張西望。「蘭花小姐，你不請我進去坐一會麼？」

「當然請，高先生請進去，我們好開談判。」

「小姐先請。」高翔的禮貌做作得過了份。

木蘭花向前走去，高翔躊躇滿志地跟在後面，不一會，兩人便在橙色地毯之旁，淺黃色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木蘭花的住所佈置得十分華貴舒適，高翔倒在沙發上，伸了一個懶腰。

「高先生，我們可以開門見山了！」

「不錯，」高翔伸直了身子，自袋中取出了一支唇膏來，那正是穆秀珍使用的唇膏手槍，他將之放在大理石咖啡几上。「這個，是我要還給你的，當然，子彈我已經取走了。」

「這樣說來，」木蘭花竭力壓抑着自己心中的焦急。她知道她自己已經處在下風了，但即使是失敗，也得大方地接受，不要慌慌張張成爲笑柄。她重複了一句：「這樣說來，秀珍已在你手中了？」

「噢，別那麼說。」高翔又伸了個懶腰，「她正在我某一處住所中受着特等的招待。」

「這種招待到何時爲止呢？」

「蘭花小姐，這是要由你來決定的！」

高翔望着木蘭花微笑，木蘭花也已經明白他的意思了。她心中嘆了一口氣，說道：「高先生，你想要些甚麼呢？」

「跛脚人給你的情報。」

木蘭花的身子震了一震。

「如果我不答應呢？」她的聲音十分冷峻。

「那麼，」高翔站起身來說，「

再見了，蘭花小姐。」

木蘭花也倏地站了起來。「高先生，你以爲你可以隨便離開這裏麼？」

「噢，原來蘭花小姐也有招待我住在這裏的意思麼？」

高翔的話很輕薄，木蘭花的臉頰上泛起了幾絲紅雲，高翔繼續說道：「我倒非常願意，但如果半小時內，我的部下得不到我的消息的話，那麼穆秀珍小姐目前的待遇，便要改變了！」

木蘭花沉默不言，顯然她是在思忖着對策。

「蘭花小姐，你要知道，我是不喜歡傷害人的，尤其是像秀珍小姐那麼美麗的女郎，但是，我的部下，嘖嘖，他們的紀錄却不很好，他們之中，有的甚至有多次的殺人紀錄！」

木蘭花的臉上發白。

「所以，」高翔坐了下來，「跛脚人的情報，對你已沒有甚麼用處了。」

木蘭花也坐了下來，十分頹然。「你甚麼時候才將她放出來？」

「祇要我得到了死光武器的樣品和製作圖樣，我便將她送到你府上來。」

「高先生。」木蘭花實在不願意將在跛脚人處所得的情報告訴高翔，但是爲了穆秀珍，她却又沒有法子和高翔强來，她祇有用最後一個辦法了，她要揭穿，高翔並不是在爲本市的警方工作，而是被另一個國際特務集團所利用了！

所以，她叫了高翔一聲，臉上的神色突趨嚴肅。

「蘭花小姐有甚麼指教麼？」

「高先生，你可知道你是一個傀儡麼？」

「哈哈哈！」高翔縱聲大笑了起來，道：「不錯，我是金錢的傀儡，和……」

他望了望木蘭花，才繼續說下去：「和美麗女子的俘虜。」

「高先生，你不知你是在爲甚麼人工作！」

高翔的臉色微微一變。

陳嘉利探長和他接頭的方式，是如此之秘密，木蘭花是怎麼知道的？這要守極端的秘密，必需予以絕對的否認！

「小姐，」他現出不高興的神色來，「時間已經躭擱得太多了，對你或者不在乎，但是對穆秀珍小姐而言，却是關係重大的事情！」

「你的目的是錢，是不是？我可以給你。」

「你？哈哈！蘭花小姐，這一次，我的目的，不僅是錢，而且還有好勝心，我要勝過大名鼎鼎的女黑俠木蘭花！你明白了麼？」

木蘭花的臉色更難看了。

她本來以爲打出最後一張牌，或許還能夠挽回殘局，但是實際上，她却連打出的最後一張牌的機會也給高翔拒絕了。

木蘭花從來也沒有遭到過像今天這樣的遭遇，她好一會沉默。

高翔慢慢地走到了電話機旁邊，拿起了聽筒，回過頭來。「蘭花小姐，你是不是要聽到穆秀珍小姐受到不安的待遇的呼叫聲，你才肯做決定？」

木蘭花的心中，猛地一震。

但是也就在這時候，她的心中却又陡地一變。

在那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內，她想起了許多事情！高翔拿起了電話，當然是要吩咐他的部下，折磨穆秀珍，來威脅木蘭花的。

然而，他的行動，却又給了木蘭花以極大的啓示。

木蘭花想到了幾天前的事情。

她剛接受了方局長委托她的任務，她也知道高翔有意參加死光武器的爭奪，所以，那一天晚上，她穿上了全套黑色，躲在高翔住所的陽台外面，而高翔則正在房中，和一個妖冶的女郎調情。

後來，高翔突然走了，那妖冶的女郎在打了一個電話之後也走了。

她進入了臥室之後，找到了通連電話的錄音機，她曾根據電話號碼盤轉動的時間，得出了電話號碼，事後她曾向一個在電話公司做事的朋友，查過那個電話號碼的所在地。

那竟是賀天雄住宅的電話。

當時，木蘭花還不知道高翔忽然外出，是到甚麼地方去的。

但如今，她已從早已打入了陳嘉利探長那個陰險集團中工作的穆秀珍處，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一切經過，但也直到此際，她的心中才產生了一絲疑問，爲甚麼那女人要向賀天雄報告高翔的行踪呢？賀天雄是不是要準備些甚麼呢？

木蘭花想到了這一點，她的心更亮了！

因爲，照表面上發生的事情來看，賀天雄似乎是在走投無路之際，走向高翔求助的，但是他却又立即被人打死了。

然而，事實上的眞相是否如此呢？

木蘭花覺得自己已經捕捉到了一些東西，但是却還不能確切地說出所以然來。

她祇是肯定：其中另有蹊蹺！

木蘭花忽然沉思起來，高翔却忍不住了。

「小姐，你是不是眞的要聽到她的呼叫聲？」

木蘭花從沉思中醒了過來，她想，如果高翔打電話的話，那麼自

己至少可以根據他打的電話號碼，來獲知穆秀珍是被拘在甚麼地方了。

當然，能不能救出穆秀珍，還是難以逆料之事，但總比茫無頭緒好得多了。

「我不要聽她的呼叫，但是却要聽一聽她的聲音。」

「女人總是講究實際的。」高翔譏諷地說，然後轉過身去，以他高大的身子，遮住了電話，他的用意，當然是不想木蘭花看到他撥的是甚麼號碼。

木蘭花在暗笑。

因爲她根本不必看。電話號碼的構造是：每撥一個字，號碼盤便會回到原來的位置，而在轉回原來的位置之際，會發出「格格」的聲音。你撥的是「三」字，或是「六」字，轉回來的時間是不同的。

這其間的差別，雖然極其微小，但曾經特別留意過這個差別的木蘭花，却可以輕而易舉地分辨出所撥的是甚麼號碼來。

高翔才撥了兩個字，木蘭花已知道，那是山頂區的電話，穆秀珍還在山頂，這已是木蘭花可以肯定的事情了。

高翔繼續撥着號碼，一連六個字，木蘭花都緊記在心中。

「喂，參 松 麼？穆 小 姐 可好……你將電話接到她的房中，有人要和她通話。」

過了一會，高翔才又講話：「是穆小姐麼？蘭花小姐要和你通話。」

他轉過身來，將電話聽筒交到了木蘭花手中，木蘭花一接過來，便聽到了穆秀珍那帶着哭音的聲音：「蘭花姐，我對不起你！」

「秀珍，你在哪裏？」

木蘭花故意這樣問，事實上，祇要高翔一離開，她祇消花幾分鐘的時間，便可以知道那個電話號碼的準確地址了！

但是她却故意那樣問，使高翔以爲她根本茫無頭緒，而不作特別的準備。

穆秀珍尚未回答，高翔已經伸過手來，「叮」地一聲，按斷電話。

「小姐，這未免太過份了。」

木蘭花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將電話聽筒放回電話上。

「現在，蘭花小姐，你肯接受事實了吧？」

「好的，我祝你成功，那跛脚人給我的情報是：在市南十七里的龜形小島左側，進行交易。」

「時間呢？」

「他沒有告訴我，我想大約是隨到隨交易。」

「你的意思是我要去呆等麼？」

木蘭花道：「或者他會再通知我的。」

高翔顯然不滿意。

在這時候，電話鈴聲響了，木蘭花拿起了電話聽筒。那面傳來了兩個字：「太陽。」

「太陽。」木蘭花回答着。

「最後決定的時間，是今日午夜十二時，明白了嗎？」

「明白了。」

「卡」地一聲，那面已收了線。

「高先生，」木蘭花苦笑着將電話聽筒放下，「你大概也聽到了？今日午夜。祝你成功。」

「我接受你的祝賀，」高翔十分輕鬆，「因爲我成功與否，和令妹的生命有着直接的關係！」

他一面說，一面向門口走去。

他到了門口，突然站定，轉過身來道：「你可以放心，我是一個守信用的人，事情完成之後，我會將令妹送到你這裏來，而不交給警方的，雖然她表面上替警方工作，而實際上替你服務！」

「她替警方工作？」木蘭花苦笑着：「高先生，你是一具被人牽着線活動的傀儡！」

這已是高翔第三次聽到木蘭花這樣稱呼他了。

他一點也不在乎，也不曾去深想一層，因爲這時他已佔了絕對的上風。

賀天雄死了——他想。木蘭花被自己擊敗了，自己可以穩穩地得到死光武器的試製品和圖樣，到手之後，祇要交給陳嘉利就行了。一轉手，就可以換來兩萬鎊鈔票，唔，這樣的傀儡，又何妨多做？

他幾乎是以跳舞的步伐走出去的。

木蘭花目送着他走出了大門，又看到他的身影在街中消失。

木蘭花十分沮喪，她並不怪穆秀珍，因爲這不是穆秀珍的錯，秀珍本來就不是高翔的敵手，那是自己太大意了！

她不多躭擱，連忙打電話向她在電話公司工作的朋友，詢問那個電話的地址。事後不過五分鐘，木蘭花又出動了。

她的車子向着山頂駛去，到了離山頂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她便下了車，從行李箱取出了她的那套黑衣服，連同面具一齊戴上，在街燈照射不到的地方，向前迅速地奔了過去。

這時，山頂之上已經很少人了，有幾個巡邏的警員，正在慢慢地踱着步，木蘭花輕而易舉地避過了他們，不到二十分鐘，她已經來到了那幢房子的面前。她抬頭向上看去，屋子有幾個窗口，都有燈光透出，大多數的窗子都關着，有一扇，看來像是洗手間的窗子却半開着，當然，從這扇窗子中進去是最理想的了。

木蘭花貼着牆，輕悄悄地向前走着，不一會，便已到了那扇窗子的下面。

她抬頭向上望去，那扇窗子離地約莫有十八呎高。那樣的高度，對木蘭花來說，是不算一回事的。她找尋着踏脚的地方，身子矯捷得如同猿猴一樣，不一會，她的手已攀到了那個窗子。

她並不立即鑽進窗子去，而是慢慢地探出頭來，向窗內看了一看。

窗內十分黑暗，看不到甚麼東西。

她等了片刻，確定了窗內沒有人，這才取出了小電筒來，向內照射。

電筒光芒照耀處，她首先看到一隻浴缸，接着便是洗臉盤，厠具。

不出她所料，這是一間浴室。

她不再猶豫，身子一縱，已經進入那間浴室，落地之際，一點聲音也沒有。在小電筒光芒的照耀下，她很快地就找到了一扇門。

她輕輕地來到了門前，按着門把，以十分小心的動作旋轉着，終於，她慢慢地拉開了門，將門拉開了吋許，便向內看去。

裏面的光線也十分黑暗，但是她在黑暗中已久了，却還可以看出，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精美的起居室，裏面一個人也沒有。

木蘭花祇是肯定穆秀珍在這裏，却不知道被禁錮在哪一房間中。她也沒有這幢別墅的詳細圖樣，因此祇得逐間房去找。

她看到這起居室之中沒有人，便將門拉開，走了進去。那起居室中，全鋪着厚厚的地氈，使她走在上面，更是了無聲息。

木蘭花走到了起居室的中心，忽然停了下來。

她的心中感到，有甚麼地方不對頭！

那絕不是有甚麼聲音驚動了她，而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實在太靜了，那種過份的靜寂，使得木蘭花立時警覺，事情有些不對頭！

她想要立即退身而出！但是却已經遲了！

她才一轉身，「啪」地一聲響，黑暗的起居室中突然大放光明，由於强光突如其來，木蘭花在那一刹間，祇看到幾乎在每一張沙發之後，都有人站了起來，同時，一座巨型的身歷聲唱機，也開始播出音樂。

那是一支流行歌曲，歌名是：「歡迎你來，愛人」。

木蘭花在最初的一刹那間，她完全地呆住了。

接着，她便想到要反抗。

但，高翔的聲音却已傳了出來：「歡迎，歡迎你來，蘭花小姐！」

高翔的話夾在「歡迎你來，愛人」的歌聲中，聽來似乎別有用意。

但是木蘭花這時却絕沒有閒情逸緻去領會這些弦外之音了。

她知道，自己已經踏進了一個妥善佈置的陷阱之中了！

她本來早就知道，高翔在三山五嶽人馬之中的地位很高，手段自然也十分高强，但是她却未曾料到高翔竟高明到這等程度！

顯然，高翔是早已知道她會來的了，所以，才特地在這裏準備好了一切等待她的，而她自己則成了自投羅網的魚兒。

「歡迎你來，愛人」的歌聲唱到一半，便已經停止，木蘭花四面看了一下，除了高翔以外，另外還有七八個人在望着她。

木蘭花自然知道企圖反抗是沒有用的。

她祇是迅速地向壁上的電鐘看了一眼，時間是九點半。高翔必需在午夜趕到那個小島之側進行交易，他自然會離開這裏的。

一切，祇等他離開這裏之後再說了！

「小姐，人生何處不相逢，當眞說得一點不錯！」高翔得意地搓着手，「你看，我們不是立刻又見面了嗎？請坐！」

木蘭花坐了下來，除去了面罩，抖了抖她一頭秀髮。

「你們看，大名鼎鼎的女黑俠木蘭花，她的眞面目並不是人人可見的，你們應該慶幸自己有眼福才是！」高翔向他的部下說。

當然，高翔的話，是在調侃着木蘭花的。

木蘭花忍着氣，不出聲。

在這樣的情形下，她如果多出聲的話，那祇有多受奚落。

「高先生，你再不走的話，便遲到了。」她冷冷地說。

「謝謝你，老實說，蘭花小姐，要是你不光臨舍下的話，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去進行那筆交易的！」

「你那麼看得起我？」

「當然，因爲我並不是勝過了你，我祇是勝過了穆秀珍而已，這並不是十分光榮的勝利！」

高翔在講這幾句話時，雙目直視着木蘭花。

木蘭花在刹那之間，似乎感到高翔的眼光之中，除了敵意之外，還有着一些別的東西，而她自己的心頭，這時也沒有剛才那樣憤怒了，因爲高翔至少承認，要勝過她不是易事。同時，她心中，也生出了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來。

「唉，」高翔忽然嘆了一口氣，轉過身去，「老黃，你先請穆秀珍

小姐來。」

一個大漢應聲走了出去，木蘭花看到他轉身走出之際，將一柄手槍，放在衫袋之中。她又向其餘的人望去，祇見所有的人，除了高翔之外，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隻手，是在她視線所不及的地方的。

那隻她看不到的手中，當然是藏有武器的了。

木蘭花心中苦笑，高翔的話，倒並不是假的，至少，他將自己當作了頭號敵人！

不到兩分鐘，門開處，穆秀珍已走了進來。

她一見木蘭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蘭花姐！」好一會，她才叫出了一聲，向木蘭花奔了過去。

木蘭花連忙奔了過去，扶着她站定，在她的肩頭上輕輕地拍着。

穆秀珍定下了神來，四面看了一看，問：「你也被他們捉來了？」

「不，」木蘭花搖了搖頭，「是高先生的妙計高明，我是自投羅網的。」

穆秀珍怔了一怔。

她與蘭花雖不是親姐妹，但是從小和蘭花在一起，却和親姐妹沒有甚麼分別，蘭花的脾氣，她再清楚也沒有了！

她知道，蘭花的性格剛烈，她是絕不肯向任何人認輸的人，但是，她如今却這樣說法，那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她轉頭向高翔看去，高翔不好意思地道：「蘭花小姐，那全是我一時的僥倖。」

「哼，」穆秀珍冷冷地道：「你別假惺惺了，你準備將我怎麼樣？」

「唔，如果事情順利的話，我想，十二時過一點，我就可以有電話回來，通知我的部下，讓你們兩位自由離去了。」

他來回踱了幾步，又道：「蘭花小姐，我希望在這次事情之後，還有機會和你見面。」

「或者在這次事情之後，是你覺得不好意思再和我相見。」木蘭花冷冷地道。

「或者是你不敢再和我蘭花姐見面！」穆秀珍補充着。

她們兩人的話，分明是表示她們絕不甘心就此處在下風，直到被高翔釋放為止，她們還有着反敗為勝的堅强信心！

「噢，」高翔聳了聳肩，「兩位美麗的小姐，我不希望你們聰明的腦子會作出愚蠢的決定來。」

「你是在做戲唸台詞麼？」穆秀珍毫不留情地譏諷他。

高翔揮了揮手，退向門旁。「我要去了，我的六位部下，全是經過訓練的人，我對他們，他們對我，就像是兄弟一樣，我勸兩位，還是坐着等我回來的好！」

他話一說完，便退出了門外！

起居室中，八個人的位置並沒有變動，他們六人，站成一個圓圈，將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圍在當中。

「蘭花姐！」穆秀珍焦急地叫着。

「別多說話。」木蘭花像是正在沉思甚麼，她揮了揮手，阻止穆秀珍再說下去。

那六個大漢的臉上木然，一點也沒有表情，顯然他們全是鐵一樣的硬漢，絕不是甚麼言語能夠打動他們的心的。

在別墅的門口，高翔的心情輕鬆，他一面打開車門，一面在吹口哨，吹的調子正是那首「歡迎你來，愛人」，他駕着車，在迂迴的路上向下駛去，不用多久，便來到了海灘邊上。

海面上有霧，視野不是太好，高翔將車子停在海灘邊上，他自己則向前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個有幾隻快艇停泊的海灘邊上，解開了一艘快艇的纜繩，他跟着鑽進了那艘快艇。不到一分鐘，那十呎長的快艇，艇首激起雪也似的水花，像一條發怒的鯊魚一樣，向前飛駛而去！

高翔當然不知道，當他的快艇駛離海灘之際，在那幾艘快艇之中的一艘，在一塊油布之下，突然翻起一個人來。

那人是賀天雄，他的臉上泛着得意的獰笑。

「去吧！去吧！」他得意地自語，忽然，他心中覺得奇怪：為甚麼只有高翔一人呢？警方的人員在哪裏？難道就只有高翔？

但是賀天雄只不過略想了一想，便又得意地大笑了起來！

因為他是處在絕對有利環境之中，人人都當他死了，唯一知道他沒有死的是跛脚人，但是跛脚人也已死在他的毒戒指下了。

他是一個「死人」，但是他却還活着，去接受死光武器的樣品圖樣，正因為他是「死人」，所以不論是哪一方面都不會注意他，他將各方面的注意力全部轉移開去，他可以輕而易舉的取到死光武器，然後再將之賣給需要死光武器的國家，從中取得一大筆佣金。

當然，在事情完成之後他是可以「復活」的。

到那時候，所有人一定會知道是被他的巧計騙過了，但到那時，他已經成功了！

賀天雄想起剛才在那小島附近所佈置好的一切，他更加得意地大笑了起來，聽來如同夜梟一樣！

高翔的快艇在海邊上迅速地行

駛着。

他拉開了航海地圖，在地圖上找到了那個龜形的小島，他向着那個小島駛去。

他手腕上的夜光錶，指着十一時十六分的時候，他已經可以看到那個小島了。

這時，霧忽然散去，半圓的明月高懸，海上十分明亮。

高翔將快艇的速度放低，在十一時五十五分時，他的快艇沿着那小島的右側駛過，他看到了一艘白色的遊艇，正停泊在一個海灣中。

高翔停下了快艇的摩打，快艇無聲地在海面上滑行，恰好在那艘從表面上看來，十分豪華的遊艇旁邊，停了下來。

他站起身來。

照他的想像之中，他只要一站起身來，遊艇上一定會有人出現，向他問話的。可是儘管遊艇上有光射出來，他站了一分鐘之久却是沒有人理會他。

高翔心中微微詫異了一下，他攀上了那艘遊艇，他的快艇向外流了開去，停在海灘上的一堆岩石旁邊，不再流動。

高翔很快地便在遊艇的甲板上站定，他才一站定，便立即伏了下來。

因為他剛一站定，便看到前面有一個人伏在甲板上，那人穿白色的水手上衣，但是在月光之下，白色上衣的正中，却有着鮮紅色的一堆！

那是一個背後中槍倒下的死人！

高翔在伏下身子之後，連忙滾了一滾，滾到了一堆繩子旁邊，翻身取出了手槍，他剛一握槍在手，忽然有一隻手，在繩子的那面「啪」地向下拍來。高翔身子跳了起來，手扣在槍機上，已經準備發射了！

但是他立即看出，那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那個人早已死了！

他的屍首靠在那堆繩子的一面，因為給高翔在那堆繩子上一靠，屍身一動，一雙手便向下垂了下來。

那也是一個水手，也是背後中槍，鮮血白衣，看來更是令人觸目驚心。

兩個了！高翔心中暗數着。

快艇上的水手為甚麼會遇害的呢？是不是自己已經來遲了一步呢？

高翔的心中迅速地轉着念，他在甲板上匐伏前進，來到了那有燈光的船艙前。

他探首向艙中望去，只見艙中凌亂到了極點，有一個人伏在一張跌翻了椅子上。

高翔站了起來，推開了艙門，走了進去。

那伏在椅上的人，這時突然發出了一陣呻吟之聲！

高翔陡地站住了身子，那人慢慢地抬起頭來。

那是一個四十上下，面目黝黑的中年人。

「他們……他們……」他的聲音，十分微弱，「他們……」

「他們怎麼樣？」高翔連忙俯身下去。

「他們人多……搜索了一個小時……」

「將東西取走了麼？」

「沒有……」那面目黝黑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勉强的笑容：「他們沒有發現。」

高翔鬆了一口氣。

「在甚麼地方，快告訴我！」

「你……你是……甚麼人？」

「太陽。」高翔記起了暗號。

「太陽。」那中年人的聲音更是軟弱，「我……我的手錶……手錶……」

「手錶？」高翔不明白。

「手錶……」那中年人的聲音，越來越低。

陡地，高翔明白了！

早就有消息說，那死光武器的體積十分小巧，但是怕沒有人想得到，一個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竟可以製成一隻手錶般大小！

高翔連忙俯身，抓起那中年人的手腕來，眼睛定在手腕的錶上。

那一隻看來和普通的手錶並沒有多大差異的手錶，只不過略大些，而在「把的」的旁邊，另有一個「把的」，約有半公分長。高翔連忙將這隻手錶取了下來，那中年人的手，軟綿綿地垂下去。

看來，那中年人也已死了！

高翔將手錶放在耳際聽了聽，果然沒有走動的聲音，他在手錶底上按了一按，忽然有一度光線，自那個長「把的」上，射了出來。

高翔吃了一驚，連忙鬆手。

死光錶，死光武器，被製成和手錶一樣！

高翔的心跳得很劇烈，他沒有再去看那面目黧黑的中年人，他只當那中年人已死了。

而如果他看上一看的話，他可能會感到事情不那樣簡單了。

因為那中年人正不時打開一隻眼睛來望着他！

高翔平時也不是粗心的人，這時，他之所以絕不在意，是因為他之前絕未曾想到死光武器會被製成這樣精巧的樣子之故。

高翔對死光武器的性能可以說一無所知，他剛才偶然一按之間，忽然有光線射了出來，那已經令他嚇了一大跳。

（未完・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上文提要：南振岳練成七招劍式，竟然解了被夫人點的穴道，而一旁偷窺他練劍的紅衣女郎也受劍勢的波及，結果夫人召見他，幸虧有驚無險，還照小姐的意思安排他入住書房，且免去澆水灌溉之事……木郎中原來是南振岳的舅父，他告訴南振岳本名岳振南，並詳告他之身世……南振岳伺機欲離谷，不料却遇到有人闖谷……

兜兜轉轉見信符　始知師傳昔日威

四個黑袍人足下方一停頓，虎婆子也自趕到，突然驚喜的道：「夫人，妳……」

那幽靈似的人影，正是左夫人。她一身玄色長裙，臉垂黑紗，但從黑紗中射出兩道凌厲寒電，迅速掃過四個黑袍人，點點頭，道：「四位夜闖九死谷，想是找未亡人來的了，我早知道，總有一日會給你們找上的，現在，你們已經見到我了，請你們替我轉告貴主人，總有一日，我也會去找他的，好了，你們可以走了。」

她說來語氣溫和，但另有一股懾人氣度，話聲一落，再也不理四人，逕自款款向谷中走入。四個黑袍人一楞，一聲不作，朝谷外奔去。

虎婆子急急說道：「夫人，這不是縱虎歸山？」

左夫人道：「不用多說，讓他們走吧！」

南振岳突然心中一動，暗想：聽左夫人的口氣，這四個黑袍人，分明是她仇家派來的，她似乎已知仇人是誰了，自己父親也是死在天毒針下的，和她丈夫死狀相似，那麼……

不由雙拳一抱，抬頭問道：「夫人似已知道他們來歷，不知可否賜告？」

左夫人目露詫異，瞧了他一眼，徐徐道：「此中牽連頗廣，你還是不問的好。」

南振岳急道：「在下……」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左夫人已經飄然走去。

枯竹老人低喟一聲道：「老朽活了這一大把年紀，自認爲對江湖上有頭臉的人物，多少總有個耳聞，像今晚這四個人，武功並不在咱們之下，却是從沒見過。」

佟飛虹道：「老人說得不錯，貧道也有此感，祇是據貧道推想，這四人若非易容而來，咱們也許認得出來。」

枯竹老人點點頭，忽然朝南振岳含笑道：「適才老朽和佟道兄受夫人之托，和小兄弟有事相商，不料沒遇到小兄弟，却被這四個人闖進谷來，哈哈，今晚時光不早，老朽和佟道兄明晨再和小兄弟詳談吧！」

說着拱拱手，逕自朝小徑上走去。

南振岳聽說他們受夫人之托，和自己有事相商，不知又是何事？眼看兩人走遠，也就回轉書房。

第二天早晨，南振岳起床較遲，開門出去，祇見秋月已替自己端一盆洗臉水來了，嬌聲笑道：「南相公快洗臉吧，婢子已經替你準備好早餐了，待會，那個枯竹老頭和姓佟的道士，就要來找你了呢。」

南振岳道：「妳知道他們找我有甚麼事嗎？」

秋月搖搖頭道：「不知道，婢子是聽虎媽媽說的，叫我早些替你準備早餐。」

她等南振岳盥洗之後，端上早餐，一邊悄聲說道：「南相公，你知道昨晚闖進谷來的四個人，後來怎樣了？」

南振岳道：「夫人不是放他們走了嗎？」

秋月壓低聲音道：「沒有，祇走了一個人。」

南振岳道道：「那麼其餘三個呢？」

秋月道：「死了。」

南振岳問道：「是誰把他們殺死的？」

秋月道：「他們是中了夫人的無形毒掌死的，夫人說，留他們一個，去報報信夠了。」

南振岳不期心頭一震，暗想：昨晚那四個人，出手毒辣，果然死有餘辜，但左夫人這一手，也未免太陰毒了！

秋月又道：「聽夫人說，相公的擎天掌，已有七成火候，江湖上能夠抵擋得住的人，爲數已經不多了呢！」

南振岳心頭又是一震，「擎天三式」，師父一再告誡，不准妄使，昨晚實因那個黑袍人一再施襲，激起自己怒火，才使將出來，不想僅此一掌，竟會被左夫人認出。

而且說得一點沒錯，師父也曾說過，自己只有六成以上火候……

秋月瞧他沉吟不語，忙道：「夫人說，南相公深藏不露，不肯對夫人實說，叫我們別在相公面前提起，婢子一時口快，相公不要見怪才好……」

剛說到這裏，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在外面呵呵笑道：「小兄弟起來了嗎？」

那是枯竹老人的聲音，南振岳慌忙迎了出去，果見枯竹老人和佟飛虹已到階前，這就拱手道：「兩位老前輩蒞臨，在下失迎。」

說着把兩人迎入書房，秋月端上茗茶，放到几上，就悄悄退走。

南振岳朝兩人拱手道：「老前輩昨晚道及有事見教，在下洗耳恭聽。」

枯竹老人望了佟飛紅一眼，手撚長鬚，呵呵笑道：「老朽和佟道兄想討你一杯喜酒喝呢！」

南振岳聽得一楞，還沒開口。

佟飛虹接着說道：「小兄弟必已經知道，左夫人有位掌珠，今年一十九歲，字明珠，哈哈，貧道聽夫人說起，前晚小兄弟還削了左姑娘髮髻……」

南振岳臉上一紅，「那是在下大意之失……」

佟飛虹笑道：「這且不說，小兄弟可知左夫人隱居九死谷，是爲了甚麼？」

南振岳抬頭道：「這個在下不知。」

佟飛虹道：「小兄弟想必知道左夫人的尊夫左邦亮，曾任宣威知州，十年前死於任上，其實是被仇人所害，左夫人當時自知不是仇家對手，隱居此谷，潛修苦練，矢志替夫報仇。

「實因對頭是個武功高不可測的人，十年苦練，最多也只能和對方拚個同歸於盡，但她有一件最放不下心的事，就是夫人膝下只有這麼一位掌珠。

「天下父母心，總希望她有個歸宿，那麼左夫人就可放心尋仇，即使和仇人拚了偕亡，女兒也不致終身無靠。」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左夫人只此一女，女兒終身大事，擇婿自然不肯草率，明珠姑娘將門之女，平日也眼界極高，哈哈，這回事有湊巧，小兄弟誤打誤撞，進入九死谷來！

「尤其前晚小兄弟一劍削下了她的髮髻，把目空一切的左姑娘佩服得無以復加，因此……哈哈，左夫人有意托咱們兩人作個冰人，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

南振岳聽到這裏，一張俊臉登時脹得通紅，囁嚅的道：「夫人和兩位老前輩的好意，在下十分感激，只是在下另有苦衷，還望兩位老前輩在夫人面前，替在下婉謝才好。」

枯竹老人臉色微微一沉，性急的道：「小兄弟這話不是賞老朽兩人的臉了？」

南振岳連忙搖手道：「老前輩不可誤會，在下……」

枯竹老人道：「小兄弟有甚麼苦衷，可否說出來，讓老朽聽聽？」

南振岳臉有爲難之色，遲疑了一下，才道：「在下身懷大仇，至今不知仇家是誰？天涯海角，飄泊無定，實非短期內所能報仇，可能也和夫人一樣，要和仇人拚個同歸於盡，亦未可知，議婚之事，只有辜負老前輩美意了。」

枯竹老人聽得一呆，瞪眼道：「小兄弟說的可是由衷之言？」

南振岳正色道：「在下身世實有難言之隱，本來不欲告人，既蒙前輩垂詢，敢不掬誠奉告？」

枯竹老人瞧了佟飛虹一眼，點點頭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小兄弟即有苦衷，老朽豈能强人所難？哈哈，佟道兄，看來咱們這杯喜酒喝不成了。」

南振岳連忙拱手道：「還望兩位老前輩原諒。」

枯竹老人道：「小兄弟毋須介意，老朽和佟道兄這就去向夫人覆命。」

說着，和佟飛虹起身朝外走去。

南振岳把兩人送走，覺得自己拒婚之擧，必然引起夫人不快，好在自己決定今午離開此谷，當下也就泰然處之。

中午時光，秋月送來午餐，就匆忙的走了。

南振岳心中記着舅父之言，左夫人正午入定的時間較長，匆匆吃畢，取過紙筆，寫道：「晚輩尚有要事待辦，不辭之別，務乞夫人諒察。南振岳拜留」。

便飄然出屋，洒開大步，朝谷外奔去！

剛一奔出谷口，只聽身後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馳而來，有人嬌聲叫道：「南相公請留步！」

南振岳心頭一驚，回頭瞧去，只見春花一手控繮，騎着自己的青驄馬，急急馳來，到得面前，立即翻身下馬，躬身道：「夫人知道南相公去意已決，不敢挽留，特命婢子替相公送來馬匹。」

南振岳臉上一紅，只得抱拳說道：「在下不辭而別，實非得已，姑娘替在下拜上夫人，並致謝忱。」

接過馬韁，躍上馬背……

「南相公慢……」谷口又是一聲嬌脆的喊聲，只見一條人影急奔而來！

那是秋月，她雙手捧着一口長劍，連縱帶掠，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下躍到南振岳身旁，就把長劍掛到鞍上，嬌喘吁吁的道：「春花姐姐走後，夫人忽想起南相公精擅劍術，身邊却沒帶長劍，因此特地要婢子趕來，夫人說這柄巨闕劍，是幾柄僅存的古劍之一，夫人不擅劍術，留着沒用，奉贈相公，略壯行色。」

南振岳道：「這個如何使得，巨闕劍，神兵利器，在下如何能收？」

秋月笑道：「夫人說的，巨闕劍找到相公這樣的主人，才不辱沒了巨闕劍，南相公要是不肯收，就是瞧不起夫人……啊，夫人還叫婢子寄語南相公，那個托你投書的龍學文，也並無惡意，南相公不可怪他。」

南振岳點頭道：「在下自當謹記，只是這柄劍……」

秋月沒等他說出，忙道：「好了，南相公路上珍重，春花姐姐，我們快回去咯！」

匆忙拉着春花，轉身朝谷中奔去！

南振岳目送兩婢飛也似往谷中奔去，要待喚阻，已是不及，心知左夫人既然命秋月送來此劍，自然不肯再要回去，自己不如暫且收下再說。

心念轉動，也就一抖韁繩，帶轉馬頭，朝谷外奔去。

剛出九死谷，青驄馬忽然低嘶一聲，洒開四路朝前衝去。

南振岳知道此馬靈異，許是認識道路，也就不加控制，任牠奔馳。

那知青驄馬越跑越快，幾乎像發了野性，只顧朝前飛馳急衝，山林樹木，逝如流水，絕壑危澗，一掠而過。

儘管牠跑得比飛還快，坐在馬背上的人，除了兩耳生風，目不暇接，却是又穩又快，絲毫沒有騰躍顛簸之感！

尤其牠這一路上，只是沿着山脚急馳，也不像是野性突發！

南振岳坐在馬上，細看所經路徑，並非自己來路，沿途隨着山勢迴轉，雖在峻崇山嶺之間，似是熟路一般，心中不禁覺得好奇！

這樣奔馳了半個多時辰。

前面一座插天高峯，排雲直上，黑壓壓一片森林，那馬奔近峯脚，突然昂首長鳴，往斜刺裡一處山坳中奔去。

走了不多一會，山坳盡頭，是一座亂石嶙峋的小山，馬匹四蹄奔騰，直向山坡上縱去，一連兩個起落，走上山坡，便自停了下來，接着又昂頭長鳴了兩聲！

南振岳瞧牠立在山頭驕陽影裡，臨風長嘶，顧盼之間，神駿非常。

猶如元人畫的天馬嘶風圖一般，姿態駿美，越看越愛。

不由跳下馬來，抱着馬頸，撫慰道：「你可是跑累了，要喝水休息？」

那馬聞言把頭依傍着南振岳，低聲嘶鳴，甚是親馴。

南振岳仍未體會出牠的心意，但覺這小山上到處怪石嶙峋，既無水源，也沒有青草，不知馬匹爲甚麼要跑到這山上來？

正在遲疑之間，忽見山後石筍間，白影一閃，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才一現身，立即拱手作揖，朗朗笑道：「南兄俠駕光臨，小弟恭候多時了。」

南振岳瞧得一怔，原來此人就是在南陽客棧中托自己帶信的龍學文！

不由暗暗「哦」了一聲，自己這匹青鬃馬，原是他的馬匹，難怪這一路急馳，甚是熟悉。

那麼這裡已是黑風婆的巢穴無疑！

他對龍學文心中雖有不快，但想起離開九死谷之時，左夫人曾要秋月轉告不可錯怪之言，何況自己若沒他相托投書，也不會找上九死谷，巧遇舅父了。

想到這裏，也就心中釋然，一面抱拳回禮道：「原來是龍兄，眞是巧合。」

龍學文目含喜色，也略帶忸怩，走近幾步，連連拱手道：「南兄信人，替小弟投書之德，小弟終生難忘，只是當日實因强敵追踪，一時又不便明言，區區苦衷，南兄諒已洞察，幸勿介意才好。」

南振岳淡淡一笑道：「事已過去，龍兄也請勿掛齒。」

龍學文又感激，又欣喜的道：「南兄眞的不責怪小弟了？」

南振岳瞧他一臉眞摯，不由笑道：「龍兄好說，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兄弟既然答應替龍兄投書，縱是龍潭虎穴，也要把書送到，何況九死谷之行，兄弟也並沒吃虧。」

龍學文兩眼瞧着南振岳，道：「這樣就好，小弟一直覺得心中不安呢！」

說到這裡，臉上忽然露出希冀之色，兜頭作了個長揖，抬目道：「南兄必已經知道小弟來歷，南兄今日趕到，正是天大救星，還期南兄賜予援手才好。」

南振岳聽得一怔，暗暗皺眉道：「此人當眞難纏，才一見面，不知又使甚麼花樣？自己可得小心，別再上他的當才好！」

一面沉吟道：「龍兄有何困難，但請明說。」

龍學文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南兄請隨小弟來。」

說完，轉身引路，朝石筍叢中走去。

南振岳到了此時，不得不跟着他朝裏走去。

這小山上石筍林立，高與人齊，走在中間，必須曲折彎行，龍學文走在前面，一連幾個轉折，便已到了一塊小小的空地當中。

這塊空地約有兩三丈方圓，中間放着一張圓形石桌，和四個鼓狀石櫈。

四週石筍圍繞如林，敢情是人工開闢出來的。

石桌上還放着兩隻精細金邊瓷器茗碗，方才似還有人在這裡品茗！

龍學文把南振岳領到桌邊坐下，從桌上取過茗碗，笑道：「南兄請用茶，這是本山雲霧茶，小弟特地爲南兄泡的。」

南振岳方才曾聽他說過「恭候多時」的話，還當祇是普通寒暄，這回聽說連這碗茶都是特地爲自己泡的，心中不覺大感驚奇！

暗道：「自己離開九死谷，任由馬匹無意闖來此地，聽他口氣，倒好像早已知道了似的？」

龍學文見他面露驚奇，不禁展齒一笑，徐徐說道：「南兄既然肯來，想必姨母已把詳情奉告了？」

南振岳又是一怔，奇道：「兄弟離開九死谷，並沒見到左夫人，左夫人也沒向兄弟有甚麼交代。」

龍學文眼珠一轉，笑道：「是了，姨母沒向南兄明說，是怕南兄拒絕，她老人家臉上無光，所以她祇吩咐青兒，把南兄送來此地，要小弟當面向南兄請求。」

南振岳想起方才青驄馬一出九死谷，就奔馳如飛的情形，心中不禁哦一聲，抬頭問道：「龍兄究有何事，還望明白見告。」

龍學文抬目瞧瞧天色，取起茶碗，呷了口茶，才道：「不瞞南兄說，家師黑風婆，和姨母原屬同門，系出烏蒙，因爲烏蒙一派，遠處苗疆，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中原武林中人也一直以旁門異派視之。」

南振岳暗自忖道：「這就是了，難怪江湖上提到黑風婆，就要加上魔頭的稱呼！」

只聽龍學文續道：「三十年前，家師和姨母聯袂出山，沒有多久，就在江湖上闖出萬兒，大江南北，黑白兩道，幾乎無人不知。後來，姨母和先姨丈結婚之後，就退出江湖。

「家師因受人蠱惑，專和九大門派作對，終於敗在令師手下，當時令師提出兩個條件，一是不許橫行妄殺，二是不許再在江湖走動……」

南振岳聽到這裡，暗自忖道：「自己從小跟隨師傅長大，師傅從沒和自己說過這些事兒，若非這次遠來雲南，眞還不知師傅是位大大有名的人！」

龍學文接道：「家師經此挫折，回轉烏蒙就沒再在江湖走動，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直到十年前家師走火入魔，雙脚不能行動，先前還想仗着本身功力，修復玄功，但經過十年潛修，依然無望，除了少林寺的『大旃丹』，必須坐關四十九天，才能打通經脈，恢復玄功，到今夜子時，功德圓滿。

「但家師昔年强敵，聞風趕來的，不在少數，近日已有幾批闖上龍峒峯來的，都被小弟打發了。

「只是今晚來人中，可能有幾個著名人物，而且少林、武當的人，也將在今晚趕來，因此小弟想懇請南兄，仗義援手，小弟終身感激不盡。」

說到這裡，噗的朝南振岳拜了下去。

南振岳聽得不禁暗暗皺眉，自己從少林僧人和枯竹老人等口中聽

出，好像黑風婆是個無惡不作的人，自己豈能助紂爲虐，替她護法？

何況據龍學文所說，今晚來人中，又有少林、武當兩派的人在內，少林、武當乃是領袖武林的名門正派，師傅口中時常提起，自己更不能爲了一個素不相干的惡人強自出頭！

心念轉動之際，突見龍學文拜了下去，慌忙起身避開，一面說道：「龍兄快快請起，此事恐怕兄弟難以爲力……」

龍學文沒待他說完，起身笑道：「南兄不必爲難，其實令師昔年已替家師留下却敵之計，只是南兄來了，自然更好，今晚趕來的强敵雖然不少，但毋須南兄動手。」

南振岳本待一口回絕，起身而去，但聽龍學文說出自己師傅已替黑風婆留下却敵之計，不由奇道：「家師和令師相約，還是二十年前的事，怎會知道今晚之事？」

龍學文目光流轉，蕭洒一笑，道：「令師遠在二十年前，當然不會知道今晚之事，只是當年令師因家師所樹强敵極多，不但九大門派不肯放過，就是黑道中人，也有不少和家師存有介蒂。因此留下一份信符，曾說：『如有强敵上門，只要瞧到信符，自會退走。』

「這許多年來，家師從未用過，今晚正好用上，南兄是托塔天王王大俠的高徒，再有南兄護持，自然更好。」

南振岳聽說他們留有師傅信符，心中暗想：「黑風婆昔年敗在師傅手下，才有從此不許橫行妄殺，和不許再在江湖走動之約，那麼師傅留下一份信符，自然可信。

「黑風婆昔年雖然無惡不作，但這二十年來，遵奉師傅戒約，不再爲惡，那麼如果再有强敵尋上門來，師傅自有替她退敵的義務，那麼自己呢？看來也眞非答應她護法不可了？」

心中想着，只聽龍學文接着笑道：「南兄請坐，家師之意，只是想請南兄守護信符，萬一今晚來犯敵人，狂妄無知，不信這是令師之物，誤有毀損，豈非弱了令師威名？但如有南兄在旁，不致引起誤會，是以不勞南兄動手。」

南振岳心念一轉，問道：「家師信符呢？龍兄可否讓兄弟瞧瞧？」

龍學文答道：「小弟這就去把信符取來，南兄且請稍候。」

說完，快步朝石筍叢中走去。

南振岳自龍學文走後，仔細一看，但覺四週石筍雖然參差不齊，却似八卦方位佈置，門戶重重，心中暗自驚奇！

取起茶碗，正待呷去！

只聽一個尖細的少女聲音，從石筍叢中傳了出來：「爹，這裡離老妖婆巢穴，近在咫尺，怎會連一個鬼影子也不見，依女兒看來好像有些古怪！」

另一個蒼老聲音說道：「咱們原是找老妖婆來，就憑這點石頭陣勢，也想阻擋得住咱們？妳跟在爲父身後，小心些也就是了。」

南振岳聽得一怔，忖道：「聽口氣這父女兩人，正是找黑風婆來的了！」

依聲瞧去，只見從一座石筍後面，青影一閃，走出一個白長髯身軀魁梧的老者，身後隨者一個全身青衣的少女！

那老者闊眉虎目，方臉海口，一張棗紅臉，精神奕奕，兩道眼神有如冷電暴射，瞧到南振岳坐在石櫈上喝茶，似乎微微一怔！

那青衣少女一照面，突然一聲嬌叱，翠袖揚處，射出三道白芒，閃電朝南振岳迎面打來！

事出倉猝，南振岳沒想到對方驟下殺手，一時未及思索，左手拍出一掌，把三柄淬毒柳葉飛刀，震得朝右方偏飛出去。

紅臉老者敢情也沒料到女兒會搶着出手，方待喝阻！

那青衣少女看飛刀被人震飛，心中又驚又恨，冷笑一聲，一雙翠袖齊揚，四道藍光又電射飛出，兩柄飛襲雙肩，兩柄直向脅下打來！

南振岳眞想不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一言不發，出手會有這般狠毒，忍不住抬目朝她瞧來！

南振岳只見那青衣少女臉如秋霜，一雙圓圓的大眼睛中，充滿着仇恨和怨毒之色！

南振岳和她目光一接，不覺心頭一震，忘了閃避暗器，四道閃電急射，分襲雙肩脅下的藍光悉數打個正着，但聽錚錚輕响，一齊落到地上。

低頭看去，這打下來的藍芒，竟是四柄小巧的峨嵋刺，刺上泛出一片暗藍，分明淬有劇毒！

南振岳瞧得大怒，劍眉陡剔，虎的站起身來，正待開口！

這時石筍叢中，又有一陰陽怪氣的聲音，低沉喝道：「陸老哥，你不在夾江納福，居然也會趕到龍峒峯來？」

話聲甫歇，一瞬間，東南西北四方石筍之上，各自現出一名皂服老者！

這四名老者，手中各持兵刃，有的板着面孔，有的嘻皮笑臉，神態各各不同，唯一相同，是每一個人都生得骨瘦如柴，眼神烱烱！

這四人分站四個方向，正好把這塊小小空地圍在核心！

南振岳心中一驚，這四個老兒好快的身法，只是他分不清雙方是

敵是友，一時喝到口邊的話，也嚥了下去。

紅臉老者眼看女兒第二次打出的四柄飛刺，明明全部擊中少年人要害，却被對方悉數震落，心頭大爲震驚。

同時瞧到南振岳滿臉怒容，倏地站起身來，慌忙移步擋在他女兒身前。

此刻聽到有人發話，而且在石筍上又現出四個皂衣老者，他目光一掠，臉上飛過一絲詫異之色，立即抱拳道：「錢二哥請了，老朽是找黑風婆來的。」

原來方才發話的人是站在南首石筍上的那個老者，只聽他依然陰陽怪氣的道：「嘿嘿，咱們已有多年不見了，陸老哥倒還記得我錢老二，你們峨嵋派和赫大姐有甚樑子？」

紅臉老者心頭暗暗一震，他已經聽出錢二老口氣，分明是替黑風婆撐腰來的！目光迅速朝四人一掠，切齒道：「老朽這是私人行道，和峨嵋派無關，黑風婆七年前無故殺了我惠兒的娘，老朽明人不說暗話，是找她算帳來的。」

站在北首石筍上的皂衣老者嘻嘻笑道：「錢老二，峨嵋派八臂蒼猿，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他說的話，你聽清楚了沒有？」

站在西首石筍上的皂衣老者微嘿一聲，搖搖頭道：「此人有點名氣，祇是不明事理。」

紅臉老者臉色微微一變，仰臉大笑道：「雲中四將，名滿長城，莫非要强行出頭，阻攔老朽替老伙伴報仇嗎？」

他說到這裏，站在他身側的青衣少女已經目含淚光，雙手籠袖，惡狠狠盯着西首和北首石筍上的兩人。

南振岳沒聽師傅說過甚麼雲中四將。

但峨嵋派八臂蒼猿陸東乾的名字，却聽師父說過，此人暗器手法，獨步武林，一手能發各種不同暗器，是以有八臂之稱……

錢二陰陽怪氣的笑道：「陸老哥，孫老四說的沒錯，你老哥眞有點不明事理！咱們不是阻攔你報仇，是你找錯了對頭！」

八臂蒼猿陸東乾怔了一怔，道：「難道這裏不是黑風婆的巢穴？」

錢二道：「一點也沒錯，龍峒峯百石朝天，正是赫大姐住的地方。」

八臂蒼猿雙目漸赤，大聲道：「那麼老朽找錯了甚麼對頭？」

錢二依然陰陽怪氣的笑道：「你說赫大姐在多少年前殺死了你的嬌妻？」

八臂蒼猿沉聲道：「七年之前。」

站在北首的皂衣老者口中咄了一聲，嘻笑道：「你女兒還沒出世，赫大姐已經住在這裏，已經有二十年沒出山了。」

錢二接口道：「這倒是實在的，還有一點，赫大姐十年前就走火入魔，那會巴巴的叫人抬着轎子，趕到夾江去，殺死你老伙伴？」

八臂蒼猿聽得臉色大變，張目問道：「錢二哥，此話當眞？」

站在西首的老人嘿然道：「你幾時聽咱們趙錢孫李，騙過江湖朋友？你既然還和錢老二相識，快到石櫈上去坐一會兒吧！」

八臂蒼猿突然長笑一聲，雙目寒光四射，凜然道：「你們要待怎的？」

錢二連連搖手，道：「沒你父女倆的事，咱們是……」

他話沒說完，祇聽站在北首的皂衣老者嘻嘻一笑，拉大嗓子叫道：「喂，老朋友，你躲了這許多時候，也該出來亮亮相了吧？別讓咱們乾耗下去好不？」

八臂蒼猿這才知道他們隱然合圍，並非對付自己父女，這就回頭向他女兒使了一個眼色，退到邊上。

南振岳方自一奇，暗想：原來石筍叢中，還有人隱伏？

就在北首皂衣老者喊聲方落，突聽「哈哈」一笑，一團黃影從斜刺裏竄起，快如箭射，劃空朝南首飛掠過去！

要知這座小山座北朝南，北面和一座峻嶺相連，南首正是下山的出路！

南振岳目光銳利，也祇看到那是一個瘦小的黃衣人，心頭暗暗讚嘆：「光看這人身法，武功已非庸手！」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瘦小黃影堪堪飛出，祇聽錢二陰陽怪氣的聲音笑道：「錢老二這裏不通行……」

「蓬！」敢情兩人在半空中對了一掌！

錢二在半空中翻了一個觔斗，依然落到原來的石筍之上！

「哈哈……」

那團黃影隨着笑聲騰空而起，口中喝道：「錢老二掌上平平，李拐子接劍！」

黃影隨聲而下，這電光石火之際，但見白光如練，手上已經多了一柄長劍，宛如銀虹倒掛，閃電向北首皂衣老人當頭劈落！

南振岳瞧得心頭大凜，這人和錢二對了一掌，居然在借勢騰身飛起的當兒，身在半空還能開口說話，還能拔劍發招？

此人輕功之高，簡直已臻上乘！

錢二仰頭望了一眼，口中不禁咦道：「會是衡山老猴子！」

「嘻嘻！這叫雙猿鬧龍峒！」

站在北首石筍上的皂衣老人劍光臨頭，居然還是嘻嘻直笑！

但他手上却絲毫不慢，短拐疾擧，一記「撥雲見天」，朝上迎去，口中喝道：「李不怒候教！」

拐勢疾沉，倏變「北斗斜指」，快速無倫，朝黃衣人右腰點去！

南振岳暗哦一聲，忖道：「是了，此人準是衡山神猿劍客紀嘯天無疑，武林中祇有衡山一派，精擅騰躍刺擊之術……」

心念方動，祇見黃衣人身形斜飄，劃空橫掠！

「嘿！」站在西首的皂衣老人，冷冷一嘿，道：「你是找孫三壁來了？」

沒待對方飄近，一個黃澄澄的流星鎚脫手打出，迎着黃衣人飛去。他鎚上一條鍊子，足有八尺來長，一鎚出手，勢挾勁風，呼然有聲！

「這也算一招吧！」

黃衣人話聲出口，倏地一提眞氣，身形疾升，流星鎚堪堪從他脚下飛來，祇見他脚尖一點，借着鎚上勁道，筆直朝東首老人飛撲過去。

站在東首石筍上的皂衣老人緊閉嘴唇，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烱烱雙目，瞧到衡山神猿劍客朝他飛去，依然一言不發，右腕一振，手上一面純鋼太極牌，足足籠罩了五六尺方圓，威勢極猛！

神猿劍客揮手一劍，一點銀芒，向洶湧如潮的牌影中飛射過去！

劍牌乍接，發出「叮」的一聲輕響！

神猿劍客好像被逼暴退，身形一沉，直向中間石桌上飛瀉而下！

南振岳站立之處，就在石桌邊上，祇覺疾風颯颯，一團黃影自空而下，好像朝自己撲來，心頭大吃一驚，急忙後退一步，擧目瞧去！

原來這一瞬之間，石桌上已經多了一個身穿半截黃衫，背負長劍的瘦小老頭，此人當然就是神猿劍客紀嘯天了！

這時他長劍業已收起，站在石桌之上，環目四顧，呵呵大笑道：「就憑你們左家四名傖役，也想替黑風婆出面擋橫？」

話聲出口，雙脚一頓，黃影騰空而起！

孫三壁冷冷喝道：「衡山猿公劍法，也未必高明！」

站在東首石筍上的趙老大，太極鐵牌和神猿劍客長劍一接，幾乎被震得石筍上立不住脚！

再低頭一瞧自己一面純鋼太極牌中間，被對方劍尖穿了粟米大小一粒小孔，心頭不由暗暗吃驚，這老兒劍上功夫，看來已臻上乘境界！

心念轉動之際，聽到孫三壁的喝聲，他知道神猿劍客逞強好勝，自己四人，犯不上和衡山派結怨，聞言急忙攔道：「老三……」

神猿劍客去勢極快，但他朗朗笑聲隨風傳來：「咱們再碰上的時候，就要你認識認識衡山派的猿公劍法！」

說到最後一句，估計當在百十丈外！

趙老大微微搖了搖頭，倏然隱去，其餘三人也立即相繼隱沒。

八臂蒼猿陸東乾眼看神猿劍客走後，雲中四將也相繼隱去，不禁長嘆一聲，黯然回頭說道：「孩子，咱們也走吧！」

那青衣少女似要開口，但她轉身橫了南振岳一眼，匆匆跟着他父親身後，朝外走去！

南振岳目送父女兩人在石筍叢中消失，不自禁的吁了口氣。

光憑這青衣少女一手又準又狠的暗器手法，其父蒼猿劍的厲害，已可想而知，自己身上要不是穿了師傅的金猱寶衣，豈不死得寃枉？

想到這裏，心頭又泛起許多疑念，八臂蒼猿在江湖上名頭不小，他妻子七年前死在黑風婆手裏，當非虛言，但黑風婆明明在十年前已經走火入魔了……

「哈哈，人已經走了，南兄還在這裏怔怔的想着，眞是多情種子！」

南振岳回頭瞧去，祇見龍學文不知何時已近身邊，雙目斜睨，笑吟吟的望着自己！

他一身白衣，人如臨風玉樹，神態瀟灑已極！

不由回頭笑道：「龍兄原來已經來了一會？」

龍學文笑笑道：「小弟是說南兄被人家連下殺手，不但坦然受之，而且還念念不忘呢！」

南振岳臉上一紅，道：「龍兄休得取笑。」

龍學文道：「這姑娘除了稍嫌心狠手辣，模樣倒是不錯！」

南振岳瞧他手上拿着一個黃綾立軸，忙道：「龍兄手上，可就是家師信符嗎？」

龍學文也不便說笑，點頭應是，走近石桌，一面把捲着的立軸攤了開來。

祇見黃綾上裱貼着一隻用白紙剪成的右掌，掌心朝天，托着一座金色七級寶塔。

南振岳上次用金箔貼上掌心，祇朝少林百忍大師照了個面，事後自己看到的，祇是一個金屑模糊的影子。

後來聽舅父述說，才知自己師

傅眞是托塔天王，但對師傅信符，可說是第一次看到。

此時看到軸中金塔，不由慌忙拜了下去，然後朝龍學文問道：「龍兄不知要兄弟如何守護家師信符？」

龍學文看他已經答應，連忙拱手稱謝，感激地瞥了他一眼，才道：「不瞞南兄說，今晚之事，家師原已早有準備，百石朝天四週，也借調了守護先姨丈墓山的雲中四將，普通敵人，休想闖過進來，而且姨母今晚也答應親自趕來，縱有强敵，也是有驚無險。

「祇是今晚來人中，可能還有少林、武當等九大門派中人，姨母不願和他們多結怨隙，未便出面。

「正好家師藏有托塔天王信符，天大的事情，立可消解，就是怕他們不肯見信，借重南兄，也就在此，因爲南兄乃是天王嫡傳高弟，他們瞧到有南兄在場，自會退走。」

南振岳聽到這裏，不禁目注龍學文，遲疑的道：「此事兄弟覺得有一問題……」

龍學文直起身子，抬首道：「南兄請說。」

南振岳道：「兄弟認爲信符原是江湖上某一個人取信於人的符記，見符如見本人，今晚來人如果見了家師的信符，都不肯見信，又如何會信得過兄弟呢？」

龍學文點頭笑道：「南兄說得有理，但還有一點，祇怕南兄沒想到。」

南振岳道：「願聞高論。」

龍學文笑了笑道：「這是姨母說的，令師信符如在別人手上，九大門派中人自然深信不疑，因爲家師昔年曾與九大門派爲敵，江湖上祇知家師突然隱去，當年敗在令師手下之事，根本就沒人知道……

「令師爲了怕九大門派向家師尋仇，才留下信符，當然也沒人知道其中原委。

「這次大家祇道家師修復走火入魔之軀，勢必重出江湖爲惡，才尋上門來，企圖阻撓破壞，如果突然取出令師信符，又有誰能信？」說到這裏，接着輕輕一嘆，道：「江湖上不論正邪，總是强者爲先，如果家師沒有走火入魔，憑她老人家的武功，縱然有人尋上門來，縱然她老人家不使武功，取出令師信符，說明經過，又有誰敢不信？」

南振岳聽他說得有理，連連點頭道：「龍兄說的，自是實情，祇是兄弟從沒在江湖上走動，九大門派中人全不相識，他們如何會相信兄弟呢？」

龍學文雙目流釆，含笑道：「姨母曾說，待會先把令師信符，掛在岩前，來人要是看到信符，能夠自行退去，當然是最好不過了。

「萬一有人不信，逼近洞門，那就要借重南兄，足踏天樞，左掌垂直朝地，右掌高擧托天，擺了個姿勢就好。」

南振岳聽得心頭不期一震！

他說的左掌垂直朝地，右掌高擧托天，這個姿勢，正是師門「擎天三式」中最具威力的「抑濁揚清」！

這式掌法，因爲必須把全身力道，提聚右手掌心，而且又有左掌下壓之勢，乾清眞氣，全在右掌，威力急猛，出必傷人。

「擎天三式」，其餘兩式，可以在任何招式中使出，並無一定姿勢，也祇有這式「抑濁揚清」，才是眞正擺「擎天三式」的架勢，可能師傅「托塔天王」之名，也是因此而來。

自己擺個這式姿態，當然可以證明自己來歷，但師傅傳自己這式掌法之時，曾一再告誡，不准妄使……

龍學文瞧他忽然沉吟不語，深感奇怪，問道：「南兄，姨母說的祇要你擺個姿勢，莫非南兄有甚麼爲難之處嗎？」

南振岳皺皺劍眉，說道：「不瞞龍兄說，這式姿勢，是師門一招掌法，有發無收，出必傷人，家師曾再三告誡，不准妄使。」

龍學文輕笑道：「這就是了，你擺出這個姿勢，正是證明你身份來歷，這原是要他們相信你是天王門下，等他們相信了，你就可把二十年前之事告訴他們，這樣所有誤會不就全都冰釋了嗎？

「又不要你拿這式掌法去和來人打架，自然也算不得是違反了令師不准妄使的告誡。」

南振岳聽他說得有理，心中暗道：「黑風婆遵守師父禁約，二十年不曾爲惡，如今在走火入魔之時，强敵上門，縱然沒有師父信符，自己既知內情，似乎也應該相助解圍。

「何況還有師傅信符，祇要不和來人動手，擺個『抑濁揚清』的姿勢，也等於亮出師父信符一樣，似無不可！」

想到這裏，不由慨然道：「龍兄既然這般說法，兄弟姑且一試。」

龍學文睜大了眼睛，滿臉喜容，感激的道：「你答應了？南兄，你眞好！小弟會終生感激你的……」

南振岳祇覺他說話之時，聲音帶顫，初見時的那股爽朗氣概，忽然全收，似乎另有一種兒女之態！

當然，每一個人在情緒激動之時，都會流露出一些兒女之態來！

（未完・五）

上文提要：沙成山與柳仙兒繼續在樹上觀察動靜，又見「無憂門」的人在掘地找寶，花滿天告訴「鐵脚寡婦」孔二娘，是個美艷姑娘說出沙成山住在方家集平安客棧。此女是誰？目的何在？一時半刻沙成山還找不出頭緒來……沙成山祇好避開這些找晦氣的人，暫時去柳仙兒居處……第二天沙成山回客棧，祇見他的坐騎臉上貼着一張字條……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昔日仇敵接踵至　女友復遭人脅逼

夜。

又是一個乾冷的夜！

柳仙兒潛在方寬厚的凶宅附近，已經是二更天了！

她渴望着看到沙成山，於是她躍上那棵高大的槐樹上面，那棵她與沙成山相處在一起的樹枝間！

然而，這夜十分淒涼，不但沙成山未再來，便無憂門甚至方寬厚的兩個師弟也未再出現！

柳仙兒忿然的暗自思忖：「好嘛，如今就我一個人在此喝西北風了！」

就在柳仙兒無聊的在樹上東張西望時候，淡淡的月光下一條泛紅影子夜貓子似的撲到了焚毀的宅子前面。

從來人的身法上看，動作敏捷，輕功不俗，很像是沙成山的身法，然而他那身段……

猛然，那團紅影撲向頹廢的牆頭上，就在他一陣猶豫之後，忽然高聲吼叫道：「沙成山，老朋友來了，難道你不出來一見？」

他的聲音並不高，但含着一股無形的內力而使得他的聲音久久不即散去！

樹上面，柳仙兒緊皺雙眉思忖着：「沙成山還有甚麼朋友？這個身穿紅衫的大漢子，他會是沙成山的朋友？」

就在這時候，牆頭上站的紅影又叫道：「沙成山，你別藏頭露尾了，有人告訴我，你小子就躲藏在這一帶，怎麼，不出來敍敍舊？」

柳仙兒實在聽不出這人是不是沙成山的朋友，等了一陣子，忽見那紅影就坐在牆頭上，也不知他取出甚麼東西，開始仰頭吃喝起來……

又是半個時辰過去了，柳仙兒忽見那紅影開始往外移動，口中沉聲道：「沙成山，你個王八蛋，我總會找到你的！」

柳仙兒楞了一下，忽然輕聲的道：「朋友，你找沙成山做甚麼？」

猛然抬頭，那團紅影拔空而起，一躍便到了大樹下，他沉聲怪叫道：「甚麼人？走出來說話！」

樹上的柳仙兒道：「我在樹上，你不會上來？」

柳仙兒的話甫落，一團紅影「呼魯」着便到了她的附近，紅影疾閃，那人已落到柳仙兒的面前！

於是，那人怔了一下，道：「好標緻的姑娘，妳是誰？」

柳仙兒咯咯一笑，道：「我叫柳仙兒，朋友，你是沙成山的朋友？」

「桀桀」怪笑宛如夜貓子叫，那人沉聲道：「不能稱之謂朋友，寃家還差不多！」

柳仙兒「咭」的一聲笑，道：「可是你明明在叫着『老朋友來了』，

怎麼又不是？」

搔着泛黃的鬍楂子，那人道：「我如果直稱自己名號，沙成山這王八蛋便不會出來與我一見了！」

柳仙兒吃吃笑道：「你這人眞有意思，這麼一說我明白了，你同沙成山結有樑子，如今是找他拚命的，是吧？」

冷然的點點頭，那人道：「俏丫頭，妳猜對了一半，我不是同沙成山拚命，而是來索他的命的！」

柳仙兒一笑，看了面前這人一眼，道：「沙成山是中原第一大鏢客，你能要他的命？那麼你又是誰？我怎麼從來未見過你？」

那人呵呵咧開嘴巴，道：「我叫戈二成，人稱『大漠紅鷹』就是我，俏丫頭，這個名號妳聽說過嗎？」

搖搖頭，柳仙兒道：「沒聽說過，不過我看你的輕身功夫不俗，但不知你同沙成山有甚麼過節？」

「大漠紅鷹」戈二成重重的道：「別提了，提起來就窩囊，原是幫助『龍爪門』白良替他的兒子報仇。

「沒想到反被沙成山那小子殺得我們大敗，但我曾在當時說過，祇要雙方命大，必將再一次搏殺，所以我又找來了！」

柳仙兒當然知道，江湖中人就是這樣，自己吐出的話如果不實現，便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覺，眼前的戈二成就是這樣——他一定是這號人物！

「大漠紅鷹」戈二成泛着血紅的雙目直視着柳仙兒，道：「柳姑娘，妳也在等沙成山那王八蛋？」

笑笑，柳仙兒道：「沙成山就是沙成山，沙成山不是王八蛋，據我所知道的事情，祇要有人稱他王八，那人不死也會蛻層皮！」

仰天一聲哈哈，戈二成道：「祇有我除外，姑娘，我與衆不同！」

俏嘴微撇，柳仙兒道：「那要證明以後才能知道！」

「大漠紅鷹」戈二成鷹目一厲，道：「當然，我一定會證明給妳看的，一定！」

望望天色，柳仙兒眉頭緊皺，道：「奇怪，怎麼不見人影？難道是被我嚇得不敢來了？」

戈二成當然不知道柳仙兒話中含義！

柳仙兒更不知道沙成山已同「西陲二十四鐵騎」在土地崗上搏殺過！

戈二成一把握住柳仙兒的手，道：「柳姑娘，妳也在等人？等誰？」

柳仙兒冷淡的道：「你以爲我在等誰？」

戈二成怔了一下，道：「難道你也在等沙成山？」

柳仙兒鼻孔哼了一聲，道：「我不祇等沙成山一人，還有其他的人！」

「大漠紅鷹」戈二成沉聲又問：「還有誰？柳姑娘，妳要等些甚麼樣人物？」

柳仙兒淡淡的道：「等候那些一心想奪取秦百年的兩件寶物之人！」

她重重的看了戈二成一眼，又道：「戈大俠，難道你不是爲了那兩件寶物而來？」

嘿嘿一聲梟笑，戈二成道：「柳姑娘，妳果然說中我的心事，佩服！佩服！」

柳仙兒心中忿怒至極，這件事情怎麼連姓戈的也知道了？會是誰傳的話？

柳仙兒瞪了戈二成一眼，道：「可惜你來晚了，戈大俠！」

坦然笑笑，戈二成道：「寶物並未出世，誰說我來晚了？當然，如果戈某來晚一步，姑娘又爲何躲在樹上？」

柳仙兒指着一片焚毀且又搗碎的大宅院，冷冷的道：「戈大俠，難道你沒看到方寬厚的大宅子早已被人掘地三尺的翻了個身？」

一笑，戈二成道：「當然知道，是被湘西『無憂門』的花滿天率人幹的！」

怔怔的望向臉現得意的戈二成，柳仙兒道：「原來你已經全知道了！」

戈二成仍然拉住柳仙兒的手，他的雙目又在噴火，道：「柳姑娘，暗中潛來這兒的人物何止我戈某。

「瞧吧，不久之後，連那些名門正派的人物也都會薈聚於此，嘿嘿嘿，熱鬧還在後面呢！」

想起沙成山，柳仙兒把自己被握的手立刻抽回來，道：「戈大俠，恕不奉陪，天快亮了，我也該走了！」

哈哈一聲笑，戈二成道：「柳姑娘，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是朋友，何不再等一陣子，看看還有些甚麼人物前來此地？」

搖搖頭，柳仙兒還眞擔心沙成山會找到自己住的小村子，身子一旋便落下地，仰頭笑道：「累了，我要回去歇着了！」

柳仙兒走得眞快，刹時已不見踪影！

樹上面，「大漠紅鷹」戈二成怔怔的自言自語：「如果此女願意跟着我，甚麼寶物我也不要了！」

柳仙兒並未回轉住的小村子，她匆匆的到了方家集，此刻天尚未明，平安客棧裏面一片沉寂。

柳仙兒躍上屋頂，找到沙成山

住的客房，推門進去，不由得一怔，床上空着，顯然沙成山並未回來！

柳仙兒笑了！

因為她以為沙成山必然到了自己住的小村子去了！

一時高興，滿臉歡愉，柳仙兒立刻躍出客棧外，直往小村子飛奔而去！

柳仙兒邊跑邊自語着：「沙成山，你這個寃家，看我饒你才怪！」

柳仙兒飛一般的回到小村子，她躍過四合院的院牆，匆匆的推開門撲到床前，沉聲道：「沙成山，你……咦！」

當然，床上是空的，柳仙兒一時間楞在床邊，她半晌才輕聲道：「沙成山，你敢拋棄我？不……我一定要找到你……」

突然，窗外一聲輕笑，道：「沙成山有甚麼了不起，姑娘何苦暗戀那個王八蛋？」

柳仙兒沉聲道：「戈大俠，你怎麼跟來了？你……」

窗前人影閃晃，木門已被啓開，戈二成晃着雙肩抖着紅衫走進來，笑嘻嘻的道：「柳姑娘，我是不請自來，多多包涵！」

柳仙兒暗暗咬牙，臉上一團和氣，道：「來了就是客，戈大俠你請坐！」

戈二成紅衫抖動的坐在床沿上，笑道：「原來柳姑娘是沙成山的紅粉知己，姓沙的倒是艷福不淺，令人妬羨！」

柳仙兒依着戈二成身邊坐下來，道：「戈大俠，你跟踪我回來，一定有所圖謀，能說出來讓我聽聽嗎？」

戈二成雙手按在柳仙兒的雙肩，嘿嘿笑道：「柳姑娘，憑妳的姿容，怎會看上姓沙的這小子——那副病懨懨的癆病樣子，乾拉拉的一身瘦骨架，他配嗎？」

一笑，柳仙兒道：「原來戈大俠替我抱不平了，謝謝！」

戈二成哈哈笑起來，道：「容戈某說句心裏話，柳姑娘大概也是為『武林老爺』秦百年的兩樣東西而來方家集的吧？」

柳仙兒點點頭，道：「而且勢在必得！」

猛地一拍大腿，戈二成道：「好，戈某幫妳達成心願，如何？」

柳仙兒臉色柔順的又道：「有戈大俠幫助我，一定成功，再謝謝了！」

戈二成點着頭，笑呵呵的道：「柳姑娘，謝謝二字好出口，但妳總得有所表現吧？」

柳仙兒心中暗罵——瞎了你的狗眼，吃豆腐喝豆漿找到姑奶奶頭上，那是你活得不耐煩了……然而……

臉上一片蕩笑，柳仙兒輕聲道：「戈大俠，你要我怎麼謝你呀？」

沒有開口，戈二成橫身已把柳仙兒整個人壓在床上，他那種如鷹撕小雞的動作，令柳仙兒也心驚膽顫，眞正是原始中的原始！

於是，柳仙兒在痛苦的承受中靜下心神，戈二成絕對想不到宛如一頭綿羊似的柳仙兒，正在奪取他的老命了！

是的，柳仙兒的心靈上祭起苗疆特有的「陰功」，她的人變得一陣瘋狂，幾乎把木床震塌！

就在戈二成一陣哈哈狂笑中，突然全身大震！

柳仙兒已嘿嘿的冷笑起來。

戈二成笑聲立止，拔身而起，他左右搖晃不已的怪聲怒叱，道：「妳……妳……好狠毒！」

拉起衣裙，騰身而起，柳仙兒叱道：「這就是你想佔我便宜的下場，姓戈的，你雖然發覺得早，但你已失去大半功力，拿命來吧！」

戈二成「咯崩」一咬牙，左手提起褲子，右手尺半長的精鋼利爪已怒掃向柳仙兒！

屋小無處閃，柳仙兒側身勁旋，「彭」的一聲左肩頭上着了一記，鮮血立刻飛濺向空中！

然而，戈二成並未再殺！

他搖晃着幾乎虛脫的身子，橫着肩膀衝出四合院，月光下，他的臉色已變，天爺，就如同上了一層黃蠟，比個死人的臉還難看！

柳仙兒挨了一記狠的，心頭大驚，戈二成已經脫陽，怎還有力氣出招，見戈二成匆匆走了，自己也不敢再去追殺，忙着整理自己，此地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現在，戈二成走了，他有自知之明，若不好生調養，自己便再難參與奪寶，更休想找沙成山一搏了！

柳仙兒也走了，她走得神秘，誰也不知道她躲到甚麼地方，一時間，方家集似乎又平靜下來了！

*　*　*

沙成山帶傷趕到沙河，遠遠的，他就看到丘蘭兒的那條小船仍然拴牢在一排柳林下！

沙成山趕到河岸邊，輕輕的把馬拴在柳樹下！

他望了一眼柳樹，心中一陣感觸——上次來時樹葉尚綠，如今已是光禿禿的好不淒涼！

沙成山走至小船邊，忽聞小船艙內尖聲道：「如果你敢上船，我就死給你看！」

一驚之下，沙成山才發覺小船的矮艙門緊緊的關着，丘蘭兒在裏面尖聲痛苦的叫着！

「蘭妹，妳怎麼了？」

沙成山已上得小船！

於是，矮艙門「忽」的推開了，臉色蒼白的丘蘭兒便自矮艙裏面撲出來，尖聲叫着撲進沙成山的懷裏！

丘蘭兒宛似濤濤江河之水的眼淚，刹時間把沙成山的胸前衣襟染濕大片！

沙成山的雙腿刀傷相當嚴重，但他咬牙苦撐，他並不追問丘蘭兒為甚麼這樣，反倒讓丘蘭兒盡情的哭！

一陣擁抱中，丘蘭兒抹去淚痕，道：「沙大哥，你終於回來了！我……我本來是要去方家集找你的……可是……可是……」

沙成山托起丘蘭兒的下巴，關懷備至的道：「蘭妹，妳一定遇到甚麼困難了，快說給沙大哥聽，讓我來分擔妳的憂愁吧！」

順着腮頰流的清淚又流入丘蘭兒的口角，她雙目直視着沙成山，道：「我……我 有 了 孩 子……是……我們的……」

全身猛一哆嗦，沙成山道：「這是眞的嗎？蘭妹，妳有了我的孩子了？」

丘蘭兒道：「是我們二人的孩子，沙大哥，當我發覺自己有了孩子的時候，我便靜下來等你，可是……可是……」

沙成山扶着丘蘭兒又坐下來，道：「蘭妹，妳快說，可是甚麼？」

丘蘭兒咬咬牙，道：「有人找上船來，他們要擄走我，而且也動過手，我怕驚動肚子裏孩子，沒有盡力使為。

「不過，他們揚言三五天內必來把我抬回去，我正在為此事發愁！」

冷冷哼了一聲，沙成山道：「可知對方何人？」

丘蘭兒搖搖頭，道：「他們不肯明說，但我看得出來，絕不是甚麼好東西！」

沙成山剛坐下來，丘蘭兒已驚叫道：「沙大哥，你的腿……」

苦兮兮的一笑，沙成山道：「被馬刀所傷，流了不少血！」

丘蘭兒立刻取出傷藥，十分小心的把沙成山的雙腿包紮好，且又問道：「你同何人交手？下刀相當狠毒，有斬斷你雙腿的企圖，兩處傷幾乎見骨！」

沙成山淡淡的道：「他們沒有機會斷我的雙腿，一個咽喉被割斷的人是沒有力量下重手傷人的！」

沙成山與「西陲二十四鐵騎」血戰在土地崗上！

「鐵脚寡婦」孔二娘的手下死傷七名，他帶傷趕來沙河與丘蘭兒相會，想不到丘蘭兒竟然有了自己的孩子！

丘蘭兒關心的問道：「沙大哥，誰傷你的？」

沙成山重重的道：「『西陲二十四鐵騎』！」

驚異的一聲低呼，丘蘭兒道：「聞得『西陲二十四鐵騎』，個個標悍如虎，你一人怎能對付他們二十四人？」

冷笑笑，沙成山道：「以命搏命，我不怕他們，這次來就是要把傷養好了再趕往方家集去，秦百年的這筆交易我一定要辦成功！」

丘蘭兒撫摸着沙成山的傷處，道：「沙大哥，能推掉就推掉，不必再去搏命了！」

一笑，沙成山道：「如今我們有了孩子，就算不為妳我打算，也得替我們的孩子想想，十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

丘蘭兒想嘔，沙成山關懷的道：「妳已是如此病懨懨的，是誰還想把妳擄走，這個人一定不是好東西！」

丘蘭兒想了一下，道：「沙大哥，我們暫時離開這裏，我身子有孕，你又受着傷，且暫躲一時，免得對我們不利！」

想了想，沙成山道：「蘭妹的話固然是好，可是我們躲到甚麼地方？」

丘蘭兒想了一下，道：「歇過今晚，明日我們再上路！」

沙成山點點頭，道：「蘭妹，妳有身孕，千萬當心，我就睡在船頭吧！」

丘蘭兒拉住沙成山，道：「外面霜重，你一定要睡在艙裏面，要不，我也陪你睡外面！」

至誠之心令沙成山感動，更令沙成山滿足於自己的幸運，果然，丘蘭兒有着一顆善良的心！

兩個人吃過東西，沙成山問道：「要擄妳的那些人妳能看出他們的來路嗎？」

丘蘭兒咬咬牙，道：「他們都是騎馬的，好像趕了很長的路！」

沙成山思忖着，半晌，才冷冷的道：「這幾個人物一定不是這附近的人，我相信他們還會再來，蘭妹，我以為等到明天且看我的腿傷如何再決定！」

丘蘭兒貼着沙成山的臂彎睡下來，她柔順的道：「沙大哥，你想會會這些人？」

沙成山道：「不錯，倒要見識這幾個人是何來頭！」

丘蘭兒忙搖手，道：「如是平日，沙大哥未曾受傷，我不會攔你，可是如今你傷得不輕，我不放心！」

一笑，沙成山道：「我說過，到明天看情形再說！」

這夜小船上十分平靜，平靜祇是表面的，但在沙成山的內心裏却狂濤般的沸騰着——沙成山有孩子了，這話說給誰聽也難令人相信！

是的，大鏢客沙成山也「敢」有孩子？

丘蘭兒躺在沙成山身邊睡得香，一種無法形容的安全感令她放心大膽的睡着了——她已兩天未曾如此熟睡過了！

第二天又平靜的過去了！

沙成山試着他的腿，笑笑，道：「蘭妹，一個能挨刀割的人，先天上便具有超常人恢復體能的本能，我發覺刀口癒合得令我滿意！」

笑笑，丘蘭兒道：「我知道你說這話的目的，因爲你不想再離開，而是一心要會一會找我麻煩的人，是吧？」

沙成山笑了……

他笑得極其自然，上身倚靠在矮艙上面，道：「我絕不逃避，因爲我是沙成山！」

丘蘭兒也笑起來，道：「就因爲人們送給你個『二閻王』外號，你才不肯走，令譽果然重於生命！」

搖搖頭，沙成山指着丘蘭兒的肚子，道：「我不能讓我們的孩子蒙羞，沙成山不能讓兒子看不起，所以我決心留下來！」

丘蘭兒咯咯一陣笑，道：「沙大哥，孩子怎會知道？」

沙成山也笑，道：「怎麼不知道？所謂父子連心，妳肚子的小子一定有感應，我清楚得很！」

一連又是三天過去了，沙成山的傷處早已結了痂，便背上的傷也全好了！

丘蘭兒一大早走出矮艙來，道：「沙大哥，看來那些人不會再來了！」

沙成山點點頭，道：「妳把小船換個位置藏起來，叫那些人找不到！」

一怔，丘蘭兒道：「沙大哥，你要走了？」

點點頭，沙成山道：「爲了妳母子，我必須趕到方家集，蘭妹，爲我，妳一定要保重身子！」

沙成山走到岸上，回頭，丘蘭兒已跟着走下船，道：「你一走，我便把船放往下游去，沙大哥，你放心吧！」

翻身上了馬，沙成山抖動韁繩疾馳而去！

丘蘭兒似是失落了甚麼般，怔怔的直看到沙成山消失在山的拐彎裏，才回到小船上！

沙河的水悠悠流，丘蘭兒並未把小船往下游放，她以爲天黑了再放船會隱蔽些！

事情就有那麼湊巧，天剛黑下來，「玫瑰毒刺」丘蘭兒病懨懨的剛走出矮艙外，遠處便傳過來馬蹄聲！

丘蘭兒楞然望向遠處，因爲她同時也聽出了車輪聲！

丘蘭兒心中明白，江湖上有許多事情都是藉着夜晚進行的，此刻不正是天黑不多久嗎？

這批人物來得眞快，丘蘭兒尚自手足無措，一輛篷車便已到了柳樹下！

雙轡大馬車，另外便是三個騎馬的！

隱隱的，有個人從馬背上下來，這人並未走上船，當然他也不是害怕丘蘭兒手上的雙刄尖刀！

他就站在船邊上，說話的聲音就像是對他最關心的人說的一樣：「姑娘，妳請移移芳駕上車吧！

「二公子看中妳那就是妳的福氣，祇要到了我們那裏，吃香喝辣小事一椿，我們二公子會把妳當寶貝一樣看待，走吧！」

丘蘭兒忿怒的道：「去你的二公子，若是換在平日，上一次他就沒有命了，你們滾吧！」

坐在車上的大漢猛然一聲笑，道：「你們聽聽她的口氣，最是對二公子的口胃，難怪二公子偏就要定妳了，哈……」

丘蘭兒咬着牙，沉喝道：「你們的二公子究竟是誰，他住在甚麼地方？」

岸上的大漢沉聲道：「妳問這些做甚麼？坐上馬車去享福就是了！」

丘蘭兒尖聲叱道：「我不去，回去告訴你們二公子，我不是他想的那種賤女人，滾！」

岸上又走來另外二人，三個人併肩站在岸上。

中間的大漢冷冷的道：「姑娘，妳非跟我們回去不可，因爲妳若不上車，我們便祇有提着人頭回去了！」

丘蘭兒忿然的道：「你們可以告訴你家二公子，我已是個有身孕的人了，叫他放過我吧！」

岸上傳來一陣哈哈大笑，那人又沉聲道：「妳就是肚皮裏塞了個大西瓜，今夜也得隨我們走了！」

丘蘭兒抗聲道：「上哪兒？」

另一大漢粗聲道：「當然是去我們二公子府上！」

丘蘭兒立刻又問：「總該有個地名吧？」

中間的大漢沉聲暴喝，道：「妳問得也太多了，這對妳祇有害處！」

灰濛濛的岸上，有個大漢正取出一個黑布袋子在他的雙手上抖着，厲聲對另外二人道：「王、崔二兄，那有時間在此窮磨菇，上去抓人吧！」

就在他的話聲甫落，岸上兩條人影便騰身而起！

這兩個人手中握着不同兵刄，一個使刀，另一個單鈎，照上面便往丘蘭兒上下兩路遞去！

小船搖晃中，丘蘭兒本來輕功一流，但想起肚子裏有了沙成山的孩子，便盡量不去騰躍！

然而，敵人都是強者，兵刄遞出，跟着便暴伸一手硬生生奪她手中尖刀，根本不把丘蘭兒放在眼裏！

就在小船一陣晃動裏，丘蘭兒被逼得往岸上躍去！

她想哭，因爲這一騰空躍去萬一驚動胎氣，那該如何是好？肚子裏面是沙大哥的骨血啊！

丘蘭兒的身子尚在空中，斜刺裏一團人影幽靈也似的攔腰摟住丘蘭兒即將落在地上的身子！

丘蘭兒尖刀走勢一半便停住了，因爲抱她的人竟然是「二閻王」沙成山！

輕得不能再輕的把丘蘭兒放下來，沙成山輕聲的道：「差一點我就來晚了，蘭妹，妳受苦了，爲我沙成山受苦了！」

丘蘭兒笑淚交織在俏臉上，柔聲道：「爲了我們的孩子，沙大哥，我情願死！」

沙成山臉上又現冷酷，道：「妳死不了，倒是他們死定了！」

此刻，便車上坐的兩個大漢也跳下車，其中一人嘿嘿一聲冷笑，道：「娘的，好一幅英雄救美圖，小子，你是誰？」

沙成山仍然不理會大漢的吼聲，他扶着丘蘭兒又登上小船，低聲道：「進去躺下來，別把血腥場面感染了我們的孩子，我實在不想叫他將來繼承父志！」

五個大漢併肩站在岸上，又是中間那人開口：「喂，你究竟是誰？你同這姑娘是甚麼關係？」

沙成山又是一副病懨懨的走下船，他根本不看五人一眼，出聲無奈的道：「我同她是眞眞實實的夫妻，五位，你們可聽清楚了嗎？她是我老婆！」

中間的大漢忽的一聲笑，對身邊的一人道：「二公子猜對了，這女人果然有丈夫，去，拿來！」

祇見那人跳上篷車，立刻取出一個小包裹拎向沙成山的面前，道：「這裏是一百兩銀子，拿了銀子你走人吧！」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各位這是要我賣老婆？」

大漢哈哈一笑，道：「就算是吧！」

沙成山銼牙如嚼乾豆，冷沉的道：「各位是奉你們二公子的命辦事了？」

中間的大漢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

沙成山忽然平靜的道：「你們二公子必定是頗具權威的人了？」

那大漢已不耐煩的道：「相當有權威，所以你快些收了銀子走人！」

沙成山雙目一厲，道：「你們的二公子高姓大名？仙鄉何地？」

五個人齊齊搖頭，而且都是閉口不言！

沙成山嘆惜的道：「是不能告訴我？還是不敢說出來？」

忽然，姓崔的大漢手上單鈎一擺，道：「你不夠格知道，識相些你快滾！」

沙成山冷冷的道：「眞是想不到，這種強搶民婦的勾當也會落在我的頭上，太可笑了，哈……」

沙成山眞的笑了，不過他的笑聲在變——變得有些殘酷的樣子！

一陣笑聲過後，沙成山咬着牙，道：「每人砍斷一隻左手，我開恩放你們回去！」

就在五個大漢楞然之間，他又接道：「叫你們二公子前來，這種事情應該由當事人親來的！」

猛的一聲暴喝 姓崔的怪聲大叫，道：「他媽的，你是厲鬼？還是惡魔？就憑你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要斷我五人一手？甚麼東西！」

五般兵刄已在喝叫聲裏散開，中間的大漢沒有動。

他雙目直視着無精打采的沙成山，道：「朋友，看樣子你有恃無恐，可否報個名兒嗎？」

沙成山點點頭，道：「當然可以，但却有個條件！」

那人重重的道：「請說！」

沙成山立刻又問：「你們二公子究竟何人？」

搖着頭，那人手上的鋸齒鋼刀已橫在胸前，道：「交易不成，因爲我們不能說出你要知道的！」

沙成山嘿嘿道：「那麼我祇好用自己的方法了！」

一邊，手持砍刀的大漢道：「武兄，別同他囉嗦，擺平他我們還得辦正事！」

姓崔的已揚起手上單鈎，厲吼道：「好個楞頭窮措大，你算是由那個鱉洞鑽出來的活王八？居然膽上生毛，對爺們耍起狠來啦？你他娘的怎不掂掂自己的份量，充人熊也得有個肉架子吧！」

姓武的伸手一攔姓崔的，他似是看出沙成山必然不同一般，江湖上奇人異士太多，若以相貌去論高低，那就太外行了！

笑笑，姓武的的道：「朋友，你眞的要我們各斷一手？」

沙成山重重的逼視着面前五人，道：「我的話一向不打折扣！」

猛的一咬牙，姓崔的單鈎猛然劈向沙成山的後腦，力勁勢急，光景恨不得一傢伙把對方的頭削掉！

沙成山祇是漫不經心的稍側身子——看起來十分平常的閃了一下，沒有急，更沒有慌，單鈎已從

後面「颯」的一聲到了沙成山的前面。

由於力量的慣性作用，迫使姓崔的大漢上身左旋，然而，他竟然一直旋向左後方，旋即倒了下去，敢情再也不動了！

姓崔的是怎麼死的？天黑沒人看清楚，即使是大白天怕也不易看得明白，姓崔的臉孔是扭曲的，臉孔斜着貼在沙上面，雙目圓睜，嘴巴歪扯，舌頭竟然斷了，是他自己在痛苦難當時咬斷的——當然，他是不會再站起來了！

姓崔的死在沙地上，竟然不聞叫聲，姓陶的望望其餘三人，四人皆臉色大變！

姓武的伸足挑翻屍體，嗯，這才發現姓崔的右胸口上有一個血洞！

沙成山却在這時冷冷的道：「四位還有活的機會，當然，照我的話去做，每人斷一手，並說出你們二公子的大名來！」

姓武的退後一步，鋸齒鋼刀橫在胸前，沉聲道：「朋友，强樑商量，不幸你選擇的是强樑，也就怨不得我們一齊上了！」

沙成山冷沉的道：「免得我多費手脚！」

猛嚥一口唾沫，姓武的黑臉泛綠的吼道：「哥子們，併肩子上！」

姓陶的也狂叫着舞動砍刀，道：「一齊朝上撲，好歹把這王八蛋撂倒再說！」

沙成山對於「王八」二字十分厭惡，兩次有人下戰書提到這二字！

如今對面這幾個惡奴也口出「王八」二字，便心裏面的一點慈悲之心，也早已化爲烏有！

四把兵刃在蒼茫的虛空裡閃動着寒光，挾着窒人的破空銳嘯，又狠又快的往沙成山站的地方劈落——那種氣勢，宛如羣狼爭食！

沙成山驀地左臂疾拍，彷佛他就是敵人的指揮者一般，知道左邊兩般兵刃的必經之地，那麼準確的捉住了最先劈到的大砍刀刀把！

幾乎就是同一時間，大砍刀反擊橫劈如雷電奔瀉，轟咚一聲砍進了另一大漢的腰上，反力道加上沙成山的力量，這一刀幾乎把使斧的大漢腰斬！

大砍刀廻旋如電，「噹」的一聲震開了鋸齒鋼刀與另一把砍刀，沙成山一個反腕摔，握刀的大漢一個原地觔斗便平躺在他的脚前，這個人不動了——腦袋上嵌着自己的砍刀，當然不會動了！

姓武的暴退一步，另一握刀怒漢破口罵道：「娘的老皮，殺！」

姓武的雙手緊握鋸齒鋼刀，便在另一大漢瘋狂的往上撲擊中，他也毫不遲疑的騰躍起兩丈有奇，半空中「咻」聲連接不斷，二十一刀從二十一個方向罩上沙成山！

猛然旋身向右，沙成山冷冷的道：「直到此刻祇有你一人勉强上得枱盤！」

話聲甫落，空中一片極光交織，「銀鍊彎月」一現即隱，熱血便在兩具即將倒下的身體上往外灑！

姓武的未叫出聲，便另一大漢也未叫出來，因爲二人都是脖子上開了個血洞，人未倒下去，已聞得「咕嘰咕嘰」鮮血外溢之聲！

是很乾脆，沙成山的動作就是這樣，他給了死者短暫的痛苦，當然，他也給死者製造了永恒的黑暗！

五個人——當然是五個死人，他們各具異態，然而臉上的表情却是一樣的——驚異與痛苦的結合！

丘蘭兒站在小船上叫道：「沙大哥，你殺了他們？」

沙成山走上小船，道：「我沒有殺他們之意，他們却抱定爲主子盡忠之心，我無別途可遁！」

丘蘭兒撫摸着沙成山的臉頰，道：「你是怎麼又回來了？我奇怪，你怎會再回來？」

沙成山笑笑，道：「我本來並不打算今日離開妳，祇不過我自己換了個地方！」

他遙指向遠方的山頭，又笑道：「我把自己藏在那個山頭上，蘭妹，我怎能放心一走了之？」

笑啦，丘蘭兒摟住沙成山，笑道：「沙大哥，此刻是我最……最滿足的一刻了！」

笑笑，沙成山道：「蘭妹，妳可以安心在小船上等我了！」

丘蘭兒迷惘的道：「你這時候就要走？」

沙成山一笑，臉上寒氣一閃，道：「我得先去找二公子，否則，他還會再來！」

丘蘭兒急急的道：「那個被稱爲二公子的人武功了得，那天他在河岸上看到我的時候，露了一手傳言中的『拋枝渡澗』絕技，沙大哥，我們暫時躲一躲吧！」

沙成山淡淡的笑笑，道：「拋枝借力祇是輕功的上乘門徑，沒甚麼値得佩服的，蘭妹，妳但放寬心！」

丘蘭兒拉着沙成山問：「沙大哥，你到那兒去找二公子？他們又守口如瓶！」

笑笑，沙成山道：「容易得很，蘭妹，我會找到這位二公子的！」

於是，沙成山又躍上岸，丘蘭兒站在船邊看！

祇見沙成山把五具屍體一齊拋入篷車中，更把黃驃馬拴在車後，自己便坐在車轅上，一聲：「得！」

兩匹馬緩緩的拖着篷車便離了沙河！

沙成山眞自在，他根本不去支配拉車的馬，任由那馬車往前馳！

背靠在篷車一邊，沙成山閉起雙目養精神，他心中可清楚得很，這種大戶人家的馬車都是自己的。

對於主人的家門，有許多馬就不須要去支配，拖車的馬會順着官道再走回去，這就是老馬識途的道理！

沙成山似睡非睡的在車上幾乎顚簸一夜，天終於亮了，前面却是個小市鎭！

沙成山伸了個懶腰，雙肩一陣聳動，仰頭望向小鎭，祇見有個年輕人從鎭頭走過來！

年輕人到了馬車前面，他見沙成山坐在車上，便不由得「咦」了一聲，指着馬車道：「你是……」

笑笑，沙成山道：「朋友，你一定識得這篷車吧？」

點點頭，年輕人道：「你說對了，我認識這篷車，街頭第一家順記車行的馬車！」說着，便用手指向街頭。

沙成山楞然的望向街頭，果然有個大馬廐，心中暗罵：「眞狡猾，竟然僱了一輛篷車！」

兩匹馬眞的把篷車拖到了車行門外面不走了，沙成山望着大門邊的一塊招牌：「順記騾馬行」。

沙成山怔怔的坐在車上未下來，從馬廐走來個伙計，笑問道：「這不是昨日一早僱的嗎？今天一早就回來了！」

沙成山放低聲音，道：「伙計，告訴我這篷車是誰僱的？」

伙計楞然笑道：「當然是客人僱的，你難道不是……不是他們一夥的？」

沙成山已經知道無法查出二公子何人了，嘆口氣，道：「伙計，我是在路上遇到這輛篷車，見上面無人，我就跟着車子來了！」

伙計忙走近篷車，道：「那些人在棧房押了五十兩銀子，他們不來怎麼……」

沙成山冷冷道：「他們不能來了！」

伙計奇怪的道：「你怎麼知道？」

沙成山伸手掀起車簾，道：「他們全死了，又怎麼會來？」

那伙計伸頭引頸一看，一聲怪叫，道：「天爺，出人命了！」

伙計往大門裏面跑，沙成山已騎上自己的黃驃馬走了！

等到大門裏衝出不少人圍上篷車，沙成山已經絕塵而去，連個影子也看不到了！

沙成山並未趕回方家集，他相信方寬厚絕不敢在這時候露臉，因爲已有不少江湖人物出現在方家集！

緩緩的，沙成山又到了沙河！

他必須再回來，二公子死了五個手下，他絕不會就此罷手，當然二公子也不會放棄丘蘭兒！

沙成山趕回沙河，丘蘭兒高興的舉起手中尖刀，歡愉的大聲叫道：「沙大哥，你已經找到二公子的人了？」

沙成山又把馬拴在柳樹林，他邊走向小船，笑道：「是我估計錯了，那輛篷車是他們僱的，並非是二公子家中的，我白走一趟了！」

丘蘭兒指着船上，道：「沙大哥，我抓了好多肥魚，你來了就幫着我吃啊！」

沙成山跳上船，望着十幾條白魚，道：「蘭妹，我是有些餓了，且看妳的手藝吧！」

丘蘭兒滿臉歡愉之情，立刻把魚剝腸去鱗，在船頭升起火來……

沙成山一時間楞住了，他眞的無限感慨，如果能同丘蘭兒如此的過一生，那該有多好？

沙成山絕對不是來同丘蘭兒相聚的，祇因情勢所逼，他便不得不在小船上住下來！

現在，他眞的又睡在矮艙裡，丘蘭兒盤起腿坐着，臉上帶着一份滿足感凝視着沉睡的沙成山！

人生際遇眞難預料，數月前丘蘭兒還夥同「烈狐」胡大年在半道上截殺沙成山，當時的「玫瑰毒刺」雄心萬丈，豈知遇見的是大鏢客沙成山，曾幾何時，丘蘭兒的肚子裡竟然懷着沙成山的孩子！

丘蘭兒伸手撫摸着沙成山——從頭髮摸到鬍子，又把棉被替他拉到脖子，體貼入微中表現出滿足感！

睡夢中，沙成山那瘦削的臉孔上綻現出笑意，引得丘蘭兒也把嫩臉貼上去，宛似要把沙成山的笑印上自己的臉頰一般！

東昇的日頭火盆似的擱在山頭上，山下面却飛也似的出現三騎，沙成山祇是伸手遮在雙眉上看了一眼，便毫不在意的用個木盆子把半袋剩下的黃豆放在馬前，拍拍手便看着黃驃馬低頭嚼着！

眞快，三匹馬刹時便到了柳樹下，沙成山淡淡的望了三人一眼，嗯，兩個中年大漢、一個錦袍青年！

沙成山把馬背上的毛氈收起來，已聞得那錦袍青年人冷沉的道：「幹甚麼的？」

沙成山冷冷的望了這青年一眼，見這青年雙眉尖斜入鬢，鼻子單薄微翹，長長的下巴上面稀疏的幾根鬍楂子，臉色却十分白皙，提着轡繩的手白得青筋可辨！

臉上毫無表情，沙成山道：「你在問我？」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古墓主人說出二戒之後，羣豪在易天行帶領之下步過十丈花廊與奇幻景色，其間的艱辛……易天行倏向石門之內衝去，但他的陰謀却被丁玲喝破，結果易天行怒而出手，徐元平與宗濤雖出手，但已嫌遲，衆豪感激她，個個肅然作禮，此時紫衣女出現，徐元平不相信她救不活丁玲，而是心存妬忌，紫衣女受不住激諷咬碎口裡淬毒珠……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夫妻反目拚內力　愛女垂危急停手

宗濤緊隨徐元平身後，闖入石門，道：「這一十三丈行程之中，除了那古墓主人派遣有高手埋伏之外，還有易天行從中暗施毒計，老叫化深望諸位能夠暫時拋棄個人之間的恩怨，相互支援，共渡此險。」

楊文堯接道：「宗兄言之有理，兄弟全力擁護。」

丁高、查子清齊齊點頭，道：「易天行狡獪無比，如若以一對一，不論鬥智鬥力，咱們眼下之人，祇怕沒有一人是他的敵手，此人既是僞善行惡，專以暗算傷人，咱們自是大可不必和他講甚麼武林規矩，合力把他除去也就是了。」

宗濤欲言又止，長歎一聲，轉身向前行去。

楊文堯目光一掃羣豪，低聲說道：「冷兄……」

千毒谷谷主自從和羣豪會合之後，一直微閉雙目，不肯多言，直待聽到楊文堯呼叫之聲，才陡然睜開眼睛說道：「甚麼事？」雙目神光暴射而出，逼視在楊文堯的臉上。

原來他一直在運氣調息，他內功基礎深厚，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已完全調息復元，精神大爲充沛。

楊文堯微微一怔，道：「兄弟想和冷兄並肩開道，查兄隨後而行，以他『百步神拳』相助咱們；合咱們三人之力，縱然遇上易天行，亦無所懼。」

此人用心險惡，言詞之間，隱隱顯出毒辣用心，想兩人結成聯手之陣。

千毒谷谷主正待答話，忽見梅娘急急奔返，在她身後，相隨着一個長髮散亂的少女，千毒谷主目光一掠那少女，急急說道：「倩兒，快些過來！」

祇聽上官嵩大聲叫道：「倩兒，到這裏來！」

忽見上官婉倩滿臉癡呆之色，目光緩緩由上官嵩和冷公霄的臉上掃過，恍如不認識一般，緩步向那石門之中走去。

上官嵩似是看出了女兒的神情不對，大聲叫道：「倩兒，倩兒，你怎麼連爲父的也不認識了？」

上官嵩心頭大急，急急的放步衝了過去。

但那冷公霄比他動作還快，而且距處又近，身子一側，緊隨上官婉倩身後而入。

楊文堯、上官嵩、丁高、金老二魚貫相隨，衝入了石門之中。石門外，僅餘下了南海門中人了。

梅娘探手從懷中取出栩栩如生的玉蟬，說道：「中原武林道上，盛傳此物能解百毒，不知能否解得姹兒淬毒珠上的毒性？」

王冠中道：「師妹已把毒藥吞入腹中，難道咱們也要把這玉蟬捏碎讓她服下不成？」

梅娘怔了怔，道：「這個我事先倒未想到。」

王冠中默然半晌，緩緩道：「梅娘前輩方才要去取玉蟬時，在下便……」

梅娘截口道：「便有些不贊成，是嗎？」

王冠中無言地點了點頭，梅娘道：「所以我請你去，你雖然答應，却又不肯去了。」

王冠中長歎一聲，又道：「梅娘前輩，你可是因爲上官姑娘看到你老人家動手去取玉蟬，是以才下毒手點了她的奇經八脈？」

梅娘道：「不錯！」

王冠中道：「梅娘前輩，你……咳咳……」突地俯下頭去，不住咳嗽。

梅娘嘆道：「你不要咳咳，因爲我早已知道你想說的話了，你是要說我手段太過狠辣，是麼？」

王冠中突然抬起頭來，沉聲道：「梅娘，那玉蟬是萬萬不可給師妹服下的。」

梅娘道：「爲甚麼？」

王冠中深沉道：「這孤獨之墓中，處處俱充滿了出人意料，詭奇難測之事，有時不禁令人生疑，這整個的古墓，以及所有關於古墓的傳說，祇不過是個騙局，那麼，有關那玉蟬與金蝶的傳說，也……」

梅娘口道：「也可能是假的，是麼？」

王冠中道：「正是！」

梅娘長嘆道：「我也是生出這種懷疑，是以才遲遲未敢將玉蟬讓她服下，但她毒勢如此，除了冒險一試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王冠中肅然道：「寧可暫保現況，以伺良機，莫要輕舉妄動，弄巧成拙。」他這幾句話說得甚是嚴肅，雖非是一個後學對前輩說話的語氣，但却充份顯露出他對師妹生死的重視與關心。

梅娘思忖半晌，輕輕嘆道：「依你……」她實在也不敢作主，決定這等大事。

王冠中躬身一禮，道：「前輩抱住師妹，在下當先開路。」

那紅衣缺腿大漢濃眉一軒，大聲道：「我來！」

王冠中正色的道：「此刻事態非常，生死俄頃，你我爲了師妹的生死，本該立刻退出古墓，後退既不能，前進便必須愼重，從此刻起，你我必須將所有私人的恩怨利害都拋在一邊，你又何苦與我多爭。」

他這番話，更是說得義正詞嚴，紅衣缺腿大漢俯首無言。

梅娘暗嘆忖道：王冠中這孩子，平日雖然看不出他的異於常人之處，但時態非常時，便立刻顯露出他的判斷之明智，難怪姹兒她爹要他出來隨行，祇可惜……暗嘆一聲，不願再想，抱起紫衣少女向石道內走去。

王冠中當先大跨一步，搶在梅娘前面，進入石門。

王冠中當先大跨一步，搶在梅娘前面，進入石門。

紅衣缺腿大漢和駝矮二叟緊隨在梅娘身後而行。

一入石門，立時聽得强厲的掌風迴蕩不絕，祇是聲響都已在數丈之外，顯然前面正展開一場激烈的搏鬥。

鴉雀無聲的沉寂中，充滿着死亡。

王冠中忽覺脚下一滑，踏在一方鬆軟之物上，本能地探手一抓，隨手撈起一物，原來是一具屍體，不由輕聲一歎，道：「這石道中已死了不少人。」

忽見數丈外寒光閃動，緊接着響起了一聲尖叫，顯然又有一人斷送了性命。

梅娘低聲的說道：「冠中，咱們走慢些，讓他們替咱們開道……」

那紅衣缺腿大漢接道：「梅娘高見，咱們免不了要和中原武林高人一拚，借這機會調息養神，也可保存一分實力。」

但聞掌風、拳勁，劃出的嘯風之聲不絕於耳，但却凝滯不前。

顯然，前行之人已遇上了强大的阻力，一時之間無法衝過。

王冠中道：「這古墓中的主人，實是不可輕敵，以中原那麼多武林高手聯合之力，竟然是衝它不過。」

說話之間，已然接近了動手之處。

「呼！」的一股拳風，直對王冠中前胸擊來。

王冠中右手一揮，硬接了一擊，左手疾快還擊過去一掌。

內力山湧，排風擊去。

祇聽「神丐」宗濤的聲音叫道：「上官兄，咱們阻擋後面，南海門人已借機夾擊過來了！」

暗影中響起了徐元平的怒喝道：「擋我者死！」寒光電閃，輪轉在幽寂的甬道之中。

但聞慘叫之聲，此起彼落，似是已有不少人傷在他劍芒之下。

一個蒼勁低沉的聲音傳入了甬道中，道：「你們既然攔擋不住，那就不要攔阻他們了。」

梅娘忽覺全身一顫，幾乎栽倒地上，低聲對王冠中道：「冠中，這聲音好生耳熟？」

王冠中道：「晚輩也覺得有些熟悉，好像師父他老人家的聲

音？」

梅娘道：「奇怪呀！這幾年來，他一直未離開過南海，哪裏會有時間，經營這一座孤獨之墓呢？」

王冠中道：「師父之能，神鬼難測……」

忽見幾道目光，幽寂中閃閃生光，攔住去路。

王冠中冷然喝道：「甚麼人？」

祇聽衣袂飄拂，那紅衣缺腿大漢和駝矮二叟一齊衝了上來。

南海門中之人，一個個內心中燒着忿怒的火焰，把哀傷紫衣少女之死的悲痛，化成了復仇的怒火。

歐駝子首先發難，「呼」的一掌直推過去。

上官嵩大喝一聲，揚掌硬接一掌。

兩股掌力相撞，激漩成風，廻轉夾道中。

祇聽梅娘唏噓說道：「如若當眞是姹兒的爹在這古墓之中，這孩子就有救了。」

王冠中道：「但願上蒼相佑，小師妹得慶重生。」

祇聽那紅衣缺腿大漢暴聲喝道：「老叫化果然是名不虛傳，再接我一拐試試。」

宗濤敞聲大笑，道：「咱們有、得一陣好打，一拐何足爲奇。」

但見寒光一閃，上官嵩高聲說道：「宗兄赤手空拳，接他鐵拐，未免太吃虧了，由你來對付駝矮二叟，由兄弟對付他的鐵拐！」

宗濤笑道：「上官兄不用客氣，駝矮二叟以二攻一，上官兄動用兵刃，也不算有失身份。」

上官嵩刷刷兩劍，迫退了駝矮二叟，高聲說道：「駝矮二叟中原叛逆，昔年兄弟在西北道上獨鬥兩人三百餘合，武功不過如此……」

祇聽胡矮子高聲喝道：「上官兄少逞口舌之利，今日咱們不見眞章，絕不住手！」一面說話，一面撩衣取出一支鐵筆，揮筆直攻過去。

祇聽一陣叮叮噹噹之聲，筆劍連環相擊數招，幽暗的夾道中閃起了一串火星。

上官嵩大喝一聲，左手橫掃出一招「橫斷雲山」，右手劍「白雲出岫」，却疾向那紅衣缺腿的大漢點去，口中厲聲喝道：「甚麼人傷了我的女兒？」

宗濤心中一動，暗道：原來他是心忿女兒被傷，才要和南海門下正宗弟子動手，老叫化何不成全了他這個心願？身子一閃，避開鐵拐，右手一揚，接了歐駝子一掌。

兩人交錯而過，迅快的換了對手。

上官嵩和那紅衣缺腿大漢似是都有了搶佔先機之心，劍、拐並舉，一齊出手搶攻。

但聞一陣兵刃相擊之聲，劍、拐連續相擊，金鐵交鳴，不絕於耳。

上官嵩雖是用的寶劍，但他的雙劍重量各達數十斤，和一般以輕靈取勝的寶劍，大不相同，既可有一般寶劍劈刺之長，又可以當作重兵刃施用，和人硬打硬接。

這兩人，一個心傷師妹之死，恨不得一舉殺盡中原高手，好替死去的師妹復仇；一個悲懷女兒之傷，恨不得片刻間，制服南海門中所有之人，以迫他們解救女兒傷勢，忿怒熱血，沸騰在兩人心胸之中，是以，一動上手，立時巧功並出，各極凌厲，兵刃嘯風盈耳，金鐵相擊聲蕩漾不絕，火星閃迸不已。

激鬥中傳過來徐元平的聲音，道：「兩位老前輩暫請住手，那古墓主人已然下令他屬下停手了……」

宗濤疾急的拍出二掌，逼退了駝矮二叟，說道：「上官兄，咱們不能延誤了時間，早些走吧！」微微一頓，高聲對南海門下各人說道：「古墓主人已下令他屬下停手，開門迎賓。你們既然存心要和中原道上高手一搏，也不必急在一時，咱們先去見了那古墓主人之後，再動手不遲。」

那紅衣缺腿大漢雖然不願歇手，但却被梅娘喝止。

「神丐」宗濤一扯上官嵩的衣袖，道：「咱們走啦！」一齊轉身向前行去。

十幾丈的行程轉眼已完，出了夾道，景物忽然一變。

祇見一座寬大的敞廳之上，四週滿擺着盆花，八個青衣童子提着長劍，並肩站在靠後壁一座緊閉的紅門前面。

千毒谷谷主當先迎了上來拱手對上官嵩道：「托上官兄之福，令嫒在兄弟全力維護之下，有驚無險，安然渡過了那一段死亡之路。」

上官嵩轉眼望去，祇見上官婉倩長髮垂肩，站在一側，目光凝滯，滿臉茫然神色，不禁一陣黯然，低聲叫道：「倩兒！」緩步走了過去。

上官婉倩愕然望了上官嵩一眼，茫然一笑，慢慢的轉過身去。

上官嵩心頭一凉，陡然收住脚步，兩行老淚奪眶而出。

恩養二十年，從小帶大的親生女兒，忽然間把他視作陌路人，這打擊是何等的沉重。

祇聽「神丐」宗濤低聲勸道：「上官兄，令嫒祇不過受人暗算，神志暫時不清而已。祇要咱們能夠離開這古墓，不難替她療好傷勢。」

上官嵩回頭望了宗濤一眼，拭去淚痕，道：「多蒙宗兄指教。」

宗濤回顧了大廳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這倒是一片極好的埋骨之地。」

祇聽易天行高聲說道：「大駕既然下令屬下停手，引我們進入此地，何以遲遲不肯出見？」

祇聽得那兩扇緊閉的紅門「呀」的一聲打開，一個身軀矮小，全身黑衣之人，大步走了出來。

這人的裝束十分滑稽，留着兩撇八字鬍，手中提着一個銀光燦燦的旱煙袋，短褂及腹，長褲拖地，襯着那矮小枯瘦的身體，活似一個紙紮人。

徐元平一皺劍眉，回頭對金老二道：「叔叔，這個人，可也是江湖上的高人麼？」

金老二道：「此人我也從未見過，不知是哪路人物？」

祇見那身體矮小全身黑衣之人身子一個旋轉，靠在紅門左側而立。

緊接着走出一個全身白綾的矮小女人，緊靠在紅門右側站好。那八個青衣童子一齊舉步，走約四五尺遠，又一齊停了下來，手中長劍斜斜舉起，搭成了一片劍牆。

「神丐」宗濤冷哼一聲，罵道：「臭排場倒是不小。」

餘音甫落，敞廳中響起了一陣哈哈大笑之聲，一個青衣老叟背着雙手緩步而出。

傳誦江湖的古墓之秘，一旦揭穿，而且和傳言大相逕庭，羣豪心中都有着一種惘然的期待，個個聚精會神，凝目而視。

祇見青衣老叟宏亮的聲音響徹大廳，道：「衡山一別，倏忽二十載，不知諸位中，還有人識得老夫麼？」話聲一起，八個青衣舉劍的童子忽然分退兩側，垂劍而立。

易天行縱聲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中原武林被你一手遮盡天下耳目，一騙十餘年，當眞是騙術高明。」

青衣老叟目光緩緩由羣豪臉上掃過，道：「故弄玄虛之人，並非出自老夫心裁，這還是你們中原高手自相佈設的騙局，祇不過被老夫早先發現，借他們的一番心血，和諸位開一次玩笑罷了。」

聽中羣豪大都聽得爲之一怔，「神丐」宗濤目光一掠易天行，道：「除了易天行外，老叫化想不出誰有這等心機。」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宗兄過獎兄弟了，這一次却偏沒有被你猜對。」

那青衣老叟臉色肅然的說道：「那人現在古墓之中，等一會老夫自然要他出來和諸位相見……」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這古墓佈設精巧，機關重重，埋骨此地，想必無憾。」

易天行臉色一變，道：「你這話是何用心？」

青衣老叟哈哈大笑，道：「諸位既然到了此地，難道還夢想全身而退麼？」

易天行回目掃掠了宗濤一眼，欲言又止。

他自知眼下已成羣豪之敵，如若和這青衣老叟言語頂撞起來，未必會爲羣豪支持，故而沉默不言。

楊文堯突然接口說道：「就憑你一人之力，當眞想留下我們所有之人，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神丐」宗濤一心想着那佈設這古墓之人，說道：「那佈設這古墓的原主人既在此處，何不請出一見？」

青衣老叟淡淡一笑，道：「這個，先不用急……」忽然臉色一變，話語中斷。

羣豪回頭望去，祇見白髮蕭蕭的梅娘，抱着紫衣少女緩步而來。

那青衣老叟對梅娘的突然出現，似是甚感震驚，神色大變，呆在當地。

梅娘亦似是大感意外，幾乎把懷抱中的紫衣少女摔落在地上。

南海門中人個個臉色肅穆，一齊把目光投注在那青衣老叟的臉上。

場中羣豪大都久在江湖上闖蕩之人，都有豐富的閱歷，一看南海門下之人的神色不對，立時警覺到這一場古墓騙局中，另有曲折內情。

果然，梅娘略一定神，冷笑道：「你好大的膽子……」

那灰衣老叟舉手一拱，道：「梅娘，過去的事，咱們以後再談，此刻羣豪畢集，哪有工夫談咱們私人之事……」

滿頭白髮的梅娘突然泛生起兩頰紅暈，厲聲喝道：「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剝你之皮！冠中，過來抱着你的師妹……」

王冠中大邁一步，走到梅娘身側，低聲勸道：「老前輩暫請息怒，此時此情況下……」

梅娘似是已激忿難耐，一轉把那紫衣少女交到王冠中的手中，一頓手中竹杖，直向那灰衣老叟衝去。

陡然的變化，充滿了神秘、詭奇，廳中羣豪都是有着豐富的江湖經驗閱歷，也有着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之感。

那灰衣老叟似是異常畏懼梅娘，看她提杖撲來，神色大爲驚恐，急急揮手說道：「快些把她擋住！」

八個青衣童子應聲而出，長劍齊揮，結成一座劍陣，擋住了梅娘

去路。

梅娘竹杖疾揮，「呼」的一杖擋去，口中怒聲喝道：「擋我者死！」

祇聽一陣乒乒乓乓之聲，和竹杖相觸的長劍盡被震蕩開去。

但那八個青衣童子似是久經戰陣，覺得難以力勝强敵，立時催動劍陣，剎那之間光影交錯，寒芒亂閃，團團把梅娘圍起。

聽中羣豪都知道梅娘的武功甚高，但却始終無人和她正式動手相搏一場，此刻見她出手，都不禁凝神注視。

祇見她竹杖伸縮，招數變化萬端，凌厲的攻勢中，門戶封閉十分緊嚴。

但那八個青衣童子佈成的劍陣亦有着奧妙無比的變化，雖在梅娘竹杖强猛的迫逼之下，仍能靈活的運轉，激鬥二十回合，梅娘仍難逾雷池一步。

駝矮二叟和那紅衣缺腿大漢都已運氣蓄勁，隨時準備出手相助。

激鬥中突聞梅娘一聲怒喝，手中竹杖突然加快。

但見杖影翻滾，一片嘯風之聲，那八個青衣童子排成的陣劍，登時被那翻滾的杖影迫得有些亂了陣脚，穿錯交攻之間，已有點手忙脚亂起來。

楊文堯看得一皺眉頭，低聲對查子清道：「查兄，這老嫗功力如此深厚，竹杖揮掃之間，力如巨浪排空，當眞是不可輕敵。」

查子清答道：「楊兄說的不錯，人到了古稀之年，尚能保持着如許深厚的內力，實是難得得很。」

楊文堯突然施展「傳音入密」之術，說道：「查兄，這老太婆的武功，如果比起易天行來，不知可否匹敵？」

查子清先是一怔，繼而似是想通楊文堯話中有意，淡淡一笑，也施展「傳音入密」的功夫，答道：「以兄弟的看法，似較易天行尤勝一籌。」

楊文堯道：「如若咱們能挑起易天行和這老太婆一場火併，咱們再隨便拉入一人，加上令郎之力，就可控制這微妙之局勢了。」

查子清道：「那姓徐的小子，心切殺父凌母之仇，決計不會放過易天行，這個楊兄可以放心，用不着咱們多費機心。」

楊文堯道：「祇要除了易天行和那姓徐的小子，餘下之人，或因利害衝突，或因身份關係，極難合在一起，咱們先行鼓動起不安的局勢，然後擇一而攻，逐個殲滅，這古墓之中的珠寶，和傳誦武林的玉蟬、金蝶豈不盡爲咱們所有……」

兩人這對答之言，盡都用「傳音入密」之術，別人祇可見他們口齒微微啟動，不知他們說些甚麼。

「神丐」宗濤冷哼一聲，回頭說道：「你們又打甚麼壞主意？」

楊文堯淡淡一笑，道：「兄弟和查兄正談這古墓中曲折變化，眞叫人目迷五色，難辨眞偽。」

宗濤道：「楊文堯，不用在老叫化面前耍花槍，易天行大奸巨惡，志在武林盟主之位，武林底定，他可能招兵買馬，稱雄作亂，但如說心地陰沉，貪愛財物，你還要勝他幾分，老叫化不相信狗嘴裏能長出象牙來。」

這幾句話，駡得尖酸刻薄，極盡挖苦的能事，也正駡到楊文堯的心中，楊文堯雖然臉厚，也不禁雙頰飛紅。

這時，梅娘和那八個青衣童子已將分出勝敗，梅娘手中的竹杖縱送橫擊，更見凌厲，那八個青衣童子已被梅娘的强猛力攻，由中間截分爲二，陣式的連鎖作用頓失，形成了各自爲戰之局，再打幾回合，勢必要傷在梅娘手中不可。

那灰衣老叟看出情勢不對，立時轉向後奔去。

梅娘突然大喝一聲，滿頭白髮根根都豎了起來。竹杖橫擊，生生把兩個灰衣童子連人帶劍震得飛了起來，疾衝過去。

那灰衣老叟剛剛跑到那扇紅門前面，梅娘的竹杖已到了他的身後。

那兩個分列紅門左右，奇形怪狀的一男一女，相互對看了一眼，靜站不動。

似乎是那灰衣老叟的死亡，和他們絲毫沒有關係。

就在這千鈞一髮，生死剎那的當兒，那灰衣老叟陡然轉過了身子，大聲叫道：「梅娘啊！」

心堅如鐵的梅娘，突然身子一顫，那疾去如電的竹杖，陡然一偏，扎在那紅漆木門之上，深入了兩三寸深。

那灰衣老叟老而不修，忽的一伸舌頭，道：「乖乖，這一杖如若扎在老夫身上，豈不要洞穿而過。」

梅娘冷哼一聲，駡道：「你這畜牲不如的東西，居然還活在世上！」

那灰衣老叟目光一掠羣豪，臉不紅，耳不赤的笑道：「托東主之福……」

王冠中大喝道：「我師父也在此地麼？」

那灰衣老叟突然一皺眉頭，回顧了梅娘一眼，說道：「這人可也是咱們南海門下麼？」

顯然這灰衣老叟和南海門有着極深的關係。

王冠中察顏觀色，發覺這青衣老叟不但和南海門關係甚深，而且

和梅娘還有着十分微妙的關係，當下和顏說道：「晚輩乃南海門下首……」忽然想到，自己已被逐出門牆，尚未得師父允准重返南海門下，趕忙住口不言。

梅娘冷冷接道：「我們沒有時間和你說話，東主在不在此地？快說！」

那灰衣老叟沉吟了一陣，說道：「東主麼，正值行功之時……」

梅娘急急接道：「姹姹命在旦夕，必須早見東主，快閃開，讓我進去。」

那灰衣老叟突然低聲說道：「梅娘，你附耳過來。」

梅娘一頓竹杖，道：「你滾開！」大步直向那紅門之內衝去。

灰衣老叟大急，右手一伸，突然向梅娘抓了過去，叫道：「不行，梅娘，不能進去。」

梅娘反手一掌，正擊在那人肩頭，立時把那灰衣老叟打了一個觔斗，摔出去四五尺遠。

徐元平手一伸，抓住那青衣老叟右臂，右手「戮情劍」在他臉上一晃，道：「不要動。」

那灰衣老叟本待開口呼叫，但覺寒光掠面而過，森冷之氣直透肌膚，立時閉口不言。

滿臉怒容的梅娘冷冷的瞧了徐元平一眼，道：「南海門中之人，不論犯了何等的大罪，都不許別人妄動一指，快放開他。」

徐元平臉上神色屢變，沉吟良久，才緩緩放開那灰衣老叟的右臂，顯然，他內心中，對梅娘的强凌口氣大爲不服，但又不願和南海門衝突起來，勉强放了那灰衣老叟。

這是個十分微妙局勢，羣豪之間彼此恩怨糾纏，使南海門中人形成了一種舉足輕重的力量，任何人，在這古墓眞相尚未完全揭穿之前，都不願和南海門正面衝突起來。

那灰衣老叟被放之後，突然衝到那紅門前面，正容對梅娘說道：「梅娘，如若東主沒有萬不得已的苦衷，豈會讓我出來，丟醜現眼，你如不聽我警告之言，强行闖了進去，勢非造成終身大恨不可。」

梅娘先是一怔，繼而冷笑一聲，說道：「我永不再信你的話了。」竹杖一撥，推開那青衣老叟，直向紅門之中闖去。

那畏怯的灰衣老叟突然間變得勇敢起來，大喝一聲道：「站住！」縱身直向梅娘撲去。

梅娘怒聲喝道：「你要找死！」回手一掌，拍在那灰衣老叟前胸之上。

這一掌打得結結實實，祇聽那灰衣老叟悶哼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倒摔在地上。

梅娘忽然長長嘆息一聲，凝立不動，那灰衣老叟掙扎着爬了起來，說道：「東主，東主一算失……錯……」忽然兩眼一瞪，重又倒摔在地上。

那紅衣缺腿大漢鐵拐一頓，疾衝而上，左手抓起那灰衣老叟，右手一掌拍在那灰衣老叟的背心上。

祇聽那灰衣老叟長長吁一口氣，緩緩睜開了雙目。

紅衣缺腿大漢急急問道：「我師父怎麼樣了？」

灰衣老叟道：「東主如若在一頓飯工夫仍不出來，你們再進去不遲……」

紅衣缺腿大漢厲聲喝道：「我問你師父怎麼樣了……」

王冠中大聲喝道：「二師弟，不許無禮！」

灰衣老叟道：「東主，東主……此刻正值生死關頭……唉！天下事，爲甚麼……這般湊……巧，就在他……」一口氣湧在咽喉，人又暈了過去。

這老人斷斷續續言詞之中，雖然言未盡意，但却隱隱說出了一件事，就是在那紅門之內的，爲創這古墓的南海奇叟，正遇着驚人的巨變。

梅娘似是也警覺到事情的嚴重，急急一把抓住灰衣老叟，大聲喝道：「東主遇上了甚麼兇險之事？快說！快說！」

那紅衣缺腿大漢右手一揮，擊在那灰衣老叟的背心之上，潛運內力，逼出一股熱流，攻入那青衣老叟的「命門穴」中。

滾動的熱流旋轉在那灰衣老叟的經脈、穴道之中，催動他行轉的氣血，迫出他咽喉之中的瘀血，吐出了兩大口鮮血後，緩緩睜開了微閉的雙目，接道：「東主……正要出來和他們……相見，却沒料到……遇上了主母……」

梅娘失聲叫道：「姹姹的娘麼？」

灰衣老叟道：「不錯……正是主母……」

梅娘忽然流下淚來，說道：「姹姹的娘，當眞還活在世上麼？」

灰衣老叟道：「絕錯不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兩人見面之後，嘰嘰喳喳，談了起來……唉！東主、主母，才華絕代，兩人都會許許多多的奇怪言語，我也聽不懂他們說的甚麼……」

王冠中早已抱着紫衣少女的屍體圍攏上來，接道：「以後呢……」

那灰衣老叟長長吁一口氣，道：「你慌甚麼？以後……他們……忽然打了起來……」

梅娘急道：「現在還在打麼？」

灰衣老叟道：「兩人動手相搏

幾招，各以內功硬拚起來，四掌相抵，相持不下……」

梅娘急道：「這等打法，乃武家大忌，快帶我們進去……」

灰衣老叟急急喘了兩口氣，道：「如若你們現在衝進去，祇怕要害他們兩人盡皆受傷……」

梅娘接道：「不要再說下去了……」微微一頓，又道：「冠中，把姹姹給我。」

王冠中依言把那紫衣少女的屍體遞了過去。

梅娘接過了那紫衣少女，又道：「你們集全力守住這道紅門，不論何人，一律不能放入。」

王冠中沉聲應了，閃開身子，身形移動間，已探手取出了那件奇異的外門兵刃——兩儀尺。

梅娘走過那紅衣缺腿大漢的身側，回目道：「設法留下他的性命。」紅衣缺腿大漢掌心抵着那灰衣老叟，臉色凝重，目光不瞬，顯然正以內功在爲灰衣老叟療治傷勢，梅娘回目瞧了一眼，閃身掠入紅門。

王冠中雙臂一振，突地大喝道：「天地玄黃，四象化生！」

八個手持長劍的青衣童子，被梅娘杖風所擊後，本已遠遠躲到一邊，此刻一聽這聲呼叱，立刻一展長劍，飛身躍擊，但見一陣劍光閃閃，這八個青衣童子，已在紅門前擺下一道劍陣。王冠中當門而立，虎視羣豪，當眞有一將當關的威風煞氣。

羣豪彼此之間互望了一眼，宗濤失聲嘆道：「天下事之變幻莫測，端的令人不可思議，數日前若有人說這孤獨之墓不過是個騙局，而南海奇叟又在墓裏，我老叫化不但不會相信，而且還要當他是個瘋子，而此刻事實……唉，老叫化這次縱能活着走出這裏，也不願再管江湖閒事了。」

易天行哈哈笑道：「宗兄一向最是熱心，想不到也會說出這種話來。」

千毒谷谷主冷冷笑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老叫化大概知道活不長了……」

易天行道：「不然！」

千毒谷谷主道：「不然？難道你我還能生出此間……」

易天行沉吟道：「常言道兩人同心，其利斷金，以我們這羣人的武功才智，若能同心合力，莫說這區區古墓，便是天羅地網，也衝得出去。」

說話之間，他銳利的眼神緩緩掃過衆人的面目，仔細留意衆豪間的神情變化。

千毒谷谷主望了望查子清，查子清沉吟道：「不錯，不錯……」忽然目光一抬，道：「易兄，我本想與你同心合力，但却又忽然想起一個故事。」

易天行微微笑道：「甚麼故事？」

查子清道：「狠兔共約，同渡危河，過河之後，那狠便將兔子一口吃了。」

易天行哈哈笑道：「好故事，好故事，但那兔子若不與狠共約，祇怕在未渡河前，便已被河這邊的老虎吃了……」

查子清怔了一怔，回首道：「丁兄之意如何？」

丁高抱着丁玲的屍體，冷道：「若要我與易天行同心合力，除非要他先還我女兒的性命。」

宗濤大聲道：「不錯，我老叫化從此也不願再聽命於這兇狡之徒。」

易天行仰天笑道：「好，好……」

千毒谷谷主突然伸手一指，疾點丁高「璇璣穴」上，查子清大聲道：「易兄，我與上官、公霄兩兄，是站在你這邊的。」喝聲之間，人却已向那紅門衝了過去。

原來千毒谷谷主、上官嵩、查子清三人，早已暗中以「傳音入密」之功，商議了一遍，決定先與易天行聯手，再向南海門人發動攻勢，混戰一起，宗濤等人雖不願與易天行爲伍，却也不能置身於事外。

祇見千毒谷谷主身心動處，雙手齊揚，數十道細如牛毛的銀芒，隨手暴射而出。

王冠中厲叱一聲，兩儀尺疾揮，祇聽一陣叮叮的輕響，千毒谷谷主所發的暗器竟都如泥牛入海，歸於無影。

查子清、上官嵩身形齊動，一個由左而右，一個由右而左，攻向劍陣，刹那間，但見劍氣滿天，如牆湧起，八柄長劍幻作了一具光幢，查子清、上官嵩武功雖高，却也無法越雷池一步。

易天行回首道：「各位在此旁觀靜候，待我先爲各位殺開血路。」

宗濤厲聲道：「放屁！誰要你爲我開路！」他生性激烈，縱然明知易天行這是一種激將之法，但話未說完，身子已衝了上去。

王冠中厲聲道：「事值非常，各位如要硬闖此門，莫怪我南海門人要大開殺戒！」

易天行微微笑道：「請便！」就在這短短兩字，他已隨手攻出七招，直逼得矮叟掌中鐵筆施展不開，他這才知道，這雄踞武林的一代梟雄，非但心智超特，武功也實有過人之能。

劍氣如山，叱咤連聲，突聽紅門內響起梅娘的語聲：「東主傳語，請中原武林各派宗主入內，東

主待茶爲敬。」

王冠中雖然爲之一呆，但却也不禁放下了心事，知道他師父已然無事。

原來梅娘捧着紫衣少女掠入了紅門，紅門內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道中無燈無火，却泛着一種柔和的光輝，亦不知從何而來。

梅娘再也不施展輕功，一步一步地緩慢走了進去，甬道的盡頭，垂着一道珠簾，輕柔光輝，映得珠簾五光十色，絡纓繽紛，輝閃不絕。

梅娘輕輕掀開了珠簾，便是一間精室，室中既無桌椅，亦無陳設，祇疏落的擺着十具錦墩，却自有一種清雅高尊之氣。

一個青衣老人長髮垂肩，背門而立，他對面坐的却是一位高髻宮服，容光絕代的中年美婦，珠光之下，有如天仙般令人不敢仰視。兩人眼瞼深垂，四掌相抵，神態仍是從容已極，誰也看不出這兩人正在以數十年性命交修的無上內功在作生死搏鬥。

梅娘目光動處，祇覺心情一陣激動，一步搶了過去，道：「主公，主母，姹姹來了！」

青衣老人、宮裝美婦却仍未睜開眼瞼，梅娘雙目一張，淚珠奪眶而出，垂淚道：「姹姹她……她已咬碎淬毒珠了！」

這斷斷續續、輕輕緩緩的一句話，自梅娘口中說將出來，却有如霹靂自天而下，巨石投入湖心，青衣老人、宮裝美婦，身子同時一震，本已互相緊握的手掌立時分開了一寸。

梅娘右掌無名指、小指之間，仍緊握着竹杖，此刻手腕一震，那竹杖便立刻橫亘在他兩人四掌之間，有如電火光石，一閃而至。

但是她這防範未然的動作却已成了多餘，祇因青衣老人、宮裝美婦手掌乍分，便已長身而起，兩人臉上安詳從容的神色，在這刹那之間，便已變作了焦慮與惶急。

兩人身形一閃，同時呼道：「姹兒！姹兒……」四條手臂一齊伸出，同時想從梅娘手中接過紫衣少女的身體，但青衣老人的右掌指尖與宮裝美婦的左掌指尖微一接觸，兩條手臂迅快的同時縮回，如觸烙鐵一般。

青衣老人厲聲道：「梅娘，你終日守護在姹兒身旁，怎麼會讓她咬碎淬毒珠的？」

宮裝美婦接道：「姹兒怎會受了別人的氣？她怎會受別人的氣？你怎會讓她受別人的氣？」

她氣度雖然雍容華貴，但這三句話問得又急又快，語聲更是嚴厲已極。

梅娘慘然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我也無能爲力……」

宮裝美婦臉色一沉，截口道：「無能爲力……哼，祇怕辦事不力吧？」

梅娘不敢抗辯，頭垂得更低，青衣老人緩緩伸手接過了紫衣少女的身體，放在錦墩之上，翻了翻眼皮，把了她腕脈，長長鬆了口氣，道：「幸好老夫也到了這裏，姹兒絕然無恙，你也無庸再責備梅娘了。」

宮裝美婦冷哼一聲，眼角也不望青衣老人一眼，沉聲道：「梅娘，那個令姹兒受氣之人到底是誰？你說！」

梅娘道：「徐……」她本想說出徐元平三字，但却又倏然住口，祇因她深知她的主母性烈如火，對姹兒疼愛之情尤甚，若是說出徐元平的名字，她決然不會放過，而徐元平却又是姹姹眞心相愛的人。

宮裝美婦目光一掃，厲聲又道：「你不敢說出那人，難道你也是他的同謀？」

梅娘心念一轉，脫口道：「易天行！」

宮裝美婦大怒道：「易天行！誰是易天行？他此刻在哪裏？」

梅娘道：「就在門外！」

宮裝美婦厲聲道：「令他進來！」

梅娘應了，立時轉身而出，喝令羣豪入門，羣豪心中不禁俱爲之聳然一動，祇因那名傳江湖的神秘奇人南海奇叟，如今即將和他們會晤一室之中。

易天行身軀疾快的一轉，繞到鬼王丁高的一側，隨手一掌，拍活了丁高的穴道，笑道：「丁兄縱然要向兄弟討還令嬡之命，也待出了這古墓不遲。」

丁高縱聲狂笑，聲如鬼嚎，笑聲裏放下了丁玲的屍體，揚手一掌，遙劈向千毒谷谷主。

一股陰寒之氣隨着掌勢而出，直向千毒谷谷主撞了過去。

冷公霄驟不及防，閃避不及，祇覺一股冷風掠體而過。

鬼王丁高冷冷喝道：「冷兄點了兄弟一指，兄弟還了冷兄一記『寒陰掌』，這交誼才算公平！哈哈……哈哈……」

易天行探手入懷，摸出兩粒白色丹丸，笑道：「冷兄請任選一粒。」

冷公霄凝目望去，祇見那兩粒白色的丹丸，大小一樣，色澤相同，隨手取過一粒。

易天行一揚手，當先把手中一粒丹丸吞了下去，道：「兄弟這乾元神丹，專用以尅制各種劇毒陰寒，冷兄服用之後，當可不致爲丁兄寒陰毒功所傷，兄弟先服一粒，以消冷兄之疑。」（未完・五十八）

上文提要：齊大妹子把余凝霜被放出來的消息賣給申屠十方，也把消息轉賣給宰父長風，共得六千兩，但丘文山罵她是豬，因為余凝霜已非當年天仙化人，消息不符事實，於是丘文山重出江湖，為怕風月宮知道，仍裝殘廢……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在孫二娘的店裡打尖，貝長庚認出毒王，孫二娘才告訴余凝霜一郎……

武林情未了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亡羊補牢未算遲　唱做俱佳唬冤家

孫二娘聽得余凝霜呼出獨孤一郎的名字，立刻走上前，伸手摸着余凝霜的一手，道：「你是不是叫余凝霜呀，你的丈夫是獨孤無名？」

她直截了當的說出來，立刻引得余凝霜猛可裏站了起來，急急的道：「我是，大娘，我丈夫他……」

孫二娘道：「我只知道石一刀那殺才，他有一年帶了你兒子改了他的姓叫石一郎，打此經過去深山，沒多久，好像過了年，石一刀兄弟回來由此經過，說是要殺去七虎山莊，他兄弟二人還把兩個娃兒弄丟了，不見了，兩人也慌了，害怕風月宮的人了！」

其實這孫二娘母女二人還不知道那天地雙煞原本打算逃往關外長白山天池種人參過日子了，不巧又被風月宮冷月嬌追上，如今關在君山古洞中。

那個古洞正是關過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的地方。

當然，風月宮眞正放走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二人的目的，那才叫人大吃一驚！

風月宮的冷風香與冷月嬌兩位宮主，早已暗中派出了眼綫，她們心目中最是明白不過，余凝霜重現江湖，必會拚命的尋找她的丈夫和兒子，那麼有一天眞正把人引出來，也正是她們下手對付的時機，只因為冷風香也一直懷疑獨孤無名是否眞的已死，再加上兩個孩子的失踪，她們便設下了這條引蛇出洞之計了。

此刻，余凝霜大急：「大嬸，我的兩個孩子，一郎與二郎他們可好呀！」

孫二娘道：「我見過他們的時候很好，我……也只見過一個，那個孩子叫一郎……」

余凝霜道：「多高了？長得結實嗎？」

孫二娘道：「長得結實，只不過頭上盡是栗子包！」

余凝霜立刻落淚：「他們……嗚……他們虐待我的可憐孩子呀……嗚……」

孫二娘道：「別哭，別哭，我問那孩子了，他說一點兒也不痛！」

正在吃狠肉的毒王李岐旺急得叱道：「不痛還說的甚麼，叫人聽了傷心！」

孫二娘心中駭怕毒王李岐旺發火，忙陪笑道：「是，是，你老說得對極了！」

孫水秀也笑道：「老爺子，夠不夠，不夠我再拿，狠肉有的是呀！」

毒王李岐旺一聽也點頭，道：「再拿二斤吧！」

余凝霜却拉了孫二娘，她問得

眞多，也好像聽不厭，因為孫二娘知道的並不多，她已重複說了五七遍了！

其實孫二娘知道的還沒有余凝霜自己知道的多，余凝霜在齊家酒舖子裏由齊大妹子告訴了余凝霜，所以她比孫二娘知道有關兒子的事多，只不過為人母者失去兒子多年，便是同樣的話，早已知道，却仍喜歡多聽聽！

* * *

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二人，就在這孫二娘的野店中住了一夜，孫二娘的心中眞想毒死這老毒物，可是她又怕！

孫二娘心中明白，人家是毒王呀，打個噴嚏哈口氣就會把人毒死，自己要是動毒物，人家一聞便知道！

毒王的鼻子尖吶，氣味一聞就聞出是狠肉而不是羊肉，那毒物更不用說了！

既然不敢下毒，那就更加小心的侍候了。

這一夜，吃飯桌子靠起來，桌上鋪了被，由毒王一人上面睡，余凝霜便擠大床了。

天下事有許多巧合，有時候也算是機緣，就在太白山下孫二娘剛開了門打算升火做吃的，忽然間，從雲夢方向來了一批人！

其實只有七個人，那是一頂軟轎加上個坐轎子的人！

有四個臂力十分了得的大漢跟在後面走，走得如同在小跑步。

甚麼叫小跑步？那是兩腿盤得快，邁出的步子並不大，也有人叫慢跑！

七個人風捲殘雲的來到了野店門口，已有人叫了。

「快弄吃的，咱們帶了上路！」

這麼快呀，進屋也免了！

那坐轎的精明漢，他跳下轎來伸伸腰，口中直叫：「娘的，閃呀閃的閃了一夜眞辛苦！」

他也不想想，六個輪流抬轎的更辛苦。

就在他伸伸腰跳三跳口中叨的時候，忽聽有人沉聲叫：「好傢伙，那不是包打聽丘文山小子嗎？」

門外面還眞的是丘文山他們連夜匆匆的趕來了。

丘文山大吃一驚，他以為深山中無人識得他，他也多年未在江湖露面了，不料這才一兩天，他就被人認出來了，怎不嚇一跳！

丘文山暗中運起他偷練的七斗陰風指，一旦是對頭冤家，他就立刻索命！

一個箭步躍到大門口，丘文山猛一看，心中直叫：「我的老天爺呀！」

他當然沒有叫出口，但却走進去，道：「哎唷，原來是李大叔呀，多年沒見，聽說你好慘吶！」

毒王李岐旺道：「老夫受罪之事，別人不知道，你早就清楚，少在老夫面前王二麻子……」

乾乾一笑，丘文山道：「其實我說李大叔呀，咱們都是受害者，都是被風月宮玩過的人，當年為了一本秘笈，風月宮把我打殘廢，那冷月嬌還冷叱，人殘廢了，再是練甚麼秘笈也沒用！」

毒王李岐旺道：「剛才見你的動作俐落，難道你已調養好了？」

丘文山道：「李大叔，有許多話，不能在這兒說！」

「甚麼地方去說？」

「你老住的老君洞去說！」

丘文山搓搓手，又道：「而且馬上走，走得越快越早也越好！」

他看看屋內，又道：「獨孤夫人呢？」

「我在仔細聽着！」余凝霜自房中摸索着走出來了！

丘文山看得心中一緊，他以為這個女人是很美，比之他那位活潑得過了頭的齊大妹子又高貴美麗可愛多了！

丘文山急忙上前扶着余凝霜，走到桌子邊：「夫人，你坐！」

余凝霜道：「你說有許多話，是不是關於我丈夫與我兩個兒子的呀！」

丘文山道：「也算有一些。」

余凝霜道：「請你告訴我！」

丘文山道：「那得去了老君嶺！」

毒王李岐旺道：「你們好像專門追趕我二人的了？」

丘文山道：「也是為了相助二位！」他對六個漢子，又道：「快把吃的喝的帶上，咱們路上邊走邊吃，來！先把夫人扶上我坐的軟轎上，再弄上兩根竹槓打結起來，抬上老爺子，咱們立刻直奔老君嶺！」

有個漢子道：「當家的怎麼辦？」

丘文山道：「我走路，我也早該透透氣練練腿勁了！」

六個大漢有效率，六人各自去動手，管吃的包吃的，管編軟轎的找繩子，那余凝霜上了轎，毒王李岐旺也擠坐在大竹槓子紮的轎上了。

他老人家哈哈笑：「越走越覺運氣當紅了，眞是的，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哈……」

孫二娘見這些人來得快去得更快，急忙大聲道：「喂，銀子呀！」

忽的，丘文山走過來，他的人已走出幾十丈外入山口去了，這丘文山才自懷中摸出一張百兩銀票！

孫二娘看得一瞪眼！

丘文山舉着這一百兩銀票，道

：「我按期把銀子送你們，這兒先給一百兩。」

孫二娘道：「丘爺，你這是幹甚麼？」

「買你們母女兩張嘴！」

「怎麼說？」

「你母女為我辦事，切記要少說，多聽，把江湖上任何消息聽了以後妥當的保存在你母女的心中，只有我的人前來，你們才能說出來。」

孫二娘道：「出了事情怎麼辦？」

「與你們無關，多年來，為我辦事的人從未有人出過事，可也過着好日子。」

孫二娘一聽，笑了。

「行，咱們收下你的銀子了，哈……幹幹副業也不錯！」

「哈！」丘文山更是笑開懷了。

他就是如此手段，消息來源不斷，若論江湖事，他比花子幫的消息還要快！

丘文山很滿意孫二娘的表情，他心中分得清楚，似孫二娘這種人物，一旦答應為他的組合辦事，那是絕不會出甚麼紕漏的。

這時候，前面六人已侍候着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二人過了二道嶺往山中走去了。

丘文山展開輕功飛一般的追上去了，看上去他比個正常之人還要正常，絕對不會相信他是個雙腿殘廢之人！

丘文山很快的追上了轎子，他在毒王李岐旺的一邊開口了，而且聽起來語出摯誠。

「老爺子，當年你住的地方叫老君嶺。」

「伏牛山區最高的山！」毒王李岐旺自豪的說。

丘文山道：「老爺子住在老君洞！」

「不錯！」

「可是老爺子被風月宮抓去，也是在老君洞，是不是？」

「不錯！」

丘文山道：「如今老爺子萬劫歸來，老君洞中一切裝備均已消失，這萬一有人找來，而老爺子當年在江湖上又樹了不少仇家，到了那個時候，老爺子怎麼辦？」

毒王李岐旺道：「老夫一旦回到老君洞中，不出一個月，便會把老君洞四週佈起一道毒網，豺狼虎豹休想接近！」

丘文山一笑，道：「至少在這一個月之內，你與獨孤夫人就不安全！」

毒王李岐旺道：「包打聽呀，你提醒老夫了！」

「你老有辦法？」

「只一到了老君洞，老夫立刻先調製劇毒，按重點加以施放，然後再大量的製作！」

丘文山道：「老爺子呀，我丘文山匆匆的趕來此地，全憑一腔熱血，放心，這件事你只要聽文山的安排，咱們二者唱雙簧，一個月後你們平安了，咱們再回雲夢！」

毒王李岐旺哈哈一笑，道：「包打聽呀，你如果不是檢拾到甚麼便宜，便是別有用心，何妨說出來老夫聽一聽！」

丘文山拍着胸脯，道：「我有甚麼企圖呀，我是在地室中多年修行之後悟出了一個道理！」

「是甚麼道理？」

「朋友不如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毒王李岐旺一聽，道：「聽起來很對！」

丘文山道：「只要有人遇難，我丘文山必出面，而且是幫忙幫到底，絕不中途而廢！」

毒王李岐旺道：「我把醜話說前面，想在老夫身上弄銀子，你會大大的失望！」

丘文山道：「放心，無條件的協助！」

毒王李岐旺哈哈笑了！

丘文山又道：「我這六名兄弟，個個身材魁梧，他們可以在此聽老爺子的差遣，如果有人找來此地，老爺子，你可得聽我的，我叫你們二位怎樣，你們就照辦！」

毒王李岐旺道：「包打聽，如果眞有甚麼人找上我哪兒，我一定聽你的，直到我把毒再提煉成功！」

丘文山哈哈一笑，道：「成，咱們就這麼講定了！」

前面，余凝霜道：「我們已經這麼淒慘了，為甚麼還會有人欺侮我們！」

毒王李岐旺道：「這就是江湖……」

丘文山道：「夫人放心，此事完了，夫人住此養病治眼疾，我丘文山不要你分文銀子，非得想盡辦法，發動我那人馬九十九人，打聽出獨孤大俠的生死，而且……」

他本來只有九十七個手下人，如今加上孫二娘母女二人，丘文山立刻也算上了。

丘文山神色飛揚，又道：「至少，我會很快的打聽出夫人的兩個小公子，請夫人放心！也要信得過我丘文山的這個承諾！」

余凝霜一聽之下，立刻熱淚盈眶的道：「謝謝！謝謝！」

毒王李岐旺道：「若是我，也會出此承諾！」

丘文山道：「老爺子知道？」

他呵呵一笑，又道：「老爺子怎麼知道？」

毒王李岐旺道：「當年老夫知道你包打聽得知一本絕世秘笈，你憑恃先得消息而把那冊秘笈弄到手，可也惹火了風月宮那兩個女人，她們為了提防你練成奇功，便出手廢了你雙腿，你是恨透了風月宮，所以你甘心情願幫着尋人，尤其是獨孤大俠！」

他搔搔頭髮，哈哈一笑，又道：「獨孤大俠當然比你更恨風月宮的女人，一旦他重現江湖，加上你已練成了奇功，風月宮必慘！」

丘文山大吃一驚，道：「老爺子，你怎知丘某練成了奇功呀？」

「當然知道，你忘了，一個善於製毒的人，這個人的本事早已淩駕大夫之上，因為天下許多藥物均為毒物煉製！」

丘文山點着頭，也吃一驚！

毒王李岐旺又道：「你的雙腿早已練好了，可是你練的奇功實在神奇，老夫為你高興不已呀！」

「哈！」丘文山得意的大笑起來。

進入老君嶺的那條唯一山道出入口有個斷崖壁，從一丈處鑿了個不算大的石洞，有點像神龕，其實它就是神龕，因為有一尊半凸的石像刻得妙，栩栩如生像是一個精神奕奕的長髮老翁，有人說那就是老君爺爺！

石二刀藍鬍子就會在這兒為毒王李岐旺把關。

石二刀他哥石一刀守在老君洞口為毒王李岐旺烘人皮烤狼肉，兄弟二人侍候毒王李岐旺整百日！

這件事有年了，如今在這谷口處的神龕後，守着的不是別人，包打聽丘文山是也！

與丘文山在一起的還有兩個腳力好、輕功高的大漢，都是為丘文山抬轎子的人。

丘文山另外還有四個人，他們專為那毒王李岐旺奔入老君嶺四週去尋找各種毒草毒花還帶捉拿各種毒虫。

毒王李岐旺無法親自去採找他需要的毒物，但他卻在老君洞中以鑿子鑿石縫！

毒王李岐旺為甚麼幹這種事？只一說就明白。

原來這老君山乃伏牛山區最高山峯，常年白霧飛繞，山頭籠罩在雲中，這種高山除了出產珍貴藥材之外，各種毒物也十分的多，但毒王李岐旺在此有研究，老君山山泉也是寶，用這高山山泉每日清洗雙目特別有奇效，如果再由毒王李岐旺配以靈藥，余凝霜的雙目就有希望重見光明！

毒王李岐旺鑿石縫，余凝霜還不知道李大叔這是在幹甚麼，但余凝霜的心中卻很明白，這毒王恨透了風月宮，就如同那丘文山一樣，風月宮殘害了他們，這種仇恨是很難化解開的。

老君山回來了這些人，看不出甚麼熱鬧，但隱隱然暗潮洶湧，因為……

因為遠處來了一彪人馬七個人！

這批人來自何地？

七虎山莊是也！

七虎山莊莊主宰父長風率領着七虎山莊的西門開、崔老十、金不換、朱大牛、水小小、苗小鳳這些護莊殺手趕到了老君嶺。

宰父長風拍馬疾馳到山口，忽見一頂軟轎飛一般的自深山谷中飛迎過來了。

山道崎嶇，怪石崢嶸，但那頂轎子來得快，刹時堵住了宰父長風七人的去路。

宰父長風身後跟的一人乃是西門開，只聽他長長的噫了一聲，道：「怪呀，這傢伙沒死呀！」

宰父長風道：「轎上何人？」

西門開道：「他乃雲夢開酒鋪那個女人的丈夫，早年因為風月宮打上交道，被風月宮的人廢了！」

他再細看，又道：「這小子眞會動腦筋，人不能走路，他便弄個舒服的轎子坐上去，又在這莽莽江湖開始活動起來了！」

宰父長風哼了一聲，對面的軟轎上傳來一聲呼叫：「停，停！」

他這一聲叫，也是叫雙方面都停下來的意思。

軟轎不讓道，宰父長風一行也只得勒住坐騎不走了。

軟轎上坐的丘文山，他還以手抱住雙腿用力扭，好像十分不舒服的樣子。

「在下丘文山，對面來的莫非就是七虎山莊的哥兒們？」

「本莊主宰父長風，請讓道！」

丘文山一笑，道：「如果丘某見死不救，丘某也不必急急忙忙的趕過來了！」

七虎山莊的七人聽得大吃一驚！

西門開叱道：「你說甚麼？」

丘文山道：「各位是不是去見那武林第一美人余凝霜獨孤夫人呀！」

宰父長風道：「也是你老婆把消息以三千兩銀子賣給本莊主的！」

丘文山嘆口氣，道：「我這個生來喜歡銀子的女人呀，她就沒有告訴你們，這兒有多危險呀！」

宰父長風冷笑，道：「只要有余凝霜在此，別的不會有甚麼危險可言？」

丘文山回身指向老君嶺高處，道：「余凝霜當然不危險，但余凝霜身邊的人很危險！」

「誰？」

「毒王李岐旺呀！」

宰父長風臉皮扭曲，道：「你

老婆也提過有此人與余姑娘在一起，那又怎樣？」

丘文山道：「我的話到此打住，如果各位自認命大，我讓路！」

西門開對宰父長風，道：「難道……」

宰父長風却同丘文山道：「難道本莊主只見一見余姑娘，也危及到本莊主的性命？」

丘文山道：「肯定你們一個也休想活着走出來！」

苗小鳳突然怒叱：「本姑娘以爲你們夫妻二人是在搞那狠狽爲奸的事了！」

丘文山道：「這話怎麼說！」

苗小鳳道：「你老婆捏造余凝霜重現江湖，訛詐去我們莊主三千兩銀子，然後你再到此攔路，危言聳聽的說危險，攔住了我們不去見人，其實根本無人，對不對？」

丘文山嘆口氣，道：「果然好人難做呀！」

他忽的對宰父長風又道：「好吧，本人願意冒險帶路，但我丘文山不能白白爲你們冒生命危險，你得花銀子！」

「爲甚麼？」

「因爲你們有的是銀子，花不完的銀子，我們沒有，我們只有命。」

聽聽，他說的比他老婆齊大妹子又强悍多了，而且說得令對方無話回答他。

宰父長風道：「果眞如你說的那麼危險？」

丘文山道：「風口毒風，草草毒香，灰土毒塵，還有那白雲飄過便追魂絕命之毒，盡是那毒王李岐旺爲了安全，他才佈下的。」

宰父長風冷笑，道：「你爲甚麼知道得如此清楚？」

丘文山道：「那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好，你問我，我免費的告訴你，我答應爲余女士尋找她的兩個兒子，毒王李岐旺當然會告訴我何處佈有毒！」

宰父長風道：「你的老婆已拿了本莊主三千兩銀子，你應該帶路。」

丘文山淡淡一笑，道：「老實說，我老婆辦這件事還被丘某臭罵她一頓，想人家獨孤夫人正在落難之中，何以爲人家招惹痲煩，可是事情已做，所以丘某趕來，目的是爲了各位的安全，夫人的安寧！」

宰父長風哈哈一笑，道：「獨孤無名早已物化，美人仍在世上，怎可以窮山野，任其終老斯地！」

丘文山道：「大莊主，除了幾處地方佈了毒之外，沒有人能走近老君洞口外十丈之內，鳥獸也難越雷池一步，你們有甚麼方法？」

宰父長風道：「你也不敢走近？」

「毒王李岐旺是不會說明的，我當然與你一樣，只不過我知道外圍幾處佈毒區，但若不收大莊主銀子，丘某又何必多事去冒險！」

宰父長風道：「可以看到余凝霜嗎？」

「當然可以。」

「可以跟她說話嗎？」

「相隔十丈遠，雙方應可以聽到對方的話。」

「好，你開價多少？」

「不多，五百兩銀子夠了，也算稍做安慰！」

「你比你老婆大方多了！」

西門開道：「當年送你的五百兩銀子，只打聽到毒王李岐旺上了君山風月宮，這一回只叫你帶個路，也要五百兩銀子呀！」

丘文山淡然的道：「我差一點要一千兩！」

宰父長風道：「總管，給他，我要親眼見一見這位馳名武林第一大美人，她是不是紅顏已逝，青春流走！」

西門開只得自鞍袋中取出五百兩銀票交在丘文山的手中。

丘文山接過銀票，一聲「貪財」，他塞入懷中了！

宰父長風道：「前面帶路！」

花了銀子，他的口吻生硬！

丘文山道：「各位，且把馬匹拴在此地，要走路入谷中，需知入谷就是走入危險地帶，有毒隨風揚起，大伙就危險了！」

七虎山莊的七人下了馬，丘文山對兩個抬轎的吩咐：「小心我的指示，不快也不慢的往谷中走！」

他又對身後的宰父長風七人，道：「看清楚了，我們怎麼走，各位怎麼走！」

於是，轎伕開步走，左一跳右一蹦，一路往深山中奔去了！

那條山谷五里深，大荒林，亂石崖，走得幾人看上去十分的艱辛。

只見轎上坐的丘文山，一忽兒指揮抬轎子的走石堆，又一忽兒改道往林中鑽，五里路走了兩個時辰之久，這中間還淌水過山溪，走得西門開幾人幾乎要砍人了！

宰父長風道：「姓丘的，還有多遠？」

丘文山道：「出了這片野林子就到了！」

果然，過了荒林到一道斷崖，邊便見前面一座高山堵在十丈遠處聳立入雲，有個石洞，洞口有一棵虬根老松，這時候，松下大石上有兩個人坐着。

人們可以看見，那是一老人與一女子。

丘文山抬頭，他對宰父長風道

：「看吧，那老人就是毒王李岐旺，女的便是余凝霜。」

宰父長風運足目力看上去，口中嘖嘖稱羡：「眞的是她，那位武林第一大美人啊！」

他驚嘆着，可也引起水小小與苗小鳳二女的不快，但當她二人也極目望去，二人也釋然了。

苗小鳳道：「她是美！」

水小小道：「美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江湖上還會有那麼美的美女，唔！她三十歲了吧！」

西門開道：「美人啊，眞正是美人，時間也很難腐蝕她的容顏！」

半天張口結舌的宰父長風忽對丘文山道：「眞的不能再走近前嗎？」

丘文山道：「不可以！」

宰父長風忽然大叫：「余姑娘，慕名前來一探的宰父長風來了，你願意過來相見一面嗎？」

他話聲甫落，松下二人站起來了。

「噫！甚麼人膽敢冒死找來，有種過來，老夫收屍！」

毒王李岐旺的話，那是不會錯的！

七虎山莊的人都相信丘文山的話了。

丘文山大聲道：「老爺子，是我呀，丘文山吶！」

「好個出賣消息的小子，你怎麼還不快去打探獨孤夫人兩個娃兒的消息，再跑回來擾夫人清靜！」

丘文山大聲答道：「老爺子呀，咱是感於人家宰父莊主對余姑娘的一片痴心，才會把人小心翼翼的引來這裏，但願與余姑娘說上兩句話就走人了！」

毒王李岐旺大吼：「人在落難中，還有甚麼情呀愛的，他們是不是吃撐了，尋開心呀！」

丘文山道：「求求老爺子，只叫他們說上兩句話就走人，好不好？」

洞口的余凝霜睹着眼睛開了口。

「是七虎山莊莊主嗎？」

那聲音傳來，宛如幽谷黃鶯在歌唱，細細的，柔柔的，聽得人全身酥酥的！

宰父長風忙回應道：「余姑娘，在下宰父長風，慕名姑娘十年了！」

他稍頓，急又道：「余姑娘，可否跟在下回七虎山莊，宰父長風必發動全莊之人，爲姑娘找回失去的愛子！」

不料余凝霜道：「謝謝宰父莊主的抬愛，余凝霜還有個最大心願未了！」

宰父長風道：「甚麼心願，宰父長風必戮力相助！」

余凝霜道：「我丈夫獨孤無名的下落，是生是死，必須知道，否則不出此山，不出……嗚……」

她又哭了，然後那麼優雅的飄然往洞中走進去了。

毒王李岐旺大怒，一聲斷喝：「看看，你們觸動了她的傷心處，惹得她大哭，可惡！」

到了此刻，丘文山出聲了。

「走吧！走吧！惹火了毒王李岐旺他飛掠過來，我們這些人都將遭殃，快走！」

丘文山當先往林中穿進去，口中大叫：「誰不跟來誰自己負責，我可要出去了！」

他的兩個抬轎的也會擺架式，穿林越石，一路又自原路出來了。

宰父長風滿懷的旖旎夢想，立刻間令他不知是喜還是憂愁！

他一邊走一邊對西門開道：「回去以後，發動所有的人，先尋找她兩個兒子，再打聽那獨孤無名，他是怎麼死的，死在甚麼地方，死了多久。」

西門開道：「屬下全力而爲！」

於是，七虎山莊的人跟定了丘文山的軟轎出來了，人們到了谷口，丘文山才大大的出了一口氣！

西門開道：「姓丘的，你也答應爲余姑娘尋找她的孩子嗎？」

「是的！」

「我們可以合作。」

「你們可以投資！」

西門開一呆，道：「投資呀！」

丘文山道：「是的，需要投資，要知道江湖上每一件事情，想要辦得好、辦得圓滿，那是需要花錢的！」

他在轎上指着兩個抬轎的大漢，又道：「我手下用的這些人不下百人之多，每個人天一亮就要吃東西，他們也有養家活口的，這些能白幹嗎？」

西門開一聽，道：「那要多少才算合資？」

丘文山道：「那得總管去了雲夢，我們策劃一番，如何進行找人工作，才知道應出多少資本。」

宰父長風已上了馬背，他對丘文山道：「我們會有人去雲夢的，你們等着！」

他當先拍馬往回馳去，七虎山莊的人也立刻跟上去了，遠遠的還聽得宰父長風的大笑：「哈……眞是個美人，女人中的女人吶，哈……」

「哈……」丘文山也笑了。

「哈……」丘文山的兩個抬轎的也大笑起來。

他們打從心眼裏佩服他們的頭兒。

丘文山對兩個抬轎的道：「守着，過不了幾天，又會有一批豬趕來。」

「哈……」三人都笑起來。

丘文山忽的自軟轎一彈而起四丈遠，飛一般的奔向了老君洞口。

丘文山對毒王李岐旺哈哈一笑，五百兩銀票他取出來了：「老爺子，咱不但唬住了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他們七人，還小意思的敲了他們五百兩銀子，老爺子，你收下，以後總得要過日子花用！」

毒王李岐旺接過銀票看了看，道：「丘文山吶，你很會利用別人賺銀子，而且賺得十分自豪！」

「哈！」丘文山道：「江湖上賺銀子那一個又不是利用別人才會把銀子賺到手呀，只不過戲法人人會變，各自巧妙不同罷了！」

毒王李岐旺道：「好，這些銀子我與余姑娘用得着，人窮志短臉皮厚，我收下了。」

丘文山搓搓手，道：「你應該收下的。」

毒王李岐旺忽的問道：「丘文山吶……」

丘文山道：「老爺子，你指教！」

毒王李岐旺道：「你當年是被風月宮的人弄殘的，是不是？」

丘文山道：「我恨死她們了！」

毒王李岐旺道：「至少她們沒把你的足斬斷，若與老夫一比，你幸運多了！」

丘文山道：「丘某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毒王李岐旺道：「我只問你，你能抵擋風月宮人的攻擊嗎？」

丘文山一怔，道：「怎麼說？」

毒王李岐旺道：「如果你有能力抵擋風月宮，你又何必僞裝坐轎，如果你沒把握勝過風月宮，老夫勸你少下轎走動，萬一被那批瘋女撞上，你麻煩大了！」

丘文山一聽，立刻回身便走，飛一般的出了老君洞，但却又很快的奔回來。

毒王李岐旺道：「怎麼又回來了？」

丘文山道：「我想同余姑娘說件事情！」

一邊坐着的余凝霜道：「丘老板，你指教！」

丘文山道：「姑娘，如果再有人前來囉嗦，我們配合得天衣無縫之外，請姑娘多呼叫一句話，如何？」

余凝霜道：「丘老板，你要我叫出甚麼一句話？」

丘文山道：「姑娘呀，你在叫出丈夫名字之前，多加一句，你就說『誰能爲我證明我丈夫是生是死喲』？」

這丘文山還像教人如何唱歌一般的教余凝霜如何的叫，叫甚麼樣的聲調！

余凝霜道：「好，丘老板，我記住了。」

原來余凝霜的表現，也早經丘文山策劃過的，只要有了暗號，便毒王李岐旺也一樣的出馬表演。

丘文山笑了，這一回他走得更加愉快了！

出了老君洞，丘文山躍上軟轎，想起了毒王李岐旺的話，他抬頭看四山，眞怕有白衣人出現！

風月宮的人大部份穿白衣裙，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的動作，就如同白雲！

丘文山與他的抬轎大漢兩個人，又回到了老君嶺的山谷口，兩個大漢弄吃的，丘文山趺坐在石像前，他的心中在想着，這一個月的日子不好過，大荒山中多寂寞，可是他偶爾還會吃吃笑。

笑甚麼？天知道！

如果眞的找答案，大概是他又想到了如何弄銀票！

丘文山與齊大妹子是一個樣的喜歡弄銀子，而且弄得很俐落，很安全！

＊　＊　＊

有水了，是清涼的泉水自石縫中流出來，汩汩的流並不多，但却很涼！

毒王李岐旺對余凝霜道：「余姑娘快過來，你用手摸一摸這山泉，用泉水每天洗雙目，老夫以爲再配上老夫的奇藥，應該可以除去內火，驅走焦慮而復明的！」

余凝霜道：「無論是否能恢復視力，李大叔呀，余凝霜心存感激！」

毒王李岐旺拉了余凝霜，摸到了那個剛鑿出泉水來的石縫，道：「快，你摸一摸！」

余凝霜伸手摸，立刻點頭道：「李大叔，很涼！」

毒王李岐旺道：「你每天坐在這兒以高山冷泉洗眼，你只做這一件事情。」

余凝霜道：「便是我丈夫獨孤無名眞的死了，他地下有知，必對李大叔感謝不已！」

毒王李岐旺道：「他不會死也不能死，有一天老夫還要靠他的手上長劍，爲老夫討回個公道！」

余凝霜道：「但願他仍在人間！」

余凝霜以高山之泉洗雙目，冷水令她覺得一雙眼睛有了清涼意，心中高興了。

她的心中除了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丈夫與兒子之外，別的甚麼也不多想了。

但此刻她多了一個希望，那也算是她的奢望，她希望眼睛好起來，讓她眞能看到丈夫與兒子，這些年來他們長得甚麼樣了！

余凝霜把希望也當成了她治療雙目的精神藥單，她已漸漸的打起

精神不再消極了。

＊　＊　＊

就在第五天尚未午時正，遠處鐵蹄聲傳來，只見又來了八騎人馬！

丘文山只一看便笑了。

丘文山當先躍在軟轎上，兩個抬轎的往來人迎上去了，他們走得很技巧，軟轎打橫，堵在山道上。

來人幾乎不及勒馬撞上來，丘文山在軟轎上又呵呵笑，道：「原來是飛馬幫申屠大幫主呀！」

申屠十方來了，帶着部下甘天龍等一共八個人都來了。

除了甘天龍這位飛馬幫大總管之外，尚有六位護旗使者，他們是「鐵腿」包千西、快刀江上飛、「追風叟」丁雲、「笑瘋子」艾元、「三槍太歲」牛義生與「鐵拳」伍一生等人。

一行八人被堵在山道上了。

丘文山哈哈笑，江上飛火大了。

「喂，你不是齊大妹子的丈夫嗎？」

丘文山在轎上哈哈笑，雙手抱拳施一禮，道：「原來是飛馬幫當家的來了，丘某施禮了！」

申屠十方嘿然一瞪眼，那江上飛又吼道：「丘文山，你的老婆賣消息，咱們當家的花銀子，如今前來找那天下第一大美人余凝霜，他娘的，你怎麼堵在半途上！」

丘文山道：「唉，江護旗呀，就是因爲賺了你們的銀子，我帶着一雙殘腿連夜守在山道上！」

「爲甚麼？」

「爲的是不要各位死在這山谷中呀！」

他此言一出，申屠十方八人立刻全神戒備，遙遙的看向山谷深處。

申屠十方哼了一聲，道：「莫非你夫妻二人勾搭，設計詐騙本幫主銀子呀！」

甘天龍怒叱：「找死！」

艾元有名的笑面虎，他這人發怒也是一張笑臉，刀光一閃，他已抄到前面，距離丘文山的軟轎一丈遠，只要申屠十方一聲令下，艾元就會撲殺！

丘文山道：「各位，請稍安勿躁！」

申屠十方道：「若有詐騙，小心後果！」

丘文山道：「申屠幫主，那余姑娘就在老君山老君洞中，只不過她與毒王李岐旺在一起！」

申屠十方道：「那又怎樣？毒王李岐旺已殘，武功難施，只憑毒物，他嚇不到咱們！」

丘文山道：「毒王李岐旺的武功施展不開，但他若在老君洞方圓要隘，佈下了毒物，令人在不知不覺中死亡，申屠幫主，你們那一個願意被毒死在這深山荒谷之中？」

申屠十方也聽得聳容！

江上飛道：「照你這般說，咱們看不到那余美人了！」

丘文山道：「當然可以看得到！」

江上飛道：「如何看得到？」

「這就是在下守在這兒的原因了，各位，只有在下，知道毒王李岐旺的施毒佈局！」

申屠十方道：「你清楚？」

「不錯！」

「那就帶路！」

丘文山道：「帶路絕無問題，得有所花費！」

「你要銀子？」

「憑熱心與勞力賺點生活費而已！」

江上飛大怒，道：「你老婆已弄走咱們三千兩銀子了，你們還要再敲詐呀！」

「江護旗，我老婆只供余美人的消息，我却保證各位的安全，這就叫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混爲一談的！」

甘天龍道：「看在你們拿去的三千兩銀子份上，稍作服務又如何？」

丘文山道：「總管呀，咱們這麼辛苦的守在這兒受那風吹雨打挨凍，不就是爲了幾兩銀子？」

申屠十方道：「你說，你要多少？」

丘文山伸出一巴掌，道：「申屠幫主，就這個數吧！」

「那是多少？絕不是五兩五十兩！」

丘文山搖頭道：「那是侮辱申屠幫主了！」

「五千兩？」

申屠十方一震，牛義生與伍一生、丁雲、包千西紛紛在拔刀，那江上飛叱道：「殺了他！」

丘文山忙抬手，道：「不，不，大家千萬別誤會，爲各位當馬前卒帶路，怎需那麼多銀子呀，未免太黑心了，丘某人不黑心，五百兩銀子而已！」

他把巴掌張開來，又道：「五百兩銀子！」

申屠十方道：「保證咱們看到余姑娘？」

「當然！」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老君洞口附近毒王李岐旺的佈毒在下就不清楚了，所以得站在十丈遠處，那已是看得很清楚了！」

申屠十方道：「說話也可以聽清楚嗎？」

「當然聽得清楚！」

申屠十方對總管甘天龍道：「給他五百兩銀子！」

甘天龍取銀子，口中喃喃：「

眞不甘心吶，操！」

只不過五百兩銀子還是抛入丘文山的手上。

哈哈一聲笑，丘文山道：「各位，我向各位保證，這張五百兩銀票我不要，要知道毒王李岐旺與余美人他們困住荒山洞，可也免不了花銀子，我這是拿各位的銀子，周濟落難之人罷了！」

申屠十方沉聲道：「余姑娘若向本幫主開口，萬二八千兩銀子我給，何用你這五百兩銀子！」

丘文山道：「那是余美人，不是我老婆，人家有骨氣，絕不輕易向人討銀子！」

「她爲甚麼向你討？」

「不，我是把銀子交給毒王李岐旺，李老前輩不會拒絕的！」

申屠十方道：「我的銀子不供毒王李岐旺花用！」

甘天龍一聲吼：「你還不帶路！」

丘文山道：「各位下馬，緊跟我後面，千萬別亂走，那會要命的！」

他說這話很認眞，沒有人會懷疑他。

軟轎抬着丘文山，又是原路往山谷中飛奔而去，谷深五里半，走了大半天才繞到荒林邊的斷崖下。

果然，丘文山指向十丈外的荒洞口，道：「申屠幫主呀，你看一看對面老松樹下面坐的人！」

申屠十方八人看過去，果見老松樹下面的石上端坐着一位丰姿綽約，天香國色，色艷桃李的女子，果眞是一笑傾城，再笑傾國，儀態萬千的坐在老松樹下。

毒王李岐旺不在，這也是故意的安排。

想那美景山林中坐着一位美女，該是多麼的動人畫面，如果一邊有個殘廢老人，豈不是大煞風景！

丘文山高聲道：「余姑娘，飛馬幫幫主，申屠大俠前來看你了！」

申屠十方立刻接道：「申屠十方遠從三江興隆集趕來，申屠十方擔保，必設法助姑娘尋找兩位小公子，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余凝霜尚未回應，忽的荒洞內衝出毒王李岐旺！

毒王李岐旺雙手舉得高，雙手握了東西。

甚麼東西不知道，但外人肯定毒王李岐旺握的必是毒，他拐杖挾脅下，大聲的叱叱：「又有人來騷擾了，眞的是不想活命了！」

丘文山忙大聲道：「老前輩，飛馬幫幫主申屠十方率人前來探望余姑娘！」

「有甚麼好看的，快滾！」

丘文山道：「申屠大俠聽了余姑娘與前輩二人自君山逃出來，很爲二位高興，若有所需，申屠大俠必全力協助！」

毒王李岐旺叫道：「不必了！」

申屠十方忙也大聲道：「在下誠意而來，並無惡意，余姑娘住此不便，何不由在下護送興隆集！」

突聽余凝霜一聲長叫：「無名、一郎、二郎喲，天下有誰能知道你們在何方喲，嗚……」

她又哭了，而且起身對崖這面道：「要離此地，除非有我丈夫的生死消息！嗚……」

申屠十方道：「姑娘，怕是那位獨孤大俠早已不在這人世上了！」

余凝霜道：「你有證明嗎？」

一怔，申屠十方道：「在下全力去查！」

余凝霜道：「且等申屠幫主查清楚再來，嗚……」

她一手捂臉，摸着洞壁走進洞中去了。

毒王李岐旺戟指丘文山叱道：「你這包打聽，爲甚麼要帶他們進來，毒死他們多妙！」

他這口吻，就是從前毒王李岐旺的口吻，他以毒毒死不少人，有一陣子殺人太多，自己幾乎精神崩潰！

殺人並非樂事，殺得多了人是會瘋的！

丘文山嘆口氣，對申屠十方道：「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余姑娘進去了，好傷心哭着進去了！」

申屠十方嘆道：「眞是大美人，果然名不虛傳，獨孤無名啊，獨孤無名，你便是眞的死了，死也無憾了，你已獲得了武林第一美人的芳心，至今不變心，實在令我申屠十方羡煞！」

丘文山道：「申屠幫主，暫時回去吧，以後若有用得到丘某的，丘某人必盡心盡力！」

甘天龍道：「你只爲銀子！」

丘文山有些發火，道：「銀子又怎樣，能賺能花眞本事，只賺不花吝嗇鬼，你別看我賺得多，至今不存一分銀，我比你差遠了！」

甘天龍叱道：「論口才，你比你老婆還厲害！」

江上飛也同意甘天龍這句話。

丘文山心中冷笑，你們這些笨蛋加三級的傢伙，怎知我經常罵老婆！

丘文山罵齊大妹子猪、笨蛋，但他也戴綠帽子，齊大妹子偷人，丘文山早就知道了，丘文山不下手殺人，這就是丘文山高明的地方。

丘文山爲甚麼要殺齊大妹子呀，齊大妹子偷人，偷的是他手下兩員基本大將，「飛行太保」丁三與「順風耳」焦風流二人，他如果殺了齊大妹子，不但少了個「淫」內助，還少了兩員大將，以後再推展業務就困難多了！

丘文山不殺這三人，但他不能被當成寃大頭，所以他明對齊大妹子聲明，他是知道這些苟且之事的，只不過以後保留些，休太過份了！

丘文山如此說明，反而更令齊大妹子更感動，她當然會收斂，當然更體會丈夫的心意。

至少，齊大妹子把弄到的銀子全數奉上。

在丘文山的眼中，早已把銀子看得比老婆重要。

此刻他的話正好相反，他更愛銀子！

江湖上得了便宜賣乖的人物，那是多如過江之鯽，到處都有。

申屠十方在這方面是比不過丘文山的！

申屠十方的手下七人，沒有一人可以比過丘文山在心機方面的奸詐！

有些意猶未盡，也有些失魂落魄的樣子，申屠十方怔怔的遙望着對面崖上的山洞……老君洞，他很想飛入洞中，抱住余凝霜，傾吐愛慕之情！

丘文山又催促了。

「申屠幫主，可以跟在下走了吧！」

拉拉幫主的衣袖，大總管甘天龍低聲的：「當家的，走吧，那個女人不會再出來了！」

申屠十方道：「她眞的美，美極了！」

他忽然臉皮一緊，又道：「可惡的毒王，他把毒佈在洞口附近，否則，我必直奔過去，懇求余姑娘跟我回去興隆集！」

丘文山對他的兩名抬轎的吩咐：「走，萬一那老毒物火大了，他拄着拐杖來殺人，我們就慘了！」

兩個抬轎子的抬着丘文山就走，穿入了荒山林！

申屠十方似乎意在對面，還是甘天龍再拉了他，才見他迭足長嘆，轉身往林中走！

他走得眞是心不甘情不願！

一行人由原路走到了大山口，丘文山坐在轎上不下來，他對拉馬而來的申屠十方八人一聲招呼：「申屠當家的，各位護旗，再見了！」

江上飛道：「包打聽，你們去哪兒？」

丘文山道：「打道回雲夢呀！」

「回雲夢？」

「不回雲夢回哪兒？」

一怔，江上飛道：「你們守在此地呀，守在此地賺銀子呀，有人來了你伸手，不給銀子就叫他們入谷找死，這個生意太妙了！」

丘文山道：「丘某不賺這種銀子！」

江上飛道：「你已賺了我們的銀子了！」

丘文山道：「那是不同的！」

江上飛冷笑道：「銀子還有不同的呀，操！」

丘文山回以冷笑，半帶叱的道：「操甚麼，我告訴你吧，若非我的老婆她多事，告訴了你們余姑娘的去處，賺了你們的銀子，我又何苦千里迢迢，一閃二閃的坐這轎子來到這大荒山中攔住你們呀，老實說，這世上的人太多了，尤其是王八蛋更多，毒死個千二八百個，有甚麼關係，少幾個人糟蹋糧食也蠻不錯挺好的！」

他冷冷笑，又道：「原因是收了你們的銀子，再見你們活生生的被毒死，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所以啦，我完成了這次工作之後，回去睡覺也舒服，吃得飽吃得好，睡得穩睡得好，別人再來此，死活與我何干！」

甘天龍道：「我他娘的總覺得你有點不大對勁！」

丘文山道：「我的不大對勁，是心中不太舒服！」

江上飛叱道：「銀子賺到手，你還不舒服呀，老子們才叫窩囊吶！」

丘文山道：「剛才我若是要一千兩，我想你們也不會拒絕吧！」

「追風叟」丁雲叱道：「銀子多了會惹上殺身之禍！」

丘文山道：「你們不會殺我，至少在我未打聽出獨孤無名是生是死的眞正情況以前，你們不會對丘某出刀！」

「嘿……」「鐵拳」伍一生道：「老子剛才就想一拳斃了你的，聽了你這話，老子收拳了！」

申屠十方已上了馬背，他對丘文山道：「包打聽，看樣子我們的生意還未結束！」

丘文山道：「我的齊家酒館永遠開在雲夢，歡迎申屠當家的隨時光臨！」

申屠十方道：「有句話你記住！」

丘文山道：「請講！」

申屠十方道：「爲我打聽獨孤無名與他兩個兒子下落，一經得知，盡快送到興隆集，我少不了你的銀子！」

丘文山一笑，道：「申屠當家的如此乾脆，我丘文山今天開例，不收你半分定金了！」

申屠十方仰天長嘯，聲震山嶽，他似是在發洩胸中的情慾之火！

大吼中，他拍馬疾馳而去！

飛馬幫的人馬很快的消失了，馳遠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三島七把刀」與唐雲樓夫婦有仇，七兄弟中兩個死在夫婦倆手上，他們兼併「柳生流」「神陰流」「北辰一刀流」武功又找上門來……唐氏夫婦和江豪、顏君山到「天上人間」找毒品，倭寇五兄弟又找上門來，燕子飛急暗中通風報訊，並告訴他們幫中的二項大事，龍潛急派唐耕心去追回四位前輩……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避重就輕賺高手　方能脫險存實力

「蓬」然大震，巨大石門震盪不已，石屑石粉下落如雨。當然，還是無濟於事，而且反震力極大，嚴如霜雙臂奇痛。

唐雲樓一言不發，蓄足了九成半內力，吐氣開聲，施出了「混元掌」。

這是當今頂尖的內功，加之他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眞正是非同小可，祇見巨大石門「轟隆、轟隆」一陣震抖，好像整個山洞都在震動，石粉石塊下落如雨。

甚至有些小山泉也因洞壁震動太烈而噴出大股的泉水。

震動大，反震也大，唐雲樓連退三大步。

幾乎在此同時，洞中突然伸手不見五指了，原來壁上有些桐油火把及油燈，似乎在震動中一齊熄滅。

當然，他們不信會全部被震滅，必有人爲因素在內。

就在這時，來了個蒙面人。江豪一看他的大刀以及衣着，就心裡有數了。道：「相信你就是班達大師的師弟昆達喇嘛。」

「嘿！」來人低聲陰笑了幾下，道：「江豪，你是出手就擒還是折騰兩下？」

江豪道：「江某沒有甚麼出息，却也不能那麼差勁。」

「那好！」昆達亮刀，江豪撤劍，就在洞外幹上了。十招以後，江豪才知道，昆達不在班達之下，要不，在「人間天上」也不會如此吃香。

昆達越打越猛，大刀沉重，使起來却十分靈活，而他的長劍又不便硬碰，因爲昆達的刀不是凡鐵，吹毛斷髮，削鐵如泥。

江豪自然吃虧很大，就算對方不是一柄寶刀，他也佔不了便宜，所以約七十招左右，長劍一斷，用招已老，被一脚蹴中「環跳穴」(此穴在大腿上方)，身子一偏，又被制住「臂臑穴」倒下。

這工夫洞內還是漆黑一片。

高手目力過人，總要有一點光源才行，例如一點點燭光由屋外瀉入，或一點點的星光由洞隙中射下等等，但這洞既無縫隙，也無門窗。

即使就久了也是一樣——漆黑一片。

顏君山道：「唐兄，大嫂，剛才唐兄那一掌，威力驚人，石門震動，落石如雨，如果再來幾掌……」

「不！」嚴如霜道：「如果我們三人合力一擊，二擊乃至於三擊，我以爲可能破此巨大石門。」

這工夫忽然傳來了譚起鳳的聲音道：「不錯，以三人全力合擊，極可能破門而出，但是……」

顏君山道：「但是如何？」

譚起鳳道：「此洞洞壁結構不堅，石質鬆裂，祇怕會塌下來，一旦倒塌，就是大羅神仙也逃不出此洞。」

三人不能不信這說法，三人全力一擊，其力道之大，難以估計。

嚴如霜以「蟻語蝶音」對唐雲樓道：「雲樓，我們和他交談，你循聲撲上試試看，祇有擒住他才有脫困之望。」

唐雲樓道：「就這麼辦！」他也對顏君山說了。

嚴如霜道：「譚起鳳，論聰明，沒有人能比得上你，你眞以爲倒行逆施能成大事嗎？」

譚起鳳道：「古人成大事之初，手段狠些，爲事實所必須……」唐雲樓循聲撲去，却撲了個空。

唐雲樓不論是內功，招術或輕功，都是這三人之冠，由此可見，譚起鳳不在洞內。

這洞壁上一定有孔，在外說話聽來像在洞內一樣。

「嘿！」譚起鳳道：「撲空了是不是？都說你唐雲樓是武林第一高手，看輕功嘛，也不過如此。」

顏君山道：「你不在洞中！」

譚起鳳笑道：「這是很好証明的。」顏君山忽感衣袂聲，極輕微却極快，已到了身邊，顏君山大驚。

高手即使雙目不能視，也能適當出招，他以「夜戰八方」之式以攻代守，因爲他很忌憚對方的速度。

顏君山一退，突然發覺並沒有擺脫此人，此人還在他的身邊。

顏君山也不便太低估自己，立刻攻出一招，自是他認爲最精粹的一招。

那知這一招完全是打空氣，第二招施出還是一樣，却知道譚起鳳還在他的身邊未去。

顏君山不免懷疑，譚起鳳固然了得，被視爲唯一足以和唐雲樓抗衡之人，即使如此，他也未必有這麼高吧？

這不過是心念電轉，第二招又攻了出來。但是，這一招未攻到對方，差點被扣住脈門，心頭一凜，他以爲對方能看到他，他却未能看到對方。

甚麼人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洞中看到他？譚起鳳有這麼高？

這念頭未畢，身邊又傳來似有似無的衣袂聲，顏君山憑他的經驗往右邊閃出一步半，本以爲已脫險境，那知突感脈門被人扣住。

顏君山一驚，道：「譚起鳳，你藏了拙……」穴道被制而倒下。

在顏君山來說，在五七招內被人制住穴道，這還是有生第一次。

這句話使唐氏夫婦一驚，雖看不見，却猜出顏君山已經倒下了。

唐雲樓道：「顏兄，你如何了？」

顏君山很難過，他能聽却不能說。

沒有反應，當然証明了顏君山已爲對方所制，立刻全神戒備。而且以「蟻語蝶音」交換反擊之法。

主要是看看能否救援顏君山？對於兒女之事，唐氏夫婦總以爲欠顏家的情，早思圖報，此刻自是最適當的機會。

唐、嚴二人聯手，這可是武林中破天荒的一次壯舉，加之夫婦靈犀一點，默契良好。

他們利用深厚內力的內視之法，聆聽四週的微小聲音。幾次聽風辨位，左右夾擊，總是落空。

二人大爲驚凜，難怪剛才顏君山說對方藏了拙。對方果眞是譚起鳳，那的確是藏了拙哩。

譚起鳳具備這種功力嗎？唐氏夫婦却不能不懷疑。

不是譚起鳳會是誰呢？二人一邊以「蟻語蝶音」連絡，一邊攻擊。他們的攻擊是高超的，但仍然撲空。

唐雲樓道：「你眞是譚起鳳嗎？」

「當然……」明明是譚的口音，而且在三四步外，二人一前一後攻上，這次沒有撲空，「啪啪」接了兩掌。

二人各接了對方一掌，唐雲樓退了一大步，嚴如霜退了兩步，這會是譚起鳳？

唐氏夫婦都不信譚有此功力，甚至他們想到了一個人，這人出現過，祇是他們想不通此人和譚起鳳的關係。

非但他們二人想不通，能想得通的祇怕不超過三五人，也就是譚起鳳一家人。

「這人可能是『十不全老人』。」唐雲樓提議新的攻擊之法，嚴如霜自不反對。

他們並不點破，已開始了攻擊，這要技巧、智慧，再加上深厚的功力和經驗，一個佯攻其右，一個實攻其左。

他們的攻擊戰果然十分成功，唐雲樓一抓，僅抓住對方的下衣，「嘶」地一聲，手中有一塊布片。

雖然祇抓碎了對方的褲子，却也是嚴重的失招。

唐雲樓捏着布片，心中一動，據他所知，譚起鳳一向注重穿着，一生中很少穿布衣，更何況是粗布衣褲。

現在更証明，此人不是譚，極可能即爲「十不全老人」，若非是他，剛才夫婦二人的攻擊就未必會得手。

他們聽說過,「十不全老人」有十殘,其中較顯著的是眇一目、缺一耳、缺左手、跛右足。

跛右足之人走路,向右傾斜的幅度必大,二人就是利用這一點而得手的。

當然,這是極不容易的,因爲他們此刻不能視物,攻守全憑經驗來估計對方的距離。憑聽覺來猜測對方所用的招式,也就猜出對方攻擊的方位了。

唐雲樓哂然道:「譚起鳳,你祇是一個傀儡。」

夫婦二人立感有人欺近,而且可以感覺,這次的攻擊和不久前的不一樣,至少這次的衣袂聲大些。

布質衣衫聲音小,絲質衣衫就大些,而且絲料衣衫磨擦,不會發出「絲絲」聲。

夫婦二人都有同感,而且幾乎同時,交換了攻守的招式,又是嚴伴守、唐伴攻,然後再使伴守的嚴變成攻者。

對方不具備這等應變能力,也可以說他根本接不下這二人的有計劃攻守,況且他也看不見對方。

「啪啪」兩聲,譚起鳳被砸出五七步以外,這是因爲他的估計錯誤,他以爲對方仍以爲他是另一人,可能會閃避而不進攻。

那知唐氏夫婦聽衣袂聲即可判定,此次對象和上次不同,譚起鳳這才體會到唐氏夫婦的厲害處。

唐雲樓道:「譚起鳳,你固然了得,想獨接我們夫婦二人,還差得遠。如你是個眞正講身份的人,你就和我單挑,你輸了就開洞門,唐某輸了,悉聽尊便。」

譚起鳳沒有回答,嚴如霜道:「另一位是『十不全老人』前輩嗎?」

「罷了!罷了!老夫一生栽過兩次,一次是重殘,一次是此刻。雖說老夫是以一對二,而且你們二人又是武林頂尖人物,但老夫能在黑暗中視物,你們則不能。」

「前輩爲何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視物?」

「說來話長,昔年被殘,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洞中,最初也看不見,久而久之,逐漸可以隱隱看到洞中飛掠的蝙蝠。」

就在這時,洞門巨石突然傳來「隆隆」上昇之聲。

不一會,洞內已瀉入微光,可以視物了。果然,譚起鳳倚在五步外壁上,似乎受了傷,「十不全老人」站在三步外,唐雲樓立刻解了顏君山的穴道。

一個人有十種重殘,那是十分慘烈的景象,而這樣一個人居然能成爲最最厲害的人物,眞是太了不起哩。

唐、嚴、顏三人自不會放過這機會,立刻射出洞外。

很意外地,石綿綿站在洞外,唐氏夫婦一看石綿綿的驚愕之色,就知道她不是有意來救他們的。

說不定這是一次誤會,但這誤會却解了他們夫婦一次危困。唐氏夫婦抱拳道:「謝了,不知石姑娘有沒有看到江豪江大俠?」

石綿綿道:「沒有看到。」

唐氏夫婦和顏君山正要去找江豪,「十不全老人」道:「慢着,你們二人聯手,如果仍能在十招內贏老夫一招半式,老夫就放你們一馬。」

唐雲樓道:「不知前輩和譚起鳳是甚麼關係?」

「說深不深,說淺不淺。」「十不全老人」道:「昔年起鳳和『雲夢雙霸天』在泰山火併,五百招後,三人同時落下絕崖,但起鳳命大,落入雪窟中未死,這是由於有另一具屍體瞞過了在場中人,都以爲譚起鳳已經死了,譚埋了死者,隆重拜祭,老夫也就到了。」

嚴如霜道:「死者是誰?前輩又是死者的甚麼人?」

「十不全老人」道:「死者『飛豹』漆不羣,乃是老夫的徒孫,與何人動手墮崖,迄今沒有找到那個人。」

「因此,前輩很感激譚起鳳葬了令徒孫?」

「不錯,雖說是我徒孫的屍體使他逃得一命(現場上還有『雲夢雙霸天』的人,一旦發現譚未死,必不會留他的活口),他能厚葬我徒孫,可見他頗有良心,加之他人品出衆,我一看就喜歡,於是我傳了他幾手,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

唐雲樓道:「前輩知道『人間天上』是個甚麼幫會吧?」

「十不全老人」道:「幫會嘛,總不能像公門一樣,倚靠老百姓納糧繳稅,要生存,當然要另想辦法子。」

唐雲樓道:「前輩是說,可以不擇手段,設法斂財?」

「祇要不太過火就値得原諒。」

「何爲不過火?『人間天上』包娼包賭,解剖活人,收買丐幫長老暗殺幫主司徒勤,冒充武當派的人,到崆峒去屠山,又冒充崆峒派的人到武當山去殺人。以大量的毒品『海洛英』痲醉部下,亢奮他們的體力,使他們上癮而永久依附沉淪,這些都不算過火,値得原諒?」

「十不全老人」道:「你一生中有沒作過虧心事?」

「有。」

「多少次?」

「一次。」

「是甚麼虧心事?」

「有必要對別人說嗎?」

「怎麼?不好意思說出來?」

「如果不好意思,我大可不必說是作過一次虧心事。」

「那就說吧!」

「當年我不該因龍天香爲我夫妻援手而收她爲妾。」

「不是她願意的嗎?」

「是的,但這些年來,我的情感一直沒有移轉過,還在我妻身上,所以深感對不起龍天香。」

嚴如霜有些激動,眼眶潤濕,這些年來,雖然唐在龍天香的身邊時間長,但她可以感覺唐的心在她身上,祇不過親口說出這事,還是第一次。

「妳呢?」「十不全老人」道:「妳一生中作過幾次虧心事?」

嚴如霜道:「一件!」

「甚麼事?」

「有個女人曾有一段時間總是不離雲樓附近,我某次想殺了她,當然我並沒有殺她。」她說的是韋寒香。

「誰?」

「不便說出她是誰,因爲她目前也是一位名女人,但非龍天香。」

「十不全老人」道:「好吧!還是那句話,十招內你們聯手能贏我一招半式,我絕不食言!」

唐雲樓以蟻語蝶音道:「如霜,必須贏他,但這老傢伙是非不分,若是重挫他,可能會老羞成怒。記住!我們用『三號攻勢』。」

他們近年來研出聯手攻防的式子,經過嚴密套招,希望以五個攻防方式立於不敗之地,也就是說,不論遇上甚麼神奇人物,都能立於不敗之地。

「三號攻勢」是五個式子中最奇妙也最具威力的一種。

唐、嚴二人抱拳道:「有僭了……」立刻就展開了攻擊,祇不過一開始,有如和風細雨,打得十分平緩。

這當然會予人「不過如此」的印象。

但五六招後,突然改爲驟雨狂風式的攻擊,第八招後又緩了下來,甚至守多攻少。

在第九招上,又改爲狂烈的攻勢,「十不全老人」全力施爲,他似想找回面子,要造成一種前所未有的轟動——獨挫唐氏夫婦二人。

在第十招第一式上,嚴如霜似將失招,「十不全老人」不能不撿這個便宜,但是,他上了當,嚴如霜故作失招在即的樣子,當唐雲樓的「混元掌」閃電遞進時,「十不全老人」要解此危已經不及。「刷」地一聲,又把他的衣領撕了下來。

唐雲樓剛才可以實實地砸他一掌,但不此之圖,僅撕其衣領即收手。

「十不全老人」自是低估了唐雲樓,悻悻地道:「老夫一時大意失手,下次遇上再說!」揮揮手要三人離去。

唐雲樓道:「前輩可否一個好人作到底,把江大俠也放了!」他們估計江豪不會逃走,必已被俘。

「十不全老人」問譚起鳳,譚一問部下,果然被俘。

唐雲樓道:「前輩就讓他和我們一起離開吧!」

譚起鳳道:「前輩……」

「十不全老人」手一揮道:「有他不多,無他不少。放人!」

不久江豪被人提了來丟在地上,唐雲樓立刻解了他的穴道。

「十不全老人」道:「小唐,你們要記住,老夫幫小譚是幫定了!你們以後最好小心點!」

譚起鳳道:「一掌之賜,下次找回!」

唐氏夫婦和江豪抱拳離去,出了「人間天上」,三人才吁了口氣。江豪道:「你們不是在洞中嗎?怎麼會又在洞外呢?」

嚴如霜說了一切,但未提顏君山被制之事。江豪道:「我眞倒楣,被人家在一百三十招後制住……」他總要吹吹牛。

唐雲樓道:「對手是誰?」

「昆達喇嘛!」

「那不算倒楣,據說昆達的技藝不在班達之下,一百招之後栽在此人手中,你老是雖敗猶榮。」

江豪道:「雖說是在一百三十招左右才失招的,被人制住,總是一件很糗的事!你們合擊『十不全老人』和譚起鳳二人……」

嚴如霜道:「江大俠別弄錯了!是我們二人合擊『十不全老人』,而不是加上個譚起鳳!」

「他不也在洞中?」

「對,但他動手時,『十不全老人』未動手,『十不全老人』動手時他那敢動手!」

「就算是『十不全老人』吧!你們也很不錯了!」

「那是冒險,加上『十不全老人』的過份自負。」其實是他們夫婦的「三號攻擊」太凌厲之故。

「這就怪了,石綿綿會放你們?」

「祇怕不是這樣的!」嚴如霜道:「石綿綿打開石門,發現我們二人衝出洞外的眼神,很明顯表示她不知我們二人在洞中。也許以爲祇有譚一人在洞內。」

「譚起鳳必會嚴責她!」

「大致不會,當時譚一點責備她的意思也沒有!」

江豪道:「咱們白來了一趟。」

唐雲樓道:「也不能說白來,至少咱們弄清了『十不全老人』在『人間天上』,以及他和譚起鳳的關

係。」

眞可惜，他們和唐耕心及燕子飛走在岔路上。

燕子飛對這條路很熟，帶他走了捷徑，這一走捷徑，雙方等於失之交臂。

到了地頭，燕子飛道：「大哥，我先進去看看，再出來向你報告。」

大約一個多時辰，燕子飛就出來了，說了不久前幾位長輩脫險歸去的事。

小唐道：「有這回事，咱們不走捷徑，就會遇上幾位長輩。」

燕子飛道：「大哥，既然來了，你捨得空手而回？」

小唐道：「憑我一個人，就是進去又能發揮甚麼作用？」

「話不能這麼說，大哥，不是還有一個我嗎？」

「我們此來，也不知毒品放在何處？進去也是白進去。」

「這樣成不成？我去求石綿綿！」

「甚……甚麼？求她？」

「是啊！求她告訴我藏毒之所！」

小唐自語道：「的確，石綿綿不大可能不知『海洛英』的藏處，但是……」

「大哥，她會說的，我相信她不是眞的喜歡我爹！」

這一點小唐也相信，但他却猜出燕子飛恨石綿綿的心情。

他們兄弟手足三人，都恨石綿綿入骨。

讓石綿綿犯下重大錯誤，到時候他爹想袒護石綿綿，祇怕也無能爲力了。

小唐道：「子飛，如果石綿綿不肯幫，祇怕我會變成籠中鳥，有翅難飛了吧！」

「不會的，大哥，我知道石綿綿對你的情感！」

「正因爲如此，我們更不能害她。」

「大哥，你的心太軟了吧！她是我爹的手心肉，她犯了任何錯誤，我爹也不會對她翻臉的。」

在燕子飛的協助下，小唐進入「人間天上」之中。

凡是幫主的家屬，都住在核心地帶，燕子飛帶他到自己的院中。

他們兄弟及妹妹每人都有一院落，地方太大，即使「十二天使」及「十二地使」中人，每人也能住一兩間屋子。

「大哥，你先洗個澡，好好休息，我順便去弄些吃的來，然後我去找石綿綿試試看！」

「子飛，千萬要小心，也就是談話要技巧，行則繼續談，不行就盡快打住！」

「我知道，大哥，我爲你弄洗澡水。」

由於「人間天上」在深山中，水源極爲豐沛，每一院落都能以竹管引進山泉，有的還有溫泉浴。

像幫主眷屬院子引進的就是溫泉。

不久，燕子飛弄來一隻烤雞，還有幾張烙餅及一壺好茶。唐耕心先吃飽了肚子再洗溫泉。

當他快洗完時，忽然聽到門外有微聲。

浴室內沒有點燈，這當然是爲了安全。「誰？」小唐低問，且一邊把衣衫拿到手。

「唐耕心，我能讓你繼續在此逍遙，當然也能使你變爲階下囚。」

「妳是燕雁姑娘！」

「不必叫得這麼甜，你答應我一件事我們就可以談談！」

「聽聽看！」

「絕對不會妨害你！祇要你看看我的身體！」

「這……」唐耕心道：「燕雁，我已經是一個有婦之夫了！這是佔妳的便宜呀！」

「我不以爲這是佔便宜。」

「妳爲甚麼要這樣？」

「我以爲我具有世上最美好的女人胴體，却從無一個男人欣賞過。」

「將來妳的丈夫就可以盡量欣賞。」

「唐耕心，你答不答應？」

「這不大好吧！我是妳哥哥的朋友呀！」

「我知道，正因爲我知道這一點，我以爲你大可不必作出神聖不可侵犯之狀！」

「妳這是甚麼意思？」

「我哥哥和你是甚麼朋友？」

「朋友就是朋友，這話是甚麼意思？」

「哼！祇怕不是甚麼乾淨朋友吧！」

唐耕心忽然道：「不要侮蔑我們的友情。」

「我知道，你對我哥是純潔的，可是我哥自幼被打扮成女孩子，到十二三歲才換上男裝，所以不免娘娘腔，心態也有點……」

唐耕心道：「即使如此，一點也未汚染了我們之間的友情。」

「唐大哥，你所想要的東西，我知道藏在何處。」

「妳眞的知道？」

「當然是眞的。」

「我不信，妳爹絕不會把這秘密告訴你們年輕人！」

「我是偸聽到我爹對石綿綿說的。」

「即使你知道，我也不可以此種方法取得！」

「唐大哥，你眞是個君子，我

以爲有世上最美的胴體不讓你這位君子或者最有資格作評審者看看，等於衣錦夜行……」

說着，人已走了進來，而且「察」地一聲，燃起火摺子，點上了一根巨大的蠟燭。

她說她擁有世上最美好的胴體，他不能不信。

至少，連蓮和顏鳳妮是有所不如的，美好的胴體加上青春，會產生吸引力，不能不看，也不能不仔細看。

唯美的事物要去盡量欣賞，才不辜負天地之化育。是此姝長地之鍾靈毓秀，還是由於譚起鳳是美男子，加上燕雨絲那個美女的積體創造，形成了這下一代的美好結晶品？

唐耕心讚嘆道：「燕姑娘，太美了，千萬要以至美的內在來配合它，不可自暴自棄！」

燕雁一時激動，撲上去抱住他，唐耕心道：「燕雁，請尊重妳自己，也讓我尊重妳……」他推開了她。

正因爲讚美之詞出自小唐之口，燕雁十分娛心。

別人誇她一千句一萬句，都沒有小唐一句是那麼重要。

燕雁似乎很懂得展示自己的胴體，她半側着身子。這樣可以避過隱私處的目光，却能强調胴體上凸浮部份，兩手中還拿着那支巨大的紅燭。

「唐大哥，我眞的美嗎？」

「眞的！所以妳要珍惜！」她匆匆穿上衣衫。

「唐大哥，如果我不計較名份的話……」

「燕雁姑娘，請妳自重！」

「我是說，我們的來往根本不會傷害到連蓮！」

「燕姑娘，妳現在的行爲，已經傷害到她了！」

此刻「火神」魯純來到昆達喇嘛的院落中。

由於魯純是武林中唯一善使火器的名手，自是受到靑睞，幫主另眼相看，別人自也不敢怠慢，何況此人已和少幫主燕雁常在一起，更提升了他的身價。

「魯少俠有甚麼見教？」

「大師要不要建一項功勞？」

「甚麼功勞？」

「唐雲樓之子，唐耕心在本幫之內。」

昆達微微一怔，道：「這功勞魯少俠爲何自己不要？」

魯純低聲道：「不方便！」他說了理由，原來魯純發現小唐在燕子飛處，甚至發現燕雁在小唐面前裸體「顯寶」，不由妒恨。

儘管小唐不爲所動，總以爲有小唐在，總是碍手碍脚，才來找昆達喇嘛。

本來去找幫主或「十不全老人」都比昆達管用。但他考慮再三，還是找昆達較好。

因爲昆達已不容於他的大師兄班達喇嘛，勢不兩立，請他出頭，份量夠，也不會連累上他。

昆達道：「好，我去逮人！」

「大師，可千萬別說是在下告訴大師的，不然的話，燕姑娘就不理我了！」

昆達道：「我就說是自己發現唐耕心的……」

昆達到達燕子飛院中時，燕雁已穿上了衣衫，燕雁一驚，道：「昆達喇嘛，你來幹甚麼？」

「燕姑娘來此幹甚麼？」

「來找我二哥呀！」

「我也是來找燕子飛的。」

「二哥不在。」

昆達道：「屋中有人！燕子飛在此妳爲何說他不在？」

「你胡說！」

「難道屋中沒有一個人？」

「有，但不是我二哥……」脫口而出，已不及改口了。

「不是燕子飛是誰？噢！是了，必是在幫中有頭有臉的年輕人了！」

「你胡扯甚麼？他們也配！」

「那麼這人會是誰？莫非是敵方的人？」

「這與你何干？」

「話可不能這麼說，本人在此，幫主任命我爲副幫主，與歸鄉及霍金併肩，但因他們傷殘，所以我是幫主以下實際執行幫務的人！」

燕雁道：「副幫主管個屁用！」

「如果有奸細在此，姑娘，恕我不能顧全妳的面子了！」

「甚麼奸細？」

「也就是潛龍堡派來的奸細！」

「不可能……」

昆達趁她說話分神，一閃而入，也就看到了內間的唐耕心了。他冷冷一笑，道：「姑娘，通敵之罪，非同小可！」

「你放屁！你再不走，我就大喊你想侵犯我！」

昆達可不會被她唬住，表面上故作未聞，目光向內望，却在瞬間出手，「颯颯」數聲，燕雁現爲兄弟三人之冠，學得最多，但却未加提防。

當然，就算提防了，也未必能閃過昆達的拿手暗器「小手印」(大手印的對稱)。其實「大手印」只是密宗的一種經文名稱。至於說甚麼「大手印掌法」及內功云云，都是穿鑿附會而已。

兩枚「小手印」一中臂部，一中大腿根處。

這暗器的樣子像小手，只有寸

半長，純鋼打造，乃是打穴之用，兩枚都中了穴道。

小唐未想到昆達會來這一手，要救已是不及，道：「昆達，是你回頭的時候了！」

「你死到臨頭，也敢口出狂言！」

「你以蒙面人姿態出現，就顯示你心中有賊。古人云：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爲善而急欲人知，善處即是惡根，希望這話對你能產生警惕作用！」

「唐耕心，聽說你很有兩套，這是你炫技的時候了。」徒手攻上，這正合小唐之意。用兵刄會發出很大的聲音。

唐耕心的技藝精博，而老練，七八招之後昆達忽然以爲，百招後才會有高下之分，不由暗暗驚凜。

只不過昆達自負功力深厚，連他的大師兄都不放在眼中，年輕人又能如何？

三四十招之後，昆達以爲最後是否能操勝算，仍然沒有把握。拖下去對他不利，因爲年輕人有的是體力。

六十招左右，昆達喇嘛的「小手印」又出了手；而且是三枚。儘管相距不過三步，幾乎是出手就到。却因小唐已有準備，全部避開。

小唐估計，昆達的功力的確不在班達之下，他要以招式勝昆達也非易事。

就在這時，又來了一人，竟是燕子翔。他和燕子飛及燕雁不同，十分仇視白道中人，尤其在燕雨絲出醜聞之後。

原來也是魯純找來的。因爲魯純在暗中監視，發現昆達也未必能得手，才又找燕子翔的。

加上燕子翔，小唐很快就進退失據了。

即使如此，三五十招仍然弄不倒小唐。

燕子飛找石綿綿，發覺她已不在幫中了。回來時，發現燕雁躺在地上，小唐力戰昆達及他的哥哥燕子翔。

他不知道怎麼回事，却相信妹妹會站在他這邊，立刻先解了燕雁的穴道，兄妹二人協助小唐。

「小弟，妹妹，你們這是叛幫呀！」燕子翔厲聲道：「爹知道此事，不會輕饒你們的！」

燕子飛和燕雁不出聲，手下却不留情，戶外的魯純直跺脚，眞想丟進一顆「雷公荷包」，如果燕雁不在屋內的話。

魯純立刻敲了警鐘，整個「人間天上」都聽到，甚至那個院落有事，都能自鐘聲中聽出來。

燕子飛以「蟻語蝶音」道：「大哥，你走吧！我們兄妹二人爲你攔一下。」

唐耕心再不走就會連累燕氏兄妹二人，立刻狠攻五招，穿窗而出。

在屋外守株待兔的魯純這下子可就逮着機會了。伸手入懷，掏出一樣東西來，那知唐耕心回頭冷冷地道：「魯純，我勸你別丟！」

「他娘的！你想唬我？」

「希望不要以你的生命來換取這個答案。」

魯純如何能信？揚手一丟，在這瞬間，唐耕心伸出右手中、食及無名指向那火器一指，這東西剛剛離開魯純的手，不到三尺。

「轟」然大震聲中，魯純尖嗥着，被炸出五七步外。他的上半身一片血汚。

唐耕心本不願出此，但又不能不自保，轉身疾馳而去。

這工夫來了很多人，包括譚起鳳在內。經目擊者述說剛才的情況，譚起鳳道：「他警告過魯純，因爲他的『乾坤指』有效威力可及十步，事實上他仍然留了情，如果他使這火器在魯純手中爆炸，他……」

譚起鳳下令，立刻把魯純抬到火谷老人處急救，然後把三子女帶回審問。

燕子翔說，是弟弟把敵人帶進幫中，圖謀不軌的。

燕子飛則說，是唐耕心自動進入他才發現的，至於收容他是因爲小唐對他有救命之恩。

燕雁支持他的說話，由於昆達作証，是燕子飛兄妹通敵，譚起鳳不能不處罰，下令關起來。

唐耕心歸心似箭，但才奔出十餘里，就被「三島七把刀」中村兄弟攔住去路。

唐耕心不由一驚，來一兩個還可以支持一會，五個齊來，今夜凶多吉少。

唐耕心道：「賢昆仲很團結！」

中村艮弓道：「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你們要如何上？」

中村艮弓道：「上次地點不同，這一次咱們再比百招。」

唐耕心暗暗盤算，就是勝了中村老大，又怎知其餘兄弟不上，就是要施襲，也只能弄倒一二人，還是不成。

中村艮弓道：「用不用兵刄？由你決定！」

唐耕心道：「這樣好不好？一般的打法缺乏創意，咱們把右手細起來，只用一隻手，以三十招決勝負，三十招後絕不再打！」

中村艮弓自負，脫口而出道：「你劃出道兒，我們一定照辦！」

當下立刻叫老二把他的右手細在後束腰帶上。

小唐則自行把手伸入腰帶之

內，而且亮出了劍。

他知道，成敗生死在此一舉，道：「各位看看，我這隻右手這樣插入束腰之內，而且是在背後，不會弄鬼吧？」

他背向老三和老四，這二人可不講甚麼信用，突然出了手。

小唐就是誘他們出手，才師出有名，他的左手中有劍，以凌厲的偏鋒，閃電揮出三劍，太快，所以沒有眞實感。這當然是顏學古傳他的左手刀法。

對方只想向人施襲，却未想到人家設下了陷阱。

老三和老四一人胸前出現的七八寸長的血槽，另一個的左臂幾乎全斷了下來。

慘烈的場面把中村老大驚得一呆，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在「三島七把刀」身上？中村艮弓振臂疾呼一聲「殺！」

即使他不振臂疾呼，餘下的也會上，三對一，這後果會如何？小唐横劍當胸，了無懼色。

老五先攻上，老大和老二也上了，這三把刀加起來，連老一輩的耆宿也不成。

唐耕心像掙扎於有如亂蔴的刀芒中，他右手掄劍，變換着幾種絕世武學，左手偶爾施出一式「乾坤指」。

這樣可以使他在緊要時暫時轉危爲安。

但是，五十招後，小唐挨了中村艮弓一脚。

從此就每況愈下，危機四伏。

在目前來說，幾乎不可能有救兵到來，刀熖似雪，「啾啾」聲有如九幽鬼哭。

「刷」！小唐左肩背上被劃了一刀，雖僅是皮肉之傷，在心理上所造成的震撼却極大。

此刻，老大一刀自右後側砍下，老二在左前方刺來一刀，老五則在左後方猛掃他的下盤。

他們不信小唐還有甚麼機會。

這時山溝中突然射出一條人影到達現場，一聲不吭就向老二攻出七劍。劍劍要命，只攻不守。

唐耕心一看，不由微楞，怎麼會是龍天香阿姨？

以前他很不諒解龍天香，以爲是母親的大對頭，事實並非如此。

原來燕子飛帶小唐去「人間天上」接應四位長輩，龍天香在鐘樓上看到，立刻暗暗跟下。

她一路上聽出二人交談，這才知道二人此來的目的。只不過她未進入「人間天上」，因爲「人間天上」的女人太少，她隨時都會被發現。

但不久小唐終於又脫身出了「人間天上」，龍天香吁了口氣，就在這時，發現「三島七把刀」兄弟五人追來。

龍天香這一狂攻，而老大又被小唐貼上，分不開身，老五在四步外，想解這一劍之危，只怕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老二中村毅和老大幾乎一樣厲害，他全力閃過六劍，第七劍實在已是力盡，後頸及後腦上被劃了一劍。

這一劍自然不重，僅是劍尖微微掃中。即使如此，後頸及後腦上也是皮綻血流。

中村毅負傷不退，神色更加猙獰，刀速加快，力量加猛，好像混身都在噴火。

龍天香見過大場面，但對付扶桑高手這種勢道，却還是第二次。這第二次却比昔年的第一次猛烈得多了。

中村兄弟也恨龍天香入骨。昔年若非她出手，唐氏夫婦也就不會活到現在，只不過龍天香也不是昔日的她了。

這五人混戰，一時還分不出結果來。

小唐爲報天香姨援手之恩，絕不讓她身受半點傷。可是這局面很難說，中村兄弟很耐折騰。

兩百招後，雙方仍分不出勝負。在此火併，自是對唐、龍二人不利，因爲這兒距「人間天上」太近了。

就在這時，衣袂破空，又有一人凌空飛落，竟是班達大師，而且立刻出了手。

班達又是如何來此的呢？原來龍天香一走，有人報告了龍潛，龍潛正要親自去追，班達說他正要到「人間天上」去找師弟昆達，順便照料龍天香，與唐氏夫婦等人及小唐滙合。

龍潛當然放心，因爲班達和龍的交情極厚，可以說比蕭笠還近。

加上班達大師，自然勝負立見，班達大喝一聲：「停手！」道：「五位看不出，『人間天上』行將瓦解冰消。」

中村老大道：「未必！」

班達道：「只要三個月內天竺方面不來交貨，此幫中的『海洛英』存貨告罄，到那時候，除了譚起鳳夫婦二人，全都流涕淌淚，混身發抖，變成廢人了！」

中村艮弓手一揮道：「走！」老二和老五抱起受傷的老三和老四，離開現場，班達道：「還有一位且慢離開！」

中村兄弟以爲不許他們離開，回頭觀望，這才發現大石後走出一人，正是昆達喇嘛。

昆達喇嘛是初來「人間天上」，未立寸功，所以打算立功邀寵。當發現「三島七把刀」來了，他就隱在暗處，想撿便宜。

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師兄班達

適時趕到，因而，他根本不打算亮相。

那知班達非同小可，他也是剛到，在這暗中一觀望，也就發現了昆達喇嘛。他也知道，昆達不敢出頭。

昆達知道不現身也不成了，只好大大方方地出來，班達道：「這是本門的家務事，別人請勿插手！」

中村兄弟正好借機下台離去。

師兄弟二人相距五步對峙，小唐道：「龍阿姨，妳沒有受傷吧？」

「沒有，要不是你的牽制，只怕我會掛彩的！」

這時班達冷冷地道：「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你却是越走越下流！」

昆達道：「人各有志，談不上下不下流！」

「譚起鳳給你甚麼好處了？」

「沒有甚麼好處，只掛了個副幫主的名義！」

「了不起，名利雙收，一個月至少還有幾千兩銀子吧？」

「差不多！」

「昆達，我希望你立刻改變方向！」

「大師兄何必强人所難？趨炎附勢，人情之常。」

「這是吾輩中人應該有的處世態度嗎？」

昆達不出聲，班達道：「如不跟我走，我就要清理門戶了。」

昆達冷冷地道：「只要別人不插手幫助師兄，師弟奉陪！」

班達道：「我雖爲你的師兄，技藝却未必比你高，如我不敵或傷亡，自無怨言！」

「師兄客氣！小弟如有不測，也不會怨天尤人，自是藝業未精，命該如此。」

班達雙手合什，向西方拜了三拜道：「恩師在上，弟子按照門規，要爲本門清理門戶了……」

兩人又對峙了一會，昆達先出了手，西域絕學，的確有別於中原絕學，一邊觀戰的都是方家，看了二三十招之後，相信二人在伯仲之間。

這二人要分出勝負，只怕要百招以上了。

可以看出，昆達手下毫不留情，因爲他是保命。

唐耕心道：「阿姨，要不要助大師一臂？」

龍天香道：「助他很不妥，因爲這是清理門戶，但在此久留，仍有危險。」

「是的，阿姨，『三島七把刀』回去，必然報告幫主有關遇上我們以及班達師兄弟二人決戰之事。」

說着，二人已看出來，昆達在游鬥，保存實力拖延時間。

唐耕心道：「大師，昆達的暗器『小手印』了得，不久前曾把燕姑娘制住，大師請小心！」

班達道：「多謝！」

昆達不能敗，敗可能就是死，至少也是重殘或被廢了武功，他也知道，小唐和龍天香不會插手。

雙方都在全力施爲，百招之後，看不出誰是勝者。

就在這時，昆達突然收手後退三步，居然跪在地上，道：「師兄，如果小弟罪無可恕，你就把我殺了吧！」

班達不由一怔。看來昆達還念舊情。師兄弟嘛，往往比兄弟手足還親近些。

此刻他仰天長嘆一聲道：「師兄希望你及時回頭，並不一定要……」

絕對的意外，三枚「小手印」呼嘯而至，雙方只距三步，而班達也絕對未加提防，在大驚急閃之下，三中其二，而且都是重要部位。

昆達也絕，暗器出手，即倒縱而起，如果唐耕心立刻去追，他是跑不了的，但也不能不先看看班達大師。

一枚在「中極穴」附近，一枚在「乳根穴」附近。

（未完・廿九）


THE ROYAL GOLD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